

南史卷四十一

列传第三十一

齐宗室 衡阳元王道度 始安贞王道生 始安王遥光 曲江公遥欣安 陆昭王緌 新吴侯景先 南丰伯赤斧 衡阳公谌 临汝侯坦之

衡阳元王道度，齐高帝长兄也。始与高帝俱受学于雷次宗，宣帝问次宗二子学业，次宗答曰：“其兄外朗，其弟内润，皆良璞也。”仕宋位安定太守，卒。齐建元元年，高帝追加封谥。无子，高帝以第十一子钧继。

钧字宣礼，年五岁，所生区贵人病，便加惨悴，左右依常以五色絳饴之，不肯食，曰：“须待姨差。”年七岁，出继衡阳元王，见高帝，未拜，便涕泗横流。高帝执其手曰：“伯叔父犹父，勿怨。所以令汝出继，以汝有意，堪奉蒸尝故耳。”即敕外如先给通幃车、雉尾扇等，事事依正王。

区贵人卒，居丧尽礼。服阕，当问讯武帝，尪羸骨立，登车三上不能升，乃止。典签曹道人具以闻，武帝即幸钧邸，见之怆然，还谓褚綦曰：“昨见衡阳，犹奇毁损，卿可数相抚悦。”先是贵人以华钗厨子并翦刻锦绣中倒炬凤皇莲芰星月之属钧，以为玩弄。贵人亡后，每岁时及朔望，辄开视，再拜哽咽，见者皆为之悲。

性好学，善属文，与琅邪王智深以文章相会，济阳江淹亦游焉。武帝谓王俭曰：“衡阳王须文学，当使华实相称，不得止取贵游子弟而已。”乃以太子舍人萧敷为文学。

钧常手自细书写五经，部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侍读贺玠问曰：“殿下家自有坟素，复何须蝇头细书，别藏巾箱中？”答曰：“巾箱中有五经，于检阅既易，且一更手写，则永不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巾箱五经自此始也。

居身清率，言未尝及时事。会稽孔珪家起园，列植桐柳，多构山泉，殆穷真趣，钧往游之。珪曰：“殿下处朱门，游紫闼，讵得与山人交邪？”答曰：“身处朱门，而情游江海，形入紫闼，而意在青云。”珪大美之。吴郡张融清抗绝俗，虽王公贵人，视之傲如也，唯雅重钧，谓从兄绪曰：“衡阳王飘飘有凌云气，其风情素韵，弥足可怀，融与之游，不知老之将至。”见赏如此。

历位秘书监。延兴元年，为明帝所杀。明帝立，以永阳王子琨仍本国继元王为孙。

子琨字云珣，武帝第二十子也。初封义安郡王，后改永阳。永泰元年见害，复以武陵昭王晔子子坦奉元王后。

始安贞王道生字孝伯，高帝次兄也。仕宋位奉朝请，卒。高帝即位，追加封谥。三子：长凤；次鸾，是为明帝；次沔，是为安陆昭王。凤字景慈，仕宋位正员郎，卒，高帝即位，谥靖世子。

建武元年，明帝追尊道生为景皇，妃江氏为后，立寝庙于御道西，陵曰修安。追封凤始安靖王，改华林凤庄门为望贤门，太极东堂画凤鸟，题为神鸟，而改鸾鸟为神雀。子遥光嗣。

始安王遥光字符晖，生而瞽疾，高帝谓不堪奉拜祭祀，欲封其弟，武帝谏，乃以遥光袭爵。位中书郎。

明帝辅政，诛赏诸事，唯与遥光共谋议，劝明帝并杀高、武诸子弟，见从。建武元年，为扬州刺史。三年，进号抚军将军。好吏事，颇多惨害。足疾不得同朝列，常乘輿自望贤门入。每与明帝久清闲，言毕，帝索香火，明日必有所诛。

太子不悦学，唯曼游是好，朝议令蔡仲熊为太子讲礼，未半，遥光从容曰：“文义之事，此是士大夫以为伎艺欲求官耳。皇太子何用讲为？”上以为然，乃停讲。永泰元年，即本号为大将军，给油络车。

帝不豫，遥光数入侍疾，帝疾渐甚，河东王铉等十王一夕见杀，遥光意也。帝崩，遗诏加遥光侍中、中书令，给扶。永元元年，给班剑二十人，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

遥光多忌，人有饷履者，以为戏己，大被嫌责。刘绘尝为笺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既辅东昏，潜结江祐兄弟，谋自树立。弟遥欣在荆楚，拥兵居上流，密相影响。遥光当据东府号令，使遥欣急下，潜谋将发，而遥欣病死。江祐被诛，东昏召遥光入殿，告以祐罪。遥光惧，还省便阳狂号哭，自此称疾不复入台。先是遥光行还入城，风飘仪伞出城外。

遥光弟遥昌先卒寿春，豫州部曲，皆归遥光。及遥欣丧还，葬武进，停东府前渚，荆州众力送者甚盛。东昏诛江祐后，虑遥光不自安，欲转为司徒还第，召入喻旨。遥光虑见杀，收集荆、豫二州部曲于东府门，众颇怪其异，莫知其指趣也。

遥光召亲人丹阳丞刘涣及城局参军刘晏、中兵参军曹树生等，并诸伧楚，欲以讨刘暄为名。夜遣数百人破东冶出囚，尚方取仗。又召骁骑将军垣历生。历生随信至，便劝遥光令率城内兵，夜攻台，攀荻烧城门，曰：“公但乘輿随后，反掌可得。”遥光意疑不敢出。天稍晓，遥光戎服至听事，停輿处分，上仗

登城行赏赐，历生复劝出军，遥光不肯，望台内自变。

及日出，台军稍至，于是戒严，赦都下。领军萧坦之屯湘宫寺，镇军司马曹武屯青溪大桥，太子右率左兴盛屯东府东篱门，众军围东城。遥光遣垣历生从西门出战，台军屡北，杀军主桑天爱。初遥光问谘议参军萧畅，畅正色拒不从。既而畅与抚军长史沈昭略奔台，人情大沮。又垣历生从南门出战，为曹武所禽，谓武曰：“卿以主上为圣明，梅、茹为贤相者，则我当死。且我今死，卿明亦死。”遂杀之。

遥光闻历生见获，大怒，于床上自竦踊，使杀历生儿。其晚台军射火箭烧东北角楼，至夜城溃。遥光还小斋，令人反拒，左右并踰屋出。台军主刘国宝、时当伯等先入，遥光闻外兵至，吹灭火，扶匐下床，军人排合入，斩之。

遥光举事四日而卒。举事之夕月蚀，识者以月为大臣，蚀而既，必灭之道。未败之夕，城内皆梦群蛇缘城四出，各共说之，咸以为异。台军入城，焚屋宇且尽。

遥光幼时甚贞正，明帝倾意待之。东昏为儿童时，明帝使与遥光共斋居止，呼遥光为安兄，恩情甚至。及遥光诛后，东昏登旧宫土山望东府，怆然呼曰：“安兄！”乃呜咽，左右不忍视，见思如此。天下知名之士刘沔、沔弟谦、陆闲、闲子绛、司马端、崔庆远皆坐诛。

曲江公遥欣字重晖，始安王遥光弟也。宣帝兄西平太守奉之无后，以遥欣继为曾孙。遥欣髻髻中便嶷然，明帝谓江祐曰：“遥欣虽幼，观其神采，殊有局干，必成令器，未知年命何如耳。”安陆昭王沔曰：“不患其兄弟不富贵，但恐沔不及见耳。”言之惨然而悲。

始年七岁出斋时，有一左右小儿，善弹飞鸟，无不应弦坠落。遥欣谓曰：“凡戏多端，何急弹此，鸟自空中翔飞，何关

人事，无趣杀此生，亦复不急。”左右感其言，遂不复弹鸟。时少年通好此事，所在遂止。

年十五六，便博览经史。弱冠拜中书郎。明帝入辅，遥欣与始安王遥光等参预政事，凡所谈荐，皆得其人。由是朝野辐凑，轩盖盈门。延兴元年，明帝以遥欣为兖州刺史。时丰城公遥昌亦出镇寿春，帝于便殿密宴，始安王遥光亦在座，帝惨然谓遥欣曰：“昭王云‘不患汝兄弟不富贵，而言不及见’，如何！”因悲恻不自胜，君臣皆呜咽，侍者雨泪。及泊欧阳岸，忽谓左右曰：“比何都不见弹？”左右云：“有门生因弹见勛，遂以此废，所在皆止。”遥欣笑曰：“我小儿时聊复语耳，那复遂断邪？”

建武元年，进号西中郎将，封闻喜县公，迁荆州刺史，加都督，改封曲江公。明帝子弟弱小，晋安王宝义有废疾，故以遥光为扬州，居中，遥欣居陕西，在外，威权并在其门。

遥欣好勇，聚畜武士，以为形援。永泰元年，诏遥欣以本官领雍州刺史、宁蛮校尉，移州镇襄阳。魏军退，不行。卒，赠司空，谥康公，葬用王礼。

子几字德玄，年十岁便能属文。早孤，有弟九人，并幼，几恩爱笃睦，闻于朝廷。性温和，与物无竞。清贫自立，好学，善草隶书。湘州刺史杨公则，曲江公故吏也，每见几，谓人曰：“康公此子，可谓桓灵宝重出。”及公则卒，几为之誄，时年十五。沉约见而奇之，谓其舅蔡撙曰：“昨见贤甥杨平南誄文，不减希逸之作，始验康公积善之庆。”位中书侍郎、尚书左丞。

末年专尚释教。为新安太守，郡多山水，特其所好，适性游履，遂为之记。卒于官。子清，亦有文才，位永康令。

遥欣弟遥昌字季晖，建武元年，封丰城县公，位豫州刺史，

卒，谥宪公。

安陆昭王沔字景业，善容止。仕宋位中书郎。建元元年，封安陆侯，为五兵尚书。出为吴郡太守，政有能名。竟陵王子良与之书曰：“窃承下风，数十年来，姑苏未有此政。”武帝嘉其能，累迁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沔留心辞讼，人人呼至案前，亲自顾问，有不得理者，勉喻之，退皆无恨，为百姓所畏爱。及卒，丧还，百姓缘沔水悲泣设祭，于岷山为立祠。谥曰昭侯。

明帝少相友爱，时为仆射，领卫尉，表求解职，私第展哀，诏不许。每临沔灵，辄恸绝，哭不成声。建武元年，赠司徒、安陆王。

子宝暉嗣，永元元年，改封湘东王。东昏废，宝暉望物情归己，坐待法驾，既而城内送款于梁武帝。宣德太后临朝，拜太常，不自安。谋反，及弟江陵公宝览、霄城公宝宏皆伏诛。

新吴侯景先，高帝从子也。祖爱之，员外郎。父敬宗，始兴王国中军。

景先少孤，有至性。随母孔氏，为舅氏鞠养。高帝嘉之，常相提携。及镇淮阴，以景先领军主自随，防卫城内，委以心腹。武帝为广兴郡，启高帝求景先同行，除武帝宁朔府司马，自此常相随逐。

建元元年，为太子左卫率，封新吴县伯，甚见委任，势倾天下。景先本名道先，乃改为景先，以避上讳。

初武帝少年，与景先共车，行泥路，车久故坏，至领军府西门，车辕折，俱狼狈。景先谓帝曰：“两人脱作领军，亦不得忘今日艰辛。”及武帝践阼，诏以景先为兼领军将军。拜日，羽仪甚盛，倾朝观瞻。拜还，未至府门，中诏：“相闻领军，今日故当无折辕事邪？”景先奉谢。

景先事上尽心，故恩宠特密。初西还，上坐景阳楼召景先语，故旧唯豫章王一人在席而已。转中领军。车驾射雉郊外，景先常甲仗从，廉察左右。寻进爵为侯。

始升明中，沉攸之于荆州举兵，武帝时镇江州盆城，景先夜乘城，忽闻堑中有小儿呼萧丹阳，未测何人，声声不绝。试问谁，空中应云：“贼寻当平，何事严防？”语讫不复言。即穷讨之，了不见。明旦以白帝，帝曰：“攸之自无所至，焉知汝后不作丹阳尹？”景先曰：“宁有作理。”寻而攸之首至。及永明三年，诏以景先为丹阳尹，谓曰：“此授欲验往年盆城堑空中言耳。”后假节、司州诸军事。卒，谥曰忠侯。

子毅，位北中郎司马。性奢豪，好弓马，为明帝所疑忌。王晏事败，并陷诛之。

南丰伯赤斧，高帝从祖弟也。祖隆子，卫军录事参军。父始之，冠军中兵参军。

赤斧以和谨为高帝所知。高帝辅政，为黄门侍郎、淮陵太守。顺帝逊位，于丹阳故所立宫，上令赤斧辅送，至因留防卫，薨乃还。后为雍州刺史，在州不营产利，勤于奉公。迁散骑常侍、左卫将军。武帝亲遇，与萧景先相比。封南丰县伯，迁给事中、太子詹事，卒。家贫无绢为衾，武帝闻之，愈加惋惜，谥懿伯。

子颖胄袭爵。

颖胄字云长，弘厚有父风。起家秘书郎。高帝谓赤斧曰：“颖胄轻朱被身，觉其趋进转美，足慰人意。”迁太子舍人。遭父丧，感脚疾，数年然后能行，武帝有诏慰勉之，赐以医药。除竟陵王司徒外兵参军，晋熙王文学。

颖胄好文义，弟颖基好武勇。武帝登烽火楼，诏群臣赋诗，颖胄诗合旨。上谓颖胄曰：“卿文弟武，宗室便不乏才。”上

以颖胄勅戚子弟，自中书郎除左军将军，知殿内文武事，得入便殿。出为新安太守，吏人怀之。后除黄门郎，领四厢直。迁卫尉。

明帝废立，颖胄从容不为同异，乃引颖胄预功。建武二年，进爵为侯，赐以常所乘白瑜牛。明帝每存俭约，欲铸坏太官元日上寿银酒鎗，尚书令王晏等咸称盛德，颖胄曰：“朝廷盛礼，莫过三元，此一器既是旧物，不足为侈。”帝不悦。后预曲宴，银器满席，颖胄曰：“陛下前欲坏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惭。

后为庐陵王后军长史、广陵太守，行南兖州府州事。是年，魏扬声当饮马长江，帝惧，敕颖胄移居人入城，百姓惊恐，席卷欲南度，颖胄以魏军尚远，不即施行，魏军亦寻退。仍为南兖州刺史，加都督。和帝为荆州，以颖胄为西中郎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时江祐专执朝权，此行由祐，颖胄不平，曰：“江公荡我辈出。”

东昏侯诛戮群公，委任冢小，崔、陈败后，方镇各怀异计。永元二年十月，尚书令临湘侯萧懿及弟卫尉畅见害，先遣辅国将军刘山阳就颖胄兵袭梁武帝。帝时为雍州刺史，将起兵，虑颖胄不同，遣颖胄亲人王天武诣江陵，声云山阳西上，并袭荆雍，书与颖胄，劝同举兵，颖胄意犹未决。初，山阳出南州，谓人曰：“朝廷以白虎幡追我，亦不复还矣。”席卷妓妾，尽室西行。至巴陵，迟回十余日不进。梁武帝复遣天武赍书与颖胄，设奇略以疑之。是时或云山阳谋杀颖胄，以荆州同举。山阳至，果不敢入城。颖胄计无所出，夜遣钱唐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参军席阐文、谘议参军柳忱闭斋定义。阐文曰：“萧雍州畜养士马，非复一日。江陵素畏襄阳人，人众又不敌，取之不可必制，制之，岁寒复不为朝廷所容。今若杀山阳，与雍州

举事，立天子以令诸侯，霸业成矣。山阳持疑不进，是不信我，今斩送天武，则彼疑可释。至而图之，罔不济矣。”忱亦劝焉。颖胄乃斩天武，以示山阳。山阳大喜，轻将步骑数百到州，阐文勒兵斩之，传首于梁武。

东昏闻山阳死，发诏讨荆、雍。颖胄有器局，既唱大事，众情归之。长沙寺僧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颖胄因取此龙，以充军实。乃叹曰：“往年江祐斥我，至今始知祸福之无门也。”十二月，移檄建邺。

三年正月，和帝为相国，颖胄为左长史，进号镇军将军，于是始选用方伯。梁武屡表劝和帝即尊号，颖胄使别驾宗夬撰定礼仪。上尊号、改元。于江陵立宗庙南北郊。州府城门，悉依建康宫，置尚书五省，以城南射堂为兰台，南郡太守为尹。建武中，荆州大风雨，龙入柏斋中，柱壁上有爪足处，刺史萧遥欣恐惧，不敢居之，至是以为嘉福殿。

中兴元年三月，颖胄为侍中、尚书令、监八州军事、荆州刺史，留卫西朝。以弟颖达为冠军将军。及杨公则等率师随梁武围郢城。颖达会军于汉口，与王茂、曹景宗等攻陷郢城。梁武进漂州，使与曹景宗破东昏将李居士。又从下东城。

初梁武之起也，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瓚、巴西太守鲁休烈弗从，举兵侵荆州，败辅国将军任漾之于峡口，颖胄遣军拒之，而梁武已平江、郢，围建康。时颖胄辅帝主，有安重之势。素能饮酒，噉白肉脍至三斗。自以职居上将，不能拒制瓚等，忧愧发疾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书者假为教命。

时梁武围建康，住石头，和帝密诏报颖胄凶问，亦秘不发丧。及建康平，萧瓚亦众惧而溃，和帝乃始发丧，诏赠颖胄丞相，前后部羽葆、鼓吹，班剑三十人，辎辘车，黄屋左纛。

梁天监元年，追封巴东郡公。丧还，武帝车驾临哭渚次，

葬依晋王导、齐豫章王故事。谥曰献武。

弟颖达，少好勇使气。颖胄齐建武末行荆州事，颖达亦为西中郎外兵参军，俱在西府。齐季多难，颇不自安，因与兄颖胄举兵。

颖达弟颖孚自建邺为庐陵人修景智潜引，与南归。颖孚缘山逾嶂，仅免。道中绝粮，后因食过饱而卒。

建康平，梁武帝以颖达为前将军、丹阳尹。及受禅，赠颖孚右卫将军，封颖达作唐侯，位侍中、卫尉卿。出为豫章内史，意甚愤愤。未发前，预华林宴，酒后于座辞气不悦。沉约因劝酒，欲以释之。颖达大骂约曰：“我今日形容，正是汝老鼠所为，何忽复劝我酒！”举坐惊愕。帝谓之曰：“汝是我家阿五，沉公宿望，何意轻脱。若以法绳汝，汝复何理。”颖达竟无一言，唯大涕泣，帝心愧之。未几，迁江州刺史。少时，悬瓠归化，颖达长史沉瑀等苛刻为盗所害，众颇疑颖达，或传谋反。帝遣直合将军张豹子称江中讨盗，实使防之。颖达知朝廷之意，唯饮酒不知州事。后卒于左卫将军，谥康侯。

子敏嗣，位新安太守，好射雉，未尝在郡，辞讼者迁于吠焉。后张弩损腰而卒。

第七子敷，太清初，为魏兴太守。梁州刺史宜丰侯循以为府长史。梁州有古墓名曰“尖冢”，或云张騫坟，欲有发者，辄闻鼓角与外相拒，椎埋者惧而退。敷谓无此理，求自监督。及开，唯有银镂铜镜方尺。敷时居母服，清谈所贬。

衡阳公谌，字彦孚，高帝绝服族子也。祖道清，员外郎。父仙伯，桂阳国下军。

宋元徽末，武帝在郢，欲知都下消息，高帝遣谌就武帝宣传谋计，留为腹心。升明中，为武帝中军刑狱参军、南东莞太守，以劳封安复县男。建元初，武帝在东宫，谌领宿卫。高帝

杀张景真，武帝令谡启乞景真命，高帝不悦，谡惧而退。武帝即位，除步兵校尉、南兰陵太守，领御仗主，斋内兵仗，悉委付之，心膺密事，皆使参掌。为左中郎将、后军将军，太守如故。武帝卧疾延昌殿，谡在左右宿直。上崩，遗敕谡领殿内事如旧。

郁林即位，深委信谡，谡每请急出宿，帝通夕不能寐，谡还乃安。转卫军司马，兼卫尉。丁母忧，敕还本位，守卫尉。明帝辅政，谡回附明帝，劝行废立，密召诸王典签约语之，不许诸王外接人物。谡亲要日久，众皆惮而从之。郁林被废日，初闻外有变，犹密为手敕呼谡，其见信如此。谡性险，无护身计。及废帝日，领兵先入后宫，斋内仗身，素隶服谡，莫有动者。

海陵立，转中领军，进爵为公，甲仗五十人，入直殿内，月十日还府。建武元年，转领军将军、左将军、南徐州刺史，给扶，进爵衡阳郡公。明帝初许事克用谡为扬州，及有此授，谡恚曰：“见炊饭推以与人。”王晏闻之曰：“谁复为萧谡作瓠箸者。”

谡恃勋重，干豫朝政，明帝新即位，遣左右要人于外听察，具知谡言，深相疑阻。二年六月，上幸华林园，宴谡及尚书令晏等数人尽欢。坐罢，留谡晚出，至华林合，仗身执还入省。上遣左右莫智明数谡曰：“隆昌之际，非卿无有今日。今一门二州，兄弟三封，朝廷相报，政可极此。卿恒怀怨望，乃云‘炊饭已熟，合甑与人邪’，今赐卿死。”谡谓智明曰：“天去人亦复不远，我与至尊杀高、武诸王，是卿传语来去，我今死，还取卿矣。”于省杀之。至秋，而智明死，见谡为祟。诏乃显其过恶，收付廷尉。

谡好左道，吴兴沈文献相谡云：“相不减高帝。”谡喜曰：

“感卿意，无为人言也。”至是，文猷伏诛。

谡兄诞字彦伟，永明中，为建康令，与秣陵令司马迪之同乘行，车前导四卒。左丞沉昭略奏：“凡有鹵簿官，共乘不得兼列驂寺，请免诞等官。”诏赎论。延兴元年，历徐、司二州刺史。明帝立，封安复侯，征为左卫将军。上欲杀谡，以诞在边镇拒魏，故未及行。魏军退六旬，谡诛，遣梁武帝为司州别驾，使诛诞。诞子棱妻，江淹女，字才君，闻诞死，曰：“萧氏皆尽，妾何用生。”恸哭而绝。

谡弟谠，字彦文，与谡同豫废立，封西昌侯，位太子左卫率。诛谡之日，辅国将军萧季敞启求收谠，深加排苦，乃至手相摧辱。谠徐曰：“已死之人，何足至此，君不忆相提拔时邪？幽冥有知，终当相报。”

季敞粗猛无行，善于弥缝，高帝时为谠、谡所奖说，故累为郡守。在政贪秽，谡辄掩之。后为广州刺史，白日见谠将兵入城收之。少日，果为西江都护周世雄所袭，军败，奔山中，为蛭所啮，肉都尽而死，惨楚备至，后为村人所斩。论者以为有天道焉。

临汝侯坦之字君平，高帝绝服族子也。祖道济，太中大夫。父欣祖，武进令。

坦之与萧谡同族，为东宫直合，以勤直为文惠所知，除给事中、兰陵令。武帝崩，坦之率太孙文武度上台，除射声校尉，令如故。未拜，除正员郎、南鲁郡太守。少帝以坦之文惠旧人，亲信不离，得入内见皇后。帝于宫中及出后堂杂狡狴，坦之皆得在侧，或遇醉后裸袒，坦之辄扶持谏喻。见帝不可奉，乃改附明帝，密为耳目。

隆昌元年，追录坦之父勋，封临汝县男。少帝微闻外有异谋，惮明帝在台内，敕移西州。后在华林园华光殿露着黄縠褙，

跂床垂脚，谓坦之曰：“人言镇军与王晏、萧谡欲共废我，似非虚传，兰陵所闻云何？”坦之尝作兰陵令，故称之。坦之曰：“天下宁当有此？谁乐无事废天子邪？昔元徽独在路上走，三年人不敢近，政坐枉杀孙超、杜幼文等故败耳。官有何事，一旦便欲废立？朝贵不容造此论，政当是诸尼师母言耳。岂可以尼姥言为信！官若无事除此三人，谁敢自保。安陆诸王在外，宁肯复还，道刚之徒，何能抗此。”帝曰：“兰陵可好听察，作事莫在人后。”

帝以为除诸执政，应须当事人，意在沈文季，夜遣内左右密赂文季，文季不受。帝大怒，谓坦之曰：“我赐文季不受，岂有人臣拒天子赐。”坦之曰：“官遣谁送？”帝曰：“内左右。”坦之曰：“官若诏敕出赐，令舍人主书送往，文季宁敢不受！政以事不方幅，故仰遣耳。”

帝又夜醉，乘马从西步廊向北驰走，如此两三将倒，坦之谏不从，执马控，帝运拳击坦之不着，倒地。坦之与曹道刚扶抱还寿昌殿玳瑁床上卧，又欲起走，坦之不能制，坦之驰信报皇后，至，请警良久，乃眠。

时明帝谋废杀，既与萧谡及坦之定谋，少帝腹心直合将军曹道刚，疑外间有异，密有处分，谡未能发。始兴内史萧季敞、南阳太守萧颖基并应还都，谡欲待二萧至，藉其威力以举事。明帝虑事变，以告坦之，坦之驰谓谡曰：“废天子古来大事，比闻曹道刚、朱隆之等转已猜疑，卫尉明日若不就，事无所复及。弟有百岁母，岂能坐听祸败，政应作余计耳。”谡惶遽，明日遂废帝，坦之力也。

海陵即位，除黄门郎，兼卫尉。建武元年，迁左卫将军，进爵为侯。

东昏立，为侍中、领军将军。永元元年，母忧，起复职，

加右将军，置府。江祐兄弟欲立始安王遥光，密告坦之。坦之曰：“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复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

及遥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头着裤踰墙走。逢台游逻主颜端，执之。坦之谓曰：“始安作贼，遣人见取，向于宅奔走，欲还台耳，君何见录。”端不答，而守防逾严。坦之谓曰：“身是大臣，夜半奔走，君理见疑，以为得罪朝廷。若不信，自可步往东府参视。”亦不答。端至小街，审知遥光举事，乃走还。未至三十余步，下马再拜曰：“今日乞垂将接。”坦之曰：“向语君何所道，岂容相欺。”端以马与坦之，相随去。比至新亭，道中收遥光所虏之余，得二百许人，并有粗仗。乃进西掖门，开鼓后得入殿内。其夕四更，主书冯元嗣叩北掖门，告遥光反，殿内为之备。向晓，召徐孝嗣入。左卫将军沈约五更初闻难，驰车走趋西掖门。或劝戎服，约虑外军已至，若戎衣，或者谓同遥光，无以自明，乃朱服而入。

台内部分既立，坦之假节、督众军讨遥光。事平，迁尚书左仆射、丹阳尹，右将军如故，进爵为公。

坦之肥黑无须，语声嘶，时人号为萧疵。刚很专执，群小畏而憎之。遥光事平二十余日，帝遣延明主帅黄文济围坦之宅，诛之。

坦之从兄翼宗为海陵郡，将发，坦之谓文济曰：“从兄海陵宅故应无他。”文济曰：“海陵宅在何处？”坦之告之。文济曰：“政应得罪。”仍遣收之。检家赤贫，唯有质钱帖子数百，还以启帝，原其死。

和帝中兴元年，追赠坦之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

论曰：有齐宗室，唯始安之后克昌。明帝取之以非道，遥光济之以残酷，其卒至颠仆，所谓“亦以此终”者也。颖胄荆

州之任，盖惟失职，及其末途倚伏，岂预图之所致乎。谏与坦之俱应顾托，既以倾国，亦以覆身，各其宜矣。

南史卷四十二

列传第三十二

齐高帝诸子上

豫章文献王嶷

豫章文献王嶷字宣俨，高帝第二子也。宽仁弘雅，有大成之量，高帝特钟爱焉。仕宋为尚书左户郎，钱唐令。高帝破薛索儿，改封西阳，以先爵赐嶷，为晋寿县侯。后为武陵内史。

时沉攸之责贖，伐荆州界内诸蛮，遂及五溪。禁断鱼盐，群蛮怨怒。酉溪蛮王田头拟杀攸之使，攸之责贖千万，头拟输五百万，发气死。其弟娄侯篡立，头拟子田都走入獠中。于是蛮部大乱，抄掠至郡城下，嶷遣队主张英儿击破之。田都自獠中请立，而娄侯亦归附。嶷诛娄侯于郡狱，命田都继其父，蛮众乃安。

入为宋顺帝骠骑从事中郎。诣司徒袁粲，粲谓人曰：“后来佳器也。”

高帝在领军府，嶷居青溪宅。苍梧王夜中微行，欲掩袭宅内，嶷令左右舞刀戟于中庭，苍梧从墙间窥见已有备，乃去。高帝忧危既切，腹心荀伯玉劝帝度江北起兵。嶷谏曰：“主上狂凶，人不自保，单行道路，易以立功，外州起兵，鲜有克胜，于此立计，万不可失。”及苍梧殒，高帝报嶷曰：“大事已判，

汝明可早入。”顺帝即位，转侍中，总宫内直卫。

沉攸之之难，高帝入朝堂，疑出镇东府，加冠军将军。及袁粲举兵夕，丹阳丞王逊告变，先至东府，疑遣帐内军主戴元孙二千人随薛道深等俱至石头，焚门之功，元孙预焉。先是王蕴荐部曲六十人助为城防，实以为内应也。疑知蕴怀贰，不与其仗，散处外省。及难作搜检，皆已亡去。

上流平后，武帝自寻阳还。疑出为都督、江州刺史。以定策功，改封永安县公。仍徙镇西将军、都督、荆州刺史。时高帝作辅，疑务存约省，停府州仪迎物。及至州，坦怀纳善，侧席思政。王俭与疑书曰：“旧楚萧条，仍岁多故，政荒人散，实须缉理。公临莅甫尔，英风惟穆，江汉来苏，八荒慕义，庾亮以来，荆州无复此政。古人云‘期月有成’，而公旬日成化，岂不休哉。”初，沉攸之欲聚众，开人相告，士庶坐执役者甚众。疑至镇，一日遣三千余人，见囚五岁刑以下不连台者，皆原遣。以市税重，多所宽假。百姓甚悦。禅让之间，武帝欲速定大业，疑依违其事，默无所言。建元元年，高帝即位，赦诏未至，疑先下令蠲除部内升明二年以前逋负。迁侍中、尚书令、都督、扬州刺史、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豫章郡王。

会魏军动，诏以疑为南蛮校尉、荆湘二州刺史，都督八州。寻给油络侠望车。二年，给班剑二十人。其夏，于南蛮园东南开馆立学，上表言状。置生三十人，取旧族父祖位正佐台郎年二十五以下十五以上补之。置儒林参军一人，文学祭酒一人，劝学从事二人。行释菜礼。以谷过贱，听人以米当口钱，优评斛一百。义阳劫帅张群亡命积年，鼓行为贼，义阳、武陵、天门、南平四郡界被其残破，沉攸之连讨不禽，未乃首用之。攸之起事，群从下郢，于路先叛，结柴于三溪，依据深险。疑遣中兵参军虞欣祖为义阳太守，使降意诱纳之，厚为礼遗，于坐

斩首，其党皆散，四郡获安。

入为中书监、司空、扬州刺史，都督二州，侍中如故，加兵置佐，以前军临川王映府文武配司空。疑以将还都，修廨宇及路陌，东归部曲不得赍府州物出城。发江津，士女观送数千人皆垂泣。疑发江陵感疾，至都未瘳，上深忧虑，为之大赦，三年六月壬子赦令是也。疾愈，上幸东府，设金石乐，使乘舆至宫六门。

武帝即位，进位太尉，增置兵佐，解侍中，增班剑三十人。建元中，武帝以事失旨，高帝颇有代嫡之意。而疑事武帝恭悌尽礼，未尝违忤颜色，故武帝友爱亦深。性至孝，高帝崩，哭泣过度，眼耳皆出血。

永明元年，领太子太傅，解中书监。宋武以来，州郡秩俸及杂供给，多随土所出，无有定准。疑上表请明立定格，班下四方，永为恒制，从之。疑不参朝务，而言事密谋，多见信纳。服阕，加侍中。宋元嘉制，诸王入斋合，得白服裙帽见人主，唯出太极四厢，乃备朝衣。自比以来，此事一断。上与疑同生相友睦，宫内曲宴，许依元嘉。疑固辞，不奉敕；唯车驾幸第，乃白服乌纱帽以侍宴焉。至于衣服制度，动皆陈启，事无专制，务从减省，并不见许。又启曰：“北第旧邸，本自甚华，臣往岁作小眠斋，皆补接为办，无乖格制。要是桎柏之华，一时新净，东府又有此斋，亦为华屋，而臣顿有二处住止，下情窃所未安。讯访东宫玄圃，乃有柏屋，制甚古拙，臣乃欲坏取以奉太子，非但失之于前，且补接既多，不可见移，亦恐外物或为异论，不审可有垂许送东府斋理不？”上答曰：“见别纸，汝劳疾，亦复那得不动，何意为作烦长启事。”竟不从。

三年，文惠太子讲孝经毕，疑求解太傅，不许。疑常虑盛满，又因言宴求解扬州授竟陵王子良，上终不许，曰：“毕汝

一世，无所多言。”

武帝即位后，频发诏拜陵，不果行，遣疑拜陵。还过延陵季子庙，观沸井，有水牛突部伍，直兵执牛推问，疑不许，取绢一疋，横系牛角，放归其家。政在宽厚，故得朝野欢心。

四年，唐宇之贼起，疑启上曰：“此段小寇，出于凶愚，天网宏罩，理不足论。但圣明御世，幸可不尔。比藉声听，皆云有由而然。但顷小大士庶，每以小利奉公，不顾所损者大。撻籍检功巧，督恤简小塘，藏丁匿口，凡诸条制，实长怨府。此目前交利，非天下大计。一室之中，尚不可精，宇宙之内，何可周洗。公家何尝不知人多欺巧，古今政以不可细碎，故不为耳。为此者实非乖理，但识理者百不有一。陛下弟兄大臣，犹不能伏理，况复天下，悠悠万品？怨积聚党，凶迷相类，止于一处，何足不除，脱复多所，便成纒纒。”上答曰：“欺巧那可容！宋世混乱，以为是不？蚊蚁何足为忧，至今都应散灭。吾政恨其不办大耳，亦何时无亡命邪。”后乃诏听复籍注。

是时武帝奢侈，后宫万余人，宫内不容，太乐、景第、暴室皆满，犹以为未足。疑后房亦千余人。颍川荀丕献书于疑，极言其失，疑咨嗟良久，为书答之，又为之减遣。

丕字令哲，后为荆州西曹书佐，长史王秀与其书，题之云“西曹荀君”。丕报书曰：“第五之位，不减骠骑，亦不知西曹何殊长史！且人之处世，当以德行称着，何遽以一爵高人邪？相如不见屈于渑池，毛遂安受辱于郢都，造敌临事，仆必先于二子，未知足下之贵，足下之威，孰若秦、楚两王。仆以德为宝，足下以位为宝，各宝其宝，于此敬宜。”于是直题云“长史王君”。时尚书令王俭当朝，丕又与俭书曰：“足下建高人之名，而不显高人之迹，将何以书于齐史哉。”及南郡纲纪启荆州刺史随王子隆请罪丕，丕自申乃免。又上书极谏武帝，

言甚直，帝不悦，丕竟于荆州狱赐死。徐孝嗣闻其死，曰：“丕纵有罪，亦不应杀，数千年后，其如竹帛何！”

五年，疑进位大司马。八年，给阜轮车。寻加中书监，固让。疑身长七尺八寸，善持容范，文物卫从，礼冠百僚。每出入殿省，皆瞻望严肃。自以地位隆重，深怀退素，北宅旧有园田之美，乃盛修理之。武帝尝问临川王映居家何事乐，映曰：“政使刘瓛讲礼，顾则讲易，朱广之讲庄、老，臣与二三诸彦兄弟友生时复击赞，以此为乐。”上大赏之。他日谓疑曰：“临川为善，遂至于斯。”疑曰：“此大司马公之次弟，安得不尔！”上仍以玉如意指疑曰：“未若皇帝之次弟为善最多也。”

疑常戒诸子曰：“凡富贵少不骄奢，以约失之者鲜矣。汉世以来，侯王子弟，以骄恣之故，大者灭身丧族，小者削夺邑地，可不戒哉！”称疾不利住东城，累求还第，令世子子廉代镇东府。上数幸疑第，宋长宁陵隧道出第前路，上曰：“我便是入他家墓内寻人。”乃徙其表阙骐驎于东冈。骐驎及阙，形势甚巧，宋孝武于襄阳致之，后诸帝王陵皆模范，而莫及也。

永明末，车驾数游幸，唯疑陪从。上尝出新林苑，同辇夜归，至宫门，疑下辇辞出，上曰：“今夜行，无使为尉司所呵也。”疑对曰：“京辇之内，皆属臣州，愿陛下不垂过虑。”上大笑，赐以魏所送毡车。每幸第，不复屏人，敕外监曰：“我往大司马第，是还家耳。”疑妃庾氏，尝有疾，瘳，上幸疑邸，后堂设金石乐，宫人毕至。登桐台，使疑着乌纱帽，极日尽欢，敕疑备家人之礼。疑谓上曰：“古来言愿陛下寿比南山，或称万岁，此殆近貌言。如臣所怀，实愿陛下极寿百年亦足矣。”上曰：“百年复何可得，止得东西一百，于事亦济。”因相执流涕。

十年，上封疑诸子。旧例王子封千户，疑欲五子俱封，启

减，人五百户。其年疾笃，表解职，不许，赐钱五百万营功德。薨，年四十九。其日上视疾，至薨乃还宫。诏敛以衮冕之服，温明秘器，大鸿胪持节护丧事，太官朝夕送祭奠，大司马、太傅二府文武悉停过葬。诏赠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扬州牧，绿綬绶，具九服锡命之礼，侍中、大司马、太傅、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虎贲班剑百人，辚辘车，前后部羽葆、鼓吹。丧葬送仪，并依汉东平王苍故事。

疑临终，召子子廉、子恪曰：“吾无后，当共相勉励，笃睦为先。才有优劣，位有通塞，运有富贫，此自然理，无足以相陵侮。勤学行，守基业，修闺庭，尚闲素，如此足无忧患。圣主储皇及诸亲贤，亦当不以吾没易情也。三日施灵，惟香火、盘水、干饭、酒脯、槟榔而已，朔望菜食一盘，加以甘果，此外悉省。葬后除灵，可施吾常所乘舆扇伞。朔望时节，席地香火、盘水、酒脯、干饭、槟榔便足。棺器及墓中勿用余物为后患也。朝服之外，唯下铁环刀一口。作冢勿令深，一一依格，莫过度也。后堂楼可安佛，供养外国二僧，余皆如旧。与汝游戏后堂船乘，吾所乘牛马，送二宫及司徒。服饰衣裘，悉为功德。”子廉等号泣奉行。

武帝哀痛特至，蔬食积旬。太官朝夕送祭奠，敕王融为铭，云：“半岳摧峰，中河坠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至其年十二月，乃举乐宴朝臣。乐始举，上便歔歔流涕。

疑薨后，第库无见钱，武帝敕货杂物服饰得数百万，起集善寺，月给第见钱百万，至上崩乃省。

疑性泛爱，不乐闻人过失，左右投书相告，置靴中，竟不视，取火焚之。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主局各杖数十而已。疑薨后，忽见形于沈文季曰：“我未应便死，皇太子加膏中十一种药，使我痛不差，汤中复加药一种，使利

不断。吾已诉先帝，先帝许还东邸，当判此事。”因胸中出青纸文书示文季曰：“与卿少旧，因卿呈上。”俄失所在。文季秘而不传，甚惧此事，少时太子薨。

又尝见形于第后园，乘腰舆，指麾处分，呼直兵，直兵无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与之，谓曰：“橘树一株死，可觅补之。”因出后园合，直兵倒地，仍失手板。

群吏中南阳乐蔼、彭城刘绘、吴郡张稷，最被亲礼。蔼与竟陵王子良笈，欲率荆、江、湘三州僚吏建碑，托中书侍郎刘绘营办。蔼又与右率沉约书，请为文。约答曰：“郭有道汉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绝。谢安石素族之台辅，时无丽藻，迄乃有碑无文。况文献王冠冕彝伦，仪刑宇内，自非一代辞宗，难或与此。约闻闭鄙人，名不入第，歆酬今旨，便是以礼许人，闻命惭颜，已不觉汗之沾背也。”建武中，第二子子恪托约及太子詹事孔珪为文。

妃庾氏，有女功妇德，疑甚重之。宋时，武帝及疑位宦尚轻，家又贫薄，庾氏常彻己损身，以相营奉。兄弟每行来公事，晚还饥疲，躬营饮食，未尝不迎时先办。虽丰俭随事，而香净适口。穆皇后不自营，又不整洁，上亦以此贵之。又不妒忌，疑倍加敬重。疑薨后，少时亦亡。

子廉字景蔼。初，疑养鱼复侯子响为嗣子，子廉封永新侯，子响还本。子廉为世子，位淮陵太守，太子中舍人，前将军，善抚诸弟。十一年卒，赠侍中，谥哀世子。

子元琳嗣。梁武受禅，诏曰：“豫章王元琳、故竟陵王昭胄子同，齐氏宗国，高、武嫡胤，宜祚并邑，以传于后。降封新淦侯。”

子廉弟子恪字景冲，永明中，以王子封南康县侯。年十二，和从兄司徒竟陵王子良高松赋，卫军王俭见而奇之。

建武中，为吴郡太守。及大司马王敬则于会稽反，奉子恪为名，而子恪奔走，未知所在。始安王遥光劝上并诛高、武诸子孙，于是并敕竟陵王昭胄等六十余人入永福省，令太医煮椒二斛，并命办数十具棺材，谓舍人沉徽孚曰：“椒熟则一时赐死。”期三更当杀之。

会上暂卧，主书单景隽启依旨毙之，徽孚坚执曰：“事须更审。”尔夕三更，子恪徒跣奔至建阳门。上闻惊觉曰：“故当未赐诸侯命邪？”徽孚以答。上抚床曰：“遥光几误人事。”及见子恪，顾问流涕，诸侯悉赐供饌。以子恪为太子中庶子。

东昏即位，为侍中。中兴二年，为相国谏议参军。梁天监元年，降爵为子，位司徒左长史。

子恪与弟子范等尝因事入谢，梁武帝在文德殿引见，谓曰：“夫天下之宝，本是公器，苟无期运，虽有项籍之力，终亦败亡。宋孝武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无不因事鸩毒，所遗唯景和。至朝臣之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滥相继。于时虽疑卿祖，无如之何。如宋明帝本为庸常被免，岂疑得全。又复我于时已年二岁，彼岂知我应有今日。当知有天命者非人所害，害亦不能得。我初平建康城，朝廷内外皆劝我云：‘时代革异，物心须一，宜行处分。’我于时依此而行，谁谓不可？政言江左以来，代谢必相诛戮，此是伤于和气，国祚例不灵长。此是一义。二者，齐、梁虽曰革代，义异往时。我与卿兄弟宗属未远，卿勿言兄弟是亲，人家兄弟自有周旋者不周旋者，况五服之属邪？齐业之初，亦是甘苦共尝，腹心在我，卿兄弟年少，理当不悉。我与卿兄弟便是情同一家，岂当都不念此，作行路事。此是二义。且建武屠灭卿门，我起义兵，非惟自雪门耻，亦是为卿兄弟报仇。卿若能在建武、永元之时拨乱反正，我虽起樊、邓，岂得不释戈推奉。我今为卿报仇，且时代革异，望

卿兄弟尽节报我耳。且我自藉丧乱，代明帝家天下，不取卿家天下。昔刘子舆自称成帝子，光武言：‘假使成帝更生，天下亦不复可得，况子舆乎？’梁初人劝我相诛灭者，我答之犹如向言：‘若苟有天命，非我所杀，若其无运，何忽行此，政是示无度量。’曹志亲是魏武帝孙，入事晋武，为晋室忠臣。此即卿事例。卿是宗室，情义异他，方坦然相期，小待自当知我寸心。”又文献王时内斋直帐阁人赵叔祖，天监初入台为斋帅在寿光省。武帝呼问曰：“汝比见北第诸郎不？若见道我此意：今日虽是革代，情同一家；但今盘石未立，所以未得用诸郎。非唯在我未宜，我亦是欲使诸郎得得安耳。但闭门高枕，后自当见我心。”叔祖即出具宣敕意。

子恪普通三年累迁都官尚书，四年转吏部。大通二年，出为吴郡太守，卒官。谥曰恭子。

子恪兄弟十六人并入梁，有文学者子恪、子质、子显、子云、子晖。子恪常谓所亲曰：“文史之事，诸弟备之矣，不烦吾复牵率。但退食自公，无过足矣。”

子恪亦涉学，颇属文，随弃其本，故不传文集。

子恪次弟子操，封泉陵侯。王侯出身，官无定准，素姓三公长子一人为员外郎。建武中，子操解褐为给事中。自此齐末皆以为例。永泰元年，兄南康侯子恪为吴郡太守，避王敬则难归，以子操为吴郡太守。永元中，为黄门郎。

子操弟子范字景则。齐永明中封祁阳县侯，拜太子洗马。天监初降爵为子，位司徒主簿。丁所生母忧去职。

子范有孝性，居丧以毁闻。服阕，累迁大司马南平王从事中郎。王爱文学士，子范偏被恩遇，常曰：“此宗室奇才也。”使制千字文，其辞甚美。王命记室蔡蓬注释之。自是府中文笔皆使具草。

后为临贺王正德长史。正德迁丹阳尹，复为正德信威长史，领尹丞。历官十余年，不出蕃府，而诸弟并登显列，意不能平。及是为到府笺曰：“上蕃首僚，于兹再忝，河南雌伏，自此重叨。老少异时，盛衰殊日，虽佩恩宠，还羞年鬓。”子范少与弟子显、子云才名略相比，而风采容止不逮，故宦途有优劣。每读汉书杜缓传云：“六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钦官不至，最知名。”常吟讽之，以况己也。

后为秘书监。简文即位，召为光禄大夫，加金章紫绶。以逼贼不拜。其年葬简皇后，使制哀策，文理哀切。帝谓武林侯萧谿曰：“此段庄陵万事零落，唯哀册尚有典刑。”敕赉米千石。

子范无居宅，寻卒于招提寺僧房。贼平，元帝追赠金紫光禄大夫，谥曰文。前后文集三十卷。

子滂、确并少有文章，简文在东宫时，尝与邵陵王数诸萧文士，滂、确并预焉。

滂位中军宣城王记室，先子范卒。确位司徒右长史。魏平江陵，入长安。

滂弟干字思惕，容止雅正，性恬简，善隶书，得叔父子云之法。九岁，补国子周易生，祭酒袁昂深敬重之。仕梁为宣城王谘议参军。陈武帝镇南徐州，引为司空从事中郎。及受命，永定元年，除给事黄门侍郎。时熊昙朗在豫章，周迪在临川，留异在东阳，陈宝应在建安，共相连结，闽中豪帅，立柴自保。武帝患之，令干往，谕以逆顺，谓曰：“昔陆贾南征，赵他归顺；随何奉使，黥布来臣。追想清风，髣佛在目，卿宜勉建功名，不烦更劳师旅。”干至，示以逆顺，所在款附。其年，就除建安太守。

天嘉二年，留异反，陈宝应助之，又资周迪兵粮，出寇临

川，因逼建安。干单使临郡，不能守，乃弃郡以避宝应。时闽中宰守并受宝应署置，干独不屈，徙居郊野。及宝应平，都督章昭达以闻，文帝甚嘉之，超授五兵尚书。卒，谥静子。

子显字景阳，子范弟也。幼聪慧，嶷偏爱之。七岁，封宁都县侯，梁天监初，降为子。位太尉录事参军。

子显身长八尺，状貌甚雅，好学，工属文。尝着鸿序赋，尚书令沈约见而称曰：“可谓明道之高致，盖幽通之流也。”又采众家后汉考正同异，为一家之书。又启撰齐史，书成表奏，诏付秘阁。累迁邵陵王友。后除黄门郎。

中大通二年，迁长兼侍中。梁武帝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

三年，以本官领国子博士。武帝制孝经义，未列学官，子显在职，表置助教一人，生十人。又启撰武帝集并普通北伐记。迁国子祭酒，加侍中，于学递述武帝五经义，迁吏部尚书，侍中如故。

子显风神洒落，雍容闲雅，简通宾客，不畏鬼神。性爱山水，为伐社文以见其志。饮酒数斗，颇负才气。及掌选，见九流宾客不与交言，但举扇一搗而已，衣冠窃恨。然简文素重其为人，在东宫时，每引与促宴。子显尝起更衣，简文谓坐客曰：“常闻异人间出，今日始见，知是萧尚书。”其见重如此。出为吴兴太守。卒时年四十九，诏赠侍中、中书令。及请谥，手敕曰：“恃才傲物，宜谥曰骄。”子显尝为自序，其略云：“余为邵陵王友，忝还京师，远思前比，即楚之唐、宋，梁之严、邹。追寻平生，颇好辞藻，虽在名无成，求心已足。若乃登高目极，临水送归，风动春朝，月明秋夜，早雁初鸚，开花

落叶，有来斯应，每不能已也。且前代贾、傅、崔、马、邯鄲、繆、路之徒，并以文章显，所以屡上歌颂，自比古人。天监十六年，始预九日朝宴，稠人广坐，独受旨云：‘今云物甚美，卿将不斐然赋诗。’诗既成，又降旨曰：‘可谓才子。’余退谓人曰：一顾之恩，非望而至，遂方贾谊何如哉，未易当也。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少来所为诗赋，则鸿序一作，体兼众制，文备多方，颇为好事所传，故虚声易远。”

子显所着后汉书一百卷，齐书六十卷，普通北伐记五卷，贵俭传三卷，文集二十卷。

子序、恺并少知名。序太清中位中庶子，卒。恺太子家令。

恺才学誉望，时论以方其父。简文在东宫早引接之。时中庶子谢嘏出守建安，于宣猷堂饯饮，并召时才赋诗，同用十五剧韵。恺诗先就，其辞又美。简文与湘东王令曰：“王筠本自旧手，后进有萧恺可称，信为才子。”先是太学博士顾野王奉令撰玉篇，简文嫌其书详略未当，以恺博学，于文字尤善，使更与学士删改。太清中，卒于侍中。子显弟子云。

子云字景乔，年十二，齐建武四年，封新浦县侯。自制拜章，便有文采。梁天监初，降爵为子。及长，勤学有文藻，弱冠撰晋书，至年二十六，书成百余卷，表奏之，诏付秘阁。

子云性沉静，不乐仕进，风神闲旷，任性不群。夏月对宾客，恒自裸袒。而兄弟不睦，乃至吉凶不相吊问，时论以此少之。

年三十，方起家为秘书郎，迁太子舍人，撰东宫新记奏之，敕赐束帛。累迁丹阳郡丞。湘东王绎为丹阳尹，深相赏好，如布衣之交。中大通三年，为临川内史，在郡以和理称，人吏悦之。还除散骑常侍。历侍中，国子祭酒。

梁初，郊庙未革牲牲，乐辞皆沉约撰，至是承用。子云启宜改之，敕答曰：“此是主者守株，宜急改也。”仍使子云撰定。敕曰：“郊庙歌辞，应须典诰大语，不得杂用子史文章浅言。而沉约所撰，亦多舛谬。”子云作成，敕并施用。

子云善草隶，为时楷法，自云善效钟元常、王逸少而微变字体。尝答敕云：“臣昔不能拔赏，随时所贵，规摹子敬，多历年所。年二十六着晋史，至二王列传，欲作论草隶法，言不尽意，遂不能成，略指论飞白一事而已。十许年，始见敕旨论书一卷，商略笔状，洞澈字体，始变子敬，全范元常。逮尔以来，自觉功进。”其书迹雅为武帝所重，帝尝论书曰：“笔力劲骏，心手相应，巧逾杜度，美过崔寔，当与元常并驱争先。”其见赏如此。

出为东阳太守。百济国使人至建邺求书，逢子云为郡，维舟将发。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许步，行拜行前。子云遣问之，答曰：“侍中尺牋之美，远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获金货数百万。性吝，自外答饷不书好纸，好事者重加赂遗，以要其答。

太清元年，复为侍中、国子祭酒。二年，侯景寇逼，子云逃人间。三年，宫城失守，奔晋陵，馁卒于显云寺僧房，年六十三。所着晋书一百一十卷，东宫新记二十卷。

子特字世达，早知名，亦善草隶，时人比之卫恒、卫瓘。武帝尝使特书，及奏，帝曰：“子敬之迹不及逸少，萧特之书遂逼于父。”位太子舍人，海盐令，坐事免。先子云卒，遗启简文求为墓志铭，帝为制铭焉。

子云弟子晖字景光，少涉学，亦有文才。性恬静，寡嗜欲，尝预重云殿听制讲三慧经，退为讲赋奏之，甚见赏。卒于骠骑长史。

南史卷四十三

列传第三十三

齐高帝诸子下

临川献王映字宣光，高帝第三子也。少而警悟，美言笑，善容止。仕宋位给事黄门侍郎、南兖州刺史，留心吏事，自下莫不肃然，令行禁止。

高帝践阼，为荆州刺史，加都督，封临川王。尝致钱还都买物，有献计者，于江陵买货，至都还换，可得微有所增。映笑曰：“我是贾客邪，乃复求利。”改授都督、扬州刺史。莅事聪敏，府州曹局皆重足以奉禁令，自宋彭城王义康以后，未之有也。

永明元年，为侍中、骠骑将军。五年，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七年薨。映善骑射，解声律，工左右书、左右射，应接宾客，风韵韶靡，及薨，朝野莫不惋惜。赠司空。九子皆封侯。

长子子晋，永元初为侍中，入梁为高平太守。第二子子游，州陵侯，为黄门侍郎。谋反，兄弟并伏诛。

长沙威王晃字宣明，高帝第四子也。少有武力，为高帝所爱。升明二年，代兄映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晃便弓马，初沉攸之事起，晃多从武容，赫弈都街，时人为之语曰：“灿灿萧四伞。”其年，迁西中郎将、豫州刺史，监二州诸军事。

高帝践阼，晃每陈政事，辄为典签所裁，晃杀之。上大怒，手诏赐杖。迁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武帝为皇太子，拜武进陵，于曲阿后湖斗队，使晃御马军，上闻之，又不悦。临崩，以晃属武帝，处以辇毂近蕃，勿令远出。

永明元年，以晃为都督、南徐州刺史。入为中书监。时禁诸王蓄仗，在都下者，唯置捉刀左右四十人。晃爱武饰，罢徐州还，私载数百人仗还都，为禁司所觉，投之江中。帝闻之大怒，将纠以法，豫章王疑稽首流涕曰：“晃罪诚不足宥，陛下当忆先朝念白象。”白象，晃小字也。上亦垂泣。高帝大渐时，戒武帝曰：“宋氏若骨肉不相图，佗族岂得乘其弊？汝深戒之。”故武帝终无异意，然晃亦不见亲宠。当时论者，以武帝优于魏文，减于汉明。

后拜车骑将军、侍中。薨，赠开府仪同三司。武帝尝幸钟山，晃从驾。以马稍刺道边枯槩，上令左右数人引之，银缠皆卷聚而稍不出，乃令晃复驰马拔之，应手便去。每远州献骏马，上辄令晃于华林中调试之。高帝常曰：“此我家任城也。”武帝缘此意，故谥曰威。

武陵昭王晔字宣昭，高帝第五子也。母罗氏，从高帝在淮阴，以罪诛。晔年四岁，思慕不异成人，每恸吐血。高帝敕武帝曰：“三昧至性如此，恐不济，汝可与共住，每抑割之。”三昧，晔小字也。故晔见爱。

高帝虽为方伯，而居处甚贫，诸子学书无纸笔，晔常以指画空中及画掌学字，遂工篆法。少时无棋局，乃破荻为片，纵横以为棋局，指点行势，遂至名品。

性刚颖俊出，与诸王共作短句诗，学谢灵运体，以呈高帝。帝报曰：“见汝二十字，诸儿作中，最为优者。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颜延之抑其次也。”

建元二年，为会稽太守，加都督。上遣儒士刘瓛往郡，为晔讲五经。武帝即位，历中书令、祠部尚书。巫覡或言晔有非常之相，以此自负，武帝闻之，故无宠，未尝处方岳。于御坐曲宴，醉伏地，貂抄肉样。帝笑曰：“污貂。”对曰：“陛下爱其羽毛，而疏其骨肉。”帝不悦。

性轻财重义，有古人风。罢会稽还都，斋中钱不满万，俸禄所入，皆与参佐宾僚共之。常曰：“兄作天子，何畏弟无钱。”居止附身所须而已。名后堂山为首阳，盖怨贫薄也。

尝于武帝前与竟陵王子良围棋，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献王谓晔曰：“汝与司徒手谈，故当小相推让。”答曰：“晔立身以来，未尝一口妄语。”执心疏倖，偏不知悔。好文章，射为当时独绝，琅邪王瞻亦称善射，而不及晔也。

武帝幸豫章王疑东田，宴诸长王，独不召晔。疑曰：“风景殊美，今日甚忆武陵。”上仍呼使射，屡发命中，顾四坐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疑曰：“阿五常日不尔，今可谓仰藉天威。”帝意乃释。后于华林射赌，凡六箭，五破一皮，赐钱五万文。又上举酒劝晔，曰：“陛下常不以此处许臣。”上回面不答。

豫章王于邸起土山，列种桐竹，号为桐山。武帝幸之，置酒为乐，顾临川王映：“王邸亦有嘉名不？”映曰：“臣好栖静，因以为称。”又问晔，晔曰：“臣山卑，不曾栖灵昭景，唯有薇蕨，直号首阳山。”帝曰：“此直劳者之歌也。”

久之，出为江州刺史。上以晔方出镇，求其宅给诸皇子，遣舍人喻旨。晔曰：“先帝赐臣此宅，使臣歌哭有所，陛下欲以州易宅，臣请不以宅易州。”帝恨之。至镇百余日，典签赵渥之启晔得失，征还为左户尚书。迁太常卿。累不得志。

冬节问讯，诸王皆出，晔独后来，上已还便殿，闻晔至，

引见，问之，晔称牛羸不能取路。上敕车府给副御牛一头。敕主客自今诸王来不随例者，不复为通。

公事还，过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脱襦与之。子良见晔衣单，进襦于晔。晔曰：“我与向人亦复何异。”尚书令王俭诣晔，晔留俭设食，盘中菘菜鱖鱼而已。俭重其率真，为饱食尽欢而去。

寻为丹阳尹，始不复置行事，自得亲政。转侍中、护军将军，给油络车，又给扶二人。武帝临崩，遗诏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大行在殡，竟陵王子良在殿内，太孙未至，众论喧疑，晔众中言曰：“若立长，则应在我；立嫡，则应立太孙。”及郁林立，甚见冯赖。隆昌元年薨，赠司空，班剑二十人。

安成恭王暠字宣曜，高帝第六子也。性清和，多疾。历位南中郎将、江州刺史，侍中，领步兵校尉，中书令。永明九年，为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石头戍事。及夏薨。

鄱阳王锵字宣韶，高帝第七子也。建元末，武帝即位，为雍州刺史，加都督。武帝服除，锵方还，始入覲拜便流涕。武帝愕然，问其故，锵收泪曰：“臣违奉弥年，今奉颜色，圣颜损瘦，所以泣耳。”武帝叹曰：“我复是有此一弟。”

累迁丹阳尹。永明十一年，为领军将军。锵和悌美令，性谨慎，好文章，有宠于武帝。领军之授，齐室诸王所未为，锵在官理事无壅，当时称之。车驾游幸，常甲仗卫从，恩待次豫章王嶷。其年，给油络车。

隆昌元年，转尚书左仆射，迁侍中、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兵置佐。锵雍容得物情，为郁林依信。郁林心疑明帝，诸王问讯，独留锵，谓曰：“闻鸾于法身何如？”锵曰：“臣鸾于宗戚最长，且受寄先帝，臣等年皆尚少，朝廷之干，唯鸾一人，愿陛下无以为虑。”郁林退谓徐龙驹曰：“我欲与公共

计取鸾，公既不同，我不能独办，且复小听。”及郁林废，锵竟不知。

延兴元年，进位司徒，侍中如故。明帝镇东府，权威稍异，锵每往，明帝屣履至车迎锵，语及家国，言泪俱下，锵以此推信之。而宫台内皆属意于锵，劝令入宫，发兵辅政。制局监谢粲说锵及随王子隆曰：“殿下但乘油壁车入宫，出天子置朝堂，二王夹辅号令，粲等闭城门上仗，谁敢不同，宣城公政当投井求活，岂有一步动哉！东城人政共縛送耳。”子隆欲定计，锵以上台兵力既悉东府，且虑难捷，意甚犹豫。马队主刘巨，武帝时旧人，诣锵请间，叩头劝锵立事。锵命驾将入，复回还内，与母陆太妃别，日暮不成行。典签知谋告之，数日，明帝遣二千人围锵宅，害锵，谢粲等皆见杀。凡诸王被害，皆以夜遣兵围宅，或斧斫关排墙，叫噪而入，家财皆见封籍焉。

桂阳王铄字宣朗，高帝第八子也。永明七年为中书令，加散骑常侍。时鄱阳王锵好文章，铄好名理，人称为鄱桂。

铄清羸有冷疾，常枕卧，武帝临视，赐床帐衾褥。性理偏波，遇其赏兴，则诗酒连日，情有所废，则兄弟不通。隆昌元年，加前将军，给油络车，并给扶二人。

鄱阳王见害，铄迁中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不自安，至东府见明帝，及出，处分存亡之计。谓侍读山惊曰：“吾前日覲王，王流涕呜咽，而鄱阳、随郡见诛。今日见王，王又流涕而有愧色，其在吾邪？”其夜三更中兵至，见害。

始兴简王鉴字宣彻，高帝第十子也。性聪警。年八岁，丧所生母，号慕过人，数日中便至骨立。豫章文献王闻之，抚其首呜咽，谓高帝曰：“此儿操行异人，恐其不济。”高帝亦悲不自胜。

初封广兴郡王，袁象时为秘书丞，早有令誉，高帝盛重鉴，

乃以彖为友。后改封始兴。自晋以来，益州刺史皆以良将为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桥忽生小洲，道士邵硕见之，曰：“当有贵王临州。”刘亮为刺史，斋前石榴树陵冬生华，亮以问硕，硕曰：“此谓狂华，宋诸刘灭亡之象。后二年君当终，后九载宋当灭。灭后有王胜喜来作此州，冀尔时蜀土平。”硕始康人，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终。”因卧而死。后人见硕在荆州上明，以一只故履缚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永明二年，武帝不复用诸将为益州，始以鉴为益州刺史、督益宁二州军事，加鼓吹一部。“胜喜”反语为“始兴”，硕言于此乃验。

先是劫帅韩武方常聚党千余人，断流为暴，郡县不能禁，行旅断绝。鉴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长史虞惊等咸请杀之。鉴曰：“武方为暴积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杀，失信；且无以劝善。”于是启台，果被宥，自是巴西蛮夷凶恶，皆望风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陈显达大选士马，不肯就征，巴西太守阴智伯亦以为然。乃停新城十许日，遣典签张昙暂往观形势。俄而显达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书贡遗，咸劝鉴执之。鉴曰：“显达立节本朝，必自无此。昙暂还，若有同异，执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昙暂还，说显达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于是乃前。时年十四。

好学，善属文，不重华饰，器服清素，有高士风。与记室参军蔡仲熊登张仪楼，商略先言往行及蜀土人物。鉴言辞和辩，仲熊应对无滞，当时以为盛事。

州城北门常闭不开，鉴问其故于虞惊，惊答曰：“蜀中多夷暴，有时抄掠至城下，故相承闭之。”鉴曰：“古人云，‘善闭无关键’。且在德不在门。”即令开之。戎夷慕义，自是清谧。于州园地得古冢，无复棺，但有石椁。铜器十余种，并古形；玉璧三枚；珍宝甚多，不可皆识；金银为蚕蛇形者数斗。

又以朱沙为阜，水银为池，左右咸劝取之。鉴曰：“皇太子昔在雍，有发冢者，得玉镜、玉屏风、玉匣之属，皆将还都，吾意常不同。”乃遣功曹何伧为之起坟，诸宝物一不得犯。

性甚清，在蜀积年，未尝有所营造，资用一岁不满三万。王俭常叹云：“始兴王虽尊贵，而行履都是素士。”时有广汉什邡人段祖，以罇于献鉴，古礼器也。高三尺六寸六分，围三尺四寸，圆如箭，铜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铜马，以绳县马，令去地尺余，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茎当心跪注淳于，以手振芒，则声如雷，清响良久乃绝。古所以节乐也。五年，鉴献龙角一枚，长九尺三寸，色红，有文。

九年，为散骑常侍、秘书监，领石头戍事。上以与鉴久别，车驾幸石头，宴会赏赐。寻迁左卫将军，未拜，遇疾。上为南康王子琳起青杨巷第，新成，车驾与后宫幸第乐饮。其日鉴疾甚，上遣骑诏问疾相继，为之止乐。寻薨。

江夏王锋字宣颖，高帝第十二子也。母张氏有容德，宋苍梧王逼取之，又欲害锋。高帝甚惧，不敢使居旧宅，匿于张氏舍，时年四岁。

性方整，好学书，张家无纸札，乃倚井栏为书，书满则洗之，已复更书，如此者累月。又晨兴不肯拂窗尘，而先画尘上，学为书字。

五岁，高帝使学凤尾诺，一学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骐驎赐之，曰：“骐驎赏凤尾矣。”至十岁，便能属文。武帝时，藩邸严急，诸王不得读异书，五经之外，唯得看孝子图而已。锋乃密遣人于市里街巷买图籍，期月之间，殆将备矣。

好琴书，盖亦天性。尝觐武帝，赐以宝装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见赏。帝谓鄱阳王锵曰：“阁梨琴亦是柳令之流亚，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试以临人。”锵曰：“昔邹忌鼓琴，威王委

以国政。”乃出为南徐州刺史。善与人交，行事王文和、别驾江祐等，皆相友善。后文和被征为益州，置酒告别，文和流泪曰：“下官少来未尝作诗，今日违恋，不觉文生于性。”王俭闻之，曰：“江夏可谓善变素丝也。”

工书，为当时蕃王所推。南郡王昭业亦称工，谓武帝曰：“臣书固应胜江夏王。”武帝答：“阁梨第一，法身第二。”法身昭业小名，阁梨锋小名也。

隆昌元年，为侍中，领骁骑将军，寻加秘书监。及明帝知权，蕃邸危惧，江祐尝谓王晏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授羊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掩能于世，非唯七弦而已，百氏亦复如之。”锋闻叹曰：“江祐遂复为混沌画眉，欲益反弊耳。寡人声酒是耽，狗马是好，岂复一豪于平生哉。”当时以为话言。常怱怱不乐，着修柏赋以见志，曰：“既殊群而抗立，亦含贞而挺正。岂春日之自芳，在霜下而为盛。冲风不能摧其枝，积雪不能改其性。虽坎壈于当年，庶后凋之可咏。”

时鼎业潜移，锋独慨然有匡复之意，逼之行事典签，故不遂也。尝见明帝，言次及遥光才力可委之意，锋答曰：“遥光之于殿下，犹殿下之于高皇，卫宗庙，安社稷，实有攸寄。”明帝失色。

锋有武力，明帝杀诸王，锋与书诘责，左右不为通。明帝深惮之，不敢于第收之。锋出登车，兵人欲上车防勒，锋以手击却数人，皆应时倒地，遂逼害之。江斅闻其死，流涕曰：“芳兰当门，不得不锄，其修柏之赋乎。”

南平王锐字宣毅，高帝第十五子也。位左户尚书，朝直勤谨，未尝属疾。永明十年，出为南中郎将、湘州刺史。延兴元年，明帝作辅，害诸王，遣裴叔业平寻阳，仍进湘州。锐防合

周伯玉大言于众曰：“此非天子意，今斩叔业，举兵匡社稷，谁敢不同！”锐典签叱左右斩之，锐见害，伯玉下狱诛。

宜都王铿字宣俨，高帝第十六子也。生三岁丧母。及有识，问母所在，左右告以早亡，便思慕蔬食自悲。不识母，常祈请幽冥，求一梦见。至六岁，遂梦见一女人，云是其母。铿悲泣向旧左右说容貌衣服事，皆如平生，闻者莫不歔歔。

清悟有学行。永明十一年，为南豫州刺史、都督二州军事。虽未经庶务，而雅得人心。举动每为签帅所制，立意多不得行。

州镇姑孰，于时人发桓温女冢，得金巾箱，织金篋为严器，又有金蚕银茧等物甚多。条以启闻，郁林敕以物赐之。铿曰：“今取往物，后取今物，如此循环，岂可不熟念。”使长史蔡约自往修复，纤毫不犯。

年十岁时，与吉景曜商略先言往行。左右误排柵榴屏风，倒压其背，颜色不异，言谈无辍，亦不顾视。弥善射，常以棚的太阔，曰：“终日射侯，何难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发十中。

永明中，制诸王年未三十，不得畜妾。及武帝晏驾后，有劝取左右者，铿曰：“在内不无使役，既先朝遗旨，何忍而违。”

及延兴元年，明帝诛高、武、文惠诸子，铿闻之，冯左右从容雅步，咏陆机吊魏武云：“昔以四海为己任，死则以爱子托人。”如此者三，左右皆泣。后果遣吕文显赉药往，夜进听事，正逢八关斋。铿上高坐，谓文显曰：“高皇昔宠任君，何事乃有今日之行？”答云：“出不获已。”于是仰药。时年十八。身長七尺，铿状似兄嶷，咸以国器许之。及死，有识者莫不痛惜。

初铿出合时，年七岁，陶弘景为侍读，八九年中，甚相接遇。后弘景隐山，忽梦铿来，惨然言别，云：“某日命过。身

无罪，后三年当生某家。”弘景访以幽中事，多秘不出。觉后，即遣信出都参访，果与事符同，弘景因着梦记云。

晋熙王铄字宣攸，高帝第十八子也。隆昌元年，位郢州刺史。延兴元年见害。

河东王铉字宣胤，高帝第十九子也。母张氏，有宠于高帝，铉又最幼，尤所留心。高帝临崩，以属武帝，武帝甚加意焉，为纳柳世隆女为妃。武帝与群臣看新妇，流涕不自胜，豫章王疑亦哽咽。及明帝诛高帝诸子，以铉高帝所爱，亦以才弱年幼，故得全。

初铉年三四岁，高帝尝昼卧缠发，铉上高帝腹上弄绳，高帝因以绳赐铉。及崩后，铉以宝函盛绳，岁时辄开视，流涕呜咽。人才甚凡，而有此一至。

建武中，高、武子孙忧疑。铉朝见，常鞠躬俯偻，不敢正行直视。寻迁侍中、卫将军。

铉年稍长。四年，诛王晏，以谋立铉为名，铉免官，以王还第，禁不得与外人交通。永泰元年，明帝疾暴甚，乃见害。闻收至，欣然曰：“死生命也，终不敷建安乞为奴而不得。”仰药而卒。铉二子在孩抱，亦见杀。

论曰：豫章文献王珪璋之质，夙表天姿，行己所安，率由忠敬。虽代宗之议早隆皇瞩，而天伦之爱无亏永明，故知“为仁由己”，不虚言也。自宋受晋终，马氏遂为废姓，齐受宋禅，刘宗尽见诛夷，梁武革齐，弗取前辙，子恪兄弟，并皆录用，虽见梁武之弘裕，亦表文献之余庆。昔陈思表云：“权之所存，虽疏必重，势之所去，虽亲必轻。”原夫此言，实存固本。然就国之典，既随代革，卿士入朝，作贵蕃辅，皇王托体，同禀尊极，仕无常资，秩有恒数，礼地兼隆，易生推拟。武帝顾命，情深尊嫡，密图远算，意在求安。以明帝同起布衣，用存顾托，

遂韬末命于近戚，寄重任于疏亲。以为子弟布列，外有强大之固，支庶中立，可息觊觎之谋，表里相维，洵隆家国。曾不虑机能运衡，权可制众，宗族歼灭，一至于斯。曹植之言，远有致矣。

南史卷四十四

列传第三十四

齐武帝诸子 文惠诸子 明帝诸子

武帝二十三男：穆皇后生文惠太子、竟陵文宣王子良，张淑妃生庐陵王子卿、鱼复侯子响，周淑仪生安陆王子敬、建安王子真，阮淑媛生晋安王子懋、衡阳王子峻，王淑仪生随郡王子隆，蔡婕妤生西阳王子明，乐容华生南海王子罕，傅充华生巴陵王子伦，谢昭仪生邵陵王子贞，江淑仪生临贺王子岳，庾昭容生西阳王子文，荀昭华生南康王子琳，颜婕妤生永阳王子珉，宫人谢生湘东王子建，何充华生南郡王子夏。第六、第十二、第十五、第二十二皇子早亡；子珉继衡阳元王后。

文惠皇太子长懋，字云乔，小字白泽，武帝长子也。武帝年未弱冠而生太子，姿容丰美，为高帝所爱。宋元徽末，除秘书郎，不拜，板辅国将军，迁晋熙王抚军主簿。事宁，武帝遣太子还都。高帝方创霸业，心存嫡嗣，谓太子曰：“汝还，吾事办矣。”处之府东斋，令通文武宾客。谓荀伯玉曰：“我出行日，城中军悉受长懋节度。我虽不行，内外直防及诸门甲兵，悉令长懋时时履行。”

转秘书丞，以与宣帝讳同，不就。历中书、黄门侍郎。升明三年，高帝将受禅，以襄阳兵马重镇，不欲处他族，出太子

为雍州刺史，加都督、北中郎将、宁蛮校尉。建元元年，封南郡王，江左嫡皇孙封王，始自此也。

先是，梁州刺史范柏年颇着威名，沉攸之事起，候望形势，事平，朝廷遣王玄邈代之。玄邈已至，柏年迟回魏兴不肯下，太子虑其为变，乃遣说之，许启为府长史。及至襄阳，因执诛之。

二年，征为侍中、中军将军，置府，镇石头。穆妃薨，成服日，车驾出临丧，朝议疑太子应出门迎。左仆射王俭曰：“寻礼记服问：‘君所主夫人、妻、太子嫡妇。’言国君为此三人为主丧也。今銮舆临降，自以主丧而至，虽因事抚慰，义不在吊，南郡以下不应出门奉迎。但尊极所临，礼有变革，权去杖经，移立户外，足表情敬，无烦止哭。皇太子既一宫之主，自应以车驾幸宫，依常奉候。既当成服之日，吉凶不相干，宜以衰帻行事，望拜止哭，率由旧章。尊驾不以临吊，奉迎则惟常体，求之情礼，如为可安。”又其年九月有闰，小祥疑应计闰。俭又议，以为“三百六旬，尚书明义，文公纳币，春秋致讥。故先儒期丧，岁数没闰，大功以下，月数数闰。所以吴商云：‘含闰以正期，允协情理。’没闰之理，固在言先”。并从之。

武帝即位，为皇太子。初高帝好左氏春秋，太子承旨讽诵，以为口实。及正位东储，善立名尚，解声律，工射，饮酒至数斗，而未尝举杯。从容有风仪，音韵和辩，引接朝士，人人自以为得意。文武士多所招集，会稽虞炎、济阳范岫、汝南周顒、陈郡袁廓，并以学行才能，应对左右。而武人略阳垣历生、襄阳蔡道贵，拳勇秀出，当时以比关羽、张飞。其余安定梁天惠、平原刘孝庆、河东王世兴、赵郡李居士、襄阳黄嗣祖、鱼文、康绚之徒，并为后来名将。

永明三年，于崇正殿讲孝经，少傅王俭令太子仆周顒撰为

义疏。五年冬，太子临国学，亲临策试诸生，于坐问少傅王俭曲礼云“无不敬”义，俭及竟陵王子良等各有酬答。太子又以此义问诸学生，谢几卿等一十人，并以笔对。太子问王俭：“周易干卦本施天位，而说卦云‘帝出乎震’，震本非天义，岂当相主？”俭曰：“干健震动，天以运为德，故言‘帝出乎震’”俭又谘太子孝经“仲尼居曾子侍”义，临川王映谘“孝为德本”义，太子并应机酬答，甚有条贯。

明年，上将讯丹阳所领囚及南北二百里内狱，诏太子于玄圃园宣猷堂录三署囚，原宥各有差。上晚年好游宴，尚书曹事，亦分送太子省视。

太子与竟陵王子良俱好释氏，立六疾馆以养穷人。而性颇奢丽，宫内殿堂，皆雕饰精绮，过于上宫。开拓玄圃园与台城北堑等，其中起出土山池阁楼观塔宇，穷奇极丽，费以千万。多聚异石，妙极山水。虑上宫中望见，乃旁列修竹，外施高鄣。造游墙数百间，施诸机巧，宜须鄣蔽，须臾成立，若应毁撤，应手迁徙。制珍玩之物，织孔雀毛为裘，光采金翠，过于雉头远矣。以晋明帝为太子时立西池，乃启武帝引前例，求于东田起小苑，上许之。

永明中，二宫兵力全实，太子使宫中将吏更番筑役，营城包巷，制度之盛，观者倾都。上性虽严，太子所为，无敢启者。后上幸豫章王宅，还过太子东田，见其弥亘华远，壮丽极目，于是大怒，收监作主帅，太子惧，皆藏之，由是见责。

太子素疾，体又过壮，常在宫内，简于遨游，玩弄羽仪，多所僭拟。虽咫尺宫禁，而上终不知。又使徐文景造辇及乘舆御物虎贲云罕之属，上尝幸东宫，匆匆不暇藏辇，文景乃以佛像内辇中，故上不疑。文景父陶仁时为给事中，谓文景曰：“终当灭门，政当扫墓待丧耳。”及移家避之。其后文景竟赐

死，陶仁遂不哭，时人以为有古人风。

十年，豫章王嶷薨，太子见上友于既至，造碑文奏之，未及镌勒。十一年春正月，太子有疾，上自临视，有忧色。疾笃，上表告辞，薨于东宫崇明殿，时年三十六。

太子年始过立，久在储宫，得参政事，内外百司私咸谓旦暮继体，及薨，朝野惊惋焉。上幸东宫，临哭尽哀，诏敛以袞冕之服，谥曰文惠，葬崇安陵。有司奏御服期，朝臣齐衰三月，南郡国臣齐衰期，临汝、曲江国臣并不服，六宫不从服。

武帝履行东宫，见太子服玩过制，大怒，敕有司随事毁除，以东田殿堂处为崇虚馆。郁林立，追尊为文帝，庙称世宗。

初，太子恶明帝，密谓竟陵王子良曰：“我意色中殊不悦此人，当由其福德薄所致。”子良便苦救解，后明帝立，果大相诛害。

竟陵文宣王子良字云英，武帝第二子也。幼聪敏。武帝为赣县时，与裴后不谐，遣人船送后还都，已登路，子良时年小，在庭前不悦。帝谓曰：“汝何不读书？”子良曰：“娘今何处？何用读书。”帝异之，即召后还县。

仕宋为邵陵王友。时宋道衰谢，诸王微弱，故不废此官。升明三年，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封闻喜公。宋元嘉中，凡事皆责成郡县，孝武后，征求急速，以郡县迟缓，始遣台使，自此公役劳扰。高帝践阼，子良陈之，请息其弊。

子良敦义爱古，郡人朱百年有至行，先卒，赐其妻米百斛，蠲一人，给其薪苏。郡合下有虞翻旧床，罢任还，乃致以归。后于西邸起古斋，多聚古人器服以充之。夏禹庙盛有禘祀，子良曰：“禹泣辜表仁，菲食旌约，服玩果粽，足以致诚。”使岁献扇箆而已。

时有山阴人孔平诣子良讼嫂市米负钱不还。子良叹曰：

“昔高文通与寡嫂讼田，义异于此。”乃赐米钱以偿平。

建元二年，穆妃薨，去官，仍为丹阳尹，开私仓振属县贫人。先是太妃以七月薨，子良以八月奉凶问。及小祥，疑南郡王应相待。尚书左仆射王俭议以为“礼有伦序，义无徒设。如令远则不待，近必相须，礼例既乖，即心无取。若疑兄弟同居，吉凶舛杂，则远还之子，自应开立别门，以终丧事，灵筵祭奠，随在家之人，再期而毁。庶子在家，亦不待嫡。而况储妃正体王室，中军长嫡之重，天朝又行权制，进退弥复非疑。谓应不相待，中军祥缞之日，闻喜致哀而已，不受吊慰。至闻喜变除，昆弟亦宜相就写情，不对客”。从之。

武帝即位，封竟陵郡王、南徐州刺史，加都督。永明二年，为护军将军，兼司徒。四年，进号车骑将军。子良少有清尚，礼才好士，居不疑之地，倾意宾客，天下才学皆游集焉。善立胜事，夏月客至，为设瓜饮及甘果，着之文教。士子文章及朝贵辞翰，皆发教撰录。

是时上新视政，水旱不时，子良密启请原除逋租。又陈宽刑息役，轻赋省徭。并陈“泉铸岁远，类多翦凿，江东大钱，十不一在，公家所受，必须轮郭完全，遂买本一千，加子七百，求请无地，捶革相继。寻完者为用，既不兼两，回复迂贸，会非委积，徒令小人每婴困苦。且钱布相半，为制永久，或闻长宰须令输直，进违旧科，退容奸利”。

五年，正位司徒，给班剑二十人，侍中如故。移居鸡笼山西邸，集学士抄五经百家，依皇览例为四部要略千卷。招致名僧，讲论佛法，造经呗新声，道俗之盛，江左未有。

武帝好射雉，子良启谏。先是左卫殿中将军邯郸超上书谏射雉，武帝为止，久之，超竟被诛。永明末，上将复射雉，子良复谏，前后所陈，上虽不尽纳，而深见宠爱。

又与文惠太子同好释氏，甚相友悌。子良敬信尤笃，数于邸园营斋戒，大集朝臣众僧，至赋食行水，或躬亲其事，世颇以为失宰相体。劝人为善，未尝厌倦，以此终致盛名。

八年，给三望车。九年，都下大水，吴兴偏剧，子良开仓振救贫病不能立者，于第北立廨收养，给衣及药。十年，领尚书令、扬州刺史，本官如故。寻解尚书令，加中书监。

文惠太子薨，武帝检行东宫，见太子服御羽仪，多过制度，上大怒，以子良与太子善，不启闻，颇加嫌责。

武帝不豫，诏子良甲仗入延昌殿侍医药。子良启进沙门于殿户前诵经，武帝为感梦见优昙钵花。子良案佛经宣旨，使御府以铜为花，插御床四角。日夜在殿内，太孙间日入参。武帝暴渐，内外惶惧，百僚皆已变服，物议疑立子良。俄顷而苏，问太孙所在，因召东宫器甲皆入，遗诏使子良辅政，明帝知尚书事。子良素仁厚，不乐时务，乃推明帝。诏云：“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子良所志也。太孙少养于子良妃袁氏，甚着慈爱，既惧前不得立，自此深忌子良。大行出太极殿，子良居中书省，帝使虎贲中郎将潘敞二百人仗，屯太极西阶之下。成服后，诸王皆出，子良乞停至山陵，不许。

进位太傅，增班剑为三十人，本官如故，解侍中。隆昌元年，加殊礼，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进督南徐州。其年疾笃，谓左右曰：“门外应有异。”遣人视，见淮中鱼无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门。寻薨，年三十五。

帝常虑子良异志，及薨，甚悦。诏给东园温明秘器，敛以衮冕之服，东府施丧位，大鸿胪持节监护，太官朝夕送祭。又诏追崇假黄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大宰、领大将军、扬州牧，绿綬绶，备九服锡命之礼，使持节、中书监、王如故。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轭辂车、前后部羽葆、鼓吹，挽歌二

部，虎贲班剑百人，葬礼依晋安平王孚故事。初，豫章王嶷葬金牛山，文惠太子葬夹石。子良临送，望祖劓山悲感叹曰：“北瞻吾叔，前望吾兄，死而有知，请葬兹地。”及薨，遂葬焉。

所着内外文笔数十卷，虽无文采，多是劝戒。

子良既亡，故人皆来奔赴，陆惠晓于邸门逢袁象，问之曰：“近者云云，定复何谓？王融见杀，而魏准破胆。道路籍籍，又云竟陵不永天年，有之乎？”答曰：“齐氏微弱，已数年矣，爪牙柱石之臣都尽，命之所余，政风流名土耳。若不立长君，无以镇安四海。王融虽为身计，实安社稷，恨其不能断事，以至于此。道路之谈，自为虚说耳，苍生方涂炭矣，政当沥耳听之。”

建武中，故吏范云上表为子良立碑，事不行。子昭胄嗣。

昭胄字景胤，泛涉书史，有父风，位太常。以封境边魏，永元元年，改封巴陵王。

先是，王敬则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吴郡，明帝虑有同异，召诸王侯入宫，晋安王宝义及江陵公宝览住中书省，高、武诸孙住西省，敕人各两左右自随，过此依军法；孩抱者乳母随入。其夜并将加害，赖子恪至乃免。自建武以来，高、武王侯，居常震怖，朝不保夕，至是尤甚。

及陈显达起事，王侯复入宫，昭胄惩往时之惧，与弟永新侯昭颖逃奔江西，变形为道人。崔慧景举兵，昭胄兄弟出投之。慧景败，昭胄兄弟首出投台军主胡松，各以王侯还第，不自安，谋为身计。子良故防合桑偃为梅虫儿军副，结前巴西太守萧寅，谋立昭胄。昭胄许事克用寅为尚书左仆射、护军，以寅有部曲，大事皆委之。时胡松领军在新亭，寅遣人说之，松许诺。又张欣泰尝为雍州，亦有部曲，昭胄又遣房天宝以谋告之，欣泰闻

命响应。萧寅左右华永达知其谋，以告御刀朱光尚。光尚挟左道以惑东昏，因谓东昏曰：“昨见蒋王，云巴陵王在外结党欲反，须官出行，仍从万春门入，事不可量。”时东昏日游走，闻此说大惧，不复出四十余日。偃等议募健儿百余人，从万春门入，突取之。昭胄以为不可。偃同党王山沙虑事久无成，以事告御刀徐僧重，寅遣人杀山沙于路。吏于麝膺中得其事迹，昭胄兄弟与同党皆伏诛。

梁受禅，降封昭胄子同为监利侯。

同弟贲字文奂，形不满六尺，神识耿介。幼好学，有文才，能书善画，于扇上图山水，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矜慎不传，自娱而已。好著述，尝着西京杂记六十卷。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得一府欢心。及乱，王为檄，贲读至“偃师南望，无复储胥露寒，河阳北临，或有穹庐毡帐”，乃曰：“圣制此句，非为过似，如体目朝廷，非关序贼。”王闻之大怒，收付狱，遂以饿终。又追戮贲尸，乃着怀旧传以谤之，极言诬毁。

庐陵王子卿字云长，武帝第三子也。建元元年，封临汝县公。武帝即位，为郢州刺史，加都督。子卿诸子中无德，又与鱼复侯子响同生，故无宠。徙都督、荆州刺史。始兴王为益州，子卿解督。

子卿在镇，营造服饰，多违制度，作玳瑁乘具。诏责之，令速送都；又作银镫、金薄裹箭脚，亦便速坏去。凡诸服章，自今不启辄作者，当得痛杖。又曰：“汝比令读学，今年转成长，学既勿就，得敕如风过耳，使吾失气。”

永明十年，为都督、南豫州刺史。之镇，道中戏部伍为水军，上闻大怒，杀其典签。遣宜都王铿代之。子卿还第，至崩不与相见。

隆昌元年，为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置兵佐。鄱阳王锵

见害，以子卿代为司徒。所居屋梁柱际血出溜于地，旬日而见杀。

鱼复侯子响字云音，武帝第四子也。豫章王疑无子，养子响。后疑有子，表留为嫡。武帝即位，为南彭城、临淮二郡太守。

子响勇力绝人，开弓四斛力，数在园池中帖骑驰走竹树下，身无亏伤。既出继，车服异诸王，每入朝辄忿，拳打车壁，武帝知之，令车服与皇子同。

永明六年，有司奏子响宜还本，乃封巴东郡王。七年，为都督、荆州刺史。直合将军董蛮粗有气力，子响要与同行。蛮曰：“殿下癡如雷，敢相随邪？”子响笑曰：“君敢出此语，亦复奇癡。”上闻而不悦，曰：“人名蛮，复何容得蕴藉。”乃改名为仲舒。谓曰：“今日仲舒，何如昔日仲舒？”答曰：“昔日仲舒，出自私庭，今日仲舒，降自天帝，以此言之，胜昔远矣。”上称善。

子响少好武，带仗左右六十人，皆有胆干，数在内斋杀牛置酒，与之聚乐。令私作锦袍绛袄，欲饷蛮交易器仗。长史刘寅等连名密启，上敕精检，寅等惧，欲秘之。子响闻台使至，不见敕，乃召寅及司马席恭穆、谘议参军江恂、殷昙粲、中兵参军周彦、典签吴修之、王贤宗、魏景深等俱入，于琴台下并斩之。上闻之怒，遣卫尉胡谐之、游击将军尹略、中书舍人茹法亮领羽林三千人检捕群小。敕“子响若束手自归，可全其性命”。

谐之等至江津，筑城燕尾洲。子响白服登城，频遣信与相闻，曰：“天下岂有儿反，身不作贼，直是粗疏。今便单舸还阙，何筑城见捉邪？”尹略独答曰：“谁将汝反父人共语。”子响闻之唯洒泣。又送牛数十头，酒二百石，果饌三十舆，略

弃之江流。子响胆力之士王冲天不胜忿，乃率党度洲攻垒斩略，而谐之、法亮单艇奔逸。

上又遣丹阳尹萧顺之领兵继之，子响即日将白衣左右三十人，乘舴舺中流下都。初，顺之将发，文惠太子素忌子响，密遣不许还，令便为之所。子响及见顺之，欲自申明，顺之不许，于射堂缢之。有司奏绝子响属籍，赐为蛸氏。

子响密作启数纸，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轻舫还阙不得，此苦之深，唯愿矜怜，无使竹帛齐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及顺之还，上心甚怪恨。百日于华林为子响作斋，上自行香，对诸朝士嘏蹙。及见顺之，呜咽移时，左右莫不掩涕。他日出景阳山，见一沐透掷悲鸣，问后堂丞：“此沐何意？”答曰：“沐子前日堕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见，故尔。”上因忆子响，歔歔良久，不自胜。顺之惭惧，感病，遂以忧卒。于是豫章王嶷上表曰：“故庶人蛸子响识怀靡树，见沦不逞，肆愤一朝，取陷凶德，身膏草野，未云塞衅。但归罪司戮，迷而知返，抚事惟往，载伤心目。伏愿一下天矜，使得旋窆余麓，岂伊穷骸被德，实且天下归仁。”上不许，贬为鱼复侯。

安陆王子敬字云端，武帝第五子也。初封应城县公。先是子敬所生早亡，帝命贵妃范氏母养之，及范氏薨，而子及妇服制，礼无明文。永明中，尚书令王俭议：“孙为慈孙，妇为慈妇，姑为慈姑，宜制期年服。”从之。十年，位散骑常侍、抚军将军、丹阳尹。十一年，加车骑将军。隆昌元年，迁都督、南兖州刺史。延兴元年，加侍中。明帝除诸蕃王，遣中护军王玄邈征九江，王广之袭杀子敬。

初，子敬为武帝所留心，帝不豫，有意立子敬为太子，代太孙。子敬与太孙俱入参毕同出，武帝目送子敬良久，曰：“阿五钝。”由此代换之意乃息。

晋安王子懋字云昌，武帝第七子也。诸子中最为清恬，有意思，廉让好学。年七岁时，母阮淑媛尝病危笃，请僧行道。有献莲华供佛者，众僧以铜罍盛水渍其茎，欲华不萎。子懋流涕礼佛曰：“若使阿姨因此和胜，愿诸佛令华竟斋不萎。”七日斋毕，华更鲜红，视罍中稍有根须，当世称其孝感。

永明五年，为南兖州刺史、监五州军事。六年，徙监湘州刺史。八年，撰春秋例苑三十卷，奏之，武帝敕付秘阁。十一年，为都督、雍州刺史，给鼓吹一部。豫章王丧服未毕，上以边州须威望，许得奏之。启求所好书，武帝曰：“知汝常以书读在心，足为深欣。”赐以杜预手所定左传及古今善言。

隆昌元年，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敕留西楚部曲助镇襄阳，单将白直侠毂自随。陈显达时屯襄阳，入别，子懋谓之曰：“朝廷命身单身而反，身是天王，岂可过尔轻率。今欲将二三千人自随，公意何如？”显达曰：“殿下若不留部曲，便是大违敕旨。”显达因辞出便发去。子懋计未立，还镇寻阳。

延兴元年，加侍中。闻鄱阳、随郡二王见杀，欲起兵赴难，与参军周英、防合陆超之议：“传檄荆、郢，入讨君侧，事成则宗庙获安，不成犹为义鬼。”防合董僧慧攘袂曰：“此州虽小，孝武亦尝用之，今以勤王之师，横长江，指北阙，以请郁林之过，谁能对之。”于是部分兵将，入匡社稷。

母阮在都，遣书欲密迎上，阮报同产弟于瑶之为计。瑶之驰告明帝，于是纂严，遣中护军王玄邈、平西将军王广之南北讨，使军主裴叔业与瑶之先袭寻阳，声云为郢府司马。子懋知之，遣三百人守盆城。叔业泝流直上，袭盆城。子懋先已具船于稽亭渚，闻叔业得盆城，乃据州自卫。

子懋部曲多雍土人，皆踊跃愿奋，叔业畏之，遣于瑶之说子懋曰：“今还都，必无过忧，政当作散官，不失富贵也。”

子懋既不出兵攻叔业，众情稍沮。中兵参军于琳之，瑶之兄也，说子懋重赂叔业。子懋使琳之往，琳之因说叔业请取子懋。叔业遣军主徐玄庆将四百人随琳之入城，僚佐皆奔散，唯周英及外兵参军王皎更移入城内。子懋闻之叹曰：“不意吾府有义士二人。”琳之从二百人仗自入斋，子懋笑谓之曰：“不意渭阳，翻成泉镜。”琳之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惧罪无敢至者，唯英、皎、僧慧号哭尽哀，为之丧殡。

董僧慧，丹阳姑孰人，出自寒微而慷慨有节义。好读书，甚骁果，能反手于背弯五斛弓，当世莫有能者。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谋，执之。僧慧曰：“晋安举义兵，仆实豫议。古人云‘非死之难，得死之难’。仆得为主人死，不恨矣。愿至主人大敛毕，退就汤镬，虽死犹生。”玄邈义而许之。还具白明帝，乃配东冶。言及九江时事，辄悲不自胜。子懋子昭基，九岁，以方二寸绢为书，参其消息，并遗钱五百，以金假人，崎岖得至。僧慧睹书，对钱曰：“此郎君书也。”悲恸而卒。

陆超之，吴人，以清静雅为子懋所知。子懋既败，于琳之劝其逃亡。答曰：“人皆有死，此不足惧。吾若逃亡，非唯孤晋安之眷，亦恐田横客笑人。”玄邈等以其义，欲囚将还都，而超之亦端坐待命。超之门生姓周者，谓杀超之当得赏，乃伺超之坐，自后斩之，头坠而身不僵。玄邈嘉其节，厚为殡敛。周又助举棺，未出户，棺坠，政压其头折颈即死。闻之者莫不以为有天道焉。

随郡王子隆字云兴，武帝第八子也。性和美，有文才。娶尚书令王俭女为妃。武帝以子隆能属文，谓俭曰：“我家东阿也。”

永明八年，为都督、荆州刺史。隆昌元年，为侍中、抚军将军，领兵置佐。延兴元年，转中军大将军，侍中如故。

子隆年二十一，而体过充壮，常使徐嗣伯合芦茹丸以服自销损，犹无益。明帝辅政，谋害诸王，武帝诸子中子隆最以才貌见惮，故与鄱阳王锵同夜先见杀。文集行于世。

建安王子真字云仙，武帝第九子也。永明七年，累迁郢州刺史，加都督。隆昌元年，为散骑常侍、护军将军。

延兴元年，明帝遣裴叔业就典签柯令孙杀之，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叩头乞为奴赎死，不从，见害，年十九。

西阳王子明字云光，武帝第十子也。永明元年，封武昌王。三年，失国玺，改封西阳。十年，为会稽太守，督五郡军事。

子明风姿明净，士女观者，咸嗟叹之。建武元年，为抚军将军，领兵置佐。二年，诛萧谡，子明及弟子罕、子贞同谡谋见害，年十七。

南海王子罕字云华，武帝第十一子也，颇有学。母乐容华有宠，故武帝留心。

母尝寝疾，子罕昼夜祈祷。于时以竹为灯缿照夜，此缿宿昔枝叶大茂，母病亦愈，咸以为孝感所致。主簿刘巖及侍读贺子乔为之赋颂，当时以为美谈。建武元年，位护军将军。二年，见杀，年十七。

巴陵王子伦字云宗，武帝第十三子也。永明十年，为北中郎将、南琅邪彭城二郡太守。郁林即位，以南彭城禄力优厚，夺子伦与中书舍人綦母珍之，更以南兰陵代之。

延兴元年，明帝遣中书舍人茹法亮杀子伦，子伦时镇琅邪城，有守兵，子伦英果，明帝恐不即罪，以问典签华伯茂。伯茂曰：“公若遣兵取之，恐不即可办，若委伯茂，一小吏力耳。”既而伯茂手自执鸩逼之，左右莫敢动者。子伦正衣冠，出受诏，谓法亮曰：“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昔高皇帝残灭刘氏；今日之事，理数固然。”举酒谓法亮曰：“君是身家旧人，今

衔此命，当由事不获已。此酒差非劝酬之爵。”因仰之而死，时年十六，法亮及左右皆流涕。

先是高帝、武帝为诸王置典签帅，一方之事，悉以委之。每至觐接，辄留心顾问，刺史行事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弗及，于是威行州部，权重蕃君。武陵王晔为江州，性烈直不可忤，典签赵渥之曰：“今出都易刺史。”及见武帝相诬，晔遂免还。南海王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还泣谓母曰：“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秀后辄取子罕屐伞饮器等供其儿昏，武帝知之，鞭二百，系尚方，然而擅命不改。邵陵王子贞尝求熊白，厨人答典签不在，不敢与。西阳王子明欲送书参侍读鲍僎病，典签吴修之不许，曰：“应谘行事。”乃止。言行举动，不得自专，征衣求食，必须谘访。

永明中，巴东王子响杀行事刘寅等，武帝闻之，谓群臣曰：“子响遂反。”戴僧静大言曰：“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武帝问其故，答曰：“天王无罪，而一时被囚，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

竟陵王子良尝问众曰：“士大夫何意诣签帅？”参军范云答曰：“诣长史以下皆无益，诣签帅便有倍本之价，不诣谓何！”子良有愧色。

及明帝诛异己者，诸王见害，悉典签所杀，竟无一人相抗。孔珪闻之流涕曰：“齐之衡阳、江夏最有意，而复害之。若不立签帅，故当不至于此。”

邵陵王子贞字云松，武帝第十四子也。建武二年见诛，年十五。

临贺王子岳字云峤，武帝第十六子也。明帝诛武帝诸子，

唯子岳及弟六人在后,时呼为“七王”。朔望入朝,上还后宫,辄叹息曰:“我及司徒诸儿子皆不长,高、武子孙日长大。”永泰元年,上疾甚,绝而复苏,于是诛子岳等。

延兴、建武中,凡三诛诸王,每一行事,明帝辄先烧香,呜咽涕泣,众以此辄知其夜当杀戮也。子岳死时年十四。

西阳王子文字云儒,武帝第十七子也。永明七年,封蜀郡王,建武中,改封西阳。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衡阳王子峻字云嵩,武帝第十八子也。永明七年,封广汉郡王,建武中改封。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南康王子琳字云璋,武帝第十九子也。母荀昭华盛宠,后宫才人位登采女者,依例旧赐玉凤凰,荀时始为采女,得玉凤凰投地曰:“我不能例受此。”武帝乃拜为昭华。

子琳以母宠故最见爱。太尉王俭因请昏,武帝悦而许之。群臣奉宝物名好尽直数百金,武帝为之报答亦如此。及应封,而好郡已尽,乃以宣城封之。既而以宣城属扬州,不欲为王国,改封南康公褚綦为巴东公,以南康为王国封子琳。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四。

湘东王子建字云立,武帝第二十一子也。母谢无宠,武帝度为尼。明帝即位,使还母子建。永泰元年见杀,年十三。

南郡王子夏字云广,武帝第二十三子也。上春秋高,子夏最幼,宠爱过诸子。初,武帝梦金翅鸟下殿庭,搏食小龙无数,乃飞上天。及明帝初,其梦方验。永泰元年,子夏诛,年七岁。

文惠太子四男:安皇后生废帝郁林王昭业,宫人许氏生废帝海陵恭王昭文,陈氏生巴陵王昭秀,褚氏生桂阳王昭粲。

巴陵王昭秀字怀尚,太子第三子也。郁林即位,封临海郡王。隆昌元年,为都督、荆州刺史。延兴元年,征为车骑将军。明帝建武二年,改封巴陵王。永泰元年见杀,年十六。

桂阳王昭粲，太子第四子也。郁林立，封永嘉郡王。延兴元年，出为荆州刺史，加都督。建武二年，改封桂阳王。四年，为太常。永泰元年见杀，年八岁。

明帝十一男：敬皇后生废帝东昏侯宝卷、江夏王宝玄、鄱阳王宝寅、和帝，殷贵嫔生巴陵隐王宝义、晋熙王宝嵩，袁贵妃生庐陵王宝源，管淑妃生邵陵王宝修，许淑媛生桂阳王宝贞。余皆早夭。

巴陵隐王宝义字智勇，明帝长子也，本名明基。建武元年，封晋安郡王。

宝义少有废疾，不堪出人间，止加除授，为都督、扬州刺史，仍以始安王遥光代之。转为右将军，领兵置佐，镇石头。二年，为南徐州刺史，加都督。东昏即位，进征北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给扶。永元元年，为都督、扬州刺史。三年，进位司徒。和帝西台建，以为侍中、司空。

梁武平建邺，宣德太后令以宝义为太尉、领司徒，诏云：“不言之化，形于自远。”时人皆云此实录也。

梁受禅，封谢沐公。寻封巴陵郡王，奉齐后。天监中薨。

江夏王宝玄字智深，明帝第三子也。建武元年，封江夏郡王。东昏即位，为都督、南徐兖二州刺史。

宝玄娶尚书令徐孝嗣女为妃，孝嗣被诛离绝，东昏送少姬二人与之。宝玄恨望有异计。

明年，崔慧景举兵，还至广陵，遣使奉宝玄为主，宝玄斩其使，因是发将吏防城。

慧景将度江，宝玄密与相应，开门纳慧景，乘八扛舆，手执绛麾幡，随慧景至都，百姓多往投集。慧景败，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东昏令烧之，曰：“江夏尚尔，岂复可罪余人。”

宝玄逃奔，数日乃出，帝召入后堂，以步鄣裹之，令群小数十人鸣鼓角驰绕其外，遣人谓曰：“汝近围我亦如此。”少日乃杀之。

庐陵王宝源字智泉，明帝第五子也。建武元年封。和帝即位，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兴二年薨。

鄱阳王宝寅字智亮，明帝第六子也。建武初，封建安郡王。东昏即位，为都督、郢州刺史。永元三年，为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镇石头。其秋，雍州刺史张欣泰等谋起事于新亭，杀台内诸主帅。难作之日，前南谯太守王灵秀奔往石头，帅城内将吏，去车脚，载宝寅向台城，百姓数千人皆空手随后。至杜姥宅，日已欲暗，城门闭，城上人射之，众弃宝寅走。

宝寅逃亡三日，戎服诣草市尉，尉驰以启帝，帝迎入宫，问之。宝寅涕泣称制不自由，帝笑，乃复爵位。宣德太后临朝，改封宝寅鄱阳王。中兴二年，谋反奔魏。

邵陵王宝修字智宣，明帝第九子也。建武元年，封南平郡王，二年改封。中兴二年谋反，宣德太后令赐死。

晋熙王宝嵩字智靖，明帝第十子也。中兴元年，和帝以为中书令。二年诛。

桂阳王宝贞，明帝第十一子也。中兴二年诛。

论曰：守器之重，邦家所冯，观文惠之在东储，固已有亏令德，向令负荷斯集，犹当及于祸败，况先期夙陨，愆失已彰。而武帝不以择贤，传之昏孽，推此而论，有冥数矣。子良物望所集，失在儒雅，当断不断，以及于灾，非止自致丧亡，乃至宗祀覆灭，哀哉！夫帝王子弟，生长尊贵，情伪之事，不经耳目，虽卓尔天悟，自得怀抱，孤寡为识，所陋犹多。齐氏诸王，并幼践方岳，故辅以上佐，简自帝心，劳旧左右，用为主帅，州国府第，先令后行。饮食游居，动应闻启，端拱守禄，遵承

法度，张弛之要，莫敢厝言。行事执其权，典签掣其肘，处地虽重，行止莫由。威不在身，恩未接下，仓卒一朝，事难总集，望其释位扶危，不可得矣。路温舒云：“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斯宋氏之余风，及在齐而弥弊。宝玄亲兼一体，欣受家殃，曾不知执柯所指，跼萼相从而败。以此而图万事，未知其髣佛也。

南史卷四十五

列传第三十五

王敬则 陈显达 张敬儿 崔慧景

王敬则，临淮射阳人也。侨居晋陵南沙县。母为女巫，常谓人云：“敬则生时胞衣紫色，应得鸣鼓角。”人笑之曰：“汝子得为人吹角可矣。”

敬则年长，而两腋下生乳，各长数寸。梦骑五色师子。性倜傥不羁，好刀剑，尝与暨阳县吏斗，谓曰：“我若得暨阳县，当鞭汝小吏背。”吏唾其面曰：“汝得暨阳县，我亦得司徒公矣。”屠狗商贩，遍于三吴。使于高丽，与其国女子私通，因不肯还，被收录然后反。

善拍张，补刀戟左右。宋前废帝使敬则跳刀，高出白虎幢五六尺，接无不中。仍抚髀拍张，甚为儇捷。补侠毂队主，领细铠左右，与寿寂之杀前废帝。及明帝即位，以为直合将军，封重安县子。

敬则少时于草中射猎，有虫如乌豆集其身，撻去乃脱，其处皆流血。敬则恶之，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则闻之喜，故出都自效。

后补暨阳令，昔日斗吏亡叛，勒令出，遇之甚厚。曰：“我已得暨阳县，汝何时得司徒公邪？”初至暨阳县陆主山下，

宗侣十余船同发，敬则船独不进，乃令弟入水推之，见乌漆棺。敬则祝云：“若是吉，使船速进，吾富贵当改葬尔。”船须臾去，入县收此棺葬之。

时军荒后，县有一部劫逃入山中为人患，敬则遣人致意劫帅使出首，当相申论。郭下庙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则引神为誓，必不相负。劫帅既出，敬则于庙中设酒会，于坐收缚曰：“吾启神，若负誓，还神十牛。今不得违誓。”即杀十牛解神，并斩诸劫，百姓悦之。

元徽二年，随齐高帝拒桂阳贼于新亭，敬则与羽林监陈显达、宁朔将军高道庆乘舸迎战，大破贼水军。事宁，带南泰山太守、右侠毂主，转越骑校尉、安成王车骑参军。苍梧王狂虐，左右不自安。敬则以高帝有威名，归诚奉事，每下直辄往领军府。夜着青衣，扶匐道路，为高帝听察。高帝令敬则于殿内伺机。及杨玉夫将首投敬则，敬则驰谒高帝，乃戎服入宫。至承明门，门郎疑非苍梧还，敬则虑人覘见，以刀环塞窬孔，呼开门甚急。卫尉丞颜灵宝窥见高帝乘马在外，窃谓亲人：“今若不开内领军，天下会是乱尔。”门开，敬则随帝入殿。

升明元年，迁辅国将军，领临淮太守，知殿内宿卫兵事。沉攸之事起，进敬则冠军将军。高帝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领军刘勰、直合将军卜伯兴等于宫内相应，戒严将发，敬则开关掩袭，皆杀之。殿内窃发尽平，敬则之力也。政事无大小，帝并以委之。

敬则不识书，止下名，然甚善决断。齐台建，为中领军。高帝将受禅，材官荐易太极殿柱。顺帝欲避上，不肯出宫逊位。明日当临轩，顺帝又逃宫内。敬则将舆入迎帝，启譬令出，引令升车。顺帝不肯即上，收泪谓敬则曰：“欲见杀乎？”敬则答曰：“出居别宫尔，官先取司马家亦复如此。”顺帝泣而弹

指：“唯愿后身生生世世不复天王作因缘。”宫内尽哭，声彻于外。顺帝拍敬则手曰：“必无过虑，当饷辅国十万钱。”

齐建元元年，出为都督、南兖州刺史，封寻阳郡公。加敬则妻怀氏爵为寻阳国夫人。

二年，魏军攻淮、泗，敬则恐，委镇还都，百姓皆惊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问，以为都官尚书，迁吴兴太守。郡旧多剽掠，有十数岁小儿于路取遗物，敬则杀之以徇。自此路不拾遗，郡无劫盗。又录得一偷，召其亲属于前鞭之。令偷身长扫街路，久之，乃令偷举旧偷自代。诸偷恐为所识，皆逃走，境内以清。仍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枘，叹曰：“吴兴昔无此枘，是我少时在此所作也。”召故人饮酒说平生，不以屑也。迁护军，以家为府。

三年，以改葬去职，诏赠敬则母寻阳国太夫人，改授侍中、抚军。高帝遗诏敬则以本官领丹阳尹，寻迁会稽太守，加都督。永明二年，给鼓吹一部。会土边带湖海，人丁无土庶皆保塘役。敬则以功力有余，悉评敛为钱送台库，以为便宜。上许之。

三年，进号征东将军。宋广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酷暴，杀婢媵，翼之子法朗告之，敬则付山阴狱杀之。路氏家诉，为有司所奏，山阴令刘岱坐弃市刑。敬则入朝，上谓敬则曰：“人命至重，是谁下意杀之？都不启闻。”敬则曰：“是臣愚意。臣知何物科法，见背后有节，便言应得杀人。”刘岱亦引罪，上乃赦之；敬则免官，以公领郡。

后与王俭俱即本号开府仪同三司。时徐孝嗣于崇礼门候俭，因嘲之曰：“今日可谓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人以告敬则，敬则欣然曰：“我南沙县吏，微幸得细铠左右，逮风云以至于此。遂与王卫军同日拜三公，王敬则复何恨。”了无恨色。朝士以此多之。

十一年，授司空。敬则名位虽达，不以富贵自遇。初为散辈使魏，于北馆种杨柳。后员外郎虞长曜北使还，敬则问：“我昔种杨柳树，今若大小？”长曜曰：“虏中以为甘棠。”武帝令群臣赋诗，敬则曰：“臣几落此奴度内。”上问之，敬则对曰：“臣若解书，不过作尚书都令史尔，那得今日。”敬则虽不大识书，而性甚警黠，临郡令省事读辞，下教判决，皆不失理。

明帝辅政，密有废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则为会稽太守，加都督。海陵王立，进位太尉。明帝即位，为大司马，台使拜授日，雨大洪注，敬则文武皆失色。一客旁曰：“公由来如此，昔拜丹阳尹、吴兴时亦然。”敬则大悦曰：“我宿命应得雨。”乃引羽仪、备朝服、导引出听事拜受，意犹不自得，吐舌久之。

帝既多杀害，敬则自以高、武旧臣，心怀忧惧。帝虽外厚其礼而内相疑备，数访问敬则饮食体干。闻其衰老，且以居内地，故得少安。后遣萧坦之将斋仗五百人行晋陵，敬则诸子在都，忧怖无计。上知之，问计于梁武帝，武帝曰：“敬则竖夫，易为感，唯应锡以子女玉帛，厚其使人，如斯而已。”上纳之。

吴人张思祖，敬则谋主也，为府司马，频衔使。上伪倾意待之，以为游击将军。遣敬则世子仲雄入东。仲雄善弹琴，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库，上敕五日一给仲雄。仲雄在御前鼓琴，作懊侬曲，歌曰：“常叹负情侬，郎今果行许。”又曰：“君行不净心，那得恶人题。”帝愈猜愧。

永泰元年，帝疾屡经危殆，以张瑰为平东将军、吴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则。内外传言当有处分。敬则闻之，窃曰：“东今有谁，祇是欲平我耳。东亦何易可平，吾终不受金罍。”金罍谓鸩酒也。诸子怖惧，第五子幼隆遣正员将军徐岳以情告徐州行事谢朓为计，若同者当往报敬则。朓执岳驰启之。敬则

城局参军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报庶，庶以告敬则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则族子也，常所委信。公林劝敬则急送启赐儿死，单舟星夜还都。敬则曰：“若尔，诸郎要应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携蒲赌钱，谓众曰：“卿诸人欲令我作何计？”莫敢先答。防合丁兴怀曰：“官祇应作尔。”敬则不作声。明旦，召山阴令王询、台传御史钟离祖愿，敬则横刀跂坐，问询等发丁可得几人，库见有几钱物，询、祖愿对并乖旨，敬则怒，将出斩之。王公林又谏敬则曰：“官讵不更思？”敬则唾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关汝小子。”乃起兵，招集配衣，二三日便发。欲劫前中书令何胤还为尚书令，长史王弄璋、司马张思祖止之曰：“何令高蹈，必不从，不从便应杀之。举大事先杀朝贤，事必不济。”乃率实甲万人过浙江，谓曰：“应须作檄。”思祖曰：“公今自还朝，何用作此？”乃止。

朝廷遣辅国将军前军司马左兴盛、直合将军马军主胡松三千余人，筑垒于曲阿长冈；尚书左仆射沈文秀为持节、都督，屯湖头，备京口路。

敬则以旧将举事，百姓担篙荷锺随逐之十余万众。至武陵口恸哭，乘肩舆而前。遇兴盛、山阳二柴，尽力攻之。官军不敌，欲退而围不开，各死战。胡松领马军突其后，白丁无器仗，皆惊散。敬则大叫索马，再上不得上，兴盛军容袁文旷斩之传首。

是时上疾已笃，敬则仓卒东起，朝廷震惧。东昏侯在东宫议欲叛，使人上屋望，见征虏亭失火，谓敬则至，急装欲走。有告敬则者，敬则曰：“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计，汝父子唯应急走耳。”盖讥檀道济避魏事也。

敬则之来，声势甚盛，凡十日而败。时年六十四。朝廷漆其首藏在武库，至梁天监元年，其故吏夏侯亶表请收葬，许之。

陈显达，南彭城彭城人也。仕宋以军功封彭泽县子，位羽林监、濮阳太守，隶齐高帝讨桂阳贼于新亭垒。刘勉大桁败，贼进杜姥宅。及休范死，显达出杜姥宅，大战于宣阳津阳门，大破贼，矢中左目而镞不出。地黄村潘姬善禁，先以钉钉柱，姬禹步作气，钉即出，乃禁显达目中镞出之。事平，封丰城侯，再迁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都督。

沉攸之事起，显达遣军援台，长史到遁、司马诸葛导劝显达保境蓄众，密通彼此。显达于坐手斩之，遣表疏归心齐高帝。帝即位，拜护军将军。后御膳不宰牲，显达上熊蒸一盘，上即以充饭。后拜都督、益州刺史。

武帝即位，进号镇西将军。益部山险，多不宾服。大度村獠，前刺史不能制，显达遣使责其租贖。獠帅曰：“两眼刺史尚不敢调我。”遂杀其使。显达分部将吏，声将出猎，夜往袭之，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自此山夷震服。

永明二年，征为侍中、护军将军。显达累任在外，经高帝之忧。及见武帝，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八年，为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

显达谦厚有智计，自以人微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子十余人，诫之曰：“我本意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贵陵人。”家既豪富，诸子与王敬则诸儿并精车牛，丽服饰。当世快牛称陈世子青、王三郎乌、吕文显折角、江瞿昙白鼻，而皆集陈舍。显达知此不悦。及子休尚为郢府主簿，过九江拜别。显达曰：“凡奢侈者鲜有不败，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自逐。”即取于前烧除之。其静退如此。

豫废郁林之勋，延兴元年，为司空，进爵为公。明帝即位，进太尉，封鄱阳郡公。加兵二百人，给油络车。后以太尉封鄱阳郡公，为三公事，而职典连率，人以为格外三公。上欲悉除

高、武子孙，上微言问显达，答曰：“此等岂足介虑。”上乃止。

显达建武世心怀不安，深自贬退，车乘朽败，导从卤簿皆用羸小。侍宴，酒后启上借枕，帝令与之。显达抚枕曰：“臣年已老，富贵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许。

永泰元年，乃遣显达北侵。永元元年，显达督平北将军崔慧景众军四万围南乡界马圈城，去襄阳三百里。攻之四十日，魏军食尽，噉死人肉及树皮。外围急，魏军突走。显达入据其城，遣军主庄丘黑进取南乡县。魏孝文帝自领十余万骑奄至，军主崔恭祖、胡松以乌布幔盛显达，数人担之，出沟水口，台军缘道奔退，死者三万余人。显达素有威名，着于外境，至是大损丧焉。御史中丞范岫奏免显达官，又表解职，并不许。以为江州刺史，镇盆城。初，王敬则事起，始安王遥光启明帝虑显达为变，欲追军还，事平乃寝。显达亦怀危怖。及东昏立，弥不乐还都，得此授甚喜。寻加领征南大将军，给三望车。

显达闻都下大相杀戮，徐孝嗣等皆死，传闻当遣兵袭江州。显达惧祸，十一月十五日举兵，欲直袭建邺，以掩不备，又遥指郢州刺史建安王宝寅为主。朝廷遣后军将军胡松等据梁山，显达率众数千人发寻阳，与松战于采石，大破之，都下震恐。

十二月，潜军度取石头北上袭城，宫掖大骇，闭门守备。显达马眇从步军数百人，于西州前与台军战，再合大胜，绋折，手犹杀十余人。官军继至，显达不能抗，退走至西州后乌榜村。骑官赵潭注绋刺落马，斩之箠侧，血涌湔箠，似淳于伯之被刑。时年七十三。

显达在江州遇疾，不疗之而差，意甚不悦。是时连冬大雪，泉首朱雀而雪不集，诸子皆伏诛。

张敬儿，南阳冠军人也。父丑，为郡将军，官至节府参军。敬儿年少便弓马、有胆气，好射猛兽，发无不中。南阳新野风俗出骑射，而敬儿尤多膂力。稍官至宁蛮行参军，随郡人刘胡伐襄阳诸山蛮，深入险阻，所向皆破。又击胡阳蛮，官军引退，敬儿单马在后，贼不能抗。

山阳王休佑镇寿阳，求善骑射士，敬儿及襄阳俞湛应选。敬儿善事人，遂见宠，为长兼行参军。泰始初，随府转骠骑参军，署中兵，领军讨义嘉贼，与刘胡相拒于鹊尾洲，启明帝乞本郡。事平，除南阳太守。

敬儿之为襄阳府将也，家贫，每休假辄佣赁自给。尝为城东吴泰家担水，通泰所爱婢。事发，将被泰杀，逃卖棺材中，以盖加上，乃免。及在鹊尾洲，启明帝云：“泰以丝助雍州刺史袁顗为弩弦，党同为逆，若事平之日，乞其家财。”帝许之。至是收籍吴氏，唯家人裸身得出，僮役财货直数千万，敬儿皆有之。先所通婢，即以为妾。

后为越骑校尉，桂阳王事起，隶齐高帝顿新亭。贼矢石既交，休范白服乘舆劳楼下。敬儿与黄回白高帝求诈降以取之。高帝曰：“卿若办事，当以本州相赏。”敬儿相与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称降。休范喜，召至舆侧。回阳致高帝密意，休范信之。回目敬儿，敬儿夺取休范防身刀斩之，其左右百人皆散。敬儿持首归新亭。除骁骑将军，加辅国将军。高帝置酒谓敬儿曰：“非卿之功无今日。”

高帝以敬儿人位既轻，不欲使便为襄阳重镇。敬儿求之不已，乃微动高帝曰：“沉攸之在荆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儿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帝笑而无言，乃除雍州刺史，加都督，封襄阳县侯。部伍泊沔口，敬儿乘舩过江，诣晋熙王燮。中江遇风船覆，左右丁壮者各泅水走，余二小史没船下

求敬儿救，敬儿两掖挟之，随船仰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数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节，更给之。

至镇，厚结攸之，得其事迹，密白高帝，终无二心。又与攸之司马刘攘兵情款。及苍梧废，敬儿疑攸之当因此起兵，密问攘兵，攘兵无所言，寄敬儿马镫一只。敬儿乃为备。

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报敬儿。劳接周至，为设食讫，列仗于听事前斩之。集部曲。侦攸之下，当袭江陵。敬儿告变使至，高帝大喜，进号镇军将军，改督。

攸之至郢城败走，其子元琰与兼长史江义、别驾傅宣等还江陵。敬儿军至白水，元琰闻城外鹤唳，谓是叫声，恐惧欲走。其夜，义、宣开门出奔，城溃，元琰奔宠洲见杀。敬儿至江陵，诛攸之亲党，没入其财物数千万，善者悉以入私，送台者百不一焉。攸之于汤渚村自经死，居人送首荆州。敬儿使楯擎之，盖以青伞，徇诸市郭，乃送建邺。进爵为公。

敬儿在雍州贪残，人间一物堪用，莫不夺取。于襄阳城西起宅，聚物货，宅大小殆侔襄阳。又欲移羊叔子堕泪碑，于其处置台。纲纪谏曰：“此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敬儿曰：“太傅是谁，我不识。”

及齐受禅，转侍中、中军将军，迁散骑常侍、车骑将军，置佐史。高帝崩，遗诏加开府仪同三司。于家窃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及拜，王敬则戏之，呼为褚彦回。敬儿曰：“我马上所得，终不能作华林合勋也。”敬则甚恨焉。

初，敬儿微时，有妻毛氏，生子道门，而乡里尚氏女有色貌，敬儿悦之，遂弃毛氏而纳尚氏为室。及居三司，尚氏犹居襄阳宅。虑不复外出，乃迎家口悉下至都，启武帝，不蒙劳问。敬儿心自疑。及垣崇祖死，愈恐惧。性好卜术，信梦尤甚，初

征荆州，每见诸将帅，不遑有余计，唯叙梦云：“未贵时，梦居村中，社树欹高数十丈。及在雍州，又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白云贵不可言。由是不自测量，无知。又使于乡里为谣言，使小儿辈歌曰：“天子在何处？宅在赤谷口，天子是阿谁？非猪如是狗。”敬儿家在冠军，宅前有地名赤谷。既得开府，又望班剑，语人曰：“我车边犹少班兰物。”

敬儿长自荒远，少习武事，既从容都下，又四方宁靖，益不得志。其妻尚氏亦曰：“吾昔梦一手热如火，而君得南阳郡；元徽中，梦一髀热如火，君得本州；建元中，梦半体热，寻得开府；今复举体热矣。”以告所亲，言其妻初梦次梦，又言“今举体热矣”。阍人闻其言说之，事达武帝。敬儿又遣使与蛮中交关，武帝疑有异志，永明元年，敕朝臣华林八关斋，于坐收敬儿。初，左右雷仲显常以盈满诫敬儿，不能从，至是知有变，抱敬儿泣，敬儿脱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误我。”及子道门、道畅、道休并伏诛，少子道庆见宥。后数年，上与豫章王疑三日曲水内宴，舫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没，上由是言及敬儿，悔杀之。

敬儿始不识书，及为方伯，乃习学读孝经、论语。初征为护军，乃潜于密室中屏人学揖让答对，空中俯仰，妾侍窃窥笑焉。将拜三司，谓其妻嫂曰：“我拜后府开黄合。”因口自为鼓声。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又于新林慈姥庙为妾祈子祝神，口自称三公，其鄙俚如此。

始其母于田中卧，梦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而生敬儿，故初名苟儿。又生一子，因苟儿之名复名猪儿。宋明帝嫌苟儿名鄙，改为敬儿，故猪儿亦改为恭儿，位正员郎，谢病归本县，常居上保村，不肯出仕，与居人不异。与敬儿爱友甚笃。及闻敬儿败，走入蛮。后首出，原其罪。

崔慧景字君山，清河东武城人也。祖构，奉朝请。父系之，州别驾。

慧景少有志业，仕宋为长水校尉。齐高帝在淮阴，慧景与宗人祖思同时自结。及高帝受禅，封乐安县子，为都督、梁南秦二州刺史。永明四年，为司州刺史。母丧，诏起复本任。慧景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武帝以此嘉之。十年，为都督、豫州刺史。

郁林即位，慧景以少主新立，密与魏通，朝廷疑之。明帝辅政，遣梁武帝至寿春安慰之。慧景密启送诚劝进。建武四年，为度支尚书，领太子左率。

东昏即位，为护军。时辅国将军徐世标专权号令，慧景备员而已。帝既诛戮将相，旧臣皆尽，慧景自以年宿位重，转不自安。及裴叔业以寿阳降魏，即授慧景平西将军，假节、侍中、护军如故。率军水路征寿阳。军顿白下将发，帝长围屏除，出琅邪城送之。帝戎服坐楼上，召慧景骑进围内，无一人自随，裁交数言，拜辞而去。慧景出至白下甚喜，曰：“颈非复小竖等所折也。”子觉为直合将军，慧景密与之期。

时江夏王宝玄镇京口，闻慧景北行，遣左右余文兴说之曰：“朝廷任用群小，猜害忠贤，江、刘、徐、沉，君之所见，身虽鲁、卫，亦不知灭亡何时。君今段之举，有功亦死，无功亦死，欲何求所免。机不可失，今拥强兵，北取广陵，收吴、楚劲卒；身举州以相应，取大功如反掌耳。”慧景常不自安，闻言响应。

于时庐陵王长史萧寅、司马崔恭祖守广陵城，慧景以宝玄事告恭祖。恭祖先无宿契，口虽相和，心实不同。还以事告寅，共为闭城计。寅心谓恭祖与慧景同，谓曰：“废昏立明，人情所乐，宁可违拒。”恭祖犹执不同。俄而慧景至，恭祖闭门不

敢出。慧景知其异己，泣数行而去。

中兵参军张庆延、明岩卿等劝慧景袭取广陵，及密遣军主刘灵运间行突入。慧景俄系至，遂据其城。子觉至，仍使领兵袭京口。宝玄本谓大军并来，及见人少，极失所望，拒觉，击走之。恭祖及觉精兵八千济江。恭祖心本不同反，至蒜山，欲斩觉以军降京口，事既不果而止。

觉等军器精严，柳愷、沉攸之等谓宝玄曰：“崔护军威名既重，乃诚可见，既已唇齿，忽中道立异。彼以乐归之众，乱江而济，谁能拒之。”于是登北固楼，并千蜡烛为烽火，举以应觉。帝闻变，以右卫将军左兴盛假节、督都下水陆众军。慧景停二日，便率大众一时俱济江，趣京口，宝玄仍以觉为前锋，恭祖次之，慧景领大都督为众军节度。东府、石头、白下、新亭诸城皆溃，左兴盛走，不得入宫，逃淮渚荻船中，慧景禽杀之。慧景称宣德皇后令，废帝为吴王。

时柳愷别推宝玄，恭祖为宝玄羽翼，不复承奉，慧景嫌之。巴陵王昭胄先逃人间，出投慧景，意更向之，故犹豫未知所立，此声颇泄。愷、恭祖始贰于慧景。又恭祖劝慧景射火箭烧北掖楼，慧景以大事垂定，后若更造，费用功多，不从其计。性好谈义，兼解佛理，顿法轮寺，对客高谈，恭祖深怀怨望。

先是，卫尉萧懿为豫州刺史，自历阳步道征寿阳，帝遣密使告之。懿率军主胡松、李居士等自采石济岸，顿越城举火，台城中鼓叫称庆。恭祖先劝慧景遣二千人断西岸军，令不得度，慧景以城旦夕降，外救自然应散，不许。恭祖请击义师，又不许。乃遣子觉将精甲数千人度南岸，义师昧旦进战，觉大败。慧景人情离沮。

恭祖顿军兴皇寺，于东宫掠得女妓，觉来逼夺，由是忿恨。其夜，崔恭祖与骁将刘灵运诣城降。慧景乃将腹心数人潜去，

欲北度江，城北诸军不知，犹为拒战。城内出荡，杀数百人，慧景余众皆奔。

慧景围城凡十二日，军旅散在都下，不为营垒。及走，众于道稍散，单马至蟹浦，投渔人太叔荣之。荣之故为慧景门人，时为蟹浦戍，谓之曰：“吾以乐赐汝，汝为吾觅酒。”既而为荣之所斩，以头内鲙篮中担送都。

恭祖者，慧景宗人，骁果便马鞘，气力绝人，频经军阵。讨王敬则，与左兴盛军容袁文旷争敬则首，诉明帝曰：“恭祖秃马绛衫，手刺倒敬则，故文旷得斩其首。以死易勋而见枉夺。若失此勋，要当刺杀左兴盛。”帝以其勇健，谓兴盛曰：“何容令恭祖与文旷争功。”慧景平后，恭祖系尚方，少时杀之。觉亡命为道人，见执伏法。

觉弟偃，年十八便身長八尺，博涉书记，善虫篆，为始安内史，藏鞞得免。和帝西台立，以为宁朔将军。中兴元年，诣公车尚书申冤，言多指斥，寻下狱死。

先是，东阳女子婁逞变服诈为丈夫，粗知围棋，解文义，遍游公卿，仕至扬州议曹从事。事发，明帝驱令还东。逞始作妇人服而去，叹曰：“如此之伎，还为老嫗，岂不惜哉。”此人妖也。阴而欲为阳，事不果故泄，敬则、遥光、显达、慧景之应也。旧史裴叔业有传，事终于魏，今略之云。

论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终身名者，岂唯不任职事，亦以继奉章、明，心存正嫡。王、陈拔迹奋飞，则建元、永明之运，身极鼎将，则建武、永明之朝。勋非往时，位踰昔等，礼授虽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乱，危亡虑及，举手扞头，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诚沦犯上之迹，敌国起于同舟，况又疏于此也。敬儿挟震主之勇，当鸟尽之运，内惑邪梦，迹涉觊觎，其至死亡，亦其理也。慧景以乱济乱，能无及乎。

南史卷四十六

列传第三十六

李安人 戴僧静 桓康 焦度 曹武吕安国 周山图 周盘龙
王广之

安人少有大志，常拊髀叹曰：“大丈夫处世，富贵不可希，取三将五校，何难之有。”随父在县，宋元嘉中，县被魏克，安人寻率部曲自拔南归。

明帝时，稍迁武卫将军，领水军讨晋安王子勋，所向克捷。事平，明帝大会新亭楼，劳诸军主。擢蒲官赌，安人五掷皆卢。帝大惊，目安人曰：“卿面方如田，封侯相也。”安人少时贫，有一人从门过，相之。曰：“君后当大富贵，与天子交手共戏。”至是，安人寻此人，不知所在。

后为广陵太守，行南兖州事。齐高帝在淮阴，安人遥相结事。元徽初，除司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及桂阳王休范起事，安人遣军援都。建平王景素起兵，安人破其军于葛桥。景素诛，留安人行南徐州事。城局参军王回素为安人所亲，盗绢二匹。安人流涕谓曰：“我与卿契阔备尝，今日犯王法，乃卿负我也。”于军门斩之，厚为敛祭，军府皆震服。转东中郎司马，行会稽郡事。时苍梧纵虐，齐高帝忧迫无计。安人白高帝，欲于东奉江夏王跻起兵。高帝不许，乃止。

高帝即位，为中领军，封康乐侯。自宋泰始以来，内外频有贼寇，将帅以下，各募部曲，屯聚都下。安人上表，以为自非淮北常备，其外余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立随身者，听限人数。上纳之，故诏断众募。时王敬则以勋诚见亲，至于家国密事，上唯与安人论议。谓曰：“署事有卿名，我便不复细览也。”

寻为领军将军。魏攻寿春至马头，诏安人御之，魏军退，安人沿淮进寿春。先是宋时亡命王元初聚党六合山，僭大号。白云垂手过膝。州郡讨不能禽，积十余年。安人生禽之，斩建康市。

高帝崩，遗诏加侍中。武帝即位，为丹阳尹，迁尚书左仆射。安人时屡启密谋见赏，又善结尚书令王俭，故世传俭启有此授。寻上表，以年疾求退，为吴兴太守。于家载米往郡，时服其清。吴兴有项羽神护郡听事，太守到郡，必须祀以轭下牛。安人奉佛法，不与神牛，着屐上听事，又于听上八关斋。俄而牛死葬庙侧，今呼为李公牛冢。安人寻卒，世以神为祟。谥肃侯。

子元履，幼有操业，甚闲政体，为司徒竟陵王子良法曹参军。与王融游狎，及王融诛，郁林敕元履随右卫将军王广之北征，密令于北杀之。广之先为安人所厚，又知元履无过，甚拥护之。会郁林败死，元履拜谢广之，曰：“二十二载，父母之年，自此以外，丈人之赐也。”仕梁为吴郡太守，度支尚书，衡、广、青、冀四州刺史。

戴僧静，会稽永兴人也。少有胆力，便弓马。事刺史沈文秀，俱被魏虏，后将家属叛还淮阴。齐高帝抚畜，常在左右。后于都私赍锦出，事发，系南兖州狱。高帝遣薛深饷僧静酒食，以刀子置鱼腹中。僧静与狱吏饮酒及醉，以刀刻械，手自折锁，发屋而出，归高帝。帝匿之斋内，以其家贫，年给谷千斛。

会魏军至，僧静应募出战，单刀直前。魏军奔退，又追斩三级。时天寒甚，乃脱衣，口衔三头，拍浮而还。

沉攸之事起，高帝入朝堂，遣僧静将腹心先至石头经略袁粲。时苏烈据仓城门，僧静射书与烈，夜缒入城。粲登城西南门，列烛火坐，台军至射之，火乃灭。回登东门，其党孙昙瓘骁勇善战，每荡一合，辄大杀伤，官军死者百余人。军主王天生殊死拒战，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照地坠城中，僧静率力攻仓门，手斩粲于东门，外军烧门入。以功除前军将军、宁朔将军。

高帝即位，封建昌县侯，位太子左卫率。武帝践阼，出为北徐州刺史。买牛给贫人令耕种，甚得荒情。后除南中郎司马、淮南太守。

永明八年，巴东王子响杀僚佐，武帝召僧静使领军向江陵。僧静面启上曰：“巴东王年少，长史司马捉之太急，忿不思难故耳。天子儿过误杀人，有何大罪，今急遣军西上，人情惶惧，无所不至。臣不敢奉敕。”上不答而心善之。徙庐陵王中军司马、高平太守。卒，谥壮侯。

桓康，北兰陵承人也。勇果骁悍。宋大明中，随齐高帝为军容，从武帝在赣县。泰始初，武帝起义，为郡所縶，众皆散。康装担，一头贮穆后，一头贮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自负置山中。与门客萧欣祖等四十余人相结，破郡狱，出武帝。郡追兵急，康等死战破之。随武帝起兵，摧坚陷阵，膂力绝人。所经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儿，画其形于寺中。病疴者写形帖着床壁，无不立愈。

后除襄贲令。桂阳王休范事起，康弃县还都就高帝。会事已平，除员外郎。

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领军府，帝左右人曰：

“一府皆眠，何不缘墙入？”帝曰：“我今夕欲一处作适，待明日夜。”康与高帝所养健儿卢荒、向黑于门间听得其语。明旦，王敬则将帝首至，扣府门。康谓是变，与荒、黑拔白刃欲出，仍随高帝入宫。

高帝镇东府，除武陵王中兵、宁朔将军，带兰陵太守，常卫左右。高帝诛黄回，回时为南充州，部曲数千，欲收恐为乱，召入东府，停外斋，使康数回罪，然后杀之。时人为之语曰：“欲俯张，问桓康。”除后军将军、直合将军、南濮阳太守。

建元元年，封吴平县侯。高帝谓康曰：“卿随我日久，未得方伯，亦当未解我意，正欲与卿先共灭虜耳。”三年，魏军动，康大破魏军于淮阳。武帝即位，卒于骁骑将军。

焦度字文绩，南安氏也。祖文珪，避难居仇池。宋元嘉中，裴方明平杨难当，度父明与千余家随居襄阳，乃立天水郡略阳县以居之。

度少有气干，便弓马。孝武初，青州刺史颜师伯出镇，台差度领幢主送之，与魏豹皮公遇，交槊斗，豹皮公墮地，禽其具装马，手杀数十人。师伯启孝武，称度气力弓马并绝人，帝召还充左右。见度形状，谓师伯曰：“此真健人也。”

补晋安王子勋夹毂队主，随镇江州。子勋起兵，以度为龙骧将军。为前锋，所向无不胜。事败，逃宫亭湖为贼。朝廷闻其勇，甚患之。使江州刺史王景文诱降之。景文以为己镇南参军，领中军直兵，厚待之。

随景文还都，常在府州内。景文被害夕，度大怒，劝景文拒命，景文不从，明帝不知也。以度武勇，补晋熙王燮防合，随镇夏口。武陵王赞代燮为郢州，度仍留镇，为赞前军参军。沉攸之事起，转度中直兵。齐高帝又使假度辅国将军、屯骑校尉，转右将军。

度容貌壮丑，皮肤若漆，质直木讷，口不能出言。晋熙王夹毂主周彦与度俱在郢州，彦有左右人与度父同名，彦常呼其名使役之。度积忿，呵责彦曰：“汝知我讳‘明’，而恒呼明，何也！”

及在郢城，尤为沉攸之所忿。攸之大众至夏口，将直下都，留偏兵守郢而已。度于城楼上肆言骂辱攸之，至自发露形体秽辱之，故攸之怒，改计攻城。度亲力战，攸之众蒙楯将登，度令投以秽器，贼众不能冒，后呼此楼为焦度楼。事宁，度功居多，封东昌县子、东宫直合将军。还都，为贵戚追叙郢城时褻露秽褻之事，其戇如此。

为人朴涩，欲就高帝求州，比及见，竟不涉一语。帝以其不闲政事，竟不用。后求竟陵郡，不知所以置辞，亲人授之辞百余言，度习诵数日，皆得上口。会高帝履行石头城，度于大众中欲自陈，临时卒忘所教，乃大言曰：“度启公，度启公，度无食。”帝笑曰：“卿何忧无食。”即赐米百斛。建元四年，乃除淮陵太守。性好酒，醉辄暴怒，上常使人节之。年虽老而气力如故，除游击将军，卒。

曹武字士威，下邳人也。本名虎头。齐高帝镇东府，使武与戴僧静各领白直三百人。后为屯骑校尉，带南城令。石头平，封罗江县男。及高帝受禅，改封监利县。武帝即位，累迁骁骑将军。帝以虎头名鄙，敕改之。郁林即位，进号前将军。隆昌元年，为雍州刺史。建武二年，进爵为侯。东昏即位，为前将军、镇军司马。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武领军屯青溪大桥，事宁，转散骑常侍、右卫将军。

武形干甚毅，善于诱纳。晚节在雍州，致见钱七千万，皆厚轮大郭，他物称是，马八百匹。仆妾蔬食，膳无膏腴。尝为梅虫儿、茹法珍设女伎，金翠曜眼，器服精华，虫儿等因是欲

诬而夺之。

人传武每好风景，辄开库招拍张武戏。帝疑武旧将领，兼利其财，新除未及拜，遇诛。及收兵至，叹曰：“诸人知我无异意，所以杀我，政欲取吾财货伎女耳。恨令众辈见之。”诸子长成者皆见诛，唯子世宗兄弟三人未冠，系尚方，梁武帝兵至得免。

武虽武士，颇有知人鉴。梁武及崔慧景之在襄阳，于时崔方贵盛，武性俭嗇，无所饷遗，独馈梁武，谓曰：“卿必大贵，我当不及见，今以弱子相托。”每密送钱物并好马。时帝在戎多乏，就武换借，未尝不得，遂至十七万。及帝即位，忘其惠。天监二年，帝忽梦如田塍下行，两边水深无底，梦中甚惧。忽见武来负，武帝得过，曰：“卿今为天下主，乃尔忘我顾托之言邪？我儿饥寒无依，昔所换十七万，可还其市宅。”帝觉，即使主书送钱还之，使用市宅。子世澄、世宗并蒙抽擢，三二年间，迭为大郡。

世宗性严明，颇识兵势，未遂封侯富显。历位太子左卫率，卒，赠左散骑常侍、左卫将军，谥曰壮侯。

吕安国，广陵人也。宋大明末，以将领见任，隐重有干局，为刘勉所称。泰始二年，为勉军副，征殷琰，以功封钟武县男。累迁兖州刺史。及沉攸之事起，齐高帝以安国为湘州刺史。建元元年，进爵为侯，转右卫将军，加给事中。后改封湘乡侯。武帝即位，累迁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安国欣有文授，谓其子曰：“汝后勿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历都官尚书，太子左率，领军将军。安国累居将率，在朝以宿旧见遇。寻迁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给扶。永明八年卒，谥肃侯。

周山图，字季寂，义兴义乡人也。家世寒贱，年十五六，

气力绝众，食噉恒兼数人。乡里猎戏集聚，常为主帅，指麾处分皆见从。不事产业，恒愿为将，虽勇健而不闲弓马。于书题甚拙，谨直少言，不尝说人短长。与人周旋，皆白首不异。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军至瓜步，台符取健儿，山图应募，领白衣队主。军功除员外郎，加振武将军。及镇军将军张永侵魏，山图领二千人迎运至武原，为魏军所追，合战多伤杀，魏军称其勇，呼为武原将。及永军大败，山图收散卒，守下邳城。还除给事中、冗从仆射、直合将军。

山图好酒多失，明帝数加怒诮，后遂自改。累迁淮南太守。时盗发桓温冢，大获宝物，客窃取以遗山图。山图不受，簿以还官。迁左中郎将。

齐高帝辅政，山图密启沉攸之久有异图，宜为之备。帝笑而纳之。攸之事起，武帝为西讨都督，启山图为军副。攸之攻郢城，武帝令山图量其形势。山图曰：“攸之为入，性度险刻，无以结固士心。如顿兵坚城之下，适所以为离散之渐耳。”及攸之败，高帝谓曰：“周公前言，可谓明于见事矣。”

建元元年，封晋兴县男。武帝践阼，迁竟陵王镇北司马，带南平昌太守。以盆城之旧，出入殿省，甚见亲信。义乡县长风庙神姓邓，先经为县令，死遂发灵，山图启乞加神位辅国将军。上答曰：“足狗肉便了事，何用阶级为。”

转黄门郎，领羽林监四厢直卫。山图于新林立墅舍，晨夜往还。上谓曰：“卿罢万人都督而轻行郊外，自今往墅可以仗身自随，以备不虞。”及疾，上手敕问疾。寻卒，年六十四。

周盘龙，北兰陵人也。胆气过人，尤便弓马。宋泰始中，以军功封晋安子。元徽二年，桂阳构难，盘龙时为冗从仆射，随齐高帝顿新亭。稍至骁骑将军，改封沌阳侯。

高帝即位，进号右将军。建元元年，魏攻寿春，以盘龙为

军主、假节，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拒魏，大破之。上闻之喜，下诏称美，送金钗以二十枚与其爱妾杜氏。手敕曰：“饷周公阿杜。”

明年，魏攻淮阳，围角城。先是，上遣军主成买戍角城，辞于王俭曰：“今段之行，必以死报。衡门蓬户，不朱斯白。小人弱息当得一子。”俭问其故，答曰：“若不杀贼，便为贼杀。弱息不为世子，便为孝子；孝子则门加素罽，世子则门施丹楮。”至是买被围，上遣领军将军李安人救之，敕盘龙率马步下淮阳就李安人。买与魏拒战，手所伤杀无数。晨起手中忽有数升血，其日遂战死。首见斩，犹尸据鞍奔还军然后僵。

盘龙子奉叔单马率二百余人陷阵，魏军万余骑张左右翼围之。一骑走还报奉叔已没，盘龙方食，弃箸。驰马奋稍，直奔魏阵，自称“周公来”。魏人素畏盘龙骁名，莫不披靡。时奉叔已大杀魏军，得出在外，盘龙不知，乃东西触击，魏军莫敢当，奉叔见其父久不出，复跃马入阵，父子两骑萦搅数万人，魏军大败。盘龙父子由是名播北国。形甚羸而临军勇果，诸将莫逮。

永明五年，为大司马，加征虏将军、济阳太守。武帝数讲武，尝令盘龙领马军，校骑骋稍。后以疾，为光禄大夫。

寻出为兖州刺史，进爵为侯。角城戍将张蒲与魏潜通，因大雾乘船入清中采樵，载魏人直向城东门，坐为有司所奏，诏白衣领职。八坐寻奏复位，加领东平太守。盘龙表年老才弱，不可镇边，求解职，见许。

还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武帝戏之曰：“卿着貂蝉，何如兜鍪？”盘龙曰：“此貂蝉从兜鍪中生耳。”寻病卒，年七十九。

子奉叔，勇力绝人，少随盘龙征讨，所在暴掠。为东宫直

合将军。郁林在西州，奉叔密得自进，及即位，与直合将军曹道刚为心膂。奉叔善骑马，帝从其学骑，尤见亲宠，得入内，无所忌惮。陵轹朝士，就司空王敬则换米二百斛，敬则以百斛与之，不受。敬则大惧，乃更饷二百斛并金钿等物。敬则有一内妓，帝令奉叔求。奉叔不通径前，从者执单刀皆半拔，敬则跌走入内。既而自计不免，乃出，遥呼奉叔曰：“弟那忽能顾？”奉叔宣旨求妓意，乃得释。与綦母珍、曹道刚、朱隆之共相唇齿，煽弄威权。奉叔常翼单刀二十口，出入禁闱，既无别诏，门卫莫敢诃。每语人云：“周郎刀不识君。”求武帝御角及舆，并求御仗以给左右。事无不从。又求黄门郎，明帝作辅，固执不能得，乃令萧谡、萧坦之说帝出奉叔为外镇，树腹心。又说奉叔以方伯之重，奉叔纳其言。隆昌元年，出为青、冀二州刺史。奉叔就帝求千户侯，帝许之。明帝以为不可。忽谓萧谡曰：“若不能见与千户侯，不复应减五百户；不尔，周郎当就刀头取办耳。”既而封曲江县男，奉叔大怒，于众中攘刀，厉目切齿。明帝说谕乃受。及将之镇，明帝虑其不可复制，因其早入，引往后堂，执送廷尉尽之。

王广之字士林，一字林之，沛郡相人也。少好弓马，便捷有勇力。初为马队主，随刘勉征殷琰。兵既盛而合肥戍又阻兵为寇。勉宣令军中求征合肥者，以大郡赏之。广之曰：“若得将军所乘马，判能制之。”勉幢主皇甫肃谓勉曰：“广之敢夺节下马，可斩。”勉曰：“观其意必能立功。”即推鞍下马与之。及行，合肥果拔，勉大赏之，即擢为军主。广之于勉前谓肃曰：“节下若从卿言，非唯斩壮士，亦自无以平贼。卿不赏才乃至此邪！”广之由此知名。初封蒲圻子。肃有学术，善举止，广之亦雅相推慕。勉亡后，肃更依广之，广之盛相赏接，启武帝以为东海太守，不念旧恶如此。

广之后以征伐功，位给事中、冠军将军，改封宁都县子。齐高帝废苍梧，出广之为徐州刺史、钟离太守。沉攸之事起，广之留都下，豫平石头，仍从高帝顿新亭。高帝诛黄回，回弟驷及从弟马、兄子奴亡逸。高帝与广之书曰：“黄回虽有微勋，而罪过转不可容。近遂启请御大小二舆为刺史服饰，吾乃不惜为其启闻，政恐得舆复求画轮车。此外罪不可胜数，弟自悉之。今启依法。”令广之于江西搜捕驷等。

建元元年，进爵为侯。武帝即位，累迁右卫将军，散骑常侍，前军将军。延兴元年，为豫州刺史，豫废郁林。后拜镇南将军、江州刺史，进应城县公。建武中，位侍中、镇军将军，给扶。后卒，赠车骑将军，谥壮公。

子珍国字德重，仕齐为南谯太守，有能名。时郡境苦饥，乃发米散财以振穷乏。高帝手敕云：“卿爱人活国，甚副吾意。”

永明初，迁桂阳内史，讨捕贼盗，境内肃清。罢任还都，路经江州，刺史柳世隆临渚饯别，见珍国还装轻素，叹曰：“此真良二千石也，”还为大司马中兵参军。武帝雅相知赏，谓其父广之曰：“珍国应堪大用，卿可谓老蚌也。”广之曰：“臣不敢辞。”帝大笑。帝每叹曰：“晚代将家子弟如珍国者少矣。”累迁游击将军，父忧去职。

建武末，魏军围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业攻拔涡阳，以为声援，起珍国为辅国将军助焉。魏将杨大眼大众奄至，叔业惧，弃军走。珍国率其众殿，故不至大败。及会稽太守王敬则反，珍国又率众拒之。永元中，为北徐州刺史，将军如故。

梁武起兵，东昏召珍国以众还都，使出屯朱雀门，为王茂所败。乃入城，密遣郗纂奉明镜献诚于梁武帝，帝断金以报之。时侍中、卫尉张稷都督众军，珍国潜结稷腹心张齐要稷，稷许之。十二月丙寅旦，珍国引稷于卫尉府勒兵入自云龙门，杀东

昏于内殿，与稷会尚书仆射王亮等于西钟下，使国子博士范云等奉东昏首归梁武。

后因侍宴，帝曰：“卿明镜尚存，昔金何在？”珍国曰：“黄金谨在臣肘，不敢失坠。”历位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封溇阳侯。迁都官尚书。初，珍国自以废杀东昏，意望台鼎。先是出为梁、秦二州刺史，心常郁快，酒后于坐启云：“臣近入梁山便哭。”帝大惊曰：“卿若哭东昏则已晚，若哭我，我复未死。”珍国起拜谢，竟不答，坐即散，因此疏退，久方有此进。

天监五年，魏任城王澄攻钟离，帝遣珍国为援，因问讨贼方略。对曰：“臣常患魏众少，不苦其多。”武帝壮其言，乃假节与众军同赴。魏军退，班师。又出为南秦、梁二州刺史，会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州降魏，珍国步道出魏兴，将袭之，不果，遂留镇焉。改封宜阳县侯，累迁丹阳尹。卒，赠车骑将军，谥曰威。子僧度嗣。

张齐字子向，冯翊郡人。少有胆气。初事荆州司马垣历生，历生酗酒，遇下严酷，不礼之。及吴郡张稷为荆府司马，齐复从之，甚见重，以为腹心。齐尽心事稷，稷为南兖州，擢为府中兵参军。

梁武帝起兵，东昏征稷归，都督宫城诸军事。齐夜引珍国就稷，齐手自执烛定谋。明旦与稷、珍国即东昏于殿内，齐手杀焉。武帝受禅，封齐安昌侯，位历阳太守。齐手不知书，目不识字，在郡清整，吏事甚修。

天监四年，魏将王足攻蜀，围巴西，帝以齐为辅国将军救蜀，未至，足退。齐进戍南安，迁巴西太守。

初，南郑没于魏，乃于益州西置南梁州。州镇草创，皆仰益州取足。齐上夷獠义租，得米二十万斛。

十一年，进假节，督益州外水诸军。齐在益部累年，讨击蛮獠，身无宁岁。其居军中，能身亲劳辱，与士卒同勤苦，自顿舍城垒皆委曲得其便。调给衣粮资用，人无困乏。既为物情所归，蛮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于庸蜀。

巴西郡居益州之半，又当东道冲要，刺史经过，军府远涉多穷匮。齐缘路聚粮食，种蔬菜，行者皆取给焉。历南梁州刺史。迁信武将军、征西鄱阳王司马、新兴永宁二郡太守，未发卒，谥曰壮。

论曰：宋氏将季，乱离日兆，家怀逐鹿，人有异图。高帝观衅深视，将符兴运。李安人、戴僧静、桓康、焦度、曹武、吕安国、周山图、周盘龙、王广之等，或早见诚款，或备尽心力，或受委方面，或功成麾下，其所以自致荣宠，夫岂徒然，盖亦验人心之有归，乐推之非妄也。语云：“勇而无礼则乱。”观夫奉叔取进之道，不亦几于乱乎。其致屠戮，亦其宜矣。珍国明镜虽在，而断金莫验，报骂之义，理则宜然，台辅之冀，其何爽也。张齐人位本下，志望易充，绩宣所莅，其殆优也。

南史卷四十七

列传第三十七

荀伯玉 崔祖思 苏侃 虞惊 胡谐之 虞玩之 刘休 江祐

齐高帝镇淮阴，伯玉为高帝冠军刑狱参军。高帝为宋明帝所疑，被征为黄门郎，深怀忧虑，见平泽有群鹤，仍命笔咏之曰：“八风舞遥翩，九野弄清音，一摧云间志，为君苑中禽。”以示伯玉深指，伯玉劝高帝遣数十骑入魏界，安置标榜。魏果遣游骑数百履行界上，高帝以闻。犹惧不得留，令伯玉占。伯玉言不成行，而帝卒复本任。由是见亲待。高帝有故吏东莞竺景秀尝以过系作部，高帝谓伯玉：“卿比看景秀不？”答曰：“数往候之，备加责诮，云‘若许某自新，必吞刀刮肠，饮灰洗胃’。”帝善其答，即释之，卒为忠信士。

后随高帝还都，除奉朝请。高帝使主家事。武帝罢广兴还，立别宅，遣人于大宅掘树数株，伯玉不与，驰以闻。高帝善之。

高帝为南兖州，伯玉从转镇军中兵参军，带广陵令。初，高帝在淮阴，伯玉假还广陵，梦上广陵城南楼，上有二青衣小儿语伯玉云：“草中肃，九五相追逐。”伯玉视城下人头皆有草。泰始七年，又梦高帝乘船在广陵北渚，两腋下有趣不舒。伯玉问何当舒，帝曰：“却后三年。”伯玉梦中自谓是咒师，

凡六唾咒之，有六龙出，两腋下翅皆舒，还复敛。元徽二年，而高帝破桂阳，威名大震，五年而废苍梧，谓伯玉曰：“卿梦今且效矣。”

升明初，仍为高帝骠骑中兵参军，带济阳太守。霸业既建，伯玉忠勤尽心，常卫左右，加前将军，大见委信。齐建元元年，封南丰县子，为豫章王司空谘议，太守如故。

时武帝在东宫，自以年长，与高帝同创大业，朝事大小悉皆专断，多违制度。左右张景真偏见任遇，又多僭侈。武帝拜陵还，景真白服乘画舫，坐胡床。观者咸疑是太子，内外祇畏，莫敢有言者。骁骑将军陈胤叔先已陈景真及太子前后得失，伯玉因武帝拜陵之后，密启之，上大怒。豫章王疑素有宠，政以武帝长嫡，又南郡王兄弟并列，故武帝为太子，至是有改易之意。武帝东还，遣文惠太子、闻喜公子良宣敕诘责，并示以景真罪状，使以太子令收景真杀之。胤叔因白武帝，皆言伯玉以闻。武帝忧惧，称疾月余日。上怒不解，昼卧太阳殿，王敬则直入叩头，启请往东宫以慰太子。高帝无言，敬则因大声宣旨往东宫，命装束。又敕太官设饌，密遣人报武帝，令奉迎。因呼左右索舆，高帝了无动意。敬则索衣以衣高帝，仍牵上舆。遂幸东宫，召诸王宴饮，因游玄圃园。长沙王晃捉华盖，临川王映执雉尾扇，闻喜公子良持酒鎗，南郡王行酒，武帝与豫章王疑及敬则自捧肴饌。高帝大饮，赐武帝以下酒，并大醉尽欢，日暮乃去。是日微敬则，则东宫殆废。

高帝重伯玉尽心，愈见信任，使掌军国密事，权动朝右。每暂休外，轩盖填门。尝遭母忧，成服日，左率萧景先、侍中王晏共载吊之。五更便巾车，未到伯玉宅二里许，王侯朝士已盈巷，至下鼓尚未得前，司徒褚彦回、卫军王俭俱进继后方得前，又倚听事久之。中诏遣中书舍人徐希秀断哭止客，久方得

吊。比出，二人饥乏，气息憊然，切齿形于声貌。明日入宫，言便云：“臣等所见二宫门及斋合方荀伯玉宅，政可设雀罗。”续复言：“外论云，千敕万令，不如荀公一命。”

武帝深怨伯玉，高帝临崩，指伯玉以属武帝。武帝即位，伯玉忧惧。上闻之，以其与垣崇祖善，崇祖田业在江西，虑相扇为乱，加意抚之，伯玉乃安。永明元年，与崇祖并见诬伏诛，而胤叔为太子左率。吕文显叹曰：“伯玉能谋太祖而不能自谋，岂非天哉。”

初，伯玉微时，有善相墓者谓其父曰：“君墓当出暴贵者，但不得久耳；又出失行女子。”伯玉闻之曰：“朝闻道，夕死可矣。”顷之，伯玉姊当嫁，明日应行，今夕逃随人去，家寻求不能得。后遂出家为尼。伯玉卒败亡。

崔祖思字敬元，清河东武城人，魏中尉琰七世孙也。祖誨，宋冀州刺史。父僧护，州秀才。

祖思少有志气，好读书。年十八，为都昌令，随青州刺史垣护之入尧庙，庙有苏侯神偶坐。护之曰：“唐尧圣人而与苏侯神共坐，今欲正之何如？”祖思曰：“使君若清荡此坐，则是尧庙重去四凶。”由是诸杂神并除。

齐高帝在淮阴，祖思闻风自结，为上辅国主簿，甚见亲待，参豫谋议。宋朝初议封高帝为梁公，祖思启高帝曰：“讖云‘金刀利刃齐刈之’。今宜称齐，实应天命。”从之。自相国从事中郎迁齐国内史。

高帝既为齐王，置酒为乐，羹脍既至，祖思曰：“此味故为南北所推。”侍中沈文季曰：“羹脍吴食，非祖思所解。”祖思曰：“鱼鳖鲙鲤，似非句吴之诗。”文季曰：“千里莼羹，岂关鲁、卫。”帝甚悦，曰：“莼羹故应还沉。”

帝之辅政，众议将加九锡，内外皆赞成之，祖思独曰：

“公以仁恕匡社稷，执股肱之义。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帝闻而非之，曰：“祖思远同荀令，岂孤所望也。”由此不复处任职之官，而礼见甚重。垣崇祖受密旨参访朝臣，光禄大夫垣闳曰：“身受宋氏厚恩，复蒙明公眷接，进不敢同，退不敢异。”祖思又曰：“公退让诚节，故宜受之以礼。”次问冠军将军崔文仲，文仲问崇祖曰：“卿意云何？”对曰：“圣人云‘知几其神’。又云‘见几而作’。”文仲抚髀曰：“政与吾意同。”崇祖具说之。及帝受禅，闳存故爵，文仲、崇祖皆封侯，祖思加官而已。除给事中、黄门侍郎。

武帝即位，祖思启陈政事，以为：“自古开物成务，必以教学为先。宜太庙之南，弘修文序，司农以北，广开武校。”又曰：“刘备取帐钩铜铸钱，以充国用；魏武遣女皂帐，婢十人；东阿妇以绣衣赐死；王景兴以折米见谯；宋武节俭过人，张妃房唯碧绡蚊幃、三齐苎席、五盞盘桃花米饭，殷仲文劝令畜伎，答云：‘我不解声。’仲文曰：‘但畜自解。’又答：‘畏解故不畜。’历观帝王，未尝不以约素兴侈丽亡也。伏惟陛下体唐成俭，踵虞为朴，寝殿则素木卑构，膳器则陶瓢充御。琼簪玉笏，碎以为尘；珍裘绣服，焚之如草。宜察朝士有柴车蓬馆，高以殊等，驰禽荒色，长违清编，则调风变俗，不俟终日。”又曰：“宪律之重，由来尚矣。实宜清置廷尉，茂简三官。汉来习律有家，子孙并传其业。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刑之不厝，抑此之由。”又曰：“案前汉编户千万，太乐伶官方八百二十九人，孔光等奏罢不合经法者四百四十一人，正乐定员唯置三百八十八人。今户口不能百万，而太乐雅郑，元徽时校试千有余人，后堂杂伎不在其数。糜费力役，伤败风俗。今欲拨邪归道，莫若罢杂伎，王庭唯置钟籥羽戚登歌而已。”上诏报答。

后为青、冀二州刺史，在政清勤，而谦卑下士，言议未尝及时事，上更以敬重之。未几卒，上深加叹惜。

祖思叔父景真，位平昌太守，有惠政，常悬一蒲鞭而未尝用。去任之日，土人思之为立祠。

子元祖有学行，好属文，仕至射声校尉。武帝取为延昌主帅。从驾至何美人墓，上为悼亡诗，特诏元祖使和，称以为善。

永明九年，魏使李道固及蒋少游至。元祖言臣甥少游有班、倕之功，今来必令模写宫掖，未可令反。上不从。少游果图画而归。

元祖历位骁骑将军，出为东海太守。上每思之，时节恒赐手敕，赏赐有加。时青州刺史张冲启：“淮北频岁不熟，今秋始稔。此境邻接戎寇，弥须沃实，乞权断谷过淮南。”而徐、兖、豫、司诸州又各私断谷米，不听出境，自是江北荒俭，有流亡之弊。元祖乃上书，谓宜丰俭均之。书奏见从。

祖思宗人文仲，位徐州刺史，封建阳县子，在政为百姓所惧。除黄门侍郎，领越骑校尉，徙封随县。尝献高帝缠须绳一枚，上纳受。后卒于汝阴太守，赠徐州刺史，谥襄子。

苏侃字休烈，武邑人也。祖护，本郡太守。父端，州中从事。

侃涉猎书传，薛安都反，引侃为其府参军，使掌书记。侃自拔南归，齐高帝在淮上，便自委结。高帝镇淮阴，取为冠军录事参军。

时高帝在兵久见疑，乃作塞客吟以喻志曰：

宝纬紊宗，神经淡序，德晦河、晋，历宣江、楚。云雷兆壮，天山繇武。直发指秦关，凝精越汉渚。秋风起，塞草衰，鵙鸿思，边马悲。平原千里顾，但见转蓬飞。星严海净，月澈河明，清晖映幕，素液凝庭。金笳夜厉，羽辔晨征。斡晴潭而

怅泗，柁松洲而悼情。兰涵风而写艳，菊笼泉而散英。曲绕首燕之叹，吹軫绝越之声。欵园琴之孤弄，想庭藿之余馨。青关望断，白日西斜，恬源靛雾，垄首晖霞。戒旋鹤，跃还波。情绵绵而方远，思裊裊而遂多。粤击秦中之筑，因为塞上之歌。歌曰：朝发兮江泉，日夕兮陵山。惊飙兮滌汨，淮流兮潺湲。胡埃兮云聚，楚旆兮星悬。愁墉兮思宇，恻怆兮何言。定寰中之逸鉴，审雕陵之迷泉。悟樊笼之或累，怅遐心以栖玄。侃达高帝此旨，更自勤厉，遂见委以府事，深被知待。桂阳之难，帝以侃为平南录事，领军主，从顿新亭，使分金银赋赐将士。后为帝太尉谘议。侃事高帝既久，备悉起居，乃与丘巨源撰萧太尉记，载帝征伐之功。封新建县侯。

齐台建，为黄门郎，领射声校尉，任以心膂。帝即位，侃撰圣皇瑞命记一卷，奏之。建元元年卒，上惜之甚至，谥质侯。

虞棕字景豫，会稽余姚人也。祖嘯父，晋左户尚书。父秀之，黄门郎。

棕少以孝闻，父病不欲见人，虽子弟亦不得前，时棕年十二三，昼夜伏户外问内竖消息。问未知，转呜咽流涕，如此者百余日。及亡，终丧日唯食麦鉶二枚。仕宋位黄门郎。宋明帝诛山阳王休佑，至葬日，寒雪厚三尺，故人无至者，唯棕一人来赴。

初，齐武帝始从宦，家尚贫薄，棕数相分遗。每行必呼帝同载，帝甚德之。齐建元初，为太子中庶子，累迁豫章内史。

棕家富于财而善为滋味，豫章王疑盛饌享宾，谓棕曰：“肴羞有所遗不？”棕曰：“何曾食疏有黄颌臃，恨无之。”累迁太子右率。永明八年大水，百官戎服救太庙，棕朱衣乘车鹵簿，于宣阳门外入行马内驱逐人，被奏见原。上以棕布衣之旧，从容谓棕曰：“我当令卿复祖业。”转侍中，朝廷咸惊其美。

迁祠部尚书。武帝幸芳林园就惊求味，惊献糲及杂肴数十舆，太官鼎味不及也。上就惊求诸饮食方，惊秘不出。上醉后体不快，惊乃献醒酒鲭鲈一方而已。

郁林王立，兼大匠卿，起休安陵，于陵所受局下牛酒，坐免官。隆昌元年，以白衣领职。郁林废，惊窃叹曰：“王、徐遂缚袴废天子，天下岂有此理耶？”延兴元年，领右军。明帝立，惊称疾不陪位。帝使尚书令王晏赍废立事示惊，以惊旧人，引参佐命。惊谓晏曰：“主上圣明，公卿戮力，宁假朽老以匡赞惟新乎，不敢闻命。”因恸不自胜。朝议欲纠之，仆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遗直。”众议乃止。

惊称疾笃还东，诏赐假百日。转给事中、光禄大夫，寻加正员常侍，卒。惊性敦实，与人知识，必相存访，亲疏皆有终始，世以此称之。

胡谐之，豫章南昌人也。祖廉之，书侍御史。父翼之，州辟不就。

谐之仕宋为邵陵王左军谘议。齐武帝为江州，以谐之为别驾，委以事任。

建元二年，为给事中、骁骑将军。上方欲奖以贵族盛姻，以谐之家人语傒音不正，乃遣宫内四五人往谐之家教子女语。二年后，帝问曰：“卿家人语音已正未？”谐之答曰：“宫人少，臣家人多，非唯不能得正音，遂使宫人顿成傒语。”帝大笑，遍向朝臣说之。

永明五年，为左卫将军，加给事中。谐之风采瑰润，善自居处，兼以旧恩见遇，朝士多与交游。六年，迁都官尚书。上欲迁谐之，尝从容谓曰：“江州有几侍中邪？”答曰：“近世唯程道惠一人而已。”上曰：“当令有二。”后以语尚书令王俭，俭意更异，乃以为太子中庶子，领左卫率。

谐之有识具，每朝廷官缺及应迁代，密量上所用人，皆如其言。虞惊以此称服之。既居权要，多所征求。就梁州刺史范柏年求佳马，柏年患之，谓使曰：“马非狗子，那可得为应无极之求。”接使人薄，使人致恨归，谓谐之曰：“柏年云，胡谐是何傒狗，无厌之求。”谐之切齿致忿。时王玄邈代柏年，柏年称疾推迁不时还。谐之言于帝曰：“柏年恃其山川险固，聚众欲擅一州。”及柏年下，帝欲不问，谐之又言：“见兽格得而放上山。”于是赐死。

十年，谐之转度支尚书，领卫尉。明年卒，谥肃侯。

柏年本梓潼人，土断属梁州华阳郡。初为州将，刘亮使出都谘事，见宋明帝。帝言次及广州贪泉，因问柏年：“卿州复有此水不？”答曰：“梁州唯有文川、武乡，廉泉、让水。”又问：“卿宅在何处？”曰：“臣所居廉让之间。”帝嗟其善答，因见知。历位内外，终于梁州刺史。

虞玩之字茂瑶，会稽余姚人也。祖宗，晋尚书库部郎。父玫，通直常侍。

玩之少闲刀笔，泛涉书史。仕宋为乌程令。路太后外亲朱仁弥犯罪，玩之依法案之。太后怨诉孝武，坐免官。

元徽中，为尚书右丞。齐高帝参政，与玩之书曰：“张华为度支尚书，事不徒然。今漕藏有阙，吾贤居右丞，已觉金粟可积也。”玩之上表，陈府库钱帛，器械役力，所悬转多，兴用渐广，虑不支岁月。朝议优报之。高帝镇东府，朝廷致敬，玩之为少府，犹蹑屐造席。高帝取屐亲视之，讹黑斜锐，冀断以芒接之。问曰：“卿此屐已几载？”玩之曰：“初释褐拜征北行佐买之，着已三十年，贫士竟不办易。”高帝咨嗟，因赐以新屐。玩之不受。帝问其故，答曰：“今日之赐，恩华俱重，但蓍簪弊席，复不可遗，所以不敢当。”帝善之。拜骠骑谏议

参军。霸府初开，宾客辐凑，高帝留意简接。玩之与乐安任遐俱以应对有席上之美，齐名见遇。玩之迁黄门郎。

先时，宋世人籍欺巧，及高帝即位，敕玩之与骁骑将军傅坚意检定之。建元二年，诏朝臣曰：“黄籍人之大纲，国之政端。自顷毗俗巧伪，乃至窃注爵位，盗易年月，增损三状，贸袭万端。或户存而文书已绝，或人在而反托死叛，停私而云隶役，身强而称六疾。此皆政之巨蠹，教之深疵。若约之以刑，则人伪已远，若绥之以德，则胜残未易。诸贤并深明政体，各献嘉谋。”玩之表言便宜，多见采纳。于是朝廷乃别置校籍官，置令史，限人一日得数巧，以防懈怠。既连年不已，货贿潜通，百姓怨望。

富阳人唐宇之侨居桐庐，父祖相传图墓为业。宇之白云其家墓有王气。山中得金印，转相诬惑。永明二年冬，宇之聚党，遂陷富阳。至钱唐僭号，置太子。贼遂据郡，又遣伪会稽太守孙泓取山阴。时会稽太守王敬则朝正，故宇之谓可乘虚而袭。泓至浦阳江，而郡丞张思祖遣浹口戍主杨休武拒战，大破之。朝廷遣禁兵东讨，至钱唐，一战便散，禽斩宇之。进兵平诸郡县，台军乘胜，百姓颇被强夺。军还，上闻之，收军主、前军将军陈天福弃市。天福善马稍，为诸将法，上宠将也。既伏诛，内外莫不震肃。

玩之以久宦衰疾，上表告退，许之。玩之于人物好臧否，宋末，王俭举员外郎孔魁使魏，玩之言论不相饶，逖、俭并恨之。至是，玩之东归，俭不出送，朝廷无祖饯者。中丞刘休与亲知书曰：“虞公散发海隅，同古人之美，而东都之送，殊不蔼蔼。”

玩之归家数年卒，其后员外郎孔瑄就俭求会稽五官。俭方盥，投阜莢于地曰：“卿乡俗恶，虞玩之至死烦人。”

刘休字弘明，沛郡相人也。初为驸马都尉，宋明帝居藩，休为湘东国常侍，不为帝所知。袭祖封南乡侯。友人陈郡谢俨同丞相义宣反，休坐匿之，被系尚方。孝武崩乃得出。

泰始初，诸州反，休素能筮，知明帝当胜，静处不预异谋。休之系尚方也，尚方令吴喜爱其才，后投吴喜，为喜辅师府录事参军。喜进之明帝，得在左右，板桂阳王征北参军。

帝颇有好尚，尤嗜饮食。休多艺能，爰至鼎味，莫不闲解，遂见亲赏，长直殿内。后宫孕者，帝使筮其男女，无不如占。帝憎妇人妒，尚书右丞劳彦远以善棋见亲，妇妒伤其面，帝曰：“我为卿断之，何如？”彦远率尔从旨。其夕，遂赐药杀其妻。休妻王氏亦妒，帝闻之，赐休妾，敕与王氏二十杖。令休于宅后开小店，使王氏亲卖阜茱扫帚，以此辱之。其见亲如此。

寻除员外郎，领辅国司马，中书通事舍人，带南城令。后为都水使者，南康相。善谈政体，而在郡无异绩。齐建元初，为御史中丞。顷之启言：“宋世载祀六十，历斯任者五十有三，校其年月，不过盈岁。于臣叨滥，宜请骸骨。”四年，出为豫章内史，卒。

宋末，造指南车，高帝以休有思理，使与王僧虔对共监试。又元嘉中，羊欣重王子敬正隶书，世共宗之，右军之体微轻，不复见贵。及休始好右军法，因此大行云。

江祐字弘业，济阳考城人也。祖遵，宁朔参军。父德麟，司徒右长史。

祐姑为齐高帝兄始安贞王道生妃，追谥景皇后，生齐明帝。祐少为明帝所亲，恩如兄弟。明帝为吴兴，以祐为郡丞。后除通直郎，补南徐州别驾。明帝辅政，委以腹心，引为骠骑谘议参军，领南平昌太守。

时新立海陵，人情未服，祐每说明帝以君臣大节，明帝转

顾而不言。明帝胛上有赤志，常秘不传，既而祜劝帝出以示人。晋寿太守王洪范罢任还，上袒示之曰：“人皆谓此是日月相，卿幸无泄之。”洪范曰：“公日月在躯，如何可隐？转当言之公卿。”上大悦。会直后张伯、尹瓚等屡谋窃发，祜忧虞无计，每夕辄托事外出。及明帝入纂议定，加祜宁朔将军。

明帝为宣城王，太史密奏图纬云：“一号当得十四年。”祜入，帝喜以示祜曰：“得此复何所望。”及即位，迁守卫尉，安陆县侯。祜祖遵以后父赠金紫光禄大夫，父德麟以帝舅亦赠光禄。

建武二年迁左卫将军，掌甲仗廉察。四年，转太子詹事。祜以外戚亲要，权冠当时。魏军南伐，明帝欲以刘暄为雍州。暄时方希内职，不愿远役，投于祜。祜谓明帝曰：“昔人相暄得一州便蹶，今为雍州，傥相中乎。”上默然。俄召梁武帝谓曰：“今使卿为雍州，阃外一以相委。”祜既见任，遂远致饷遗，或取诸王名书好物，然家行甚睦，待子侄有恩。

永泰元年，明帝寝疾，转祜侍中、中书令，出入殿省。及崩，遗诏转尚书左仆射，祜弟卫尉祀为侍中，皇后弟刘暄为卫尉，与始安王遥光、徐孝嗣、萧坦之等辅政。诚东昏曰：“五年中汝勿厝意，过此自览，勿复委人。”及即位，祜参掌选事。明帝虽顾命群臣，而意寄多在祜兄弟，至是更直殿内，动止关谘。

永元元年，领太子詹事，刘暄迁散骑常侍、右卫将军。帝稍欲行意，徐孝嗣不能夺。萧坦之虽时有异同，而祜坚意执制，帝深忌之。孝嗣谓祜曰：“主上稍有异同，讎可为相乖反？”祜曰：“但以见付，必无所忧。”左右小人会稽茹法珍、吴兴梅虫儿、东海祝灵勇、东冶军人俞灵韵、右卫军人丰勇之等，并为帝所委任。祜常裁折之，群小切齿。

帝失德既彰，祏议欲立江夏王宝玄。刘暄初为宝玄郢州行事，执事过刻。有人献马，宝玄欲看之，暄曰：“马何用看。”妃索煮肫，帐下谿暄，暄曰：“旦已煮鹅，不烦复此。”宝玄恚曰：“舅殊无渭阳之情。”暄闻之亦不悦。至是不同祏议，欲立建安王宝寅。密谋于遥光，遥光自以年长，属当鼎命，微旨动祏。祏弟祀以少主难保，劝祏立遥光。暄以遥光若立，己失元舅之望，不肯同。故祏迟疑久不决。遥光大怒，遣左右黄昙庆于青溪桥道中刺杀暄。昙庆见暄部伍人多，不敢发。事觉，暄告祏谋，帝处分收祏兄弟。祀时直在殿内，疑有异，遣信报祏曰：“刘暄似有谋，今作何计？”祏曰：“政当静以镇之。”俄而召祏入见，停中书省。先是，直斋袁文旷以王敬则勋当封，祏执不与。帝使文旷取祏，以刀环筑其心，曰：“复能夺我封不？”祏、祀同日见杀。祏任寄虽重，而不忘财利，论者以此少之。

祏等既诛，帝恣意游走，单骑奔驰，谓左右曰：“祏常禁吾骑马，小子若在，吾岂能得此。”因问祏亲亲余谁，答曰：“江祥今犹在冶。”乃于马上作敕，赐祥死。

祀字景昌，历位晋安王镇北长史，南东海太守，行府州事。祀弟禧，早卒。有子廞字伟卿，年十二，闻收至，谓家人曰：“伯既如此，无心独存。”赴井死。

刘暄字士穆，彭城人。及闻祏等戮，眠中大惊，投出户外。问左右：“收至未？”良久意定，还坐，大悲曰：“不念江，行自痛也。”

遥光事起，以讨暄为名。事平，暄迁领军将军，封平都县侯。其年，茹法珍、梅虫儿、徐世标潜暄有异志。帝曰：“领军是我舅，岂应有此？”世标曰：“明帝是武帝同堂，恩遇如此，尚灭害都尽，舅复焉可信。”乃诛之。

暄为人性软弱，当轴居政，每事让江祐，群弟不得进官。死之日，皆怨之。

和帝中兴元年，赠祐卫将军，暄散骑常侍、抚军将军，并开府仪同三司，祀散骑常侍、太常卿。

论曰：“君老不事太子”，义烈之遗训也，欲夫专心所奉，在节无二。伯玉始遵其事，旋及诛夷，有以验“行之惟艰”，且知齐武之非弘量矣。高帝作牧淮、兖，将兴霸业，崔、苏睹微知着，自同奔走。虞惊笥饵之恩，谐之心腹之寄，并得攀光日月，亦各时运之所跻乎。玩之臧否之尤，着在悬车之日，是知嗣宗所诫，盖亦远有致乎。江祐立辟非时，竟蹈龙逢之血，“人之多僻”，盖诗人所深惧也。

南史卷四十八

列传第三十八

陆澄 陆慧晓 陆杲

澄少好学，博览无所不知，行坐眠食，手不释卷。宋泰始初，为尚书殿中郎，议皇后讳班下应依旧称姓。左丞徐爰案司马孚议皇后不称姓，春秋逆王后于齐，并不言姓。澄以意立议，坐免官，白衣领职。

郎官旧坐杖，有名无实，澄在官积前后罚凡至千数。后兼左丞。

泰始六年，诏皇太子朝服衮冕九章，澄与仪曹郎丘仲起议：“服冕以朝，实着经文，秦除六冕，汉明还备。魏、晋以来，不欲令臣下服衮冕，故位公者加侍官。今皇太子礼绝群后，宜遵圣王盛典，革近代之制。”累迁御史中丞。

齐建元元年，骠骑谗议沉宪等家奴客为劫，子弟被劾，宪等晏然。左丞任遐奏澄不纠，请免澄官。上表自理，言旧例无左丞纠中丞之义。诏外详议。尚书令褚彦回检宋以来左丞纠正而中丞不纠免官者甚众，奏澄“ 讷闻肤见，贻挠后昆，上掩皇明，下笼朝议。请以见事免澄所居官”。诏澄以白衣领职。

永明元年，累迁度支尚书，寻领国子博士。尚书令王俭谓之曰：“昔曹志、繆悦为此官，以君系之，始无惭德。”俭尝

问澄曰：“崇礼门有鼓而未尝鸣，其义安在？”答曰：“江左草创，崇礼闕皆是茅茨，故设鼓，有火则扣以集众，相传至今。”又与俭书陈：“王弼注易，玄学之所宗。今若弘儒，郑注不可废。并言左氏杜学之长。谷梁旧有麋信，近益以范宁，不足两立。世有一孝经，题为郑玄注，观其用辞，不与注书相类。案玄自序所注众书，亦无孝经。且为小学之类，不宜列在帝典。”俭答曰：“易体微远，实贯群籍，岂可专据小王便为该备，依旧存郑，高同来说。元凯注传，超迈前儒，谷梁小书，无俟两注。存麋略范，率由旧式。凡此诸议，并同雅论。疑孝经非郑所注，仆以此书明百行之首，实人伦所先，七略、艺文并陈之六艺，不与苍颉、凡将之流也。郑注虚实，前代不嫌，意谓可安，仍旧立置。”

俭自以博闻多识，读书过澄。澄谓曰：“仆少来无事，唯以读书为业；且年位已高。令君少便鞅掌王务，虽复一览便谙，然见卷轴未必多仆。”俭集学士何宪等盛自商略，澄待俭语毕，然后谈所遗漏数百十条，皆俭所未睹。俭乃叹服。俭在尚书省出巾箱几案杂服饰，令学士隶事事多者与之，人人各得一两物。澄后来，更出诸人所不知事，复各数条，并旧物夺将去。

转散骑常侍，秘书监，吴郡中正，光禄大夫，加给事中，寻领国子祭酒。竟陵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问澄。澄曰：“此名服匿，单于以与苏武。”子良详视器底有字，彷彿可识，如澄所言。

隆昌元年，以老疾，转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未拜，卒，谥静子。

澄当世称为硕学，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家多坟籍，人所罕见，撰地理书及杂传，死后乃出。

澄弟鲜，得罪宋世，当死。澄于路见舍人王道隆叩头流血，以此见原。扬州主簿顾测以两奴就鲜质钱，鲜死，子晖诬为买券。澄为中丞，测遂为澄所抑，世以此少之。

陆慧晓字叔明，吴郡吴人，晋太尉玩之玄孙也。自玩至慧晓祖万载，世为侍中，皆有名行。慧晓伯父仲元，又为侍中，时人方之金、张二族。

父子真，仕宋为海陵太守。时中书舍人秋当见幸，家在海陵，假还葬父，子真不与相闻。当请发人修桥，又以妨农不许。彭城王义康闻而赏之。王僧达贵公子孙，以才傲物，为吴郡太守，入昌门曰：“彼有人焉。顾琛一公两掾，英英门户；陆子真五世内侍，我之流亚。”子真自临海太守眼疾归，为中散大夫，卒。

慧晓清介正立，不杂交游，同郡张绪称之曰：“江东裴、乐也。”初应州郡辟，举秀才，历诸府行参军，以母老还家侍养，十余年不仕。

齐高帝辅政，除为尚书殿中郎。邻族来相贺，慧晓举酒曰：“陆慧晓年踰三十，妇父领选，始作尚书郎，卿辈乃复以为庆邪？”

高帝表禁奢侈，慧晓撰答诏草，为帝所赏，引为太傅东合祭酒。齐建元初，迁太子洗马。庐江何点常称“慧晓心如照镜，遇形触物，无不朗然。王思远恒如怀冰，暑月亦有霜气”。当时以为实录。

慧晓与张融并宅，其间有池，池上有二株杨柳。点叹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让。”及武陵王晔守会稽，上为精选僚吏，以慧晓为征虏功曹，与府参军沛国刘璡同从述职。璡清介士也，行至吴，谓人曰：“吾闻张融与慧晓并宅，其间有水，此必有异味。”故命驾往酌而饮之。曰：“饮此水，则

鄙吝之萌尽矣。”

何点荐慧晓于豫章王嶷，补司空掾，加以恩礼。累迁安西谘议、领冠军录事参军。

武帝第三子庐陵王子卿为南豫州刺史，帝称其小名谓司徒竟陵王子良曰：“乌熊痴如熊，不得天下第一人为行事，无以压一州。”既而曰：“吾思得人矣。”乃使慧晓为长史、行事。别帝，问曰：“卿何以辅持庐陵？”答曰：“静以修身，俭以养性。静则人不扰，俭则人不烦。”上大悦。

后为司徒右长史。时陈郡谢朓为左长史，府公竟陵王子良谓王融曰：“我府前世谁比？”融曰：“明公二上佐，天下英奇，古来少见其比。”子良西邸抄书，令慧晓参知其事。

寻迁西阳王征虏、巴陵王后军、临汝公辅国三府长史，行府州事。复为西阳王左军长史，领会稽郡丞，行郡事。隆昌元年，徙为晋熙王冠军长史、江夏内史，行郢州事。慧晓历辅五政，立身清肃，僚佐以下造诣，必起送之。或谓慧晓曰：“长史贵重，不宜妄自谦屈。”答曰：“我性恶人无礼，不容不以礼处人。”未尝卿士大夫，或问其故，慧晓曰：“贵人不可卿，而贱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立轻重于怀抱。”终身常呼人位。

建武初，除西中郎长史，行事、内史如故。俄征黄门郎，未拜，迁吏部郎。尚书令王晏选门生补内外要局，慧晓为用数人而止。晏恨之。送女妓一人，欲与申好，慧晓不纳。吏曹都令史历政来谘执选事，慧晓任己独行，未尝与语。帝遣主书单景隽谓曰：“都令史谙悉旧贯，可共参怀。”慧晓谓景隽曰：“六十之年，不复能谘都令史为吏部郎也。上若谓身不堪，便当拂衣而退。”帝甚惮之。后欲用为侍中，以形短小乃止。

出为晋安王镇北司马、征北长史、东海太守，行府州事。入为五兵尚书，行扬州事。崔慧景事平，领右军将军。出监南

徐州。朝议又欲以为侍中，王亮曰：“济、河须人，今且就朝廷借之，以镇南兖州。”王莹、王志皆曰：“侍中弥须英华，方镇犹应有选者。”亮曰：“角其二者，则貂珣缓，拒寇切。当今朝廷甚弱，宜从切者。”乃以为辅国将军、南兖州刺史，加督。至镇，俄尔以疾归。卒，赠太常。

三子：僚、任、倕并有美名，时人谓之三陆。初授慧晓兖州，三子依次第各作一让表，辞并雅丽，时人叹伏。僚学涉子史，长于微言。美姿容，须眉如画。位西昌侯长史、蜀郡太守。

倕字佐公，少勤学，善属文。于宅内起两茅屋，杜绝往来，昼夜读书，如此者数岁。所读一遍，必诵于口。尝借人汉书，失五行志四卷，乃暗写还之，略无遗脱。幼为外祖张岱所异。岱尝谓诸子曰：“此儿，汝家阳元也。”十七，举本州秀才。刺史竟陵王子良开西邸，延英俊，倕预焉。

梁天监初，为右军安成王主簿，与乐安任昉友，为感知己赋以赠昉，昉因此名以报之。及昉为中丞，簪裾辐凑，预其燕者，殷芸、到溉、刘苞、刘孺、刘显、刘孝绰及倕而已，号曰“龙门之游。”虽贵公子孙不得预也。迁临川王东曹掾。

梁武帝雅爱倕才，乃敕撰新漏刻铭，其文甚美。迁太子中舍人，又诏为石阙铭，敕褒美之，赐绢三十匹。累迁太常卿，卒。子缵早慧，七岁通经，为童子郎，卒。次緌，有似于倕，一看殆不能别。

缵字士繻，倕兄子也。父任，御史中丞。缵幼有志尚，以雅正知名。梁承圣中，为中书侍郎，掌东宫管记。魏平江陵，缵微服遁还建邺。

绍泰元年，除司徒右长史、御史中丞，以父任所终，固辞。陈武帝作辅，为司徒司马。及受命，位侍中。出为新安太守。文帝嗣位，征为中庶子，领步兵校尉，掌东宫管记。缵仪表端

丽，进退闲雅，趋步蹑履，文帝使太子诸王咸取则焉。

后复拜御史中丞，犹以父所终，固辞，不许，乃权换廨宇，徙以居之。太建中，历度支尚书，侍中，太子詹事，尚书右仆射。寻迁左仆射，参掌选事。别敕与徐陵等七人参议政事。卒，赠特进，谥曰安子。以缮东宫旧臣，特赐祖奠。

缮子辩慧，年数岁，诏引入殿内，进止有父风，宣帝因赐名辩慧字敬仁。缮兄子见贤亦方雅，位少府卿，卒。

闲字遐业，慧晓兄子也。有风概，与人交不苟合，少为同郡张绪所知。仕至扬州别驾。齐明帝崩，闲谓所亲人曰：“宫车晏驾，百司将听冢宰。主王地重才弱，必不能振，难将至矣。”乃感心疾，不复预州事。

永元末，刺史始安王遥光据东府作乱，或劝去之。闲曰：“吾为人吏，何可逃死。”台军攻陷城，闲以纲佐被收，至杜姥宅，尚书令徐孝嗣启闲不预逆谋。未及报，徐世标命杀之。闲四子：厥、绛、完、襄也。绛字魏卿，时随闲，抱颈求代死，不获，遂以身蔽刀刃，行刑者俱害之。

厥字韩卿，少有风概，好属文。齐永明九年，诏百官举士，同郡司徒左西曹掾顾嵩之表荐厥，州举秀才。

时盛为文章，吴兴沉约、陈郡谢朓、琅邪王融以气类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识声韵。约等文皆用宫商，将平上去入四声，以此制韵，有平头、上尾、蜂腰、鹤膝。五字之中，音韵悉异，两句之内，角征不同，不可增减。世呼为“永明体”。沈约宋书谢灵运传后又论其事，厥与约书曰：

范詹事自序：“性别宫商，识清浊，特能适轻重，济艰难。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处，纵有会此者，不必从根本中来。”尚书亦云：“自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或暗与理合，匪由思至。张、蔡、曹、王曾无先觉，潘、陆、颜、谢去之弥远。”大旨

欲“宫商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辞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观历代众贤似不都闇此处，而云“此秘未睹”，近于诬乎。案范云“不从根本中来”，尚书云“匪由思至”，斯则揣情谬于玄黄，摘句着其音律也。范又云“时有会此者”，尚书云“或闇与理合”。则美咏清讴，有辞章调韵者，虽有差谬，亦有会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离，前哲同所不免，文有开塞，即事不得无之。子建所以好人讥弹，士衡所以遗恨终篇。既曰遗恨，非尽美之作。理可诋诃，君子执其诋诃，便谓合理为闇，岂如指其合理，而寄诋诃为遗恨邪。

自魏文属论，深以清浊为言，刘桢奏书，大明体势之致。龃龉妥帖之谈，操末续颠之说，兴玄黄于律吕，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睹，兹论为何所指邪？愚谓前英已早识宫征，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论所申。至于掩瑕藏疾，合少谬多，则临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无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谓不改则不知，斯曹、陆又称“竭情多悔，不可力强”者也。今许以有病有悔为言，则必自知无悔无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为闇，何独诬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质文时异，今古好殊，将急在情物，而缓于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恶犹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缓，故合少而谬多。义兼于斯，必非不知明矣。长门、上林，殆非一家之赋，洛神、池雁，便成二体之作。孟坚精正，咏史无亏于东主，平子恢富，羽猎不累于凭虚。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称是，杨修敏捷，暑赋弥日不献。率意寡尤，则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踰于七步。一人之思，迟速天悬，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独宫商律吕必责其如一邪？论者乃可言未穷其致，不得言曾无先觉也。约答曰：

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以累万之繁，配五声之约，

高下低昂，非思力所学，又非止若斯而已。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何况复过于此者乎？灵均以来，未经用之于怀抱，固无从得其髣佛矣。若斯之妙，而圣人不尚，何耶？此盖曲折声韵之巧，无当于训义，非圣哲玄言之所急也，是以子云譬之“雕虫篆刻”，云“壮夫不为”。自古辞人岂不知宫羽之殊、商征之别。虽知五音之异，而其中参差变动，所昧实多，故鄙意所谓“此秘未睹”者也。以此而推，则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处。若以文章之音韵，同弦管之声曲，美恶妍蚩，不得顿相乖反，譬犹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阉缓失调之声。以洛神比陈思他赋，有似异手之作，故知天机启，则律吕自调，六情滞，则音律顿舛也。士衡虽云焕若缙锦，宁有濯色江波，其中复有一片是卫文之服。此则陆生之言，即复不尽者矣。韵与不韵，复有精粗，轮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尽辩此。约论四声，妙有诠辩，而诸赋亦往往与声韵乖。

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着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而不修容仪。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无复坐处，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侧。慧超不能平，乃骂曰：“那得此道人，禄藪似队父唐突人。”因命驱之。斌笑曰：“既有叙勋僧正，何为无队父道人。”不为动。而抚机问难，辞理清举，四座皆属目。后还俗，以诗乐自乐，人莫能名之。

永元元年，始安王遥光反，厥父闲被诛，厥坐系尚方。寻有赦，厥感恻而卒，年二十八。文集行于世。

时有会稽虞炎以文学与沉约俱为文惠太子所遇，意眇殊常，官至骁骑将军。

襄字师卿，厥第四弟也。本名衰字赵卿，有奏事者误字为襄，梁武帝乃改为襄字师卿。

天监三年，都官尚书范岫表荐襄，起家著作佐郎。后昭明太子统闻襄业行，启武帝引与游处。自庐陵王记室除太子洗马，迁中舍人，并掌管记。出为扬州中从事，以父终此官，固辞。武帝不许，听与府司马换廨居之。

昭明太子敬耆老，襄母年将八十，与萧琛、傅昭、陆杲每月常遣存问，加赐珍羞衣服。襄母常卒患心痛，医方须三升粟浆。时冬月，日又逼暮，求索无所，忽有老人诣门货浆量如方剂。始欲酬直，无何失之，时以襄孝感所致。

后为太子家令，复掌管记，母忧去职。襄年已五十，毁顿过礼，太子忧之，日遣使诚喻。

中大通七年，为鄱阳内史。先是郡人鲜于琮服食修道法，常入山采药，拾得五色幡旒，又于地中得石玺，窃怪之。琮先与妻别室，望琮所处常有异气，益以为神。大同元年，遂结门徒杀广晋令王筠，号上愿元年，署置官属。其党转相诳惑，有众万余人，将出攻郡。襄先已率人吏修城隍为备，及贼至破之，生获琮。时邻郡豫章、安成等守宰案其党与，因求货贿，皆不得其实。或有善人尽室罹祸，唯襄郡枉直无滥。人作歌曰：“鲜于抄后善恶分，人无横死赖陆君。”

又有彭、李二家，先因忿争，遂相诬告。襄引入内室，不加责诘，但和言解喻之。二人感恩，深自悔咎。乃为设酒食令其尽欢，酒罢同载而还，因相亲厚。人又歌曰：“陆君政，无怨家。斗既罢，讎共车。”在政六年，郡中大宁。郡人李睨等四百二十人诣阙拜表，陈襄德化，求于郡立碑，降敕许之。又表乞留襄，襄固乞还。

太清元年，为度支尚书。侯景围台城，以襄直侍中省。城陷，襄逃还吴。景将宋子仙进攻钱唐，会海盐人陆黯举义袭郡，杀伪太守苏单于，推襄行郡事。时淮南太守文成侯萧宁逃贼入

吴，襄遣迎宁为盟主，遣黯及兄子映公帅众蹶子仙，与战，黯败走，吴下军闻之亦散。襄匿于墓下，一夜忧愤卒。

襄弱冠遭家祸，释服犹若居忧，终身蔬食布衣，不听音乐，口不言杀害五十年。侯景平，元帝赠侍中，追封余干县侯。

云公字子龙，襄兄完子也。完位宁远长史、琅邪彭城二郡丞。

云公五岁诵论语、毛诗，九岁读汉书，略能记忆。从祖倕与沛国刘显质问十事，云公对无所失，显叹异之。及长，好学，有才思，为平西湘东王绎行参军。云公先制太伯庙碑，吴兴太守张缵罢郡经途，读其文叹曰：“今之蔡伯喈也。”缵至都掌选，言之武帝，召为尚书仪曹郎，入直寿光省，以本官知著作郎事。累迁中书黄门郎，兼掌著作。

云公善弈碁，尝夜侍坐，武冠触烛火。帝笑谓曰：“烛烧卿貂。”帝将用为侍中，故以此戏之。时天泉池新制鳊鱼舟，形阔而短，帝暇日常泛此舟，朝中唯引太常刘之遴、国子祭酒到溉、右卫朱异，云公时年位尚轻亦预焉。

太清元年卒，张缵时为湘州，与云公叔襄兄晏子书曰：“都信至，承贤兄子贤弟黄门殒逝，非唯贵门丧宝，实有识同悲。”其为士流称重如此。

云公从父兄才子，亦有才名，位太子中庶子、廷尉，与云公并有文集行于世。

云公子琼字伯玉，幼聪慧，有思理。六岁为五言诗，颇有词采。大同末，云公受梁武帝诏校定碁品，到溉、朱异以下并集。琼时年八岁，于客前覆局，由是都下号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见，琼风神警亮，进退详审，帝甚异之。

十一，丁父忧，毁瘠有至性，从祖襄叹曰：“此儿必荷门基，所谓一不为少。”及侯景作逆，携母避地于县之西乡，勤

苦读书，昼夜无怠，遂博学善属文。

陈天嘉中，以文学累迁尚书殿中郎。琼素有令名，深为陈文帝所赏。及讨周迪、陈宝应等，都官符及诸大手笔，并中敕付琼。迁新安王文学，掌东宫管记。

及宣帝为司徒，妙简僚佐，吏部尚书徐陵荐琼于宣帝，言琼“识具优敏，文史足用，进居郎署，岁月过淹，左西掾缺，允膺兹选，虽阶次小踰，其屈滞已积”。乃除司徒左西掾。寻兼通直散骑常侍，聘齐。

太建中为给事黄门侍郎，转中庶子，领大著作，撰国史。后主即位，直中书省，掌诏诰。至德元年，除度支尚书，参选事，掌诰诏，并判廷尉、建康二狱事。初，琼父云公奉梁武敕撰嘉瑞记，琼述其旨而续焉，自永定迄于至德，勒成一家之言。迁吏部尚书，著作如故。琼详练谱牒，雅有识鉴。先是吏部尚书宗元饶卒，尚书右仆射袁宪举琼，宣帝未之用，至是居之，号为称职。

琼性谦俭，不自封植，虽位望日隆，而执志逾下。园池室宇，无所改作，车马衣服，不尚鲜华，四时禄俸，皆散之宗族，家无余财。暮年深怀止足，思避权要，恒谢疾不视事。

俄丁母忧。初琼之侍东宫，母随在官舍，及丧还乡，诏加赙赠，后主自制志铭，朝野荣之。琼哀慕过毁，以至德四年卒。有集二十卷行于世。

子从典，字由仪，幼聪敏。年八岁，读沉约集，见回文研铭，援笔拟之，便有佳致。十二作柳赋，其词甚美。从父瑜特所赏爱。及瑜将终，命家中坟籍皆付之，从典乃集瑜文为十卷，仍制集序，其文甚工。

从典笃好学业，博涉群书，位太子洗马、司徒左西掾。陈亡入隋，位著作佐郎。尚书右仆射杨素奏从典续司马迁史记迄

于隋，其书未就，坐弟受汉王谅职免。后卒于南阳县主簿。

琰字温玉，琮之从父弟也。父令公，梁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

琰幼孤，好学，有志操，州举秀才。累迁宣惠始兴王外兵参军，直嘉德殿学士。陈文帝听览余暇，颇留心史籍，以琰博学，善占诵，引置左右。尝使制刀铭，琰援笔即成，无所点窜，帝嗟赏久之，赐衣一袭。俄兼通直散骑常侍，副琅邪王厚聘齐，至邺而厚卒，琰为使主。时年二十余，风气韶亮，占对闲敏，齐士大夫甚倾心焉。太建初，为武陵王明威府功曹史，兼东宫管记。丁母忧去官，卒。至德二年，追赠司农卿。

琰寡欲，鲜矜竞，游心经籍，晏如也。所制文笔，多不存本，后主求其遗文，撰成二卷。

弟瑜字干玉，少笃学，美词藻，州举秀才。再迁军师晋安王外兵参军，东宫学士。兄琰时为管记，并以才学娱侍左右，时人比之二应。

太建中，累迁太子洗马，中舍人。瑜聪敏强记，常受庄、老于汝南周弘正，学成实论于僧滔法师，并通大旨。时皇太子好学，欲博览群书，以子集繁多，命瑜抄撰，未就而卒。太子为之流涕，亲制祭文，仍与詹事江总论述其美，词甚伤切。至德二年，追赠光禄卿。有集十卷。瑜有从父兄玠，从父弟琛。

玠字润玉，梁大匠卿晏子之子也。弘雅有识度，好学能属文。后主在东宫，征为管记，仍兼中舍人。寻以疾失明。将还乡里，太子解衣赠之，为之流涕。太建八年卒，至德二年，追赠少府卿。有集十卷。

琛字洁玉，宣毅临川王长史丘公之子也。少警俊，事后母以孝闻。后主嗣位，为给事黄门侍郎、中书舍人，参掌机密。琛性颇疏，坐漏泄禁中语，诏赐死。

陆杲字明霞，吴郡吴人也。祖徽字休猷，宋补建康令，清平无私，为文帝所善。元嘉十五年，除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加督，清名亚王镇之，为士庶所爱咏。二十三年，为益州刺史，亦加督，恤隐有方，威惠兼着，寇盗静息，人物殷阜，蜀土安之。卒于官，身亡之日，家无余财，文帝甚痛惜之，谥曰简子。父叡，扬州中从事。

杲少好学，工书画，舅张融有高名，杲风韵举止颇类，时称曰。“无对日下，唯舅与甥”。为尚书殿中曹郎，拜日，八坐丞郎并到上省交礼，而杲至晚，不及时刻，坐免官。后为司徒从事中郎。梁台建，为相国西曹掾。

天监五年，位御史中丞。性倜直，无所顾望。时山阴令虞肩在任赃污数百万，杲奏收劾之。中书舍人黄睦之以肩事托杲，杲不答。梁武闻之以问杲，杲答曰：“有之。”帝曰：“识睦之不？”答曰：“臣不识其人。”时睦之在御侧，上指示曰：“此人是也。”杲谓曰：“君小人，何敢以罪人属南司。”睦之失色。领军将军张稷是杲从舅，杲尝以公事弹稷，稷因侍宴诉帝曰：“陆杲是臣亲通，小事弹臣不贷。”帝曰：“杲职司其事，卿何得为嫌。”杲在台，号不畏强御。

为义兴太守，在郡宽惠，为下所称。历左户尚书，太常卿。出为临川内史，将发，辞武帝，于坐通启，求募部曲。帝问何不付所由呈闻。杲答所由不为受。帝颇怪之，以其临路不咎问。后入为金紫光禄大夫、特进。卒，谥质子。

杲素信佛法，持戒甚精，着沙门传三十卷。

弟煦，学涉有思理，位太子家令，撰晋书未就。又着陆史十五卷，陆氏骊泉志一卷，并行于时。

子罩字洞元，少笃学，多所该览，善属文。简文居蕃，为记室参军，撰帝集序。稍迁太子中庶子，掌管记，礼遇甚厚。

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公卿以下祖道于征虏亭，皇太子赐黄金五十斤，时人方之疏广。母终，后位终光禄卿。

初，简文在雍州，撰法宝联璧，罩与群贤并抄掇区分者数岁。中大通六年而书成，命湘东王为序。其作者有侍中国子祭酒南兰陵萧子显等三十人，以比王象、刘邵之皇览焉。

论曰：陆澄学称博古，而用不合今。夫干将见重于时，贵其所以立断，于事未能周务，书厨得所讥矣。叔明持身有检，殆为人望，雅道相传，可谓载德者也。杲谅直见称，罩文以取达，亦足美乎。旧陆徽着传，事迹盖寡，今以附孙杲上云。

南史卷四十九

列传第三十九

庾杲之 王谌 孔珪 刘怀珍

杲之幼有孝行，宋司空刘勉见而奇之，谓曰：“见卿足使江汉崇望，杞梓发声。”解褐奉朝请，稍迁尚书驾部郎。清贫自业，食唯有韭菹藜韭生韭杂菜。任昉尝戏之曰：“谁谓庾郎贫，食鲑尝有二十七种。”

累迁尚书左丞。王俭谓人曰：“昔袁公作卫军，欲用我为长史，虽不获就，要是意向如此。今亦应须如我辈人也。”乃用杲之为卫将军长史。安陆侯萧缅与俭书曰：“盛府元僚，实难其选。庾景行泛渌水，依芙蓉，何其丽也。”时人以入俭府为莲花池，故缅书美之。

历位黄门吏部郎，御史中丞，参大选。美容质，善言笑。尝兼侍中夹侍，柳世隆在御坐，谓齐武帝曰：“庾杲之为蝉冕所映，弥有华采，陛下故当与其即真。”上甚悦。王俭仍曰：“国家以杲之清美，所以许其假职。若以其即真，当在胡谐之后。”

武帝尝与朝臣商略，酒后谓群臣曰：“我后当得何谥？”群臣莫有答者。王俭因目杲之，从容曰：“陛下寿等南山，方与日月齐明，千载之后，岂是臣子轻所仰量。”时人雅叹其辩

答。

杲之尝兼主客郎对魏使，使问杲之曰：“百姓那得家家题门帖卖宅？”答曰：“朝廷既欲扫荡京洛，克复神州，所以家家卖宅耳。”魏使缩鼻而不答。

时诸王年少，不得妄称接人，敕杲之及济阳江淹五日一诣诸王，使申游好。再迁尚书吏部郎，参大选事，太子右卫率，加通直常侍。九年卒，上甚惜之，谥曰贞子。

荜字休野，杲之叔父也。仕齐为骠骑功曹史。博涉群书，有口辩。永明中与魏和亲，以荜兼散骑常侍，报使还，拜散骑侍郎、知东宫管记事。

后为荆州别驾，前后纪纲皆致富饶，荜再为之，清身率下，杜绝请托，布被蔬食，妻子不免饥寒。齐明帝闻而嘉焉，手敕褒美，州里荣之。初，梁州人益州刺史邓元起功勋甚着，名地卑琐，愿名挂士流。时始兴忠武王憺为州将，元起位已高，而解巾不先州官，则不为乡里所悉，元起乞上籍出身州从事，憺命荜用之，荜不从。憺大怒，召荜责之曰：“元起已经我府，卿何为苟惜从事？”荜曰：“府是尊府，州是荜州，宜须品藻。”憺不能折，遂止。

累迁会稽郡丞，行郡府事。时承雕弊之后，百姓凶荒，米斗至数千，人多流散。荜抚循甚有理，唯守公禄，清节愈厉，至有经日不举火。太守永阳王闻而馈之，荜谢不受。

天监元年卒，停尸无以敛，柩不能归。梁武帝闻之，诏赐绢百疋，谷五百斛。

初，荜为西楚望族，兄子杲之又有宠于齐武帝，荜早历显官。乡人乐藹有干用，素与荜不平，互相陵竞。藹事齐豫章王疑，疑薨，藹仕不得志，自步兵校尉求助戍归荆州。时荜为州别驾，益忽藹。及梁武帝践阼，藹以西朝勋，为御史中丞，荜

始得会稽行事，既耻之矣；会职事微有谴，帝以藹其乡人也，使宣旨诲之。革大愤，故发病卒。

子乔复仕为荆州别驾，时元帝为荆州刺史，而州人范兴话以寒贱仕叨九流，选为州主簿，又皇太子令及之，故元帝勒乔听兴话到职。及属元日，府州朝贺，乔不肯就列，曰：“庾乔忝为端右，不能与小人范兴话为雁行。”元帝闻，乃进乔而停兴话。兴话羞惭还家愤卒。世以乔为不坠家风。

乔子夔少聪慧，家富于财，好宾客，食必列鼎。又状貌丰美，颐颊开张，人皆谓夔必为方伯，无馁乏之虑。及魏克江陵，卒致饿死。时又有水军都督褚萝面甚尖危，有从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终。

王谡字仲和，东海郟人，晋少傅雅玄孙也。祖庆，员外常侍。父元闵，护军司马。

宋大明中，沉昱庆为徐州，辟谡为迎主簿，又为州迎从事，湘东王彧国常侍，镇北行参军。及彧即帝位，是为明帝，除司徒参军，带薛令，兼中书舍人。谡有学义，见亲遇，常在左右。帝所行惨僻，谡屡谏不从，请退，坐此系尚方。

后拜中书侍郎。明帝好围棋，置围棋州邑，以建安王休仁为围棋州都大中正，谡与太子右率沈勃、尚书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抗四人为小中正，朝请褚思庄、傅楚之为清定访问。后为尚书左丞，领东观祭酒，即明帝所置总明观也。迁黄门郎。

齐永明初，累迁豫章王太尉司马。武帝与谡相遇于宋明之世，甚委任之。历黄门郎，领骁骑将军，太子中庶子。

谡贞正和谨，朝廷称为善人，多与之厚。八年，转冠军将军、长沙王车骑长史，徙庐江王中军长史，又徙西阳王子明征虏长史，行南兖府州事。谡少贫，常自纺绩，及通贵后，每为人说之，世称其达。九年卒。

谡从叔摛，以博学见知。尚书令王俭尝集才学之士，总校虚实，类物隶之，谓之隶事，自此始也。俭尝使宾客隶事多者赏之，事皆穷，唯庐江何宪为胜，乃赏以五花簟、白团扇。坐簟执扇，容气甚自得。摛后至，俭以所隶示之，曰：“卿能夺之乎？”摛操笔便成，文章既奥，辞亦华美，举坐击赏。摛乃命左右抽宪簟，手自掣取扇，登车而去。俭笑曰：“所谓大力者负之而趋。”竟陵王子良校试诸学士，唯摛问无不对。

为秣陵令，清直，请谒不行。羽林队主潘敞有宠二宫，势倾人主。妇弟犯法，敞为之请摛，摛投书于地，更鞭四十。敞怒谮之，明日而见代。

永明八年，天忽黄色照地，众莫能解。司徒法曹王融上金天颂。摛曰：“是非金天，所谓荣光。”武帝大悦，用为永阳郡。后卒于尚书左丞。

何宪字子思，庐江灊人。博涉该通，群籍毕览，天阁宝秘，人间散逸，无遗漏焉。任昉、刘泐共执秘阁四部书，试问其所知，自甲至丁，书说一事，并叙述作之体，连日累夜，莫见所遗。宗人何遁，退让士也，见而美之，愿与为友。

宪位本州别驾，国子博士。永明十年使于魏。

时又有孔逖字世远，会稽山阴人也。好典故学，与王俭至交。升明中为齐台尚书仪曹郎，屡箴阙礼，多见信纳。上谓王俭曰：“逖真所谓仪曹，不忝厥职也。”俭为宰相，逖常谋议幄帐，每及选用，颇失乡曲情。俭从容启上曰：“臣有孔逖，犹陛下之有臣。”永明中为太子家令卒。时人呼孔逖何宪为王俭三公。及卒，俭惜之，为撰祭文。

孔珪字德璋，会稽山阴人也。祖道隆，位侍中。父灵产，泰始中，晋安太守，有隐遁之志。于禹井山立馆，事道精笃。吉日于静屋四向朝拜，涕泣滂沱。东出过钱唐北郭，辄于舟中

遥拜杜子恭墓。自此至都，东向坐，不敢背侧。元徽中，为中散大夫，颇解星文，好术数。齐高帝辅政，沉攸之起兵，灵产白高帝曰：“攸之兵众虽强，以天时冥数而观，无能为也。”高帝验其言，擢迁光禄大夫，以簏盛灵产上灵台，令其占候。饷灵产白羽扇、素隐几，曰：“君有古人之风，故赠君古人之服。”当世荣之。

珪少学涉有美誉，太守王僧虔见而重之，引为主簿。举秀才，再迁殿中郎。高帝为骠骑，取为记室参军，与江淹对掌辞笔。为尚书左丞，父忧去官。与兄仲智还居父山舍。仲智妾李氏嫉妒无礼，珪白太守王敬则杀之。

永明中，历位黄门郎，太子中庶子，廷尉。江左承用晋时张、杜律二十卷，武帝留心法令，数讯囚徒，诏狱官详正旧注。先是尚书删定郎王植撰定律，奏之，削其烦害，录其允衷，取张斐注七百三十一条，杜预注七百九十一条，或二家两释于义乃备者，又取一百七条，其注相同者取一百三条，集为一书，凡一千七百三十二条，为二十卷。请付外详校，撻其违谬。诏从之。于是公卿八座参议，考正旧注，有轻重处，竟陵王子良下意多使从轻。其中朝议不能断者，则制旨平决。至九年，珪表上律文二十卷，录序一卷，又立律学助教，依五经例，诏报从之。事竟不行。转御史中丞。

建武初，为平西长史、南郡太守。珪以魏连岁南伐，百姓死伤，乃上表陈通和之策，帝不从。征侍中，不行，留本任。

珪风韵清疏，好文咏，饮酒七八斗。与外兄张融情趣相得，又与琅邪王思远、庐江何点、点弟胤并款交，不乐世务。居宅盛营山水，凭几独酌，傍无杂事。门庭之内，草莱不翦。中有蛙鸣，或问之曰：“欲为陈蕃乎？”珪笑答曰：“我以此当两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尝鸣鼓吹候之，闻群蛙鸣，曰：

“此殊聒人耳。”珪曰：“我听鼓吹，殆不及此。”晏甚有惭色。

永元元年，为都官尚书，迁太子詹事，加散骑常侍。三年，珪疾，东昏屏除，以床舁之走，因此疾甚，遂卒。赠金紫光禄大夫。

刘怀珍字道玉，平原人，汉胶东康王寄之后也。其先刘植为平原太守，因家焉。祖昶从慕容德南度河，因家于北海都昌。宋武帝平齐，以为青州中从事，位至员外常侍。伯父奉伯，宋世位至陈南顿二郡太守。

怀珍幼随奉伯至寿阳，豫州刺史赵伯符出猎，百姓聚观，怀珍独避不视，奉伯异之，曰：“此儿方兴吾家。”本州辟主簿。

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马顺则聚党东阳，州遣怀珍将数千人讨平之。宋文帝问破贼事，怀珍让功不肯当，亲人怪问焉，怀珍曰：“昔国子尼耻陈河间之级，吾岂能论邦域之捷哉。”时人称之。

江夏王义恭出镇盱眙，道遇怀珍，以应对见重，取为骠骑长史兼墨曹行参军。孝建初，为义恭大司马参军、直合将军，随府转太宰参军。

大明二年，以军功拜乐陵河间二郡太守，赐爵广晋县侯。司空竟陵王诞反，郡人王弼门族甚盛，劝怀珍起兵助诞，怀珍杀之。帝嘉其诚，除豫章王子尚车骑参军，母忧去职。服阕，见江夏王义恭，义恭曰：“别子多年，那得不老？”对曰：“公恩未报，何敢便老。”义恭善其对。

累迁黄门郎，领虎贲中郎将。桂阳王休范反，加怀珍前将军，守石头。出为豫州刺史，加督。建平王景素反，怀珍遣子灵哲领兵赴建邺。沈攸之在荆楚，遣使人许天保说结怀珍，斩之，送首于齐高帝，封中宿县侯，进平南将军，增督二州。

初，宋孝武世，齐高帝为舍人，怀珍为直合，相遇早旧。怀珍假还青州，高帝有白骢马，啮人，不可骑，送与怀珍别。怀珍报上百匹绢。或谓怀珍曰：“萧公此马不中骑，是以与君耳。君报百匹，不亦多乎？”怀珍曰：“萧君局量堂堂，宁应负人此绢。吾方欲以身名托之，岂计钱物多少。”

高帝辅政，以怀珍内资未多，征为都官尚书，领前将军。以第四子晃代为豫州刺史。或疑怀珍不受代，高帝曰：“我布衣时，怀珍便推怀投款，况在今日，宁当有异。”晃发经日，疑论不止，上乃遣军主房灵人领百骑进送晃。谓灵人曰：“论者谓怀珍必有异同，我期之有素，必不应尔。卿是其乡里，故遣卿行，非唯卫新，亦以迎故。”怀珍还，乃授相国右司马。

及齐台建，朝士人人争为臣吏，以怀珍为宋台右卫。怀珍谓帝曰：“人皆迎新，臣独送故，岂以臣笃于本乎。”齐建元元年，转左卫将军，加给事中，改封霄城侯。

怀珍年老，以禁旅辛勤，求为闲职，转光禄大夫，卒。遗言薄葬。赠雍州刺史，谥敬侯。

子灵哲字文明，位齐郡太守、前军将军。灵哲所生母尝病，灵哲躬自祈祷，梦见黄衣老公与药曰：“可取此食之，疾立可愈。”灵哲惊觉，于枕间得之，如言而疾愈。药似竹根，于斋前种，叶似鳧茈。

嫡母崔氏及兄子景焕，泰始中为魏所获。灵哲为布衣，不听乐。及怀珍卒，当袭爵，灵哲固辞，以兄子在魏，存亡未测，无容越当茅土。朝廷义之。

灵哲倾产赎嫡母及景焕，累年不能得。武帝哀之，令北使者请之，魏人送以还南，袭怀珍封爵。灵哲位兖州刺史，隆昌元年卒。

峻字孝标，本名法武，怀珍从父弟也。父璇之，仕宋为始

兴内史。

峻生期月而璇之卒，其母许氏携峻及其兄法凤还乡里。宋泰始初，魏克青州，峻时年八岁，为人所略为奴至中山。中山富人刘宝愍峻，以束帛赎之，教以书学。魏人闻其江南有戚属，更徙之代都。居贫不自立，与母并出家为尼僧，既而还俗。峻好学，寄人庑下，自课读书，常燎麻炬，从夕达旦。时或昏睡，爇其须发，及觉复读，其精力如此。时魏孝文选尽物望，江南人士才学之徒，咸见申擢，峻兄弟不蒙选拔。

齐永明中，俱奔江南，更改名峻字孝标。自以少时未开悟，晚更厉精，明慧过人。苦所见不博，闻有异书，必往祈借。清河崔慰祖谓之“书淫”。于是博极群书，文藻秀出。故其自序云：“龔中济济皆升堂，亦有愚者解衣裳。”言其少年鲁钝也。时竟陵王子良招学士，峻因人求为子良国职。吏部尚书徐孝嗣抑而不许，用为南海王侍郎，不就。至齐明帝时，萧遥欣为豫州，引为府刑狱，礼遇甚厚。遥欣寻卒，久不调。

梁天监初，召入西省，与学士贺踪典校秘阁。峻兄孝庆时为青州刺史，峻请假省之，坐私载禁物，为有司所奏免官。安成王秀雅重峻，及安成王迁荆州，引为户曹参军，给其书籍，使撰类苑。未及成，复以疾去，因游东阳紫岩山，筑室居焉。为山栖志，其文甚美。

初，梁武帝招文学之士，有高才者多被引进，擢以不次。峻率性而动，不能随众沉浮。武帝每集文士策经史事，时范云、沉约之徒皆引短推长，帝乃悦，加其赏赉。会策锦被事，咸言已罄，帝试呼问峻，峻时贫悴冗散，忽请纸笔，疏十余事，坐客皆惊，帝不觉失色。自是恶之，不复引见。及峻类苑成，凡一百二十卷，帝即命诸学士撰华林遍略以高之，竟不见用。乃着辩命论以寄其怀。论成，中山刘沼致书以难之，凡再反，峻

并为申析以答之。会沼卒，不见峻后报者，峻乃为书以序其事。其文论并多不载。

峻又尝为自序，其略云：

余自比冯敬通，而有同之者三，异之者四。何则？敬通雄才冠世，志刚金石；余虽不及之，而节亮慷慨。此一同也。敬通逢中兴明君，而终不试用；余逢命世英主，亦摈斥当年。此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于身操井臼；余有悍室，亦令家道轆轳。此三同也。敬通当更始世，手握兵符，跃马肉食；余自少迄长，戚戚无欢。此一异也。敬通有子仲文，官成名立；余祸同伯道，永无血胤。此二异也。敬通膂力刚强，老而益壮；余有犬马之疾，溘死无时。此三异也。敬通虽芝残蕙焚，终填沟壑，而为名贤所慕，其风流郁烈芬芳，久而弥盛；余声尘寂寞，世不吾知，魂魄一去，将同秋草。此四异也。所以力自为序，遗之好事云。

峻本将门，兄法凤自北归，改名孝庆字仲昌。早有干略，齐末为兖州刺史，举兵应梁武，封余干男，历官显重。峻独笃志好学，居东阳，吴、会人士多从其学。普通三年卒，年六十。门人谥曰玄靖先生。

刘沼字明信，中山魏昌人。六世祖舆，晋骠骑将军。沼幼善属文，及长博学，位终秣陵令。

怀慰字彦泰，怀珍从子也。祖奉伯，宋元嘉中为冠军长史。父乘人，冀州刺史，死于义嘉事。怀慰持丧不食醯酱，冬日不用絮衣，养孤弟妹，事寡叔母，皆有恩义。仕宋为尚书驾部郎。怀慰宗从善明等为齐高帝心腹，怀慰亦预焉。

齐国建，上欲置齐郡于都下。议者以江右土沃，流人所归，乃置于瓜步，以怀慰为辅国将军、齐郡太守。上谓怀慰曰：“齐邦是王业所基，吾方欲以为显任，经理之事，一以委卿。”

又手敕曰：“有文事必有武备，今赐卿玉环刀一口。”

怀慰至郡，修城郭，安集居人，垦废田二百顷，决沉湖灌溉。不受礼谒，人有饷其新米一斛者，怀慰出所食麦饭示之曰：“食有余，幸不烦此。”因着廉吏论以达其意。高帝闻之，手敕褒赏。进督秦、沛二郡，妻子在都，赐米三百石。兖州刺史柳世隆与怀慰书曰：“胶东流化，颍川致美，以今方古，曾何足云。”

怀慰本名闻慰，武帝即位，以与舅氏名同，敕改之。后兼安陆王北中郎司马，卒。明帝即位，谓仆射徐孝嗣曰：“刘怀慰若在，朝廷不忧无清吏也。”子霁、杳、歊。

霁字士湮，九岁能诵左氏传。十四居父忧，有至性，每哭辄呕血。家贫，与弟杳、歊励志勤学。及长，博涉多通。梁天监中，历位西昌相，尚书主客侍郎，海盐令。霁前后宰二邑，并以和理称。后除建康令，不拜。

母明氏寝疾，霁年已五十，衣不解带者七旬，诵观世音经数万遍。夜中感梦，见一僧谓曰：“夫人算尽，君精诚笃志，当相为申延。”后六十余日乃亡。霁庐于墓，哀恸过礼，常有双白鹤循翔庐侧，处士阮孝绪致书抑譬焉。霁思慕不已，未终丧而卒。着释俗语八卷，文集十卷。

杳字士深，年数岁，征士明僧绍见之，抚而言曰：“此儿实千里之驹。”十三丁父忧，每哭，哀感行路。梁天监中，为宣惠豫章王行参军。

杳博综群书，沈约、任昉以下每有遗忘，皆访问焉。尝于约坐语及宗庙牺樽，约云：“郑玄答张逸谓为画凤皇尾婆娑然。今无复此器，则不依古。”杳曰：“此言未必可安。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魏时鲁郡地中得齐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牺樽作牺牛形。晋永嘉中，贼曹疑于青州发

齐景公冢又得二樽，形亦为牛象。二处皆古之遗器，知非虚也。”约大以为然。约又云：“何承天纂文奇博，其书载张仲师及长颈王事，此何所出？”杳曰：“仲师长尺二寸，唯出论衡。长颈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以南记云：‘古来至今不死’。”约即取二书寻检，一如杳言。约郊居宅时新构阁斋，杳为赞二首，并以所撰文章呈约，约即命工书人题其赞于壁。仍报杳书，共相叹美。又在任昉坐，有人饷昉冲酒而作楹字，昉问杳此字是不，杳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右。”昉又曰：“酒有千日醉，当是虚言。”杳曰：“桂阳程乡有千里酒，饮之至家而醉。亦其例。”昉大惊曰：“吾自当遗忘，实不忆此。”杳云：“出杨元凤所撰置郡事。元凤是魏代人，此书仍载其赋‘三重五品，商溪况里’。”昉即检杨记，言皆不差。王僧孺被使撰谱，访杳血脉所因。杳云：“桓谭新论云：‘太史三代世表旁行邪上，并效周谱。’以此而推，当起周代。”僧孺叹曰：“可谓得所未闻。”周舍又问杳尚书着紫荷囊，相传云挈囊，竟何所出？杳曰：“张安世传云：‘持囊簪笔，事孝武皇帝数十年。’韦昭、张晏注并曰：‘囊，囊也。簪笔以待顾问。’范岫撰字书音训又访杳焉。寻佐周舍撰国史。”

出为临津令，有善绩，秩满，县三百余人诣阙请留，敕许焉。后詹事徐勉举杳及顾协等五人入华林撰遍略，书成，以晋安王府参军兼廷尉正，以足疾解。因着林庭赋，王僧孺见而叹曰：“郊居以后，无复此作。”累迁尚书仪曹郎，仆射徐勉以台阁文议专委杳焉。出为余姚令，在县清洁。湘东王绎发教褒美之。

大通元年，为步兵校尉，兼东宫通事舍人。昭明太子谓曰：“酒非卿所好，而为酒厨之职，政为卿不愧古人耳。”太子有瓠食器，因以赐焉，曰：“卿有古人之风，故遗卿古人之器。”

俄有敕代裴子野知著作郎事。昭明太子薨，新宫建，旧人例无停者，敕特留杳焉。仆射何敬容奏转杳王府谘议，武帝曰：“刘杳须先经中书。”仍除中书侍郎。寻为平西湘东谘议参军，兼舍人、著作如故。迁尚书左丞，卒。

杳清俭无所嗜好，自居母忧，便长断腥膻，持斋蔬食。临终遗命：“敛以法服，载以露车，还葬旧墓，随得一地，容棺而已。不得设灵筵及祭醮。”其子遵行之。

撰要雅五卷，楚辞草木疏一卷，高士传二卷，东宫新旧记三十卷，古今四部书目五卷，文集十五卷，并行于世。

歆字士光，生夕有香气，氛氲满室。幼有识慧，四岁丧父，与群儿同处，独不戏弄。六岁诵论语、毛诗，意所不解，便能问难。十二读庄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问之，随问而答，皆有情理，家人每异之，谓为神童。及长，博学有文才，不娶不仕，与族弟吁并隐居求志，遨游林泽，以山水书籍相娱而已。

奉母兄以孝悌称，寝食不离左右。母意有所须，口未及言，歆已先知，手自营办，狼狽供奉。母每疾病，梦歆进药，及翌日转有间效，其诚感如此。性重兴乐，尤爱山水，登危履峻，必尽幽遐，人莫能及，皆叹其有济胜之具。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违。每随兄霁、杳从宦。

少时好施，务周人之急，人或遗之，亦不拒也。久而叹曰：“受人者必报；不则有愧于人。吾固无以报人，岂可常有愧乎。”

天监十七年，忽着革终论。以为：

形者无知之质，神者有知之性。有知不独存，依无知以自立，故形之于神，逆旅之馆耳。及其死也，神去此馆，速朽得理。是以子羽沉川，汉伯方圻，文楚黄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若从四子而游，则平生之志得矣。然积习生常，难

卒改革，一朝肆志，傥不见从。今欲翦截烦厚，务存俭易，进不裸尸，退异常俗，不伤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且张奂止用幅巾，王肃唯盥手足，范冉敛毕便葬，爰珍无设筵几，文度故舟为棺，子廉牛车载柩，叔起诫绝坟陇，康成使无卜吉。此数公者，尚或如之，况为吾人，而尚华泰。今欲髣佛景行，以为轨则。气绝不须复魂，盥漱而敛。以一千钱市成棺，单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中常物，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谓惑矣。余以孔、释为师，差无此惑。敛讫，载以露车，归于旧山，随得一地，地足为坎，坎足容棺。不须砖甃，不劳封树，勿设祭飧，勿置几筵。其蒸尝继嗣，言象所绝，事止余身，无伤世教。

初，吁之疾，歆尽心救疗，及卒哀伤，为之谏，又着悲友赋以序哀情。忽有老人无因而至，谓曰：“君心力坚猛，必破死生；但运会所至，不得久留一方耳。”弹指而去。歆心知其异，试遣寻之，莫知其所。于是信心弥笃。既而寝疾，恐贻母忧，乃自言笑，勉进汤药。谓兄霁、杳曰：“两兄禄仕，足伸供养。歆之归泉，复何所憾。愿深割无益之悲。”十八年，年三十二卒。

始沙门释宝志遇歆于兴皇寺，惊起曰：“隐居学道，清净登仙。”如此三说。歆未死之春，有人为其庭中栽柿，歆谓兄子弇曰：“吾不见此实，尔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为知命。亲故谏其行迹，谥曰贞节处士。

先是有太中大夫琅邪王敬胤以天监八年卒，遗命：“不得设复魄旌旒，一芦箒藉下，一枚覆上。吾气绝便沐浴，篮舆载尸，还忠侯大夫隧中。若不行此，则戮吾尸于九泉。”敬胤外甥许慧诏因阮研以闻。诏曰：“敬胤令其息崇素，气绝便沐浴，藉以二芦箒，凿地周身，归葬忠侯。此达生之格言，贤夫玉匣

石椁远矣。然子于父命，亦有所从有所不从。今崇素若信遗意，土周浅薄，属辟不施，一朝见侵狐鼠，戮尸已甚。父可以训子，子亦不可行之。外内易棺，此自奉亲之情，藉土而葬，亦通人之意。宜两舍两取，以达父子之志。棺周于身，土周于椁，去其牲奠，敛以时服。一可以申情，二可以称家。礼教无违，生死无辱，此故当为安也。”

吁字彦度，怀珍从孙也。祖承宗，宋太宰参军。父灵真，齐镇西谘议、武昌太守。

吁幼称纯孝，数岁父母继卒，吁居丧哭泣孺慕，几至灭性，赴吊者莫不伤焉。后为伯父所养，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笃至，为宗族所称。自伤早孤，人有误触其讳者，未尝不感结流涕。长兄絜为娉妻，克日成婚，吁闻而逃匿，事息乃还。

本州刺史张稷辟为主簿，主者檄召吁，乃挂檄于树而逃。陈留阮孝绪博学隐居，不交当世，恒居一鹿床，环植竹木，寝处其中，时人造之，未尝见也。吁经一造，孝绪即顾以神交。吁族兄歆又履高操，三人日夕招携，故都下谓之三隐。

吁善玄言，尤精意释典，曾与歆听讲钟山诸寺，因共卜筑宋熙寺东涧，有终焉之志。尚书郎何炯尝遇之于路，曰：“此人风神颖俊，盖荀奉倩、卫叔宝之流也。”命驾造门，拒而不见。族祖孝标与书称之曰：“吁超超越俗，如半天朱霞。歆矫矫出尘，如云中白鹤。皆俭岁之梁稷，寒年之纡纆。”

吁尝着谷皮巾，披纳衣，每游山泽，辄留连忘返。神理闲正，姿貌甚华，在林谷之间，意气弥远，或有遇之者，皆谓神人。家甚贫苦，并日而食，隆冬之月，或无毡絮，吁处之晏然，人不觉其饥寒也。自少至长，无喜愠之色。每于可竞之地，辄以不竞胜之。或有加陵之者，莫不退而愧服，由是众论咸归重焉。

天监十七年，卒于歾舍。临终执歾手曰：“气绝便敛，敛毕即埋，灵筵一不须立。勿设飧祀，无求继嗣。”歾从而行之。宗人至友，相与刊石立铭，谥曰玄贞处士。

善明，怀珍族弟也。父怀人，仕宋为齐、北海二郡太守。元嘉末，青州饥荒，人相食。善明家有积粟，躬食饘粥，开仓以救，乡里多获全济，百姓呼其家田为续命田。

善明少而静处读书，刺史杜骥闻名候之，辞不相见。年四十，刺史刘道隆辟为中从事。怀人谓善明曰：“我已知汝立身，复欲见汝立官也。”善明应辟，仍举秀才。宋孝武见其策强直，甚异之。

泰始初，徐州刺史薛安都反，青州刺史沈文秀应之。时州居东阳城，善明家在郭内，不能自拔。伯父弥之诡说文秀求自效，文秀使领军主张灵庆等五千人援安都。弥之出门，密谓部曲曰：“始免祸坑矣。”行至下邳，乃背文秀，善明从伯怀恭为北海太守，据郡相应。善明密契，收集门宗部曲，得三千人。夜斩关奔北海。族兄乘人又聚众勃海以应朝廷。而弥之寻为薛安都所杀，明帝赠青州刺史。以乘人为冀州刺史，善明为北海太守，除尚书金部郎。乘人病卒，仍以善明为冀州刺史。文秀既降，除善明海陵太守，郡境边海，无树木，善明课人种榆楩杂果，遂获其利。还为直合将军。

五年，魏克青州，善明母在焉，移置代郡。善明布衣蔬食，哀戚如持丧，明帝每见，为之叹息。转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善明以母在魏，不愿西行，泣涕固请，见许。朝廷多哀善明心事，元徽初遣北使，朝议令善明举人。善明举州乡北平田惠绍使魏，赎母还。

时宋后废帝新立，群臣执政，善明独事齐高帝，委身归诚。出为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善明从弟僧副与善明俱知名

于乡里，泰始初，魏攻淮北，僧副将部曲二千人东依海岛。齐高帝在淮阴，壮其所为，召与相见，引为安成王抚军参军。后废帝肆暴，高帝忧恐，常令僧副微行，伺察声论。使密告善明及东海太守垣崇祖，使动魏兵。善明劝静以待之，高帝纳焉。

废帝见杀，善明为高帝骠骑谘议、南东海太守，行南徐州事。沈攸之反，高帝深以为忧。善明献计曰：“沉攸之控引八州，纵情蓄敛，苞藏贼志，于焉十年。性既险躁，才非持重，起逆累旬，迟回不进，岂应有所待也？一则闇于兵机，二则人情离怨，三则有掣肘之患，四则天夺其魄。本疑其轻速，掩袭未备；今六师齐奋，诸侯同举，此已笼之鸟耳。”事平，高帝召善明还都，谓曰：“卿策沉攸之，虽张良、陈平适如此耳。”仍迁太尉右司马。

齐台建，为右卫将军，辞疾不拜。司空褚彦回谓善明曰：“高尚之事，乃卿从来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讎得便学松、乔邪。”善明答曰：“我本无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驱驰。天地廓清，朝廷济济，鄙吝既申，不敢昧于富贵矣。”

高帝践阼，以善明勋诚，欲与之禄，召谓曰：“淮南近畿，国之形胜，非亲贤不居，卿与我卧理之。”乃代明帝为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遣使拜授，封新淦伯。善明至郡，上表陈事凡十一条：其一以为“天地开创，宜存问远方，广宣慈泽”。其二以为“京都远近所归，宜遣医药，问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随宜量赐”。其三以为“宋氏赦令，蒙原者寡。愚谓今下赦书，宜令事实相副”。其四以为“刘昶犹存，容能送死境上，诸城宜应严备”。其五以为“宜除宋氏大明以来苛政细制，以崇简易”。其六以为“凡诸土木之费，且可权停”。其七以为“帝子王女，宜崇俭约”。其八以为“宜诏百官及府州郡县，各贡说言，以弘广唐、虞之美”。其九以为“

忠贞孝悌，宜擢以殊阶；清俭苦节，应授以政务”。其十以为“革命惟始，宜择才北使”。其十一以为“交州险囂，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宜怀以恩德，未应远劳将士，摇动边甿”。又撰贤圣杂语奏之，托以讽谏。上优诏答之。

又谏起宣阳门，表陈：“宜明守宰赏罚，立学校，制齐礼，开宾馆以接邻国。”上答曰：“夫赏罚以惩守宰，饰馆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礼，或非易制。国学之美，已敕公卿。宣阳门今敕停。寡德多阙，思复有闻。”

善明身长七尺九寸，质素不好声色，所居茅斋，斧木而已。床榻几案，不加划削。少立节行，常云：“在家当孝，为吏当清，子孙楷棊足矣。”及累为州郡，颇黷财贿，崔祖思怪而问之，答曰：“管子云，鲍叔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乱矣，岂暇为廉。”所得金钱皆以赎母。及母至，清节方峻。所历之职，廉简不烦，俸禄散之亲友。

与崔祖思友善，祖思出为青冀二州，善明遗书叙旧，因相勗以忠概。及闻祖思死，恸哭，仍得病。建元二年卒，遗命薄殓。赠左将军、豫州刺史，谥烈伯。子涤嗣。

善明家无遗储，唯有书八千卷。高帝闻其清贫，赐涤家葛塘屯谷五百斛，曰：“葛屯亦吾之垣下，令后世知其见异。”

善明从弟僧副字士云，位前将军，封丰阳男，卒于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图功臣像赞，僧副亦在焉。

兄法护字士伯，有学业，位济阴太守。

论曰：诗称“抑抑威仪，惟人之则。”又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观夫杲之风流所得，休野行己之度，盖其有焉。仲和性履所遵，德璋业尚所守，殆人望也。怀珍宗族文质斌斌，自宋至梁，时移三代，或以隐节取高，或以文雅见重。古人云立言立德，斯门其有之乎。

南史卷五十

列传第四十

刘瓛 明 僧绍 庾易 刘虬

瓛笃志好学，博通训义。年五岁，闻舅孔熙先读管宁传，欣然欲读，舅更为说之，精意听受，曰：“此可及也。”宋大明四年，举秀才，兄璡亦有名，先应州举，至是别驾东海王元曾与瓛父惠书曰：“比岁贤子充秀，州闾可谓得人。”

除奉朝请不就，兄弟三人共处蓬室一间，为风所倒，无以葺之。怡然自乐，习业不废。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丹阳尹袁粲于后堂夜集，闻而请之，指听事前古柳树谓瓛曰：“人谓此是刘尹时树，每想高风；今复见卿清德，可谓不衰矣。”荐为秘书郎，不见用。

后拜安成王抚军行参军，公事免。瓛素无宦情，自此不复仕。袁粲诛，瓛微服往哭，并致赙助。

齐高帝践阼，召瓛入华林园谈话，问以政道。答曰：“政在孝经。宋氏所以亡，陛下所以得之是也。”帝咨嗟曰：“儒者之言，可宝万世。”又谓瓛曰：“吾应天革命，物议以为何如？”瓛曰：“陛下戒前轨之失，加之以宽厚，虽危可安；若循其覆辙，虽安必危。”及出，帝谓司徒褚彦回曰：“方直乃尔。学士故自过人。”敕瓛使数入，而瓛自非诏见，未尝到宫

门。

上欲用瓛为中书郎，使吏部尚书何戢喻旨。戢谓瓛曰：“上意欲以凤池相处，恨君资轻，可且就前除。少日当转国子博士，便即所授。”瓛笑曰：“平生无荣进意，今闻得中书郎而拜记室，岂本心哉。”

后以母老阙养，拜彭城郡丞，司徒褚彦回宣旨喻之，答曰：“自省无廊庙才，所愿唯保彭城丞耳。”上又以瓛兼总明观祭酒，除豫章王骠骑记室参军，丞如故。瓛终不就。武陵王晔为会稽太守，上欲令瓛为晔讲，除会稽郡丞。学徒从之者转众。

永明初，竟陵王子良请为征北司徒记室，瓛与张融、王思远书曰：

奉教使恭召，会当停公事；但念生平素抱，有乖恩顾。吾性拙人间，不习仕进，昔尝为行佐，便以不能及公事免黜，此眷者所共知也。量己审分，不敢期荣，夙婴贫困，加以疏懒，衣裳容发，有足骇者。中以亲老供养，褰裳徒步，脱尔逮今，二代一纪。先朝使其更自修正，勉励于阶级之次，见其褴褛，或复赐以衣裳。袁、褚诸公，咸加劝励，终于不能自反也。一不复为，安可重为哉。昔人有以冠一免，不重加于首，每谓此得进止之仪。又上下年尊，益不愿居官次废晨昏也。先朝为此，曲申从许，故得连年不拜。既习此岁久，又齿长疾侵，岂宜摄齋河间之听，厕迹东平之僚？本无绝俗之操，亦非能偃蹇为高，此又听览所当深察者也。近初奉教，便自希得托迹客游之末，而固辞荣级，其故何邪？以古之王侯大人，或以此延四方之士，有追申、白而入楚，羨邹、枚而游梁，吾非敢叨夫曩贤，庶欲从九九之遗迹，既于闻道集泮不殊，而幸无职司拘碍，可得奉温清，展私计，志在此耳。除步兵校尉，不拜。

瓛姿状纤小，儒业冠于当时，都下士子贵游，莫不下席受

业，当世推其大儒，以比古之曹、郑。性谦率，不以高名自居，之诣于人，唯一门生持胡床随后。主人未通，便坐门待答。住在檀桥，瓦屋数间，上皆穿漏，学徒敬慕，不敢指斥，呼为青溪焉。

竟陵王子良亲往修谒。七年，表武帝为瓛立馆，以杨烈桥故主第给之，生徒皆贺。瓛曰：“室美岂为人哉，此华宇岂吾宅邪？幸可诏作讲堂，犹恐见害也。”未及徙居，遇疾。子良遣从瓛学者彭城刘绘、顺阳范缜将厨于瓛宅营斋。及卒，门人受学者并吊服临送。

瓛有至性，祖母病疽经年，手持膏药，渍指为烂。母孔氏甚严明，谓亲戚曰：“阿称便是今世曾子。”称，瓛小名也。年四十余，未有婚对。建元中，高帝与司徒褚彦回为瓛娶王氏女。王氏穿壁挂履，土落孔氏床上，孔氏不悦。瓛即出其妻。及居母忧，住墓下不出庐，足为之屈，杖不能起。此山常有鸬鹚鸟，瓛在山三年不敢来，服释还家，此鸟乃至。

梁武帝少时尝经伏膺，及天监元年下诏为瓛立碑，谥曰贞简先生。所着文集行于世。

初，瓛讲月令毕，谓学生严植之曰：“江左以来，阴阳律数之学废矣，吾今讲此，曾不得其彷彿。”学者美其退让。时济阳蔡仲熊礼学博闻，谓人曰：“五音本在中土，故气韵调平。今既东南土气偏讹，故不能感动木石。”瓛亦以为然。仲熊执经议论，往往与时宰不合，亦终不改操求同，故坎稟不进，历年方至尚书左丞，当时恨其不遇。

又东阳娄幼瑜字季玉，着礼摺拾三十卷。

瓛弟璉字子璉，方轨正直，儒雅不及瓛而文采过之。宋泰豫中，为明帝挽郎。齐建元初，为武陵王晔冠军征虏参军。晔与僚佐饮，自割鹅炙。璉曰：“应刃落俎，是膳夫之事。殿下

亲执鸾刀，下官未敢安席。”因起请退。与友人会稽孔逖同舟入东，于塘上遇一女子，逖目送曰：“美而艳。”璉曰：“斯岂君子所宜言乎，非吾友也。”于是解裳自隔。或曰：与友孔彻同舟入东，彻留目观岸上女子。璉举席自隔，不复同坐。兄瓛夜隔壁呼璉，璉不答，方下床着衣立，然后应。瓛怪其久，璉曰：“向束带未竟。”其立操如此。

文惠太子召璉入侍东宫，每上事辄削草。寻署射声校尉，卒于官。

时济阳江重欣亦清介，虽处閤室，如对严宾，而不及璉也。重欣位至射声校尉。

显字嗣芳，瓛族子也。父琚字仲翔，博识强正，名行自居。幼为外祖臧质所鞠养。质既富盛，恒有音乐。质亡后，母没十许年，琚每闻丝竹之声，未尝不歔歔流涕。梁天监初，终于晋安内史。

显幼而聪敏，六岁能诵吕相绝秦、贾谊过秦。琅邪王思远、吴国张融见而称赏，号曰神童。族伯瓛儒学有重名，卒无嗣，齐武帝诏显为后，时年八岁。本名颀，齐武以字难识，改名显。天监初，举秀才，解褐中军临川王行参军，俄署法曹。

显博涉多通。任昉尝得一篇缺简，文字零落，示诸人莫能识者，显见云是古文尚书所删逸篇。昉检周书，果如其说。昉因大相赏异。丁母忧，服阕，尚书令沈约时领太子少傅，引为少傅五官。约为丹阳尹，命驾造焉。于坐策显经史十事，显对其九。约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虽然，聊试数事，不可至十。”显问其五，约对其二。陆倕闻之击席喜曰：“刘郎子可谓差人，虽吾家平原诣张壮武，王粲谒伯喈，必无此对。”其为名流推赏如此。

五兵尚书傅昭掌著作，撰国史，显自兼廷尉正，被引为佐。

及革选尚书五都，显以法曹兼吏部郎。后为尚书仪曹郎。尝为上朝诗，沉约见而美之，命工书人题之于郊居宅壁。后兼中书通事舍人，再迁骠骑鄱阳王记室，兼中书舍人。后为中书郎，舍人如故。

显与河东裴子野、南阳刘之遴、吴郡顾协连职禁中，递相师友，人莫不慕之。显博闻强记，过于裴、顾。时波斯献生师子，帝问曰：“师子有何色？”显曰：“黄师子超不及白师子超。”魏人送古器，有隐起字无识者，显案文读之无滞，考校年月，一字不差。武帝甚嘉焉。

迁尚书左丞，除国子博士。时有沙门讼田，帝大署曰“贞”。有司未辩，遍问莫知。显曰：“贞字文为与上人。”帝因忌其能，出之。后为云麾邵陵王长史、寻阳太守。魏使李谐至闻之，恨不相识。叹曰：“梁德衰矣。善人国之纪也，而出之，无乃不可乎。”王迁镇郢州，除平西府谘议参军，久在府不得志。大同九年终于夏口，时年六十三。

凡佐两府，并事骄王，人为之忧，而反见礼重。友人刘之遴启皇太子为之铭志，葬于秣陵县刘真长旧茔。

子莠、恁、臻。臻早有名，载北史。

显从弟穀字仲宝。形貌短小，儒雅博洽，善辞翰，随湘东王在蕃十余年，宠寄甚深。当时文檄皆其所为。位吏部尚书、国子祭酒。魏克江陵，入长安。

明僧绍字休烈，平原鬲人，一字承烈。其先吴太伯之裔，百里奚子孟明，以名为姓，其后也。祖玩，州中从事。父略，给事中。僧绍明经有儒术，宋元嘉中，再举秀才，永光中，镇北府辟功曹，并不就。隐长广郡崂山，聚徒立学。魏克淮北，乃度江。

升明中，齐高帝为太傅，教辟僧绍及顾欢、臧荣绪，以旌

币之礼，征为记室参军，不至。僧绍弟庆符为青州，僧绍乏粮食，随庆符之郁洲，住舁榆山，栖云精舍，欣玩水石，竟不入州城。

泰始季年，岷、益有山崩，淮水竭齐郡，僧绍窃谓其弟曰：“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夫阳伏而不泄，阴迫而不蒸，于是乎有山崩川竭之变。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殷亡，三川竭岐山崩而周亡，五山崩而汉亡。夫有国必依山川而为固，山川作变，不亡何待？今宋德如四代之季，尔志吾言而勿泄也。”竟如其言。

齐建元元年冬，征为正员郎，称疾不就。其后帝与崔祖思书，令僧绍与庆符俱归。帝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犹发议，在今宁得息谈邪？聊以为笑。”

庆符罢任，僧绍随归住江乘摄山。僧绍闻沙门释僧远夙德，往候定林寺。高帝欲出寺见之，僧远问僧绍曰：“天子若来，居士若为相对？”僧绍曰：“山藪之人，政当凿坏以遁；若辞不获命，便当依戴公故事。”既而遁还摄山、建栖霞寺而居之，高帝甚以为恨。昔戴颙高卧牖下，以山人之服加其身，僧绍故云。

高帝后谓庆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尧之外臣。朕梦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谓‘径路绝，风云通’。”仍赐竹根如意、笋箨冠，隐者以为荣焉。勃海封延伯者，高行士也，闻之叹曰：“明居士身弥后而名弥先，亦宋、齐之儒仲也。”永明中，征国子博士不就，卒。

僧绍长兄僧胤能言玄，仕宋为江夏王义恭参军，王别为立榻，比之徐孺子。位冀州刺史。子慧照，元徽中，为齐高帝平南主簿，从拒桂阳，累至骠骑中兵参军，与荀伯玉对领直。建元元年，为巴州刺史，绥怀蛮蜒，上许为益州刺史，未迁卒。

僧胤次弟僧暲亦好学，宋大明中再使魏，于时新诛司空刘诞。孝武谓曰：“若问广陵之事，何以答之？”对曰：“周之管、蔡，汉之淮南。”帝大悦。及至魏，魏问曰：“卿衔此命，当缘上国无相踰者邪？”答曰：“聪明特达，举袂成帷，比屋之毗，又无下仆。晏子所谓‘看国善恶。’故再辱此庭。”位至青州刺史。

僧绍子元琳、仲璋、山宾并传家业，山宾最知名。

山宾字孝若，七岁能言名理。十三，博通经传，居丧尽礼，起家奉朝请。兄仲璋痼疾，家道屡空，山宾乃行干禄，后为广阳令，顷之去官。会诏使公卿举士，左卫将军江祐上书荐山宾才堪理剧。齐明帝不重学，谓祐曰：“闻山宾谈书不辍，何堪官邪。”遂不用。

梁台建，累迁右军记室参军，掌吉礼。时初置五经博士，山宾首应其选。历中书侍郎，国子博士，太子率更令，中庶子。天监十五年，出为持节、都督缘淮诸军事、北兖州刺史。普通二年，征为太子右卫率，加给事中。迁御史中丞，以公事左迁黄门侍郎。四年，为散骑常侍。东宫新置学士，又以山宾居之。俄以本官兼国子祭酒。

初，山宾在州，所部平陆县不稔，启出仓米以振百姓。后刺史检州曹，失簿，以山宾为耗损。有司追责，籍其宅入官。山宾不自理，更市地造宅。昭明太子闻筑室不就，有令曰：“明祭酒虽出抚大蕃，拥旌推毂，珥金拖紫，而恒事屡空。闻构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诒诗曰：“平仲古称奇，夷吾昔擅美，令则挺伊贤，东秦固多土。筑室非道傍，置宅归仁里。庚桑方有系，原生今易拟。必来三径人，将招五经士。”

山宾性笃实，家中尝乏困，货所乘牛。既售受钱，乃谓买主曰：“此牛经患漏蹄，疗差已久，恐后脱发，无容不相语。”

买主遽追取钱。处士阮孝绪闻之，叹曰：“此言足使还淳反朴，激薄停浇矣。”

五年，又假节摄北兖州事，后卒官，赠侍中，谥曰质子。山宾累居学官，甚有训导之益，然性颇疏通，接于诸生多狎比，人皆爱之。所着吉礼仪注二百二十四卷，礼仪二十卷，孝经丧服义十五卷。

子震字兴道，亦传父业，位太子舍人，尚书祠部郎，余姚令。

山宾弟少遐字处默，亦知名，位都官尚书。简文谓人曰：“我不喜明得尚书，更喜朝廷得人。”后拜青州刺史。太清之乱奔魏，仕北齐，卒于太子中庶子。子罕，司空记室。

明氏南度虽晚，并有名位，自宋至梁为刺史者六人。

庾易字幼简，新野人也，徙居江陵。祖玫，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参军。

易志性恬静，不交外物，齐临川王映临州，表荐之，饷麦百斛。易谓使人曰：“走樵采麋鹿之伍，终其解毛之衣，驰骋日月之车，得保自耕之禄，于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辞不受，以文义自乐。安西长史袁彖钦其风，赠以鹿角书格、蚌盘、蚌研、白象牙笔。并赠诗曰：“白日清明，青云辽亮，昔闻巢许，今睹台尚。”易以连理几、竹翘书格报之。

建武三年，诏征为司空主簿，不就，卒。子黔娄。

黔娄字子贞，一字贞正。少好学，多所讲诵。性至孝，不曾失色于人。南阳高士刘虬、宗测并叹异之。仕齐为编令，政有异绩。先是县境多猛兽暴，黔娄至，猛兽皆度往临沮界，时以为仁化所感。

徙孱陵令，到县未旬，易在家遭疾，黔娄忽心惊，举身流汗，即日弃官归家。家人悉惊其忽至。时易疾始二日，医云欲

知差剧，但尝糞甜苦。易泄利，黔娄辄取尝之，味转甜滑，心愈忧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闻空中有声曰：“征君寿命尽，不复可延。汝诚祷既至，政得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娄居丧过礼，庐于冢侧。

梁台建，黔娄自西台尚书仪曹郎为益州刺史邓元起表为府长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宝山积，元起悉分与僚佐，唯黔娄一无所取。元起恶其异众，厉声曰：“长史何独为高？”黔娄示不违之，请书数篋。寻除蜀郡太守，在职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部曲皆散，黔娄身营殡敛，携持丧枢归乡里。

东宫建，以中军记室参军侍皇太子读，甚见知重。诏与太子中庶子殷钧、中舍人到洽、国子博士明山宾递日为太子讲五经义。迁散骑侍郎，卒。弟于陵。

于陵字子介，七岁能言玄理。及长，清警博学，有才思。齐随王子隆为荆州，召为主簿，使与谢朓、宗夬抄撰群书。子隆代还，又以为送故主簿。子隆为明帝所害，僚吏畏避莫至，唯于陵与夬独留经理丧事。永元末，除东阳遂安令，为人吏所称。

梁天监初，为建康狱平，迁尚书功论郎，待诏文德殿。后兼中书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马。旧东宫官属通为清选，洗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代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者，时于陵与周舍并擢充此职。武帝曰：“官以人清，岂限甲族。”时论以为美。累迁中书黄门侍郎，舍人如故。后终于鸿胪卿。弟肩吾。

肩吾字慎之，八岁能赋诗，为兄于陵所友爱。初为晋安王国常侍，王每徙镇，肩吾常随府。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抄撰众籍，丰其果饌，号高斋学士。王为皇太子，兼东宫通事

舍人。后为安西湘东王录事、谏议参军，太子率更令，中庶子。

简文开文德省置学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吴郡张长公、北地傅弘、东海鲍至等充其选。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至是转拘声韵，弥为丽靡，复踰往时。简文与湘东王书论之曰：

比见京师文体，懦钝殊常，竞学浮疏，争事阐缓，既殊比兴，正背风骚。若夫六典三礼，所施则有地，吉凶嘉宾，用之则有所，未闻吟咏情性，反拟内则之篇，操笔写志，更模酒诰之作。迟迟春日，翻学归藏，湛湛江水，遂同大传。

吾既拙于为文，不敢轻有掎摭，但以当世之作，历方古之才人，远则杨、马、曹、王，近则潘、陆、颜、谢，观其遣辞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为是，则昔贤为非，若以昔贤可称，则今体宜弃。俱为盍各，则未之敢许。又时有效谢康乐、裴鸿胪文者，亦颇有惑焉。何者？谢客吐言天拔，出于自然，时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是为学谢则不届其精华，但得其冗长；师裴则蔑绝其所长，唯得其所短。谢故巧不可阶，裴亦质不宜慕。故胸驰臆断之侣，好名忘实之类，决羽谢生，岂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惧两唐之不传。故玉徽金铉，反为拙目所嗤，巴人下俚，更合郢中之听。阳春高而不和，妙声绝而不寻。竟不精讨锱铢，覆量文质，有异巧心，终愧妍手。是以握瑜怀玉之士，瞻郑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闽乡而叹息。诗既若此，笔又如之。徒以烟墨不言，受其驱染，纸札无情，任其摇襞。甚矣哉，文章横流，一至于此。

至如近世谢朓、沉约之诗，任昉、陆倕之笔，斯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张士简之赋，周升逸之辩，亦成佳手，难可复遇。文章未坠，必有英绝，领袖之者，非弟而谁。每欲论之，

无可与语，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兹清浊，使如泾、渭，论兹月旦，类彼汝南。朱白既定，雌黄有别，使夫怀鼠知惭，滥竽自耻。相思不见，我劳如何！

及简文即位，以肩吾为度支尚书。时上流蕃镇，并据州拒侯景，景矫诏遣肩吾使江州喻当阳公大心。大心乃降贼，肩吾因逃入东。后贼宋子仙破会稽，购得肩吾欲杀之，先谓曰：“吾闻汝能作诗，今可即作，若能，将贷汝命。”肩吾操笔便成，辞采甚美，子仙乃释以为建昌令。仍间道奔江陵，历江州刺史，领义阳太守，封武康县侯。卒，赠散骑常侍、中书令。子信。

刘虬字灵预，一字德明，南阳涅阳人，晋豫州刺史乔七世孙也。徙居江陵。

虬少而抗节好学，须得禄便隐。宋泰始中，仕至晋平王骠骑记室、当阳令。罢官归家静处，常服鹿皮裕，断谷，饵朮及胡麻。齐建元初，豫章王嶷为荆州，教辟虬为别驾，与同郡宗测、新野庾易并遗书礼请之。虬等各修笈笞而不应聘。

永明三年，刺史庐陵王子卿表虬及同郡宗测、宗尚之、庾易、刘昭五人，请加蒲车束帛之命。诏征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致书通意，虬答曰：“虬四节卧疾病，三时营灌植，畅余阴于山泽，托暮情于鱼鸟，宁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

虬精信释氏，衣粗布，礼佛长斋，注法华经，自讲佛义。以江陵西沙洲去人远，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诏征国子博士，不就。其冬虬病，正昼有白云徘徊檐户之内，又有香气及磬声。其日卒，年五十八。虬子之遴。

之遴字思贞，八岁能属文。虬曰：“此儿必以文兴吾宗。”常谓诸子曰：“若比之颜氏，之遴得吾之文。”由是州里称之。时有沙门僧惠有异识，每诣虬必呼之遴小字曰：“僧伽福德儿。”握手而进之。

年十五，举茂才，明经对策，沈约、任昉见而异之。吏部尚书王瞻尝候任昉，遇之遴在坐，昉谓瞻曰：“此南阳刘之遴，学优未仕，水镜所宜甄擢。”即辟为太学博士。昉曰：“为之美谈，不如面试。”时张稷新除尚书仆射，托昉为让表，昉令之遴代作，操笔立成。昉曰：“荆南秀气，果有异才，后仕必当过仆。”御史中丞乐蔼即之遴之舅，宪台奏弹，皆令之遴草焉。后为荆州中从事，梁简文临荆州，仍迁宣惠记室。之遴笃学明审，博览群籍，时刘显、韦棱并称强记，之遴每与讨论，咸不过也。

累迁中书侍郎，后除南郡太守。武帝谓曰：“卿母年德并高，故令卿衣锦还乡，尽荣养之理。”转西中郎湘东王绎长史，太守如故。初，之遴在荆府，常寄居南郡，忽梦前太守袁彖谓曰：“卿后当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遴后牛奔堕车折臂，右手偏直，不复得屈伸，书则以手就笔，叹曰：“岂黥而王乎？”周舍尝戏之曰：“虽复并坐可横，政恐陋巷无枕。”后连相两王，再为此郡，历秘书监。

出为郢州行事，之遴意不愿出，固辞曰：“去岁命绝离巽，不敢东下；今年所忌又在西方。”武帝手敕曰：“朕闻妻子具，孝衰于亲，爵禄具，忠衰于君。卿既内足，理忘奉公之节。”遂为有司奏免。后为都官尚书、太常卿。

之遴好古爱奇，在荆州聚古器数十百种，有一器似瓿可容一斛，上有金错字，时人无能知者。又献古器四种于东宫。其第一种，镂铜鸣夷榼二枚，两耳有银镂，铭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种，金银错镂古罇二枚，有篆铭云：“秦容成侯适楚之岁造。”其第三种，外国澡灌一口，有铭云：“元封二年，龟兹国献。”其第四种，古制澡盘一枚，铭云：“初平二年造。”

时鄱阳嗣王范得班固所撰汉书真本献东宫，皇太子令之遴

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录其异状数十事，其大略云：“案古本汉书称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无上书年月日子。又案古本叙传号为中篇，今本称为叙传，又今本叙传载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传”。又今本纪及表志列传不相合为次，而古本相合为次，总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帙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上。又今本韩彭英卢吴述云：“信惟饿隶，布实黥徒，越亦狗盗，芮尹江湖。云起龙骧，化为侯王。”古本述云：“淮阴毅毅，仗剑周章，邦之杰子，实惟彭、英。化为侯王，云起龙骧。”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释义，以助雅诂；而今本无此卷也。”

之遴好属文，多学古体，与河东裴子野、沛国刘显恒共讨论古籍，因为交好。时周易、尚书、礼记、毛诗并有武帝义疏，唯左氏传尚阙，之遴乃着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传同异十科。合三十事上之。帝大悦，诏答曰：“省所撰春秋义，比事论书，辞微旨远，编年之教，言阐义繁。丘明传洙、泗之风，公羊宗西河之学，铎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说无取。继踵胡毋，仲舒云盛，因循谷梁，千秋最笃。张苍之传左氏，贾谊之袭荀卿，源本分镳，指归殊致，详略纷然，其来旧矣。昔在弱年，久经研味，一从遗置，迄将五纪。兼晚秋暑促，机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披括。须待夏景，试欲推寻，若温故可求，别酬所问也。”

始武帝于齐代为荆府谘议，时之遴父虬隐在百里洲，早相知闻。帝偶匱乏，遣就虬换谷百斛。之遴时在父侧，曰：“萧谘议蹶士，云何能得春，愿与其米。”虬从之。及帝即位常怀之。侯景初以萧正德为帝，之遴时落景所，将使授玺绂。之遴

预知，仍剃发披法服乃免。先是，平昌伏挺出家，之遴为诗嘲之曰：“传闻伏不斗，化为支道林。”及之遴遇乱，遂披染服，时人笑之。

寻避难还乡，湘东王绎尝嫉其才学，闻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药杀之。不欲使人知，乃自制志铭，厚其赙赠。前后文集五十卷。

子三达字三善，数岁能清言及属文。州将湘东王绎闻之，盛集宾客，召而试之。说义属诗，皆有理致。年十二，听江陵令贺革讲礼还，仍覆述，不遗一句。年十八卒。之遴深怀悼恨，乃题墓曰“梁妙士”以旌之。之遴弟之亨。

之亨字嘉会，年四岁，出后叔父嵩。及长好学，美风姿，善占对。武帝之临荆州，唯与虬谈。虬见之遴之亨，帝曰：“之遴必以文章显，之亨当以功名着。”后州举秀才，除大学博士，仍代兄之遴为中书通事舍人。累迁步兵校尉，湘东王绎谘议参军，敕赐金策并赐诗焉。

大通六年，出师南郑，诏湘东王节度诸军。之亨以司农卿为行台承制，途出本州北界，总督众军，杖节而西，楼船戈甲甚盛。老小缘岸观曰：“是前举秀才者。”乡部伟之。是行也，大致克复，军士有功皆录，唯之亨为兰钦所讼，执政因而陷之，故封赏不行，但复本位而已。久之，帝读陈汤传，恨其立功绝域而为文吏所抵。宦者张僧胤曰：“外闻论者，窃谓刘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为临江子。固辞不拜。

之亨美绩嘉声，在朱异之右，既不协，惧为所害，故美出之，以代之遴为安西东湘王绎长史、南郡太守。上问朱异曰：“之亨代兄喜不？兄弟因循，岂直大冯、小冯而已。”又谓尚书令何敬容曰：“荆州长史、南郡太守，皆是仆射出入。今者之亨便是九转。”在郡有异绩，吏人称之。卒，荆土怀之，不

复称名，号为大南郡小南郡。

子广德，亦好学，负才任气。承圣中，位湘东太守。魏平荆州，依于王琳。琳平，陈太建中，历河东太守，卒官。

之亨弟之迟，位荆州中从事史。子仲威，少有志气，颇涉文史。梁承圣中，为中书侍郎。萧庄称尊号，以为御史中丞，随庄终邺中。

坦字德度，虬从弟也。仕齐历孱陵令，南中郎录事参军，所居以干济称。

梁武帝起兵，时辅国将军杨公则为湘州刺史，帅师赴夏口。西朝议行州事者，坦求行，乃除辅国长史、长沙太守，行湘州刺史。坦尝在湘州，多旧恩，道迎者甚众。齐东昏遣安成太守刘希祖破西台所选太守范僧简于平都，希祖移檄湘部，于是始兴内史王僧粲应之，湘部诸郡，悉皆蜂起。州人咸欲泛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前湘州镇军钟玄绍潜应僧粲，坦闻其谋，伪为不知，因理讼至夜，城门遂不闭以疑之。玄绍未及发，明旦诣坦问其故。久留与语，密遣亲兵收其家。玄绍在坐未起，而收兵已报具得其文书本末。玄绍即首伏，于坐斩之，焚其文书，余党悉无所问。

梁天监初，论功封荔浦子。三年，迁西中郎长史、蜀郡太守，行益州事。未至蜀，道卒。

论曰：刘瓛弟兄，僧绍父子，并业盛专门，饰以儒行，持身之节，异夫苟得患失者焉。庾易、刘虬取高一代，其所以行己，事兼隐德，诸子学业之美，各着家声。显及之遯见嫉时主，或以非罪而斥，或以非疾而亡，异夫自古哲王屈己下贤之道，有以知武皇之不弘，元后之多忌。梁祚之不永也，不亦宜哉。

南史卷五十一

列传第四十一

梁宗室上

吴平侯景 长沙宣武王懿 永阳昭王敷 衡阳宣王畅
桂阳简王融 临川靖惠王宏

景，崇之子也。八岁，随父在郡，居丧以毁闻。及长好学，才辩有识断。仕齐为永宁令，政为百城最。永嘉太守范述曾居郡，号称廉平，雅服景为政，乃榜郡门曰：“诸县有疑滞者，可就永宁令决。”以疾去官。永嘉人胡仲宣等千人诣阙表请景为郡，不许。永元二年，以长沙宣武王懿勋，除步兵校尉。是冬懿遇害，景亦逃难。

武帝起兵，以景行南兖州事。时天下未定，沔北伧楚，各据坞壁。景示以威信，渠帅相率面缚请罪，旬日境内皆平。武帝践阼，封吴平县侯，南兖州刺史，加都督。诏景母毛氏为国太夫人，礼如王国太妃，假金章紫绶。景居州清恪，有威裁，明解吏职，文案无壅，下不敢欺，吏人畏敬如神。会年荒，计口振恤，又为饘粥于路以赋之，死者给棺具，人甚赖焉。

天监七年，为左骁骑将军，兼领军将军。领军管天下兵要，宋孝建以来，制局用事，与领军分权，典事以上皆得呈奏，领军垂拱而已。及景在职峻切，官曹肃然，制局监皆近幸，颇不堪命，以是不得久留中。

寻出为宁蛮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八年，魏荆州刺史元志攻潺沟，驱迫群蛮，群蛮悉度汉水来降。议者以为蛮累为边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穷来归我，诛之不祥；且魏人来侵，每为矛盾，若悉诛蛮，则魏军无碍，非长策也。”乃开樊城受降，因命司马朱思远、宁蛮长史曹义宗、中兵参军孟惠隼击志于潺沟，大破之。景初到州，省除参迎羽仪器服，不得烦扰吏人。修葺城垒，申警边备，理辞讼，劝农桑。郡县皆改节自励，州内清静，抄盗绝迹。

十三年，复为领军将军，直殿省，知十州损益事，月加禄五万。景为人雅有风力，长于辞令。其在朝廷，为众所瞻仰。于武帝虽属为从弟，而礼寄甚隆，军国大事皆与议决。

十五年，加侍中。及太尉、扬州刺史临川王宏坐法免，诏景以安右将军监扬州，置佐史，即宅为府。景越亲居扬州，固让至于涕泣，帝弗许。在州尤称明断，符教严整。有田舍老姥诉得符，还至县，县吏未即发，姥语曰：“萧监州符如火，汝手何敢留之！”其为人所畏敬如此。

迁都督、郢州刺史。将发，帝幸建兴苑饯别，为之流涕。在州复有能名。齐安、竟陵郡接魏界，多盗贼，景移书告示，魏即焚坞戍保境，不复侵略。卒于州，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子劼。

劼字文约，弱不好弄，喜愠不形于色。位太子洗马，母忧去职，殆不胜丧。每一思至，必徒步之墓。或遇风雨，仆卧中路，坐地号恸，起而复前，家人不能禁。景特所钟爱，曰：“吾百年后，其无此子乎。”使左右节哭。服阕，除太子中舍人。景薨于郢镇，或以路远，秘其凶问，以疾渐为辞。劼乃奔波，届于江夏，不进水浆者七日。庐于墓所，亲友隔绝。会叔父昙下诏狱，劼乃率昆弟群从同诣大理，虽门生故吏，莫能识之。后

袭封吴平侯，对扬王人，悲恸呜咽，傍人亦为陨涕。

除淮南太守，以善政称。迁宣城内史，郡多猛兽，常为人患，及劼在任，兽暴为息。又迁豫章内史，道不拾遗，男女异路。徙广州刺史，去郡之日，吏人悲泣，数百里中，舟乘填塞，各赍酒肴以送劼。劼人为纳受，随以钱帛与之。至新淦县岍山村，有一老姥以盘擎鳅鱼，自送舟侧奉上之，童儿数十人入水扳舟，或歌或泣。

广州边海，旧饶，外国舶至，多为刺史所侵，每年舶至不过三数。及劼至，纤豪不犯，岁十余至。俚人不宾，多为海暴，劼征讨所获生口宝物，军赏之外，悉送还台。前后刺史皆营私蓄，方物之贡，少登天府。自劼在州，岁中数献，军国所需，相继不绝。武帝叹曰：“朝廷便是更有广州。”有诏以本号还朝，而西江俚帅陈文彻出寇高要，又诏劼重申蕃任。未几，文彻降附。劼以南江危险，宜立重镇，乃表台于高凉郡立州。敕仍以为高州，以西江督护孙固为刺史。征为太子左卫率。

劼性率俭，而器度宽裕，左右尝将羹至胸前翻之，颜色不异，徐呼更衣。聚书至三万卷，披翫不倦，尤好东观汉记，略皆诵忆。刘显执卷策劼，酬应如流，乃至卷次行数亦不差失。少交结，唯与河东裴子野、范阳张缵善。卒于道，赠侍中，谥曰光侯。劼弟劼。

劼字文肃，少以清静自立，封西乡侯，位南康内史，太舟卿。大宝元年，与南康王会理谋诛侯景，事发遇害。

劼弟勉。

勉字文祗，封东乡侯，位太子洗马，及劼同见害。

勉弟勃位定州刺史，封曲江乡侯。大宝初，广州刺史元景仲将谋应侯景，西江督护陈霸先攻景仲，迎勃为刺史。时湘东王绎在荆州，虽承制授职，力不能制，遂从之。勃乃镇岭南，

为广州刺史。后江表定，以王琳代为广州，以勃为晋州刺史。魏克江陵，勃复据广州。敬帝承制，加司徒。绍泰中，为太尉，寻进为太保。及陈武禅代之际，举兵不从，寻败，遇害。

昌字子建，景弟也。位衡州刺史。性好酒，在州每醉，径出入人家，或独诣草野，刑戮颇无期度，醉时所杀，醒或求焉，亦无悔也。累迁兼宗正卿，屡为有司所劾。久留都，忽忽不乐，遂纵酒虚悸。在石头东斋，引刀自刺而卒。弟昂。

昂字子明，位轻车将军，监南兖州。初，兄景再为兖州，德惠在人，及昂来代，时人方之冯氏。征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时有女子年二十许，散发黄衣，在武窟山石室中，无所修行，唯不甚食。或出人间，时饮少酒，鹅卵一两枚，人呼为圣姑。就求子往往有效，造者充满山谷。昂呼问无所对，以为袄惑，鞭之二十。创即差，失所在。中大通元年，为领军将军。久之，封湘阴侯，出为江州刺史。卒，谥曰恭侯。

昂弟昱字子真，少而狂狷，不拘礼度，异服危冠，交游冗杂。尤善屠牛，业以为常。于宅内酤酒。好骑射。历位中书侍郎。每求试边州，武帝以其轻脱无威望，抑而不许。迁给事黄门侍郎，上表请自解，帝手诏责之，坐免官。因此杜门绝朝覲。

普通五年，坐于宅内铸钱，为有司所奏，下廷尉，得免死，徙临海郡。行至上虞，有敕追还，令受菩萨戒。既至，恂恂尽礼，改意蹈道，持戒又精洁。帝甚嘉之。

以为晋陵太守，下车励名迹，除烦苛，明法宪，严于奸吏，旬日之间，郡中大安。俄而暴卒，百姓行号巷哭，市里为之諠沸，设祭奠于郡庭者四百余人。田舍有妇女夏氏年百余岁，扶曾孙出郡，悲泣不自胜。其惠化所感如此。百姓相率为立庙建碑，以纪其德，又诣都表求赠谥。诏赠湘州刺史，谥曰恭子。

文帝十男：张皇后生长沙宣武王懿、永阳昭王敷、武帝、

衡阳宣王畅。李太妃生桂阳简王融。融为东昏所害，敷、畅齐建武中卒，武帝践阼，并追封郡王。陈太妃生临川靖惠王宏、南平元襄王伟。吴太妃生安成康王秀、始兴忠武王憺。费太妃生鄱阳忠烈王恢。

长沙宣武王懿字符达，文帝长子也。少有令誉，解褐齐安南邵陵王行参军，袭爵临湘县侯。历位晋陵太守，以善政称。永明末，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加督。是岁，魏军入汉中，遂围南郑。懿随机拒击，乃解围遁去。又遣氏帅杨元秀攻取魏历城等六戍。魏人震惧，边境遂宁。

永元二年，裴叔业据豫州反，懿以豫州刺史领历阳、南谯二郡太守讨之，叔业惧，遂降魏。武帝时在雍州，遣典签赵景悦说懿兴晋阳之甲，诛君侧之罪。懿不答。既而平西将军崔慧景入寇，奉江夏王宝玄围台城，齐室大乱，驰信召懿。懿时方食，投箸而起，率锐卒三千人入援。武帝驰遣虞安福下都说懿曰：“诛贼之后，则有不赏之功，当明君贤主，尚或难立；况于乱朝，何以自免。若贼灭之后，仍勒兵入宫，行伊、霍故事，此万世一时。若不欲尔，便放表还历阳，托以外拒为事，则威振内外，谁敢不从。一朝放兵，受其厚爵，高而无人，必生后悔。”长史徐曜甫亦苦劝，并不从。慧景遣其子觉来拒，懿击大破之，乘胜而进，慧景众溃，追斩之。授尚书令、都督征讨水陆诸军事。

时东昏肆虐，茹法珍、王暄之等执政，宿臣旧将，并见诛夷。懿既勋高，独居朝右，深为法珍等所惮，乃说东昏，将加酷害。徐曜甫知之，密具舟江渚，劝令西奔。懿不从，曰：“古皆有死，岂有叛走尚书令邪？”寻见留省赐药，与弟融俱殒。谓使者曰：“家弟在雍，深为朝廷忧之。”中兴元年，赠司徒。宣德太后临朝，改赠太傅。天监元年，追崇丞相，封长

沙郡王，谥曰宣武。给九旒鸾辂、黄屋左纛，葬礼依晋安平王故事。

懿名望功业素重，武帝本所崇敬。帝以天监元年四月丙寅即位，是日即见褒崇。戊辰，乃始赠第二兄敷、第四弟畅、第五弟融。至五月，有司方奏追皇考皇妣尊号，迁神主于太庙。帝不亲奉，命临川王宏侍从。七月，帝临轩，遣兼太尉、散骑常侍王份奉策上太祖文皇帝、献皇后及德皇后尊号。既先卑后尊，又临轩命策，识者颇致讥议焉。

懿子业字静旷，幼而明敏，仕齐为太子舍人。宣武之难，与二弟藻、象俱逃匿于王严秀家。东昏知之，收严秀付建康狱，考掠备极，乃以钳拔手爪，至死不言，竟以免祸。

天监二年，袭封长沙王，历位秘书监，侍中，都督南兖州刺史。运私邸米，僦人作甃以砌城，武帝善之。徙湘州，尤着善政。零陵旧有二猛兽为暴，无故相枕而死。郡人唐睿见猛兽傍一人曰：“刺史德感神明，所以两猛兽自毙。”言讫不见，众并异之。

业性敦笃，所在留惠。普通四年，为侍中、金紫光禄大夫。薨，谥曰元王。文集行于世。子孝俨嗣。

孝俨字希庄，射策甲科，除秘书郎、太子舍人。从幸华林园，于坐献相风乌、华光殿、景阳山等颂，其文甚美，帝深赏异之。薨，谥曰章。子慎嗣。业弟藻。

藻字靖艺，仕齐位著作佐郎。天监元年，封西昌县侯，为益州刺史。时邓元起在蜀，自以有克刘季连功，恃宿将，轻少藻，藻怒乃杀之。既天下草创，边徼未安，州人焦僧护聚众数万，据郫、繁作乱。藻年未弱冠，集僚佐议，欲自击之。或陈不可，藻大怒，斩之阶侧。乃乘平肩舆，巡行贼垒。贼聚弓乱射，矢下如雨，从者举楯御箭，又命除之，由此人心大安，贼

乃夜遁。藻命骑追击，平之。

九年，征为太子中庶子。初，邓元起之在蜀也，崇于聚敛，财货山积。金玉珍帛为一室，名为内藏；绮縠锦罽为一室，号曰外府。藻以外府赐将帅，内藏归王府，不有私焉。及是还朝，轻装就路。再迁侍中。

藻性谦退，不求闻达，善属文，尤好古体。自非公宴，未尝妄有所为，纵有小文，成辄弃本。历雍、兖二州刺史。频莅州镇，人吏咸称之。推善下人，常如弗及。普通六年，为军师将军，与西丰侯正德北侵涡阳，辄班师，为有司奏，免官削爵土。八年，复封爵。中大通三年，为中军将军，太子詹事，出为丹阳尹。帝每称其小字，叹曰：“子弟并如迦叶，吾复何忧。”入为尚书左仆射，加侍中，固辞，不许。大同五年，迁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中书令，侍中如故。

藻性恬静，独处一室，床有膝痕，宗室衣冠莫不楷则。常以爵禄太过，每思屏退，门庭闲寂，宾客罕通。简文尤敬爱之。自遭家祸，恒布衣蒲席，不食鲜禽，非公庭不听音乐，武帝每以此称之。

出为南徐州刺史。侯景乱，藻遣世子彧率兵入援。及城开，加散骑常侍。侯景遣其仪同萧邕代之据京口，藻因感气疾。或劝奔江北，藻曰：“吾国之台铉，任寄特隆，既不能诛翦逆贼，正当同死朝廷耳。”因不食而薨。

藻弟猷，封临汝侯，为吴兴郡守。性倜傥，与楚王庙神交，饮至一斛。每酹祀，尽欢极醉，神影亦有酒色，所祷必从。

后为益州刺史，侍中，中护军。时江阳人齐苟儿反，众十万攻州城，猷兵粮俱尽，人有异心。乃遥祷请救。是日有田老逢一骑浴铁从东方来，问去城几里，曰“百四十”。时日已晡，骑举稍曰：“后人来，可令之疾马，欲及日破贼。”俄有数百

骑如风，一骑过请饮，田老问为谁，曰：“吴兴楚王来救临汝侯。”当此时，庙中请祈无验。十余日，乃见侍卫土偶皆泥湿如汗者。是日，猷大破苟儿。猷在州颇僭滥，客筵内遂有香橙，不置连榻。武帝未知之，以此为愆。还都，以忧愧成疾，卒，谥曰灵，以与神交也。

猷子韶字德茂，初封上甲县都乡侯。太清初为舍人，城陷奉诏西奔。及至江陵，人士多往寻觅，令韶说城内事，韶不能人人说，乃疏为一卷，客问者便示之。湘东王闻而取看，谓曰：“昔王韶之为隆安纪十卷，说晋末之乱离。今之萧韶亦可为太清纪十卷矣。”韶乃更为太清纪。其诸议论，多谢吴为之。韶既承旨撰着，多非实录，湘东王德之，改超继宣武王，封长沙王，遂至郢州刺史。

韶昔为幼童，庾信爱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传酒。后为郢州，信西上江陵，途经江夏，韶接信甚薄，坐青油幕下，引信入宴，坐信别榻，有自矜色。信稍不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践踏肴馔，直视韶面，谓曰：“官今日形容大异近日。”时宾客满坐，韶甚惭耻。

韶弟骏字德款，善草隶，工文章，晚更习武，膂力绝人，与永安侯确相类。位尚书殿中郎、超武将军，封南安侯。城陷，为贼任约所礼。谋召鄱阳嗣王范袭约，反为所害。

猷弟朗字靖彻，天监五年，例以王子封侯。历太子洗马，桂州刺史，加都督。性倨而虐，群下患之。记室庾丹以忠谏见害，帝闻之，使于岭表以功自效。丹父景休位御史中丞。丹少有俊才，与伏挺、何子朗俱为周舍所狎。初景休罢巴东郡颇有资产，丹负钱数百万，责者填门。景休怒，不为之偿。既而朝贤之丹不之景休，景休悦，乃悉为还之。为建康正，坐事流广州。

朗弟明字靖通，少被武帝亲爱，封贞阳侯。太清元年，为豫州刺史，百姓诣阙拜表，言其德政，树碑于州门内。及碑匠采石出自肥陵，明乃广营厨帐，多召人物，躬自率领牵至州。识者笑之，曰：“王自立碑，非州人也。”

武帝既纳侯景，大举北侵，使南康王会理总兵，明乃拜表求行。固请，乃许之。会理已至宿预，诏改以明代为都督水陆诸军趣彭城，大图进取。敕曰：“侯景志清邺、洛，以雪雠耻。其先率大军，随机抚定。汝等众军可止于寒山筑堰，引清水以灌彭城。大水一泛，孤城自殄，慎勿妄动。”明师次吕梁十八里，作寒山堰以灌彭城，水及于堞，不没者三板。魏遣将慕容绍宗赴救，明谋略不出，号令莫行。诸将每谏事，辄怒曰：“吾自临机制变，勿多言。”众乃各掠居人，明亦不能制，唯禁其一军无所侵掠。

绍宗至，决堰水，明命将救之，莫肯出。魏军转逼，人情大骇。胡贵孙谓赵伯超曰：“不战何待。”伯超惧不能对。贵孙乃入陈苦战，伯超拥众弗敢救，曰：“与战必败，不如全军早归。”乃使具良马，载其爱妾自随。贵孙遂没。伯超子威方将赴战，伯超惧其出，使人召之，遂相与南还。

明醉不能兴，众军大败，明见俘执。北人怀其不侵掠，谓之义王。及至魏，魏帝引见明及诸将帅，释其禁，送晋阳。勃海王高澄礼明甚重，谓曰：“先王与梁主和好十有余年，闻彼礼佛文，常云奉为魏主并及先王，此甚是梁主厚意。不谓一朝失信，致此纷扰。”因欲与梁通和，使人以明书告武帝，方致书以慰高澄。

东魏除明散骑常侍。及闻社稷沦荡，哀泣不舍昼夜。魏平江陵，齐文宣使送明至梁，并前所获梁将湛海珍等皆听从明归。令上党王涣率众送之。是时太尉王僧辩、司空陈霸先在建康，

推晋安王方智为太宰、都督中外诸军事，承制置百官。涣军渐进，明与僧辩书求迎，僧辩不从。及涣破东关，斩裴之横，僧辩惧，乃纳明。于是梁輿东度，齐师北反。

明至，望朱雀门便长恸，迄至所止，道俗参问，皆以哭对之。及称尊号，改承圣四年为天成元年，大赦境内。以方智为太子，授王僧辩大司马，遣其子章驰到齐拜谢。齐遇明及僧辩使人，在馆供给宴会丰厚，一同武帝时使。及陈霸先袭杀僧辩，复奉晋安王，是为敬帝，而以明为太傅、建安王。报齐云：“僧辩阴谋篡逆，故诛之。”仍请称臣于齐，永为蕃国。齐遣行台司马恭及梁人盟于历阳。明年，齐人征明，霸先犹称蕃，将遣使送明，疽发背死。时王琳与霸先相抗，齐文宣遣兵纳永嘉王庄主梁祀，追谥明曰闵皇帝。

永阳昭王敷字仲达，文帝第二子也。少有学业，仕齐为随郡内史。招怀远近，士庶安之，以为前后之政莫及。明帝谓徐孝嗣曰：“学士旧闻例不解理官，闻萧随郡唯置酒清言，而路不拾遗，行何风化以至于此？”答曰：“古者修文德以来远人，况止郡境而已。”帝称善。征为庐陵王谘议参军，卒。武帝即位，赠司空，封永阳郡王，谥曰昭。天监二年，子伯游嗣。

伯游字士仁，位会稽太守，薨，谥曰恭。

衡阳宣王畅，文帝第四子也。有美名，仕齐位太常，封江陵县侯。卒。天监元年，追赠开府仪同三司，封衡阳郡王，谥曰宣。

三年，子元简位郢州刺史，卒于官，谥曰孝。葬将引，柩有声，议者欲开视。王妃柳氏曰：“晋文已有前例，不闻开棺。无益亡者之生，徒增生者之痛。”遂止。少子献嗣。

桂阳简王融，文帝第五子也。仕齐位太子洗马，与宣武王懿俱遇害。天监元年，赠抚军大将军，封桂阳郡王，谥曰简。

无子，诏以长沙宣武王第九子象嗣。

象字世翼，容止闲雅，简于交游，事所生母以孝闻。位丹阳尹。象生长深宫，始亲庶政，举无失德，朝廷称之。再迁湘州刺史，加都督。湘州旧多猛兽为暴，及象任州日，四猛兽死于郭外，自此静息，故老咸称德政所感。历位太常卿，加侍中，迁秘书监。薨，谥曰敦。子慥嗣。

慥字符贞，位信州刺史，有威惠。太清二年，赴援台城，遇敕还蕃。寻为张缵所构，书报湘东王曰：“河东、桂阳二蕃，犄角欲袭江陵。”湘东乃水步兼行至荆镇。慥尚军江津，不以为意，湘东至，乃召慥，深加慰喻，慥心乃安。后留止省内，慥心知祸及，遂肆丑言。湘东大怒，付狱杀之。

临川靖惠王宏字宣达，文帝第六子也。长八尺，美须眉，容止可观。仕齐为北中郎桂阳王功曹史。宣武之难，兄弟皆被收。道人释惠思藏宏。及武帝师下，宏至新林奉迎。建康平，为中护军，领石头戍事。天监元年，封临川郡王，位扬州刺史，加都督。

四年，武帝诏宏都督诸军侵魏。宏以帝之介弟，所领皆器械精新，军容甚盛，北人以为百数十年所未有之。军次洛口，前军克梁城。宏部分乖方，多违朝制，诸将欲乘胜深入，宏闻魏援近，畏懦不敢进，召诸将欲议旋师。吕僧珍曰：“知难而退，不亦善乎。”宏曰：“我亦以为然。”柳惔曰：“自我大众所临，何城不服，何谓难乎？”裴邃曰：“是行也，固敌是求，何难之避？”马仙琕曰：“王安得亡国之言。天子扫境内以属王，有前死一尺，无却生一寸。”昌义之怒须尽磔，曰：“吕僧珍可斩也。岂有百万之师，轻言可退，何面目得见圣主乎！”朱僧勇、胡辛生拔剑而起曰：“欲退自退，下官当前向取死！”议者已罢，僧珍谢诸将曰：“殿下昨来风动，意不在

军，深恐大致沮丧，欲使全师而反。”又私裴邃曰：“王非止全无经略，庸怯过甚。吾与言军事，都不相入。观此形势，岂能成功。”宏不敢便违群议，停军不前。魏人知其不武，遗以巾幗。北军歌曰：“不畏萧娘与吕姥，但畏合肥有韦武。”武谓韦叡也。僧珍叹曰：“使始兴、吴平为元帅，我相毗辅，中原不足平。今遂敌人见欺如此。”乃欲遣裴邃分军取寿阳，大众停洛口。宏固执不听，乃令军中曰：“人马有前行者斩。”自是军政不和，人怀愤怒。

魏奚康生驰遣杨大眼谓元英曰：“梁人自克梁城已后，久不进军，其势可见，当是惧我。王若进据洛水，彼自奔败。”元英曰：“萧临川虽驎，其下有好将韦、裴之属，亦未可当。望气者言九月贼退，今且观形势，未可便与交锋。”

张惠绍次下邳，号令严明，所至独克，下邳人多有欲来降。惠绍曰：“我若得城，诸卿皆是国人；若不能破贼，徒令公等失乡，非朝廷吊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复业，勿妄自辛苦。”降人咸悦。

九月，洛口军溃，宏弃众走。其夜暴风雨，军惊，宏与数骑逃亡。诸将求宏不得，众散而归。弃甲投戈，填满水陆，捐弃病者，强壮仅得脱身。宏乘小船济江，夜至白石垒，款城门求入。临汝侯登城谓曰：“百万之师，一朝奔溃，国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奸人乘间为变，城门不可夜开。”宏无辞以对，乃缒食馈之。惠绍闻洛口败，亦退军。

六年，迁司徒，领太子太傅。八年，为司空、扬州刺史。十一年正月，为太尉。其年冬，以公事左迁骠骑大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未拜，迁扬州刺史。十二年，加司空。十五年，所生母陈太妃薨，去职。寻起为中书监，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如故。

宏妾弟吴法寿性粗狡，恃宏无所畏忌，辄杀人。死家诉，有敕严讨。法寿在宏府内，无如之何。武帝制宏出之，即日偿辜。南司奏免宏司徒、骠骑、扬州刺史。武帝注曰：“爱宏者兄弟私亲，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

宏自洛口之败，常怀愧愤，都下每有窃发，辄以宏为名，屡为有司所奏，帝每赏之。十七年，帝将幸光宅寺，有士伏于骠骑航待帝夜出。帝将行心动，乃于朱雀航过。事发，称为宏所使。帝泣谓宏曰：“我人才胜汝百倍，当此犹恐颠坠，汝何为者。我非不能为周公、汉文，念汝愚故。”宏顿首曰：“无是，无是。”于是以罪免。而纵恣不悛，奢侈过度，修第拟于帝宫，后庭数百千人，皆极天下之选。所幸江无畏服玩侔于齐东昏潘妃，宝屨直千万。好食鱣鱼头，常日进三百，其它珍膳盈溢，后房食之不尽，弃诸道路。江本吴氏女也，世有国色，亲从子女遍游王侯后宫，男免兄弟九人，因权势横于都下。

宏未几复为司徒。普通元年，迁太尉、扬州刺史，侍中如故。七年四月薨，自疾至薨，舆驾七出临视。及薨，诏赠侍中、大将军、扬州牧，假黄钺，并给羽葆、鼓吹一部，增班剑为六十人，谥曰靖惠。

宏以介弟之贵，无佗量能，恣意聚敛。库室垂有百间，在内堂之后，关钥甚严。有疑是铠仗者，密以闻。武帝于友于甚厚，殊不悦。宏爱妾江氏寝膳不能暂离，上佗日送盛饌与江曰：“当来就汝欢宴。”唯携布衣之旧射声校尉丘佗卿往，与宏及江大饮，半醉后谓曰：“我今欲履行汝后房。”便呼后合舆径往屋所。宏恐上见其贿货，颜色怖惧。上意弥信是仗，屋屋检视。宏性爱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此三十余间。帝与佗卿屈指计见钱三亿余万，余屋贮布绢丝绵漆蜜纒蜡朱沙黄屑杂货，但见满库，不知多少。帝始知非仗，

大悦，谓曰：“阿六，汝生活大可。”方更剧饮，至夜举烛而还。兄弟情方更敦睦。

宏都下有数十邸出悬钱立券，每以田宅邸店悬上文券，期讫便驱券主，夺其宅。都下东土百姓，失业非一。帝后知，制悬券不得复驱夺，自此后贫庶不复失居业。晋时有钱神论，豫章王综以宏贪吝，遂为钱愚论，其文甚切。帝知以激宏，宣旨与综：“天下文章何限，那忽作此？”虽令急毁，而流布已远，宏深病之，聚敛稍改。

宏又与帝女永兴主私通，因是遂谋弑逆，许事捷以为皇后。帝尝为三日斋，诸主并豫，永兴乃使二僮衣以婢服。僮踰阃失屣，合帅疑之，密言于丁贵嫔，欲上言惧或不信，乃使宫帅图之。帅令内舆人八人，缠以纯绵，立于幕下。斋坐散，主果请间，帝许之。主升阶，而僮先趣帝后。八人抱而擒之，帝惊坠于床。搜僮得刀，辞为宏所使。帝秘之，杀二僮于内，以漆车载主出。主恚死，帝竟不临之。帝诸女临安、安吉、长城三主并有文才，而安吉最得令称。

宏性好内乐酒，沉湎声色，侍女千人，皆极绮丽。慎卫寡方，故屡致降免。

宏子十人许，可知者七人，长子正仁字公业，位秘书丞，早卒，谥哀世子。正仁弟正义嗣。

正义字公威，初以王子封平乐侯，位太常卿，南徐州刺史。属武帝幸朱方，正义修解宇以待舆驾。初，京城之西有别岭入江，高数十丈，三面临水，号曰北固。蔡谟起楼其上，以置军实。是后崩坏，顶犹有小亭，登降甚狭。及上升之，下辇步进。正义乃广其路，傍施栏楯。翌日上幸，遂通小舆。上悦，登望久之，敕曰：“此岭不足须固守，然京口实乃壮观。”乃改曰北顾。赐正义束帛。后为东扬州刺史，薨。正义弟正德。

正德字公和，少而凶慝，招聚亡命，破冢屠牛，兼好弋猎。齐建武中，武帝胤嗣未立，养以为子。及平建康，生昭明太子，正德还本。天监初，封西丰县侯，累迁吴郡太守。正德自谓应居储嫡，心常怏怏，每形于言。普通三年，以黄门侍郎为轻车将军，置佐史。顷之奔魏。初去之始，为诗一绝，内火笼中，即咏竹火笼，曰：“桢干屈曲尽，兰麝氛氲销，欲知怀炭日，正是履冰朝。”至魏称是被废太子。时齐萧宝寅先在魏，乃上表魏帝曰：“岂有伯为天子，父作扬州，弃彼密亲，远投佗国。不若杀之。”魏既不礼之，正德乃杀一小儿称为己子，远营葬地，魏人不疑，又自魏逃归。见于文德殿，至庭叩头。武帝泣而诲之，特复本封。

正德志行无悛，常公行剥掠。时东府有正德及乐山侯正则；潮沟有董当门子暹，世谓之董世子者也；南岸有夏侯夔世子洪。此四凶者，为百姓巨蠹，多聚亡命，黄昏多杀人于道，谓之“打稽”。时勋豪子弟多纵恣，以淫盗屠杀为业，父祖不能制，尉逻莫能御。车服牛马，号西丰骆马，乐山乌牛。董暹金帖织成战袄，直七百万。后正则为劫，杀沙门，徙岭南死。洪为其父夔奏系东冶，死于徒。暹坐与永阳王妃王氏乱，诛。三人既除，百姓少安。正德淫虐不革，寻除给事黄门侍郎。

六年为轻车将军，随豫章王北侵。正德辄弃军委走，为有司所奏下狱。帝复诏曰：“汝以犹子，情兼常爱，故越先汝兄，剖符连郡。往年在蜀，昵近小人，犹谓少年情志未定。更于吴郡杀戮无辜，劫盗财物，雅然无畏。及还京师，专为逋逃，乃至江乘要道，湖头断路，遂使京邑士女，早闭晏开。又夺人妻妾，略人子女，徐敖非直失其配匹，乃横尸道路；王伯敖列卿之女，诱为妾媵。我每加掩抑，冀汝自新，了无悛革，怨讎逾甚。遂匹马奔亡，志怀反噬。遣信慰问，冀汝能还，果能来归，

遂我夙志。谓汝不好文史，志在武功，令汝杖节，董戎前驱。岂谓汝狼心不改，包藏祸胎，志欲覆败国计，以快汝心。今当宥汝以远，无令房累自随。敕所在给汝禀饩。王新妇、见理等当停太尉间，汝余房累悉许同行。”于是免官削爵土，徙临海郡。未至徙所，道追赦之。八年，复封爵。

正德北还，求交朱异。帝既封昭明诸子，异言正德失职。中大通四年，特封临贺郡王。后为丹阳尹，坐所部多劫盗，复为有司所奏，去职。出为南兖州，在任苛刻，人不堪命。广陵沃壤，遂为之荒，至人相食噉。既累试无能，从是黜废，转增愤恨，乃阴养死士，常思国衅。聚蓄米粟，宅内五十间室，并以为仓。自征虏亭至于方山，悉略为墅。蓄奴僮数百，皆黥其面。

太清二年秋，侯景反，知其有奸心。景党徐思玉在北经与正德相知，至是景遣思玉至建邺，具以事告。又与正德书曰：“今天子年尊，奸臣乱国，以景观之，计日必败。大王属当储贰，中被废辱，天下义士，窃所忿慨。大王岂得顾此私情，弃兹亿兆。景虽不武，实思自奋。”正德得书大喜，曰：“侯景之意，暗与人同，天赞我也。”遂许之。及景至，正德潜运空舫，诈称迎荻，以济景焉。朝廷未知其谋，以正德为平北将军，屯朱雀航。景至，正德乃北向望阙三拜跪辞，歔歔流涕，引贼入宣阳门。与景交揖马上，退据左卫府。先是，其军并着绛袍，袍里皆碧，至是悉反之。贼以正德为天子，号曰正平元年。初童谣有之，故以应也；又世人相恨，必称正平耳。

正德乃以长子见理为太子，以女妻景。景为丞相，与约曰：“平城之日，不得全二宫。”又令畿内王侯三日不出者，诛之。及台城开，正德率众挥刀欲入，贼先使其徒守门，故正德不果。乃复太清之号，降正德为侍中、大司马。正德入问讯，

拜且泣。武帝曰：“憫其泣矣，何嗟及矣。”正德知为贼所卖，深自咎悔，密书与鄱阳嗣王契，以兵入。贼遮得书，乃矫诏杀之。

先是，正德妹长乐主适陈郡谢禧，正德奸之，烧主第，缚一婢，加玉钏于手，以金宝附身，声云主被烧死，检取婢尸并金玉葬之。仍与主通，呼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风声渐露。后黄门郎张准有一雉媒，正德见而夺之。寻会重云殿为净供，皇储以下莫不毕集。准于众中咤骂曰：“张准雉媒非长乐主，何可略夺！”皇太子恐帝闻之，令武陵王和止之乃休，及出，送雉媒还之。其后梁室倾覆既由正德，百姓至闻临贺郡名亦不欲道。童谣云：“宁逢五虎入市，不欲见临贺父子。”其恶之如是。

见理字孟节，性甚凶粗，长剑短衣，出入廛里，不为宗室所齿。及肆逆，甚得志焉。招聚群盗，每夜辄掠劫，于大航为流矢所中死。正德弟正则。

正则字公衡，天监初，以王子封乐山侯。累迁太子洗马、舍人。恒于第内私械百姓令养马，又盗铸钱。大通二年，坐匿劫盗，削爵徙郁林。帝敕广州日给酒肉，南中官司犹处以侯礼。

正则滋怨诸父，与西江督护靳山顾通室，招诱亡命，将袭番禺。未及期而事发，遂鸣鼓会将攻州城。刺史元景仲命长史元孝深讨之。正则败，逃于厕，村人缚送之，诏斩于南海。有司请绝属籍，收妻子。诏听绝属籍，妻子特原。正则弟正立。

正立字公山，初封罗平侯。母江有宠。初，正仁之亡，宏溺情曲制，以正立为世子。正立微有学，宏薨后，知非朝议，表求让兄，帝甚嘉焉。诸侯例封五百户，正立改封实土建安侯，食邑一千户。后位丹阳尹，薨，谥曰敏。子贲嗣。

贲字世文，性躁薄。正德为侯景所立，贲出投之，专监造

攻具，以攻台城，常为贼耳目。南康嗣王会理谋袭景，贲与中宿世子子邕告之，贼矫封贲竟陵王，子邕随郡王，并改姓侯氏。贲为宗正卿，子邕都官尚书，专权陵蔑朝政，居尝昼卧，见柳敬礼、萧劝入室驱之，贲惊起乞恩。俄而贼恶其翻覆，杀之。

正立弟正表，封封山侯，后奔乐山。正表弟正信。

正信字公理，封武化侯。与正立同生，亦被宏钟爱。然幼不慧，常执白团扇，湘东王取题八字铭玩之。正信不知嗤之，终常摇握。位给事中，卒。

南史卷五十二

列传第四十二

梁宗室下

安成康王秀 南平元襄王伟 鄱阳忠烈王恢 始兴忠武王憺

长沙王懿平崔慧景后，为尚书令，居端右。衡阳王畅为卫尉，掌管钥。东昏日夕逸游，众颇劝懿废之，懿弗听。东昏左右恶懿勋高，又虑废立，并间懿。懿亦危之，自是诸亲咸为之备。及难作，临川王宏以下诸弟侄俱隐人间，罕有发泄，唯桂阳王融及祸。武帝兵至新林，秀及诸亲并自拔赴军。建康平，为南徐州刺史。天监元年，封安成郡王。京口自崔慧景乱后，累被兵革，人户流散，秀招怀抚纳，惠爱大行。仍属饥年，以私财贍百姓，所济甚多。

六年，为江州刺史。将发，主者求坚船以为斋舫。秀曰：“吾岂爱财而不爱士。”乃教以牢者给参佐，下者载斋物。既而遭风，斋舫遂破。及至州，闻前刺史取征士陶潜曾孙为里司，叹曰：“陶潜之德，岂可不及后胤。”即日辟为西曹。时夏水泛长，津梁断绝，外司请依旧僦度，收其价。秀教曰：“刺史不德，水潦为患，可利之乎。”给船而已。

七年，遭慈母陈太妃忧，诏起视事。寻迁荆州刺史，加都督。立学校，招隐逸。辟处士河东韩怀明、南平韩望、南郡庾

承先、河东郭麻等。是岁，魏县瓠城人反，杀豫州刺史司马悦，引司州刺史马仙琕，仙琕签荆州求应赴。众咸谓宜待台报。秀曰：“彼待我为援，援之宜速，待敕非应急也。”即遣兵赴之。及沮水暴长，颇败人田，秀以谷二万斛贍之。使长史萧琛简州贫老单丁吏，一日散遣百余人，百姓甚悦。荆州尝苦旱，咸欲徙市开渠，秀乃责躬，亲祈楚望。俄而甘雨即降，遂获有年。又武宁太守为弟所杀，乃伪云土反，秀照其奸慝，望风首款，咸谓之神。于荆州起天居寺，以武帝游梁馆也。及去任，行次大雷，风波暴起，船舫沦溺，秀所问唯恐伤人。

十三年，为郢州刺史，加都督。郢州地居冲要，赋敛殷烦，人力不堪，至以妇人供作。秀务存约己，省去游费，百姓安堵，境内晏然。夏口常为战地，多暴露骸骨，秀于黄鹤楼下祭而埋之。一夜梦数百人拜谢而去。每冬月，常作襦裤以赐冻者。时司州叛蛮田鲁生、鲁贤、超秀据蒙笼来降，武帝以鲁生为北司州刺史，鲁贤北豫州刺史，超秀定州刺史，为北境捍蔽。而鲁生、超秀互相谗毁，有去就心。秀抚喻怀纳，各得其用，当时赖之。

迁雍州刺史，在路薨。武帝闻之，甚痛悼焉。遣南康王绩缘道迎候。初，秀之西也，郢州人相送出境，闻其疾，百姓商贾咸为请命。及薨，四州人裂裳为白帽哀哭以迎送之。雍州蛮迎秀，闻薨，祭哭而去。丧至都，赠司空，谥曰康。

秀美容仪，每在朝，百僚属目。性仁恕，喜愠不形于色。左右尝以石掷杀所养鹄，斋帅请按其罪。秀曰：“吾岂以鸟伤人。”在都旦临公事，厨人进食，误覆之，去而登车，竟朝不饭，亦弗之诮也。时诸王并下土，建安、安成二王尤好人物，世以二安重士，方之“四豪”。

秀精意学术，搜集经记，招学士平原刘孝标使撰类苑，书

未及毕，而已行于世。秀于武帝布衣昆弟，及为君臣，小心畏敬，过于疏贱者，帝益以此贤之。少偏孤，于始兴王憺尤笃。憺久为荆州刺史，常以所得奉中分秀，秀称心受之，不辞多也。昆弟之睦，时议归之。佐史夏侯亶等表立墓碑志，诏许焉。当世高才游王门者，东海王僧孺、吴郡陆倕、彭城刘孝绰、河东裴子野，各制其文，欲择用之，而咸称实录，遂四碑并建。世子机嗣。

机字智通，位湘州刺史，薨于州。机美容姿，善吐纳，家既多书，博学强记。然而好弄尚力，远士子，迩小人。为州专意聚敛，无政绩，频被案劾。将葬，有司请谥，诏曰：“王好内怠政，宜谥曰炆。”所着诗赋数千言。元帝集而序之。子操嗣。

机弟推字智进，少清敏，好属文，深为简文所亲赏。普通六年，以王子封南浦侯，历淮南、晋陵、吴郡太守。所临必赤地大旱，吴人号“旱母”焉。侯景之乱，守东府，城陷，推握节死之。

南平元襄王伟字文达，文帝第八子也。幼清警好学，仕齐为晋安王骠骑外兵参军。武帝为雍州，虑天下将乱，求迎伟及始兴王憺。俄闻已入沔，帝欣然谓佐史曰：“阿八、十一行至，吾无忧矣。”及起兵，留行雍州州府事。及帝克郢、鲁，下寻阳，围建邺，而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瓚及巴西太守鲁休烈起兵逼荆州，萧颖胄忧愤暴卒，西朝凶惧，征兵于伟。伟乃割州府将吏配始兴王憺往赴之。憺至，瓚等皆降。齐和帝诏以伟为都督、雍州刺史。

天监元年，封建安王。初，武帝军东下，用度不足，伟取襄阳寺铜佛，毁以为钱。富僧藏镪，多加毒害，后遂恶疾。十三年，累迁为左光禄大夫，加亲信四十人，岁给米万斛，药直

二百四十万，厨供月二十万，并二卫两营杂役二百人，倍先置防合、白直左右职局一百人。以疾甚，故不复出蕃而加奉秩。

十五年，所生母陈太妃薨，毁顿过礼，水浆不入口累日。帝每临幸抑譬之。伟虽奉诏，而殆不胜丧，恶疾转增，因求改封。十七年，改封南平郡，位侍中、左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中大通四年，为中书令、大司马。薨，赠侍中、太宰，谥曰元襄。

伟性端雅，持轨度。少好学，笃诚通恕。趋贤重士，常如弗及，由是四方游士、当时知名者莫不毕至。疾亟丧明，便不复出。齐世青溪宫改为芳林苑，天监初，赐伟为第。又加穿筑，果木珍奇，穷极雕靡，有侔造化。立游客省，寒暑得宜，冬有笼炉，夏设饮扇，每与宾客游其中，命从事中郎萧子范为之记。梁蕃邸之盛无过焉。而性多恩惠，尤愍穷乏。常遣腹心左右历访问里，人士有贫困吉凶不举者，即遣贍恤之。平原王曼颖卒，家贫无以殓，友人江革往哭之。其妻儿对革号诉，革曰：“建安王当知，必为营理。”言未讫，而伟使至，给其丧事，得周济焉。每祁寒积雪，则遣人载樵米，随乏绝者赋给之。晚年崇信佛理，尤精玄学，着二旨义，制性情、几神等论。其义僧宠及周舍、殷钧、陆倕并名精解而不能屈。朝廷得失，时有匡正。子侄邪僻，义方训诱。斯人斯疾，而不得助主兴化，梁政渐替，自公薨焉。世子恪嗣。

世子恪字敬则，弘雅有风则，姿容端丽。位雍州刺史。年少未闲庶务，委之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蕙、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曰：“江千万，蔡五百，王新车，庾大宅。”遂达武帝。帝接之曰：“主人愤愤不如客。”寻以庐陵王代为刺史。恪还奉见，武帝以人间语问之，恪大惭，不敢一言。后

折节学问，所历以善政称。

太清中，为郢州刺史。及乱，邵陵王至郢，恪郊迎之，让位焉，邵陵不受。及王僧辩至郢，恪归荆州。元帝以为尚书令、司空。贼平，为扬州刺史。时帝未迁都，以恪宗室令誉，故先使归镇社稷。大宝三年，薨于长沙，未之镇也。赠太尉，谥曰靖节王。恪弟恭。

恭字敬范，天监八年，封衡山县侯。初，乐山侯正则有罪，敕让诸王，独谓元襄王曰：“汝儿非直无过，并有义方。”

历位监南徐州事。时衡州刺史武会超在州，子侄纵暴，州人朱朗聚党反，武帝以恭为刺史。时朗已围始兴，恭至缓服徇贼，示以恩信。群贼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军吏请追，恭曰：“贼以政苛致叛，非有陈、吴之心。缓之则自溃，急之则并力，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请降，恭杖节受之，一无所问。即日收始兴太守张宝生及会超弟之子子仁斩之军门，以其贿而虐也。有司奏恭纵罪人，专戮二千石，有诏宥之。

迁湘州刺史，善解吏事，所在见称。而性尚华侈，广营第宅，重斋步阁，模写宫殿。尤好宾友，酣宴终辰，坐客满筵，言谈不倦。时元帝居蕃，颇事声誉，勤心著述，卮酒未尝妄进。恭每从容谓曰：“下官历观时人，多有不好欢兴，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书，千秋万岁，谁传此者。劳神苦思，竟不成名。岂如临清风，对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寻除宁蛮校尉、雍州刺史，便道之镇。简文少与恭游，特被赏狎，至是手令勸以政事。恭至州，政绩有声，百姓请于城南立碑颂德，诏许焉，名为政德碑。是夜闻数百人大叫碑石下，明旦视之，碑涌起一尺。恭命以大柱置于碑上，使力士数十人抑之不下，又以酒脯祭之，使人守视，俄而自复，视者竟不见之。恭闻而恶焉。

先是，武帝以雍为边镇，运数州粟以实储仓。恭乃多取官米，还贍私宅；又典签陈保印侵克百姓，为荆州刺史庐陵王所启，被诏征还。在都朝谒，白服随列。帝曰：“白衣者为谁？”对曰：“前衡山侯恭。”帝厉色曰：“不还我陈保印，吾当白汝未已。”而保印实投湘东王，王改其姓名曰袁逢。恭竟不叙用。侯景乱，卒于城中，诏特复本封。元帝追谥曰僖侯。

子静字安仁，少有美名，号为宗室后进。有文才，而笃志好学。既内足于财，多聚经史，散书满席，手自雘校。何敬容欲以女妻之，静忌其太盛，拒而不纳，时论服焉。然好戏笑，轻论人物，时以此少之。位给事黄门侍郎，深为简文所爱赏。太清三年卒，赠侍中。

恭弟祗字敬谟，美风仪，幼有令誉。天监中，封定襄县侯。后历位北兖州刺史。侯景乱，与从弟湘潭侯退谋起兵内援，会州人反城应景，祗遂奔东魏。

鄱阳忠烈王恢字弘达，文帝第十子也。幼聪颖，七岁能通孝经、论语义，发擿无遗。及长，美风仪，涉猎史籍。仕齐位北中郎外兵参军，前军主簿。宣武王之难，逃在都下。武帝起兵，恢藏伏得免。大军至新林，乃奉迎。

天监元年，封鄱阳郡王。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初，郢城内疾疫死者甚多，不及藏殓。恢下车遽命埋瘞，又遣四使巡行州部，境内大宁。时有进筒中布者，恢以奇货异服，即命焚之，于是百姓仰德。累迁都督、益州刺史。成都去新城五百里，陆路往来，悉订私马，百姓患焉，累政不能改。恢乃市马千匹以付所订之家，须则以次发之，百姓赖焉。再迁开府仪同三司、都督、荆州刺史。普通七年，薨于州。诏赠侍中、司徒，谥曰忠烈。

恢美容质，善谈笑，爱文酒，有士大夫风则。所在虽无皎

察，亦不伤物。有孝性，初镇蜀，所生费太妃犹停都。后于都不豫，恢未之知，一夜忽梦还侍疾。及觉，忧惶废寝食。俄而都信至，太妃已瘳。后有目疾，久废视瞻。有道人慧龙得疗眼术，恢请之。及至，空中忽见圣僧。及慧龙下针，豁然开朗，咸谓精诚所致。

恢性通恕，轻财好施，凡历四州，所得奉禄，随而散之。在荆州，尝从容问宾僚曰：“中山好酒，赵王好吏，二者孰愈？”众未有对者。顾谓长史萧琛曰：“汉时王侯，蕃屏而已，视事亲人，自有其职。中山听乐，可得任性；彭祖代吏，近于侵官。今之王侯，不守蕃国，当佐天子临人，清白其优乎。”坐者咸服。有男女百人，男封侯者三十九人，女主三十八人。世子范嗣。

范字世仪，温和有器识。为卫尉卿，每夜自巡警，武帝嘉其劳苦。出为益州刺史。行至荆州而忠烈王薨，因停自解。武帝不许，诏权监荆州。及湘东王至，范依旧述职，遣弟湘潭侯退随丧而下。大同元年，以开通剑道，克复华阳增封。寻征为领军将军、侍中。

范虽无学术，而以筹略自命。爱奇翫古，招集文才，率意题章，亦时有奇致。尝得旧琵琶，题云“齐竟陵世子”。范嗟人往物存，揽笔为咏，以示湘东王，王吟咏其辞，作琵琶赋和之。

后为都督、雍州刺史。范作牧莅人，甚得时誉，抚循将士，尽获欢心。于是养士马，修城郭，聚军粮于私邸。时庐陵王为荆州，既是都督府，又素不相能，乃启称范谋乱。范亦驰启自理，武帝恕焉。时论者犹谓范欲为贼。又童谣云：“莫匆匆，且宽公，谁当作天子，草覆车边已。”时武帝年高，诸王莫肯相服。简文虽居储贰，亦不自安，而与司空邵陵王纶特相疑阻。纶时为丹阳尹，威震都下。简文乃选精兵以卫宫内。兄弟相贰，

声闻四方。范以名应谣言而求为公，未几，加开府仪同三司。范心密喜，以为谣验，武帝若崩，诸王必乱，范既得众，又有重名，谓可因机以定天下。乃更收士众，希望非常。

太清元年，大举北侵。初谋元帅，帝欲用范。时朱异取急外还，闻之遽入曰：“嗣王雄豪盖世，得人死力，然所至残暴非常，非吊人之材。昔陛下登北顾亭以望，谓江右有反气，骨肉为戎首。今日之事，尤宜详择。”帝默然曰：“会理何如？”对曰：“陛下得之，臣无恨矣。”会理懦而无谋，所乘襁舆施版屋，冠以牛皮。帝闻不悦，行至宿预，贞阳侯明请行，又以明代之，而以范为征北大将军，总督汉北征讨诸军事，寻迁南豫州刺史。

侯景败于涡阳，退保寿阳，乃改范为合州刺史，镇合肥。时景不臣迹露，范屡启言之，朱异每抑而不奏。及景围都，范遣世子嗣与裴之高等入援。迁开府仪同三司。台城不守，范乃弃合肥，出守东关，请兵于魏，遣二子为质。魏人据合肥，竟不助范。范进退无计，乃泝流西上，军于枞阳，遣信告寻阳王大心。大心要还九江，欲共兵西上。范得书大喜，乃引军至盆城，以晋熙为晋州。遣子嗣为刺史，江州郡县，辄更改易。于是寻阳政令所行，唯存一郡，又疑畏范，市采不通。范乃复遣其弟观宁侯永将兵通南川，助庄铁。时二镇相猜，无复图贼之志。范数万之众，皆无复食，人多饿死。范竟发背而薨。众秘不发丧，奉弟南安侯恬为主，有众数千。范将侯瑱袭庄铁于豫章，杀之，尽并其军。乃迎丧往郡，于松门遇风，柩沈于水，钩求得之。及于庆之逼豫章，侯瑱以范子十六人降贼，贼尽于石头坑杀之。

世子嗣字长胤，容貌丰伟，腰带十围。性骁果，有胆略，倜傥不护细行，而复倾身养士，皆得死力。范之薨也，嗣犹据

晋熙，城中食尽，士皆乏绝。侯景遣任约攻嗣。时贼方盛，咸劝且止。嗣按剑叱之曰：“今日之战，萧嗣效命死节之秋也。”及战，遇流矢中颈，不许拔，带箭手杀数人，贼退方命拔之，应时气绝。妻子为任约所禽。初，范既与寻阳王大心相持，及嗣之死，犹未敢发范丧。

范弟谡字世恭，位卫尉卿，封武林侯。简文即位之后，景周卫转严，外人莫得见，唯谡及王克、殷不害并以文弱得出入卧内，晨昏左右，天子与之讲论六艺，不辍于时。及南康王会理事败，克、不害惧祸乃自疏，谡不忍离帝，朝覲无绝。贼恶之，令其仇人刁戍刺杀谡于广莫门外。

谡弟修字世和，封宜丰侯。局力贞固，风仪严整。九岁通论语，十一能属文。鸿胪卿裴子野见而赏之。性至孝，年十二，丁所生徐氏艰，自荆州反葬，中江遇风，前后部伍多致沉溺，修抱柩长号，血泪俱下，随波摇荡，终得无佗。葬讫，因庐墓次。先时山中多猛兽，至是绝迹。野鸟驯狎，栖宿檐宇。武帝嘉之，以班告宗室。

为兼卫尉卿。美姿貌，每屯兵周卫，武帝视之移辇。初，嗣王范为卫尉，夜中行城，常因风便鞭捶宿卫，欲令帝知其勤。及修在职，夜必再巡，而不欲人知。或问其故，曰“夜中警蹕，实有其劳，主上慈爱，闻之容或赐止。违诏则不可，奉诏则废事。且胡质之清，尚畏人知，此职司之常，何足自显。”闻者叹服。

时王子侯多为近畿小郡，历试有绩，乃得出为边州。帝以修识量宏达，自卫尉出镇钟离，徙为梁、秦二州刺史。在汉中七年，移风改俗，人号慈父。长史范洪胄有田一顷，将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责。功曹史琅邪王廉劝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无德所致，捕之何补。”言卒，忽有飞鸟千群蔽日而

至，瞬息之间，食虫遂尽而去，莫知何鸟。适有台使见之，具言于帝，玺书劳问，手诏曰：“犬牙不入，无以过也。”州人表请立碑颂德。嗣王范在盆城，颇有异论，武陵王大生疑防，流言噂譖。修深自分释，求送质子，并请助防。武陵王乃遣从事中郎萧固谘以当世之事，具观修意。修泣涕为言忠臣孝子之节，王敬纳之。故终修之时，不为不义。一夕，忽有狗据修所卧床而卧。修曰：“此其戎乎。”因大修城垒。

承圣元年，魏将达奚武来攻，修遣记室参军刘璠至益州，求救于武陵王纪，遣将杨干运援之，拜修随郡王。璠还至幡冢，乃降于魏，干运班师。璠至城下，说城中降魏。修数之曰：“卿不能死节，反为说客邪！”命射之。间信遣至荆州，元帝遣与相闻。

修中直兵参军陈晷甚勇有口，求为覘候，见获，以辞烈被害。乃遣谘议虞馨致武牛酒。武谓曰：“梁已为侯景所败，王何为守此孤城？”修答守之以死，誓为断头将军。魏相安定公宇文泰遣书喻之，力屈乃降。安定公礼之甚厚，未几令还江陵，厚遣之，以文武千家为纲纪之仆。元帝虑其为变，中使覘伺，不绝于道。至之夕，命劫窃之。及旦，修表输马仗而后帝安。修入覲，望合悲不自胜，元帝亦恻，尽朝皆泣。

寻拜湘州刺史。长沙频遇兵荒，人户凋弊。修劝稽务分，末期，流人至者三千余家。元帝多忌，动加诛翦。修静恭自守，埋声晦迹。元帝亦以宗室长年，深相敬礼。及江陵被围问至，即日登舟赴救。至巴陵西，而江陵覆灭。敬帝立，遥授修太尉，迁太保。时王室浸微，修虽图义举，力弱不能自振，遂发背欧血而薨，年五十二。

修弟泰字世怡，封丰城侯。历位中书舍人，倾竭财产，以事时要，超为谯州刺史。江北人情犷强，前后刺史并绥抚之。

泰至州，便遍发人丁，使担腰輿扇伞等物，不限士庶。耻为之者，重加杖责，多输财者，即放免之，于是人皆思乱。及侯景至，人无战心，乃先覆败。

始兴忠武王憺字僧达，文帝第十一子也。仕齐为西中郎外兵参军。武帝起兵，憺为相国从事中郎，与南平王伟留守。齐和帝即位，以憺为给事黄门侍郎。时巴东太守萧惠训子瓚等兵逼荆州，萧颖胄暴卒，尚书仆射夏侯详议迎憺行荆州事。憺率雍州将吏赴之，以书喻瓚等皆降。是冬，武帝平建邺。明年，和帝诏以憺为都督、荆州刺史。

天监元年，加安西将军，封始兴郡王。时军旅之后，公私匮乏，憺厉精为政，广辟屯田，减省力役，存问兵死之家，供其穷困，人甚安之。是岁嘉禾生，一茎六穗，甘露降于黄合。四年，荆州大旱，憺使祠于天井，有巨蛇长二丈出遶祠坛，俄而注雨，岁大丰。憺自以少年始居重任，开导物情，辞讼者皆立待符教，决于俄顷，曹无留事，下无滞狱。

六年，州大水，江溢堤坏，憺亲率将吏，冒雨赋丈尺筑之，而雨甚水壮，众皆恐，或请避焉。憺曰：“王尊尚欲身塞河堤，我独何心以免。”乃登堤叹息，终日辍膳，刑白马祭江神。酹酒于流，以身为百姓请命，言终而水退堤立。邳洲在南岸，数百家见水长惊走，登屋缘树。憺募人救之，一口赏一万。估客数十人应募，洲人皆以免，吏人叹服，咸称神勇。又分遣诸郡遭水死者给棺槨，失田者与粮种。是岁嘉禾生于州界，吏人归美焉。

七年，慈母陈太妃薨，水浆不入口六日，居丧过礼，武帝优诏勉之，使摄州任。是冬，诏征以本号还朝。人歌曰：“始兴王，人之爹，

九年，拜都督、益州刺史。旧守宰丞尉岁时乞丐，躬历村

里，百姓苦之，习以为常。愍至州，停断严切，百姓以苏。又兴学校，祭汉蜀郡太守文翁，由是人多向方者。

十四年，迁都督、荆州刺史。同母兄安成王秀将之雍州，薨于道。愍闻丧自投于地，席稿哭泣，不饮不食者数日，倾财产赙送，部伍大小皆取足焉，天下称其悌。

十八年，征为侍中、中抚军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领军将军，即开府黄合。薨，二宫悲惜，輿驾临幸者七焉。赠司徒，谥曰忠武。愍未薨前，梦改封中山王，策授如他日，意颇恶之，数旬而卒。愍有惠西土，荆州人闻薨，皆哭于巷，嫁娶有吉日，移以避哀。子亮嗣。

亮弟映字文明，年十二，为国子生。天监十七年，诏诸生答策，宗室则否。帝知映聪解，特令问策，又口对，并见奇。谓祭酒袁昂曰：“吾家千里驹也。”

起家淮南太守，诸兄未有除命，乃抗表让焉。映美容仪。普通二年，封广信县侯。丁父忧，隆冬席地，哭不绝声，不尝谷粒，唯饮冷水，因患症结。除太子洗马。诏以愍艰难王业，追增国封。嗣王陈让，既不获许，乃乞颁邑诸弟。帝许之，改封新渝县侯。后居太妃忧泣血，三年服阕，为吴兴太守。郡累不稔，中大通三年，野谷生武康，凡二十二处，自此丰穰。映制嘉谷颂以闻，中诏称美。

后为北徐州刺史，在任弘恕，人吏怀之。常载粟帛游于境内，遇有贫者，即以振焉。胜境名山，多所寻履。及征将还，钟离人顾思远挺叉行部伍中。映见甚老，使人问，对曰：“年一百一十二岁。凡七娶，有子十二，死亡略尽。今唯小者，年已六十，又无孙息，家阙养乏，是以行役。”映大异之，召赐之食，食兼于人。检其头有肉角长寸，遂命后舟载还都，谒见天子。与之言往事，多异所传，擢为散骑侍郎，赐以奉宅，朝

夕进见，年百二十卒。又普通中北侵，攻穰城，城内有人年二百四十岁，不复能食谷，唯饮曾孙妇乳。简文帝命劳之，赐以束帛。荆州上津乡人张元始年一百一十六岁，膂力过人，进食不异，至年九十七方生儿，儿遂无影。将亡，人人告别，乃至山林树木处处履行，少日而终，时人以为知命。湘东王爱奇重异，遂留其枕。

映后历给事黄门侍郎，卫尉卿，广州刺史，卒官，谥曰宽侯。

映弟晔字通明，美姿容，善谈吐。初封安陆侯。愍特所钟爱，常目送之曰：“吾所深忧。”左右问其故，答曰：“其过俊发，恐必无年。”及愍不豫，侍疾衣不释带，言与泪并。愍薨，扶而后起。服阕，改封上黄侯，位兼宗正卿。简文入居监抚，晔献储德颂，迁给事黄门侍郎。

出为晋陵太守。美才仗气，言多激扬。常乘折角牛，穀木履，被服必于儒者。名盛海内，为宗室推重，特被简文友爱。与新渝、建安、南浦并预密宴，号东宫四友。简文日有五六使来往。晔初至郡，属旱，躬自祈祷，果获甘润。郡雀林村旧多猛兽为害，晔在政六年，此暴遂息。卒于郡。初，晔寝疾历年，官曹壅滞，有司案谥法“言行相违曰替”，乃谥替侯。

论曰：自昔王者创业，莫不广植亲亲，割裂州国，封建子弟。是以大旆少帛，崇于鲁、卫，盘石犬牙，寄深梁、楚。梁武远遵前轨，蕃屏懿亲，至于戚枝，咸被任遇。若萧景才辩，固亦梁之令望者乎。临川不才，频叨重寄，古者睦亲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则有之矣。而宏屡黜彝典，一挠师徒，梁之不纲，于斯为甚。正德秽行早显，逆心夙构，比齐襄而迹可匹，似吴凜而势不侔，徒为贼景之阶梯，竟取国败而身灭，哀哉！安成、南平、鄱阳、始兴俱以名迹着美，盖亦有梁之间、

南史

·860·

平也。

南史卷五十三

列传第四十三

梁武帝诸子

武帝八男。丁贵嫔生昭明太子统、简文皇帝、庐陵威王续。阮修容生孝元皇帝。吴淑媛生豫章王综。董昭仪生南康简王绩。丁充华生邵陵携王纶。葛修容生武陵王纪。

昭明太子统字德施，小字维摩，武帝长子也。以齐中兴元年九月生于襄阳。武帝既年垂强仕，方有冢嗣；时徐元瑜降；而续又荆州使至，云：“萧颖胄暴卒。”时人谓之三庆。少日而建邺平，识者知天命所集。

天监元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时年幼，依旧居于内，拜东宫官属，文武皆入直永福省。五年六月庚戌，出居东宫。

太子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通讽诵。性仁孝，自出宫，恒思恋不乐。帝知之，每五日一朝，多便留永福省，或五日三日乃还宫。八年九月，于寿安殿讲孝经，尽通大义。讲毕，亲临释奠于国学。

年十二，于内省见狱官将讞事。问左右曰：“是皂衣何为者？”曰：“廷尉官属。”召视其书，曰：“是皆可念，我得判否？”有司以统幼，给之曰：“得。”其狱皆刑罪上，统皆署杖五十。有司抱具狱，不知所为，具言于帝，帝笑而从之。

自是数使听讼，每有欲宽纵者，即使太子决之。建康县讞诬人诱口，狱翻，县以太子仁爱，故轻当杖四十。令曰：“彼若得罪，便合家孥戮，今纵不以其罪罪之，岂可轻罚而已，可付治十年。”

十四年正月朔旦，帝临轩，冠太子于太极殿。旧制太子着远游冠、金蝉翠缕缨，至是诏加金博山。太子美姿容，善举止，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每游宴祖道，赋诗至十数韵，或作剧韵，皆属思便成，无所点易。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素信三宝，遍览众经。乃于宫内别立慧义殿，专为法集之所。招引名僧，自立二谛、法身义。普通元年四月，甘露降于慧义殿，咸以为至德所感。时俗稍奢，太子欲以己率物，服御朴素，身衣浣衣，膳不兼肉。

三年十一月，始兴王憺薨。旧事以东宫礼绝傍亲，书翰并依常仪。太子以为疑，命仆刘孝绰议其事。孝绰议曰：“案张镜撰东宫仪记，称‘三朝发哀者，踰月不举乐；鼓吹寝奏，服限亦然’。寻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铙歌辍奏，良亦为此。既有悲情，宜称兼慕，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谓犹应称兼慕，请至卒哭。”仆射徐勉、左率周舍、家令陆襄并同孝绰议。太子令曰：“张镜仪记云，‘依士礼，终服月称慕悼’。又云，‘凡三朝发哀者，踰月不举乐’。刘仆议云，‘傍绝之义，义在去服，服虽可夺，情岂无悲。卒哭之后，依常举乐，称悲竟，此理例相符’。寻情悲之说，非止卒哭之后，缘情为论，此自难一也。用张镜之‘举乐’，弃张镜之‘称悲’。一镜之言，取舍有异，此自难二也。陆家令止云‘多历年所’，恐非事证。虽复累稔所用，意常未安。近亦尝以此问外，由来立意，谓犹应有慕悼之言。张岂不知举乐为大，称悲事小。所以用小而忽大，良亦有以。”

至如元正六佾，事为国章，虽情或未安，而礼不可废。铙吹军乐，比之亦然，书疏方之，事则成小。差可缘心。声乐自外，书疏自内，乐自他，书自己。刘仆之议，即情未安。可令诸贤更共详衷。”司农卿明山宾、步兵校尉朱异议，称“慕悼之解，宜终服月”。于是付典书遵用，以为永准。

七年十一月，贵嫔有疾，太子还永福省，朝夕侍疾，衣不解带。及薨，步从丧还宫，至殡，水浆不入口，每哭辄恸绝。武帝敕中书舍人顾协宣旨曰：“毁不灭性，圣人之制，不胜丧比于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毁如此。可即强进饮粥。”太子奉敕，乃进数合，自是至葬，日进麦粥一升。武帝又敕曰：“闻汝所进过少，转就羸瘦。我比更无余病，政为汝如此，胸中亦填塞成疾。故应强加饘粥，不俟我恒尔悬心。”虽屡奉敕劝逼，终丧日止一溢，不尝菜果之味。体素壮，腰带十围，至是减削过半。每入朝，士庶见者莫不下泣。

太子自加元服，帝便使省万机，内外百司奏事者填塞于前。太子明于庶事，每所奏谬误巧妄，皆即辩析，示其可否，徐令改正，未尝弹纠一人。平断法狱，多所全宥，天下皆称仁。性宽和容众，喜愠不形于色。引纳才学之士，赏爱无倦。恒自讨论坟籍，或与学士商榷古今，继以文章著述，率以为常。于时东宫有书几三万卷，名才并集，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

性爱山水，于玄圃穿筑，更立亭馆，与朝士名素者游其中。尝泛舟后池，番禺侯轨盛称此中宜奏女乐。太子不答，咏左思招隐诗云：“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轨惭而止。出宫二十余年，不畜音声。未薨少时，敕赐太乐女伎一部，略非所好。

普通中，大军北侵，都下米贵。太子因命菲衣减膳。每霖雨积雪，遣腹心左右周行闾巷，视贫困家及有流离道路，以米

密加振赐，人十石。又出主衣绢帛，年常多作襦裤，各三千领，冬月以施寒者，不令人知。若死亡无可敛，则为备棺槨。每闻远近百姓赋役勤苦，辄敛容变色。常以户口未实，重于劳扰。吴兴郡屡以水灾不熟，有上言当漕大渎以泻浙江。中大通二年春，诏遣前交州刺史王弈假节发吴、吴兴、信义三郡人丁就役。太子上疏曰：“伏闻当遣王弈等上东三郡人丁开漕沟渠，导泄震泽，使吴兴一境无复水灾，暂劳永逸，必获后利。未萌难睹，窃有愚怀。所闻吴兴累年失收，人颇流移，吴郡十城，亦不全熟，唯信义去秋有稔，复非恒役之民。即日东境谷稼犹贵，劫盗屡起，在所有司，皆不闻奏。今征戍未归，强丁疏少，此虽小举，窃恐难合。吏一呼门，动为人蠹。又出丁之处，远近不一，比得齐集，已妨蚕农。去年称为丰岁，公私未能足食，如复今兹失业，虑恐为弊更深。且草窃多伺候人间虚实，若善人从役，则抄盗弥增。吴兴未受其益，内地已离其弊。不审可得权停此功，待优实以不？”武帝优诏以喻焉。

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宿被召当入，危坐达旦。

三年三月，游后池，乘雕文舸摘芙蓉。姬人荡舟，没溺而得出，因动股，恐貽帝忧，深诚不言，以寝疾闻。武帝敕看问，辄自力手书启。及稍笃，左右欲启闻，犹不许，曰：“云何令至尊知我如此恶。”因便呜咽。四月乙巳，暴恶，驰启武帝，比至已薨，时年三十一。帝临哭尽哀，诏敛以衮冕，谥曰昭明。五月庚寅，葬安宁陵，诏司徒左长史王筠为哀册文。朝野惋愕，都下男女奔走宫门，号泣满路。四方毗庶及疆徼之人，闻丧皆哀恸。

太子性仁恕，见在宫禁防捉荆子者，问之，云以清道驱人。太子恐复致痛，使捉手板代之。频食中得蝇虫之属，密置样边，

恐厨人获罪，不令人知。又见后合小儿摊戏，后属有狱牒摊者法，士人结流徒，庶人结徒。太子曰：“私钱自戏，不犯公物，此科太重。”令注刑止三岁，士人免官。狱牒应死者必降长徒，自此以下莫不减半。

所着文集二十卷，又撰古今典故文言为正序十卷，五言诗之善者为英华集二十卷，文选三十卷。

薨后，长子东中郎将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封豫章郡王，次子枝江公誉封河东郡王，曲江公察封岳阳郡王，譬封武昌郡王，鉴封义阳郡王，各二千户。女悉同正主。蔡妃供侍一同常仪，唯别立金华宫为异。帝既废嫡立庶，海内噂譟，故各封诸子大郡以慰其心。岳阳王察流涕受拜，累日不食。

初，丁贵嫔薨，太子遣人求得善墓地，将斩草，有卖地者因阍人俞三副求市，若得三百万，许以百万与之。三副密启武帝，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所得地于帝吉，帝末年多忌，便命市之。葬毕，有道士善图墓，云“地不利长子，若厌伏或可申延”。乃为蜡鹅及诸物埋墓侧长子位。有宫监鲍邈之、魏雅者，二人初并为太子所爱，邈之晚见疏于雅，密启武帝云：“雅为太子厌禱。”帝密遣检掘，果得鹅等物。大惊，将穷其事。徐勉固谏得止，于是唯诛道士，由是太子迄终以此惭愧，故其嗣不立。后邵陵王临丹阳郡，因邈之与乡人争婢，议以为诱略之罪牒官，简文追感太子冤，挥泪诛之。邈之兄子僧隆为宫直，前未知邈之侄，即日驱出。

先是人间谣曰：“鹿子开城门，城门鹿子开，当开复未开，使我心徘徊。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鹿子开者，反语为来子哭，云帝哭也。欢前为南徐州，太子果薨，遣中书舍人臧厥追欢于崇正殿解发临哭。欢既嫡孙，次应嗣位，而迟疑未决。帝既新有天下，恐不可以少主主大业，又以心衔故，意在晋安

王，犹豫自四月上旬至五月二十一日方决。欢止封豫章王还任。往谣言“心徘徊”者，未定也。“城中诸少年，逐欢归去来”，复还徐方之象也。欢字孟孙，位云麾将军、江州刺史。薨，谥安王。子栋嗣。

栋字符吉。及简文见废，侯景奉以为主。栋方与妃张氏锄葵，而法驾奄至，栋惊不知所为，泣而升辇。及即位，升武德殿，欬有回风从地涌起，翻飞华盖，径出端门，时人知其不终。于是年号天正，追尊昭明太子曰昭明皇帝，安王为安皇帝，金华敬妃蔡氏为敬皇后，太妃王氏为皇太后，妃为皇后。未几，行禅让礼，栋封淮阴王，及二弟桥、樛，并锁于密室。景败走，兄弟相扶出，逢杜弼于道，弼去其锁。弟曰：“今日免横死矣。”栋曰：“倚伏难知，吾犹有惧。”初，王僧辩之为都督，将发，谘元帝曰：“平贼之后，嗣君万福，未审有何仪注？”帝曰：“六门之内，自极兵威。”僧辩曰：“平贼之谋，臣为己任，成济之事，请别举人。”由是帝别敕宣猛将军朱买臣使行忍酷。会简文已被害，栋等与买臣遇见，呼往船共饮，未竟，并沈于水。

河东王誉字重孙，普通二年，封枝江县公。中大通三年，改封河东郡王。累迁南中郎将、湘州刺史。未几，侯景寇建邺，誉入援，至青草湖，台城没，有诏班师。誉还湘镇。

时元帝军于武城，新除雍州刺史张缵密报元帝曰：“河东起兵，岳阳聚米，将来袭江陵。”元帝甚惧，沈米断缆而归。因遣谘议周弘直至誉所督其粮众。誉曰：“各自军府，何忽隶人。”使三反，誉并不从。元帝大怒，遣世子方等征之，反为誉败死。又令信州刺史鲍泉讨誉，并陈示祸福。誉谓曰：“欲前即前，无所多说。”泉军于石椁寺，誉逆击不利而还。泉进军橘洲，誉攻之又见败。于是遂围之。誉幼而骁勇，马上用弩，

兼有胆气，能抚士卒，甚得众心。元帝又遣领军王僧辩代鲍泉攻誉。誉将溃围而出，会其麾下将慕容华引僧辩入城，遂被执。谓守者曰：“勿杀我，得一见七官，申此谗贼，死无恨。”主者曰：“奉令不许。”遂斩首，送荆镇。元帝返其首以葬焉。

初，誉之将败，引镜照面，不见其头。又见长人盖屋，两手据地噉其脐。又见白狗大如驴，从城出，不知所在。誉甚恶之，俄而城陷。

豫章王综字世谦，武帝第二子也。天监三年，封豫章郡王。累迁北中郎将、南徐州刺史。入为侍中、镇右将军。

初，综母吴淑媛在齐东昏宫，宠在潘、余之亚。及得幸于武帝，七月而生综，宫中多疑之。淑媛宠衰怨望。及综年十四五，恒梦一年少肥壮自挈其首对综，如此非一，综转成长，心惊不已。频密问淑媛曰：“梦何所如？”梦既不一，淑媛问梦中形色，颇类东昏。因密报之曰：“汝七月日生儿，安得比诸皇子。汝今太子次弟，幸保富贵勿泄。”综相抱哭，每日夜恒泣。又每静室闭户，藉地被发席藁。轻财好士，分施不辍，唯留身上故衣，外斋接客，分粗服。厨库恒致罄乏。常于内斋布沙于地，终日跣行，足下生胝，日能行三百里。尝有人士姓王，以屯蹠投告综。于时大乏，唯有眠床故阜复帐，即下付之。其降意下士，以伺风云之会，诸侯王妃主及外人并知此怀，唯武帝不疑。

及长有才学，善属文。武帝御诸子以礼，朝见不甚数。综恒怨不见知。每出蕃，淑媛恒随之至镇。时年十五，尚裸袒嬉戏于前，昼夜无别。妃袁氏，尚书令昂之女也。淑媛恒节其宿止，遇袁妃尤不以道，内外咸有秽声。

综后在徐州，政刑酷暴，又有勇力，制及奔马，暴杀驹犊。常阴服微行，着乌丝布帽。夜出无有期度，招引道士，探求数

术。性聪敏多通，每武帝有敕疏至，辄忿恚形于颜色。帝性严，群臣不敢轻言得失，凡综所行，弗之知也。于徐州还，频裁表陈便宜，求经略边境。帝并优敕答之。徐州所有练树，并令斩杀，以帝小名练故。累致意尚书仆射徐勉，求出镇襄阳。勉未敢言，因是怒勉，饷以白团扇，图伐檀之诗，言其贿也。

在西州，于别室岁时设席，祠齐氏七庙。又累微行至曲阿拜齐明帝陵。然犹无以自信，闻俗说以生者血沥死者骨渗，即为父子。综乃私发齐东昏墓，出其骨，沥血试之。既有征矣，在西州生次男月余日，潜杀之。既瘞，夜遣人发取其骨又试之，其酷忍如此。每对东宫及诸王辞色不恭逊。尝改岁后，问讯临川王宏，出至中合，登宏羊车次遗粪而出。居都下所为多如此者。

普通四年，为都督、南兖州刺史。颇勤于事，而不见宾客。其辞讼则隔帘理之。方幅出行，垂帷于舆，每云恶人识其面也。

初，齐故建安王萧宝寅在魏，综求得北来道人释法鸾使入北通问于宝寅，谓为叔父。襄阳人梁话母死，法鸾说综厚赐之，言终可任使。综遗话钱五万。及葬毕，引在左右。法鸾在广陵，往来通魏尤数，每舍淮阴苗文宠家。言文宠于综，综引为国常侍。

六年，魏将元法僧以彭城降，帝使综都督众军，权镇彭城，并摄徐州府事。武帝晓别玄象，知当更有败军失将，恐综为北所擒，手敕综令拔军。每使居前，勿在人后。综恐帝觉，与魏安丰王元延明相持，夜潜与梁话苗文宠三骑开北门，涉汴河，遂奔萧城。自称队主，见延明而拜。延明坐之，问其名氏，不答，曰：“殿下问人有见识者。”延明召使视之，曰“豫章王也”。延明喜，下地执其手，答其拜，送于洛阳。及旦，斋内诸合犹闭不开，众莫知所以，唯见城外魏军叫曰：“汝豫章王

昨夜已来在我军中。”城中既失王所在，众军乃退，不得还者甚众。湘州益阳人任焕常有骝马，乘之退走。焕脚为抄所伤，人马俱弊，焕于桥下歇，抄复至。焕脚痛不复得上马，于是向马泣曰：“骝子，我于此死矣。”马因跪其前脚，焕乃得上马，遂免难。综长史江革、太府卿祖恆并为魏军所禽，武帝闻之惊骇。

综至魏，位侍中、司空、高平公、丹阳王，梁话、苗文宠并为光禄大夫。综改名赞字德文，追服齐东昏斩衰，魏太后及群臣并吊。

八月，有司奏削爵土，绝其属籍，改子直姓悖氏。未及旬日，有诏复属籍，封直永新侯。久之乃策免吴淑媛，俄遇鸩而卒，有诏复其品秩，谥曰敬，使直主其丧。

及萧宝寅据长安反，综复去洛阳欲奔之。魏法，度河桥不得乘马，综乘马而行，桥吏执之送洛阳。魏孝庄初，历位司徒、太尉，尚帝姊寿阳长公主。陈庆之之至洛也，送综启求还。时吴淑媛尚在，敕使以综小时衣寄之。信未达而庆之败。未几，终于魏。

初，综在魏不得志，尝作听钟鸣、悲落叶以申其志，当时莫不悲之。后梁人盗其柩来奔，武帝犹以子礼祔葬陵次。

直字思方，位晋陵太守，沙州刺史。

南康简王绩字世谨，小字四果，武帝第四子也。天监七年，封南康郡王。十年，为南徐州刺史。时年七岁，主者有受货洗改解书，长史王僧孺弗之觉，绩见而诘之，便即首服，众咸叹其聪警。

十七年，为都督、南兖州刺史，在州以善政称。寻有诏征还，百姓曹乐等三百七十人诣阙上表，称绩尤异一十五条，乞留为州任。优诏许之。普通四年，征为侍中、云麾将军，领石

头戍军事。五年，出为江州刺史。丁董淑媛忧，居丧过礼，固求解职。乃征授安右将军，领石头戍军事。寻加护军。羸瘠，不亲视事。大通三年，因感疾薨于任。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简。

绩寡玩好，少嗜欲，居无仆妾，躬事俭约。所有租秩，悉寄天府。及薨后，少府有南康国无名钱数千万。子会理嗣。

会理字长才，少聪慧，好文史。年十一而孤，特为武帝所爱，衣服礼秩与正王不殊。十五为湘州刺史，多信左右。行事刘纳每禁之，会理心不平，证以赃货，收送建邺。纳叹曰：“我一见天子，使汝等知。”会理厚送资粮，数遣慰喻。令心腹于青草湖为盗，杀纳百口俱尽。累迁都督、南兖州刺史。太清元年，督众军北侵，至彭城，为魏师所败，退归本镇。

二年，侯景围城，会理入援。会北徐州刺史封山侯正表将应其兄正德，外托赴援，实谋袭广陵。会理击破之，方得进路。台城陷，会理归镇。侯景遣前临江太守董绍先以武帝手敕召会理。其僚佐曰：“绍先书岂天子意。”咸劝拒之。会理用其典签范子鸾计，曰：“天子年尊，受制贼虏，今有手敕召我入朝，臣子之心，岂得违背。且处江北，功业难成，不若身赴京都，图之肘腋。”遂纳绍先。绍先入，以乌幡麾众，单马遣之至都。景以为司空兼尚书令。虽在寇手，每思匡复，与西乡侯劝等潜布腹心，要结壮士。时范阳祖皓斩董绍先，据广陵城起义，期以会理为内应。皓败，辞相连及。侯景矫诏免会理官，犹以白衣领尚书令。

是冬，景往晋熙，都下虚弱，会理复与柳敬礼及北兖州司马成钦谋之。敬礼曰：“举大事必有所资，今无寸兵，安可以动。”会理曰：“湖熟有吾故旧三千余人，昨来相知，克期响集。计贼守兵不过千人，若大兵外攻，吾等内应，直取王伟，

事必有成。纵景后归，无能为也。”敬礼曰“善”。于时百姓厌贼，咸思用命。建安侯贲以谋告王伟，伟遂收会理及其弟通理。

时有钱唐褚冕，会理之旧，亦囚于省，问事之所起，考掠千计，终无所言。会理隔壁闻之，遥曰：“褚郎，卿岂不为吾致此邪，然勿言。”王伟害会理等，冕竟以不服，伟赦之。

会理弟通理字仲宣，位太子洗马，封祈阳侯，至是亦遇害。

通理弟乂理字季英。生十旬而简王薨，至三岁能言，见内人分散，涕泣相送，问其故，或曰：“此简王宫人丧毕去耳。”乂理便号泣，悲不自胜。诸宫人见之，莫不哀感，为之停者三人。服阕见武帝，升殿，又悲不自胜，帝为之收涕，谓左右曰：“此儿大必为奇士。”大同八年，封安乐县侯。

乂理慷慨慕立功名，每读书见忠臣烈士，未尝不废卷叹曰：“一生之内，当无愧古人。”博览多识，有文才。尝祭孔文举墓，并为立碑，制文甚美。

及侯景内寇，乂理聚客赴南兖州，随兄会理入援。及城陷，又随会理还广陵，因入齐为质乞师。行二日，会景遣董绍先据广陵，遂追获之，防严不得与兄相见。乃伪请先还都，入辞母，因谓其姊安固主曰：“兄若至，愿使善为计自勉，勿顾以为念。前途亦思立效，但未知天命何如耳。”至都，以魏降人元贞忠正可以托孤，乃以玉柄扇赠之。贞怪不受，乂理曰：“后当见忆。”会祖皓起兵，乂理奔长芦，为景所害。元贞始悟其前言，往收葬焉。

庐陵威王续字世欣，武帝第五子也。天监八年，封庐陵王。少英果，膂力绝人，驰射应发命中。武帝叹曰：“此我之任城也。”尝驰射于帝前，续中两獐，冠于诸人。帝大悦。中大通二年，为都督、雍州刺史、宁蛮校尉。大同元年，迁江州刺史，

又为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又为都督、荆州刺史。薨，赠司空，谥曰威。

始元帝母阮修容得幸，由丁贵嫔之力，故元帝与简文相得，而与庐陵王少相狎，长相谤。元帝之临荆州，有宫人李桃儿者，以才慧得进，及还，以李氏行。时行宫户禁重，续具状以闻。元帝泣对使诉于简文，简文和之得止。元帝犹惧，送李氏还荆州，世所谓西归内人者。自是二王书问不通。及续薨，元帝时为江州，闻问，入合而跃，屣为之破。寻自江州复为荆州，荆州人迎于我境，帝数而遣之，吏人失望。

续多聚马仗，蓄养趯雄，耽色爱财，极意收敛，仓储库藏盈溢。临终有启，遣中录事参军谢宣融送所上金银器千余件，武帝始知其富。以为财多德寡，因问宣融曰：“王金尽于此乎？”宣融曰：“此之谓多，安可加也。夫王之过如日月之蚀，欲令陛下知之，故终而不隐。”帝意乃解。

世子凭以罪前诛死，次子应嗣。应不慧，王薨，至内库阅珍物，见金铤，问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应曰：“既不可食，并特乞汝。”他皆此类。

邵陵携王纶字世调，小字六真，武帝第六子也。少聪颖，博学善属文，尤工尺牍。天监十三年，封邵陵郡王。

普通五年，以西中郎将权摄南徐州事。在州轻险躁虐，喜怒不恒，车服僭拟，肆行非法。遨游市里，杂于冢隶。尝问卖夔者曰：“刺史何如？”对者言其躁虐，纶怒，令吞夔以死，自是百姓惶骇，道路以目。尝逢丧车，夺孝子服而着之，匍匐号叫。签帅惧罪，密以闻。帝始严责，纶不能改，于是遣代。纶悖慢逾甚，乃取一老公短瘦类帝者，加以袞冕，置之高坐，朝以为君，自陈无罪。使就坐剥褫，捶之于庭。忽作新棺木，贮司马崔会意，以驢车挽歌为送葬之法，使姬乘车悲号。会意

不堪，轻骑还都以闻。帝恐其奔逸，以禁兵取之，将于狱赐尽。昭明太子流涕固谏，得免，免官削爵土还第。大通元年，复封爵。

中大通四年，为扬州刺史。纶素骄纵，欲盛器服，遣人就市賒买锦采丝布数百疋，拟与左右职局防合为绛衫、内人帐幔。百姓并关闭邸店不出。台续使少府市采，经时不能得，敕责，府丞何智通具以闻，因被责还第。恒遣心腹马容戴子高、戴瓜、李撤、赵智英等于路寻目智通，于白马巷逢之，以槊刺之，刃出于背。智通以血书壁作“邵陵”字乃绝，遂知之。帝悬钱百万购贼，有西州游军将宋鹞子条姓名以启，敕遣舍人诸昙粲领斋仗五百人围纶第，于内人槛中禽瓜、撤、智英。子高骁勇，踰墙突围，遂免。智通子敞之割炙食之，即载出新亭，四面火炙之焦熟，敞车载钱设盐蒜，雇百姓食撤一脔，赏钱一千。徒党并母肉遂尽。

纶锁在第，舍人诸昙粲并主帅领仗身守视。免为庶人。经三旬乃脱锁，顷之复封爵。后预饯衡州刺史元庆和，于座赋诗十二韵，末云“方同广川国，寂寞久无声”。大为武帝赏，曰：“汝人才如此，何虑无声。”旬日间，拜郢州刺史。

太清二年，位中卫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侯景构逆，加征讨大都督，率众讨景。将发，帝诫曰：“侯景小竖，颇习行阵，未可以一战即殄，当以岁月图之。”纶发白下，中江而浪起，有物荡舟将覆，识者尤异之。及次钟离，景已度采石，纶乃昼夜兼道，旋军入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者十一二。遂率西丰公大春、新淦公大成等步骑三万发京口，将军赵伯超请从径路直指钟山，出其不意，纶从之。众军奄至，贼徒大骇，分为三道攻纶，纶大破之。翌日，贼又来攻，日晚贼稍退。南安侯骏以数十骑驰之，贼回拒骏，骏部乱，贼因逼大军，大军溃。

纶至钟山战败，奔还京口。军主霍俊见获，贼送于城下，逼云已禽邵陵王。俊伪许之，乃曰：“王小失利，政为粮尽还京口。俊为托遯所获，非军败也。”贼以刀背驱其髀，俊色不变，贼义而舍之。俊，中书舍人灵超子也。

三年正月，纶与东扬州刺史大连等入援至骠骑洲，进位司空。台城陷，纶奔禹穴，东土皆附。临城公大连惧将害己，乃图之。纶觉乃去。至寻阳，寻阳公大心欲以州让之，不受。

大宝元年，纶至郢州，刺史南平王恪让州于纶，纶不受。乃上纶为假黄钺、都督中外诸军事。纶于是置百官，改听事为正阳殿，内外斋省悉题署焉。而数有变怪，祭城隍神，将烹牛，有赤蛇绕牛口出。南浦施安幄帐，无何风起，飘没于江。

于时元帝围河东王誉于长沙既久，誉请救于纶，纶欲往救之，为军粮不继遂止。乃与元帝书曰：“道之斯美，以和为贵，况天时地利不及人和。岂可手足肱支，自相屠害。即日大敌犹强，天讎未雪。余尔昆弟，在外三人，如不匡救，安用臣子。如使逆寇未除，家祸仍构，料今访古，未或弗亡。夫征战之理，义在克胜。至于骨肉之战，愈胜愈酷，捷则非功，败则有丧，劳兵损义，亏失多矣。侯景之军所以未窥江外者，政为蕃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谓代景行师，景便不劳兵力，坐致成效，丑徒闻此，何快如之！”元帝复书，陈誉有罪不可解围之状。纶省书流涕曰：“天下之事，一至于斯！”左右闻之，莫不掩泣。于是大修器甲，将讨侯景。

元帝闻其盛，乃遣王僧辩帅舟师一万以逼纶。纶将刘龙武等降僧辩，纶遂与子蹶等十余人轻舟走武昌。沙门法磬与纶有旧，藏之岩石之下。时纶长史韦质、司马姜伟先在外，闻纶败，驰往迎。元帝复遣将徐文盛追攻之。纶复收卒屯于齐昌郡，将引魏军共攻南阳。侯景将任约袭纶，纶败走。定州刺史田龙祖

迎纶，纶惧为所执，复归齐昌。行收兵至汝南，魏所署汝南城主李素孝者，纶之故吏，开城纳之。纶乃修复城池，收集士卒，将攻竟陵。魏闻之，遣大将杨忠、仪同侯几通攻破城，执纶，纶不为屈。通乃卧大鼓，使纶坐上杀之，投于江岸，经日色不变，鸟兽莫敢近。时飞雪飘零，尸横道路，周回数步，独不沾洒。旧主帅安陆人郝破敌敛之于襄阳。葬之日，黄雪霏糅，唯冢圻所独不下雪。杨忠知而悔焉，使以太牢往祭殡焉。百姓怜之，为立祠庙。岳阳王察遣迎丧，葬于襄阳望楚山南，赠太宰，谥曰安。后元帝议追加谥，尚书左丞刘彧议，谥法“总政交外曰携”。从之。

纶任情卓越，轻财爱士，不竞人利，府无储积。闻有辄求，既得即散，士亦以此归之。初镇京口，大造器甲，既涉声论，投之于江。及后出征，戎备颇阙，乃叹曰：“吾昔造仗，本备非常，无事涉疑，遂使零散。今日讨抄，卒无所资。”

初，昭明之薨，简文入居监抚，纶不谓德举，而云“时无豫章，故以次立”。及庐陵之没，纶觖望滋甚，于是伏兵于莽，用伺车驾。而台舍人张僧胤知之，其谋颇泄。又纶献曲阿酒百器，上以赐寺人，饮之而毙。上乃不自安，颇加卫士，以警宫内。于是传者诸相疑阻，而纶亦不惧。武帝竟不能有所废黜，卒至宗室争竞，为天下笑。

长子坚字长白，大同元年，以例封汝南侯。亦善草隶，性颇庸短，尝与所亲书，题云“嗣王”。其人得书大骇，执以谏坚，坚曰：“前言戏耳。”人曰：“不愿以此为戏耳。”侯景围城，坚屯太阳门，终日痛饮，不抚军政。吏士有功，未尝申理，疫疠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愤怨。太清三年，坚书佐董勋华、白昙朗等以坚私室酝酿，亟有烹宰，不相沾及，忿恨，夜遣贼登楼，城遂陷，坚遇害。弟确。

确字仲正，少骁勇，有文才，尤工楷隶，公家碑碣皆使书之。除秘书丞，武帝谓曰：“为汝能文，所以特有此授。”大同二年，封为正阶侯，复徙封永安。常在第中习骑射，学兵法，时人以为狂。左右或进谏，确曰：“听吾为国家破贼，使汝知之。”

钟山之役，确所向披靡，群贼惮之。确每临阵对敌，意甚详贍，带甲据鞍，自朝及夕，驰骤往返，不以为劳，诸将服其壮勇。军败，贼使负炮，不之知也。确因隙自拔，得达朱方。

及后侯景乞盟，惮确及赵威方在外，虑为后患，启求召确入城。诏乃召确为南中郎将、广州刺史。确知此盟多贰，城必沦没，欲先遣赵威方入，确因南奔。纶闻之，逼确使入。确犹不肯，纶流涕谓曰：“汝欲反邪！”时台使周石珍在坐，确曰：“侯景虽云欲去，而不解长围，以意而推，其事可见。今召我入，未见益也。”石珍曰：“敕旨如此，侯岂得辞。”确执意犹坚，纶大怒，谓赵伯超曰：“谯州，卿为我斩之。当赍首赴阙。”伯超挥刃眦曰：“我识君耳，刀岂识君。”确流涕而出，遂入城。及景背盟复围城，城陷，确排闥入启。时武帝方寝，确曰：“城已陷矣。”帝曰：“犹可一战不？”对曰：“人心不可。臣向格战不禁，缙下仅得至此。”武帝叹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复何恨，幸不累子孙。”乃使确为慰劳文，谓曰：“尔速去谓汝父，无以二宫为念。”

及出见景，景爱其膂力，恒令在左右。后从景仰见飞鸢，群贼争射不中，确射之应弦即落。贼徒忿嫉，咸劝除之。先是纶遣典签唐法隆密导确，确谓使者曰：“侯景轻佻，可一夫力致。确不惜死，欲手刃之。卿还启家王，愿勿以一子为念。”后与景猎钟山，同逐禽，引弓将射景，弦断不得发，贼觉杀之。

武陵王纪字世询，武帝第八子也。少而宽和，喜怒不形于

色，勤学有文才。天监十三年，封武陵王。寻授扬州刺史。中书诏成，武帝加四句曰：“贞白俭素，是其清也；临财能让，是其廉也；知法不犯，是其慎也；庶事无留，是其勤也。”纪特为帝爱，故先作牧扬州。

大同三年，为都督、益州刺史。以路远固辞，帝曰：“天下方乱，唯益州可免，故以处汝，汝其勉之。”纪歔歔，既出复入。帝曰：“汝尝言我老，我犹再见汝还益州也。”纪在蜀，开建宁、越雋，贡献方物，十倍前人。朝嘉其绩，加开府仪同三司。

初，天监中，震太阳门，成字曰：“绍宗梁位唯武王。”解者以武陵王当之，于是朝野属意焉。及侯景陷台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纪侍中、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骠骑大将军、太尉、承制。大宝元年六月辛酉，纪乃移告诸州征镇，遣世子圆照领二蜀精兵三万，受湘东王绎节度。绎命圆照且顿白帝，未许东下。七月甲辰，湘东王绎遣鲍检报纪以武帝崩问。十一月壬寅，纪总戎将发益镇，绎使胡智监至蜀，以书止之曰：“蜀中斗绝，易动难安，弟可镇之，吾自当灭贼。”又别纸云：“地拟孙、刘，各安境界，情深鲁、卫，书信恒通。”

二年四月乙丑，纪乃僭号于蜀，改年曰天正，暗与萧栋同名。识者尤之，以为于文“天”为二人，“正”为一止，言各一年而止也。纪又立子圆照为皇太子，圆正为西阳王，圆满竟陵王，圆普南谯王，圆肃宜都王。以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永丰侯擣为征西大将军、益州刺史，封秦郡王。司马王僧略、直兵参军徐怿并固谏，皆杀之。僧略，僧辩弟；怿，勉从子也，以谏，且以怿与将帅书云“事事往人口具”，以为反于己，诛之。永丰侯擣叹曰：“王不克矣。夫善人国之基也，今乃诛之，不亡何待。”又谓所亲曰：“昔桓玄年号大亨，识者为谓‘二月

了’，而玄之败实在仲春。今年曰天正，在文为‘一止’，其能久乎！”丁卯，元帝遣万州刺史宋箴袭圆照于白帝，圆照弟圆正时为西阳太守，召至，锁于省内。

初，杨干运求为梁州刺史不得，纪以为潼州刺史。杨法深求为黎州刺史亦不得，以为沙州刺史。二人皆憾不获所请，各遣使通西魏。及闻魏军侵蜀，纪遣其将谯淹回军赴援，魏将尉迟迥逼涪水，杨干运降之。迥即趋成都。

五月己巳，纪次西陵，军容甚盛。元帝命护军将军陆法和立二城于峡口，名七胜城，锁江以断峡。时陆纳未平，蜀军复逼，元帝甚忧。法和告急，旬日相继。元帝乃拔任约于狱，以为晋安王司马，撤禁兵以配之。并遣宣猛将军刘葵共约西赴。六月，纪筑连城，攻绝铁锁。元帝复于狱拔谢答仁为步兵校尉，配众一旅上赴。纪之将发也，江水可揭，前部不得行。及登舟，无雨而水长六尺。刘孝胜喜曰：“殆天赞也。”将至峡，有黑龙负舟，其将帅咸谓天助。及顿兵日久，频战不利，师老粮尽，智力俱殫。又魏人入剑阁，成都虚弱，忧懣不知所为。

先是，元帝已平侯景，执所俘馘，频遣报纪。世子圆照镇巴东，留执不遣。启纪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讨。已闻荆镇为景所灭，疾下大军。”纪谓为实然，故仍率众沿江急进。于路方知侯景已平，便有悔色，召圆照责之。圆照曰：“侯景虽诛，江陵未服，宜速平荡。”纪亦以既居尊位，宣言于众，敢谏者死。蜀中将卒日夜思归。所署江州刺史王开业进曰：“宜还救根本，更思后图。”诸将金以为然。圆照、刘孝胜独言不可，纪乃止。既而闻王琳将至，潜遣将军侯劼傍险出法和后，临水筑垒御琳及法和。元帝书遗纪，遣光州刺史郑安中往喻意于纪，许其还蜀，专制嶠方。纪不从命，报书如家人礼。既而侯劼为任约、谢答仁所破，又陆纳平，诸军并西赴，元帝乃与

纪书曰：“甚苦大智！季月烦暑，流金铄石，聚蚊成雷，封狐千里。以兹玉体，辛苦行阵，乃睠西顾，我劳如何。自獯丑凭陵，羯胡叛换，吾年为一日之长，属有平乱之功，膺此乐推，事归当璧。傥遣使乎，良所希也。如曰不然，于此投笔。友于兄弟，分形共气，兄肥弟瘦，无复相代之期；让枣推梨，长罢欢愉之日。上林静拱，闻四鸟之哀鸣，宣室披图，嗟万始之长逝。心乎爱矣，书不尽言。”大智，纪别字也。帝又为诗曰：“回首望荆门，惊浪且雷奔，四鸟嗟长别，三声悲夜猿。”圆正在狱中连句曰：“水长二江急，云生三峡昏，愿贳淮南罪，思报阜陵恩。”帝看诗而泣。

纪频败，知不振，遣署度支尚书乐奉业往江陵论和缉之计。元帝知纪必破，遂拒而不许，于是两岸十余城遂俱降。游击将军樊猛率所领至纪所，纪在船中遽床而走，以金掷猛等曰：“此顾卿送我一见七官，卿必当富贵”猛曰：“天子何由可见。杀足下，此金何之。”犹不敢逼，围而守之。法和驰启，上密敕樊猛曰：“生还不成功也。”猛率甲士祝文简、张天成拔刃升舟，犹左右奔掷。第五子圆满驰来就父，纪首既落，圆满躯亦分。法和收太子圆照兄弟三人，问圆照曰：“阿郎何以至此？”圆照曰：“失计，愿为公作奴。”法和叱遣之。

圆照字明周，中大同初，为益州东斋郎、宋宁宋兴二郡太守。远镇诸王世子皆在建邺质守，帝特爱纪，故遣以副纪。纪之构衅，悉其谋也。次弟圆正先见锁在江陵，及纪既以兵终，元帝使谓曰：“西军已败，汝父不知存亡。”意欲使其自裁。而圆正既奉此问，便号哭尽哀。以祸难之兴皆由圆照，于是唯哭世子，言不绝声。上谓圆正闻问悲感，必应自杀，频看知不能死，又付廷尉狱。及见圆照曰：“阿兄，何乃乱人骨肉，使酷痛如此。”圆照更无所言，唯云计误。并命绝食于狱，啮臂

啖之，十三日死，天下闻而悲之。

圆正字明允，纪第二子。美风仪，善谈论，宽和好施，爱接士人。封江安侯。历西阳太守，有惠政。既居上流，人附者甚众。及侯景作逆，圆正收兵众且一万，后遂跋扈中流，不从王命。及景破，复谋入蜀。元帝将图之，署为平南将军。及至弗见，使南平嗣王恪等醉而囚之。

时纪称梁王。及纪败死，为有司奏请绝纪属籍，元帝许之，赐姓饜饜氏。纪最为武帝所爱。武帝诸子罕登公位，唯纪以功业显著，先启黄扉。兄邵陵王纶屡以罪黜，心每不平。及闻纪为征西，纶抚枕叹曰：“武陵有何功业，而位乃前我？朝廷愤愤，似不知人。”武帝闻之，大怒曰：“武陵有恤人拓境之勋，汝有何绩。”

太清初，帝思之，使善画者张僧繇至蜀图其状。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巂，西通资陵、吐谷浑。内修耕桑盐铁之功，外通商贾远方之利，故能殖其财用，器甲殷积。马八千匹，上足者置之内厩，开寝殿以通之，日落，辄出步马。便骑射，尤工舞稍。九日讲武，躬领幢队。及闻国难，谓僚佐曰：“七官文士，岂能匡济。”既东下，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箠，至有百箠；银五倍之，其它锦罽繒采称是。每战则悬金帛以示将士，终不赏赐。宁州刺史陈知祖请散金银募勇士，不听，恸哭而去。自是人有离心，莫肯为用。纪颇学观占，善风角，亦知不复能济。瞻望气色，叹咤天道，椎床声闻于外。有请事者，以疾辞不见。既死，埋于沙洲，不封无椁。元帝以刘孝胜付廷尉，寻免之。

初，纪将僭号，祆怪不一，内寝柏殿柱绕节生花，其茎四十有六，羸靡可爱，状似荷花。识者曰：“王敦祆花，非佳事也。”时蜀知星人说纪曰：“官若东下，当用申年，太白出西，

从之为利。申岁发蜀，酉年入荆，不可失也。”发蜀之岁，太白在西，比及明年，则已东出矣。

论曰：甚矣，谗佞之为巧也！夫言附正直，迹在恭敬，悦目会心，无施不可。至乃离父子，间兄弟，废楚嫡，疏汉嗣，可为太息，良非一涂。以昭明之亲之贤，梁武帝之爱之信，谤言一及，至死不能自明，况于下此者也。综处秦政之疑，怀负尺之志，肆行狂悖，卒致奔亡。庐陵多财为累，雄心自立，未及骋暴，早没为幸。南康为政有方，居丧以礼，惜乎早夭，不拯危季。邵陵少而险躁，人道顿亡，晚致勤王，其殆优矣。武陵地居势胜，卒致倾覆，才轻志大，能无及乎。

南史卷五十四

列传第四十四

梁简文帝诸子 元帝诸子

简文二十子。王皇后生哀太子大器、南郡王大连。陈淑容生寻阳王大心。左夫人生南海王大临、安陆王大春。谢夫人生浏阳公大雅。张夫人生新兴王大庄。包昭华生西阳王大钧。范夫人生武宁王大威。褚修华生建平王大球。陈夫人生义安王大昕。朱夫人生绥建王大摯。其临川王大款、桂阳王大成、汝南王大封、乐良王大圜，并不知母氏。潘美人生皇子大训，早亡无封。其余不知不载。

哀太子大器字仁宗，简文嫡长子也。中大通四年，封宣城郡王。太清二年十月，侯景寇建邺，敕太子为台内大都督。三年五月，简文即位。六月丁亥，立为皇太子。

大宝二年八月，景废简文，将害太子。时景党称景命召之，太子方讲老子，将下床而刑人掩至。太子颜色不变，徐曰：“久知此事，嗟其晚耳。”刑者将以衣带绞之，太子曰：“此不能见杀。”乃指系帐竿下绳，命取绞之而绝。时年二十八。

太子性宽和，兼神用端凝，在贼中每不屈意。左右窃问其故，答曰：“贼若未须见杀，虽复陵傲呵叱，其终不敢言。若见害时至，虽一日百拜，无益于死。”问者又曰：“官今忧逼

而神貌怡然，未喻此意。”答曰：“吾自度死必在贼前，若诸叔外来，平夷羯寇，必前见杀，然后就死。若其遂开拓上流，必先见杀，后取富贵。何能以无益之愁，横忧必死之命。”景之西上，携太子同行，及败归，船往往相失。所乘船入枞阳浦，舟中腹心并劝因此入北。太子曰：“自国家丧败，志不图生。主上蒙尘，宁忍违离。吾今若去，乃是叛父，非谓避贼。天下岂有无父之国。”便涕泗呜咽，命即前进。贼以太子有器度，每惮之。恐为后患，故先及祸。承圣元年四月，追谥哀太子，祔太庙阴室。

寻阳王大心字仁恕，简文第二子也。幼而聪朗，善属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孙封当阳县公。大同元年，为都督、郢州刺史，时年十三。简文以其幼，戒之曰：“事无大小，悉委行事。”大心虽不亲州务，发言每合于理，众皆惊服。太清元年，为云麾将军、江州刺史。贪冒财贿，不能绥接百姓。二年，侯景寇都，大心招集士卒，与上流诸军赴援宫阙。三年，台城陷，上甲侯萧韶南奔宣密诏，加散骑常侍，进号平南将军。大宝元年，封寻阳王。

初，历阳太守庄铁以城降侯景，既而又奉其母来奔。大心以铁旧将，厚为其礼，军旅之事，悉以委之，以为豫章内史。景数遣军西上寇抄，大心辄令铁击破之，禽其将赵加娄，贼不能进。时鄱阳王范率众弃合肥，屯于栅口，待援兵总集，欲俱进。大心闻之，遣要范西上，以盆城处之，廩馈甚厚，欲与戮力共除祸难。会铁据豫章反，大心令中兵参军韦约讨之，铁败乞降。鄱阳世子嗣先与铁善，乃谓范曰：“昔与铁游处，其人才略从横，若降江州，必不全其首领，请援之。”乃遣将侯瑱救铁，夜破韦约等营。大心大惧。于是二蕃衅起。

景将任约略地至盆城，大心遣司马韦质拒战败绩，时帐下

犹有勇士千余人，咸说曰：“既无粮储，难以守固，若轻骑往建州，以图后举，策之上也。”其母陈淑容不从，抚胸恸哭，大心乃止，遂与约和。二年，将遇害，遶床谓贼廂公王僧贵曰：“我以全州归命，何忍相苦。”乃见射而殒。

临川王大款字仁师，简文第三子也。初封石城县公，位中书侍郎。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江夏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承制，改封临川王。魏克江陵，遇害。

南海王大临字仁宣，简文帝第四子也。大同二年，封宁国县公。少而敏慧。年十一，遭左夫人忧，哭泣毁瘠，以孝闻。后入国学，明经射策甲科，拜中书侍郎，迁给事黄门侍郎。十一年，长兼侍中，出为琅邪、彭城二郡太守。侯景乱，屯端门，都督城南诸军事。大宝元年，封南海郡王，出为都督、东扬州刺史，又除吴郡太守。时张彪起义于会稽，吴人陆令公、颍川庾孟卿等劝大临投之。大临曰：“彪若成功，不藉我力；如其挠败，以我说焉，不可往也。”二年遇害。

南郡王大连字仁靖，简文第五子也。少俊爽，能属文。举止风流，雅有巧思，妙达音乐，兼善丹青。大同二年，封临城县公。七年，与南海王俱入国学，并射策甲科，皆拜中书侍郎。十年，武帝幸朱方，大连与兄大临并从。武帝问曰：“汝等习骑不？”对曰：“臣等未奉诏，不敢辄习。”敕令给马试之。大连兄弟据鞍往还，各得驰骤之节。帝大说，即赐所乘马。及为启谢，辞又甚美。帝他日谓简文曰：“昨见大临、大连，风韵可爱，足慰吾老年。”迁给事黄门侍郎，转侍中。

太清元年，出为东扬州刺史。侯景入寇建邺，大连率众四万来赴。及台城没，援军散还东扬州。会稽丰沃，粮仗山积，东人怨景苛虐，咸乐为用，而大连恒沈湎于酒。宋子仙攻之，大连弃城走，追及于信安县，大连犹醉弗之觉。于是三吴悉为

贼有。大宝元年，封南郡王。贼遣将赵伯超、刘神茂来攻。大连专委部将留异，以城应贼，大连弃走，为贼所获。侯景以为江州刺史。二年遇害。

安陆王大春字仁经，简文第六子也。少博涉书记，善吹笙。天性孝谨，体貌瑰伟，腰带十围。大同六年，封西丰县公，拜中书侍郎。后为宁远将军，知石头戍军事。侯景内寇，大春奔京口，随邵陵王入援，战于钟山。军败，肥大不能行，为贼所获。大宝元年，封安陆郡王，出为东扬州刺史。二年遇害。

桂阳王大成字仁和，简文第八子也。初封新淦公。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山阳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承制，改封桂阳王。大成性甚凶粗，兼便弓马。至江陵，被甲夜出，人谓为劫，斫之，遂失左髻。魏克江陵，遇害。

汝南王大封字仁叟，简文第九子也。初封临汝公。太清三年，简文即位，封宜都郡王。大宝元年，奔江陵。湘东王承制，封汝南王。魏克江陵，遇害。

浏阳公大雅字仁风，简文第十二子也。大同九年，封浏阳县公。少聪警，美姿仪，特为武帝所爱。台城陷，大雅犹命左右格战。贼至渐众，乃自缢而下，发愤感疾薨。

新兴王大庄字仁礼，简文第十三子也。性躁动。大同九年，封高唐县公。大宝元年，封新兴郡王，位南徐州刺史。二年遇害。

西阳王大钧字仁博，简文第十四子也。性厚重，不妄戏弄。年七岁，武帝尝问读何书，对曰学诗。因令讽诵，即诵周南，音韵清雅。帝重之，因赐王羲之书一卷。大宝元年，封西阳郡王，位丹阳尹。二年，监扬州，遇害。

武宁王大威字仁容，简文第十五子也。美风仪，眉目如画。大宝元年，封武宁郡王。二年，为丹阳尹，遇害。

皇子大训字仁德，简文帝第十六子也。少而脚疾，不敢蹑履。太清三年，未封而亡，年十岁。

建平王大球字仁玉，简文帝第十七子也。大宝元年，封建平郡王。性明慧夙成。初，侯景围台城，武帝素归心释教，每发誓愿，恒云：“若有众生应受诸苦，衍身代当。”时大球年甫七岁，闻而惊谓母曰：“官家尚尔，儿安敢辞。”乃六时礼佛，亦云：“凡有众生应获苦报，悉大球代受。”其早慧如此。二年遇害。

义安王大昕字仁朗，简文帝第十八子也。年四岁，母陈夫人卒，便哀毁有若成人，晨夕涕泣，眼为之伤。及武帝崩，大昕奉慰简文，呜噎不自胜，左右莫不掩泣。大宝元年，封义安郡王。二年遇害。

绥建王大摯字仁瑛，简文帝第十九子也。幼雄壮有胆气，及台城陷，乃叹曰：“大丈夫会当灭虜属。”奶媪惊掩其口，曰：“勿妄言，祸将及。”大摯笑曰：“祸至非由此。”大宝元年封，二年遇害。

乐良王大圆，简文第二十子也。大宝元年封。后入周。仕隋位内史侍郎。

元帝诸子。徐妃生武烈世子方等。王贵嫔生贞惠世子方诸、始安王方略。袁贵人生愍怀太子方矩。夏贵妃生敬皇帝。自余不显。

武烈世子方等字实相，元帝长子也。少聪敏，有俊才，善骑射，尤长巧思。性爱林泉，特好散逸。尝着论曰：“人生处世，如白驹过隙耳。一壶之酒，足以养性，一簞之食，足以怡形。生在蒿蓬，死葬沟壑，瓦棺石椁，何以异兹。吾尝梦为鱼，因化为鸟。方其梦也，何乐如之，及其觉也，何忧斯类，良由吾之不及鱼鸟者远矣。故鱼鸟飞浮，任其志性，吾之进退，恒

在掌握。举首惧触，摇足恐堕。若使吾终得与鱼鸟同游，则去人间如脱屣耳。”初，徐妃以嫉妒失宠，方诸母王氏以冶容幸嬖。及王夫人终，元帝归咎徐妃，方等意不自安。元帝闻之，又恶方等，方等益惧，故述此论以申其志。

时武帝年高，欲见诸王长子。元帝遣方等，方等欣然升舟，冀免忧辱。行至繇水，遇侯景乱，元帝召之，方等启曰：“昔申生不爱其死，方等岂顾其生。”元帝省书叹息，知无还意，乃配步骑一万，使援台城。贼每来攻，方等必身当矢石。城陷，方等归荆州，收集士马，甚得众和。元帝始叹其能。方等又劝修筑城栅，以备不虞，既成，楼雉相望，周回七十余里。元帝观之甚说，入谓徐妃曰：“若更有一子如此，吾复何忧。”徐妃不答，垂泣而退。元帝忿之，因疏其秽行牒于大合，方等入见，益以自危。

时河东王为湘州刺史，不受令。方等求征之，元帝谓曰：“汝有水厄，深宜慎之。”拜为都督，令南讨。方等临行谓所亲曰：“吾此段出征，必死无二，死而获所，吾岂爱生。”及至麻溪，军败溺死，求尸不得。元帝闻之心喜，不以为戚。后追思其才，赠侍中、中军将军、扬州刺史，谥忠壮世子，并招魂以葬之。

方等注范晔后汉书，未就。所撰三十国春秋及笃静子行于世。

元帝即位，改谥武烈世子。封子庄为永嘉王。及魏克江陵，庄年甫七岁，为人家所匿。后王琳迎送建邺。及敬帝立，出质于齐。敬帝太平二年，陈武帝将受禅，王琳请庄于齐以主梁嗣，自益城济江。二月，即帝位于郢州，年号天启，置百官。王琳总其军国。明年，庄为陈人所败，其御史中丞刘仲威奉以奔寿阳，遂入齐。齐武平元年，授特进、开府仪同三司，封梁王。

齐朝许以兴复，竟不果而齐亡，庄在邺饮气而死。

贞惠世子方诸字明智，元帝第二子也。幼聪警博学，明老易，善谈玄，风采清越，特为元帝所爱，母王氏又有宠。及方等败后，元帝谓曰：“不有所废，其何以兴。勿以汝兄为念。”因拜中抚军将军以自副。又出为郢州刺史，镇江夏，以鲍泉为行事。时元帝遣徐文盛与侯景将任约相持，方诸年十五，童心未革，恃文盛在近，不恤军政，日与鲍泉蒲酒为乐。侯景知之，乃遣其将宋子仙从间道袭之。百姓奔告，方诸与鲍泉并不信，曰：“文盛大军在下，虏安得来？”始命闭门，贼已入城。方诸方踞泉腹，以五色毳辨其须。子仙执方诸以归。王僧辩军至蔡洲，景遂害之。元帝追谥贞惠世子。

愍怀太子方矩字德规，元帝第四子也。少勤学，美容止。初封南安侯。太清初，累迁侍中，中卫将军。元帝承制，拜王太子，改名元良。承圣元年十一月丙子，立为皇太子。及升储位，昵狎群下，好着微服。尝入朝，公服中着碧丝布袴，扼衣高，元帝见之大怪，遣尚书周弘正责之，因使太子师弘正。佗日，弘正谒见，元帝问曰：“太子比颇受卿导不？”对曰：“太子圣德乃未极日新，幸无大过。”帝曰：“卿以我父子故未直言，从容之间，无失和峤之对。”便有废立计。未及行而江陵丧亡，遇害。太子聪颖凶暴猜忍，俱有元帝风。敬帝承制，追谥愍怀太子。

始安王方略，元帝第十子，贞惠世子母弟也。母王氏，王琳之次姊，元帝即位，拜贵嫔，次妹又为良人，并蒙宠幸，方略益钟爱。侯景乱，元帝结好于魏，方略年数岁便遣入关。元帝亲送近畿，执手歔歔，既而旋驾忆之，赋诗曰：“如何吾幼子，胜衣已别离，十日无由宴，千里送远垂。”至长安即得还，赠遗甚厚。江陵丧亡，遇害。贵嫔、良人并更诞子，未出合，

无封失名。

论曰：简文提挈寇戎，元帝崎岖危乱，诸子之备践荆棘，盖时运之所钟乎。武烈以干蛊之材，居冢嗣之任，竟亦当年摈落，通塞亦云命也，哀哉！

南史卷五十五

列传第四十五

王茂 曹景宗 席阐文 夏侯详 吉士瞻 蔡道恭 杨公则
邓元起 张惠绍 冯道根 康绚 昌义之

王茂字休连，一字茂先，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马。父天生，宋末为列将，克司徒袁粲，以勋历位郡守，封上黄县男。

茂年数岁，为大父深所异，常曰：“此吾家千里驹，成门户者必此儿也。”及长，好读兵书，究其大指。性隐不交游，身長八尺，洁白美容仪。齐武帝布衣时尝见之，叹曰：“王茂先年少堂堂如此，必为公辅。”

后为台郎，累年不调。亦知齐之将亡，求为边职。久之，为雍州长史、襄阳太守。梁武便以王佐许之，事无大小皆询焉。人或譖茂反，帝弗之信。譖者骤言之，遣视其甲稍，则虫网焉，乃诛言者。或云茂与帝不睦，帝诸腹心并劝除之。而茂少有骁名，帝又惜其用，曰：“将举大事，便害健将，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郑绍叔往候之。遇其卧，因问疾。茂曰：“我病可耳。”绍叔曰：“都下杀害日甚，使君家门涂炭，今欲起义，长史那犹卧。”茂因掷枕起，即袴褶随绍叔入见。武帝大喜，下床迎，因结兄弟，被推赤心，遂得尽力。

发雍部，遣茂为前驱。郢、鲁既平，从武帝东下为军锋。师次秣陵，东昏遣大将王珍国盛兵朱雀门，众号二十万。及战，梁武军引却，茂下马单刀直前，外甥韦欣庆勇力绝人，执铁缠稍翼茂而进，故大破之。茂勋第一，欣庆力也。建康城平，以茂为护军将军，迁侍中、领军将军。时东昏妃潘玉儿有国色，武帝将留之，以问茂。茂曰：“亡齐者此物，留之恐贻外议。”帝乃出之。军主田安启求为妇，玉儿泣曰：“昔者见遇时主，今岂下匹非类。死而后已，义不受辱。”及见缢，洁美如生。舆出，尉吏俱行非礼。乃以余妃赐茂，亦潘之亚也。

群盗之烧神兽门，茂率所领应赴，为盗所射。茂跃马而进，群盗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奸盗，自表解职，优诏不许。加镇军将军，封望蔡县公。

是岁，江州刺史陈伯之叛，茂出为江州刺史，南讨之。伯之奔魏。时九江新经军寇，茂务农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攻汉中，茂受诏西御，魏乃班师。历位侍中，中卫将军，太子詹事，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丹阳尹。时天下无事，武帝方敦文雅，茂心颇快快，侍宴醉后，每见言色。武帝宥而不责。进位司空。

茂性宽厚，居官虽无美誉，亦为吏人所安。居处方正，在一室衣冠俨然，虽仆妾莫见其情容。姿表瑰丽，须眉如画，为众所瞻望。徙骠骑将军、开府同三司之仪、江州刺史。在州不取奉，狱无滞囚，居处被服，同于儒者。薨于州。武帝甚悼惜之，诏赠太尉，谥曰忠烈公。

初，茂以元勋，武帝赐钟磬之乐。茂在州，梦钟磬在格，无故自堕，心恶之。及觉，命奏乐，既成列，钟磬在格，果无故编皆绝堕地。茂谓长史江诠曰：“此乐，天子所以惠劳臣也。乐既极矣，能无忧乎。”俄而病卒。

子贞秀嗣，以居忧无礼，为有司所奏，徙越州，后诏留广州。与魏降人杜景欲袭州城，刺史萧昂斩之。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仕宋位徐州刺史。

景宗幼善骑射，好畋猎，常与少年数十人泽中逐獐鹿，每众骑赴鹿，鹿马相乱，景宗于众中射之，人皆惧中马足，鹿应弦辄毙，以此为乐。未弱冠，欣之于新野遣出州，以匹马将数人，于中路卒逢蛮贼数百围之。景宗带百余箭，每箭杀蛮，蛮遂散走。因以胆勇闻。颇爱史书，每读穰苴、乐毅传，辄放卷叹息曰：“丈夫当如是！”少与州里张道门善，道门，车骑将军敬儿少子也，为武陵太守。敬儿诛，道门于郡伏法，亲属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阳遣船到武陵，收其尸，迎还殡葬。乡里以此义之。

仕齐以军功累加游击将军。建武四年，随太尉陈显达北围马圈，以奇兵二千破魏援中山王英四万人。及克马圈，显达论功，以景宗为后。景宗退无怨言。魏孝文率众大至，显达宵奔，景宗导入山道，故显达父子获全。

梁武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结附，数请帝临其宅。时天下方乱，帝亦厚加意焉，表为竟陵太守。及帝起兵，景宗聚众并率五服内子弟三百人从军，遣亲人杜思冲劝先迎南康王于襄阳即位，武帝不从。及至竟陵，以景宗为军锋。道次江宁，东昏将李居士以重兵镇新亭，景宗被甲驰战，居士弃甲奔走，景宗皆获之。又与王茂、吕僧珍犄角，破王珍国于大航。景宗军士皆桀黠无赖，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财物，略夺子女，景宗不能禁。及武帝入顿西城，严申号令，然后稍息。城平，封湘西县侯，除郢州刺史，加都督。天监元年，改封竟陵县侯。景宗在州，鬻货聚敛，于城南起宅，长堤以东，夏口以北，开街列门，东西数里。而部曲残横，人颇厌之。

二年十月，魏攻司州，围刺史蔡道恭。城中负板而汲，景宗望关门不出，但耀军游猎而已。及司州城陷，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帝以功臣不问，征为右卫将军。

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钟离，围徐州刺史昌义之，武帝诏景宗督众军援义之，豫州刺史韦叡亦援焉，而受景宗节度。诏景宗顿道人洲，待众军齐集俱进。景宗欲专其功，乃违敕而进，遇暴风卒起，颇有沉溺，复还守先顿。帝闻之曰：“此所以破贼也。景宗不进，盖天意乎。若孤军独往，城不时立，必见狼狈。今得待众军同进，始可大捷矣。”及韦叡至，与景宗进顿邵阳洲，立垒与魏城相去百余步。魏连战不能却，伤杀者十二三，自是魏军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魏人望而夺气。魏将杨大眼对桥北岸立城，以通粮运。每牧人过岸伐刍藁，皆为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余人，径度大眼城南数里筑垒，亲自举筑。大眼来攻，景宗破之，因得垒成。使别将赵草守之，因谓为赵草城。是后恣刍牧马。大眼遣抄掠，辄为赵草所获。

先是，诏景宗等预装高舰，使与魏桥等，为火攻计。令景宗与叡各攻一桥。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因春水生，淮水暴长六七尺。叡遣所督将冯道根、李文钊、裴邃、韦寂等乘舰登岸，击魏洲上军尽殪。景宗使众军复鼓噪乱登诸城，呼声震天地，大眼于西岸烧营，英自东岸弃城走，诸垒相次土崩，悉弃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为之不流。景宗命军主马广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余里，伏尸相枕。义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马入梁城，缘淮百余里尸骸相藉。虏五万余人，收其军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称计。景宗乃搜所得生口万余人，马千匹，遣献捷。

先是旱甚，诏祈蒋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命载荻欲焚蒋庙并神影。尔日开朗，欲起火，当神上忽有云如伞，倏忽

骤雨如泻，台中宫殿皆自振动。帝惧，驰诏追停，少时还静。自此帝畏信遂深。自践阼以来，未尝躬自到庙，于是备法驾将朝臣修谒。是时，魏军攻围钟离，蒋帝神报敕，必许扶助。既而无雨水长，遂挫敌人，亦神之力焉。凯旋之后，庙中人马脚尽有泥湿，当时并目睹焉。

景宗振旅凯入，帝于华光殿宴饮连句，令左仆射沉约赋韵。景宗不得韵，意色不平，启求赋诗。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诗。”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诏令约赋韵。时韵已尽，唯余竞病二字。景宗便操笔，斯须而成，其辞曰：“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帝叹不已。约及朝贤惊嗟竟日，诏令上左史。于是进爵为公，拜侍中、领军将军。

景宗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虽公卿无所推；唯以韦叡年长，且州里胜流，特相敬重，同宴御筵，亦曲躬谦逊。武帝以此嘉之。

景宗好内，妓妾至数百，穷极锦绣。性躁动，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车帷幔，左右辄谏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谓所亲曰：“我昔在乡里，骑快马如龙，与年少辈数十骑，拓弓弦作礮雳声，箭如饿鸱叫，平泽中逐獐，数肋射之，渴饮其血，饥食其脯，甜如甘露浆。觉耳后生风，鼻头出火，此乐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将至。今来扬州作贵人，动转不得。路行开车幔，小人辄言不可。闭置车中，如三日新妇，此邑邑使人气尽。”为人嗜酒好乐，腊月于宅中使人作邪呼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为戏，而部下多剽轻，因弄人妇女，夺人财货。帝颇知之，景宗惧乃止。

帝数宴见功臣，共道故旧。景宗酒后谬妄，或误称下官。帝故纵之，以为笑乐。后为江州刺史，赴任卒于道。赠雍州刺

史、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壮。子皎嗣。

景宗齐永元初任竟陵郡，其第九弟义宗年少，未有位宦，居在雍州。既方伯之弟，又是豪强之门。市边富人姓向以见钱百万欲埤义宗，以妹适之。义宗遣人送书竟陵谂景宗，景宗题书后答曰：“买犹未得，云何已卖。”义宗贪饕遂成。后随武帝西下，历位梁、秦二州刺史。向家兄弟凭附曹氏，位登列卿。后义宗为都督，征穰城，军败，见获于魏，卒。

席阐文，安定临泾人也。孤贫，涉猎书史。齐初，为雍州刺史萧赤斧中兵参军，由是与其子颖胄善。复历西中郎中兵参军，领城局。梁武帝之将起兵，阐文劝颖胄同焉，仍遣客田祖恭私报帝，并献银装刀，帝报以金如意。

和帝称尊号，为卫尉卿。颖胄暴卒，州府骚扰，阐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时始兴王憺留镇雍部，乃与西朝群臣迎憺总州事，故赖以宁辑。

帝受禅，除都官尚书，封山阳伯，出为东阳太守。在郡有能名。冬至，悉放狱中囚，依期而至。改封湘西侯。卒官，谥曰威。

夏侯详字叔业，谯郡谯人也。年十六遭父艰，居丧哀毁，三年庐于墓侧。尝有三足雀来集其庐户，众咸异焉。

仕宋为新汲令，政有异绩。豫州刺史段佛荣班下境内，为属城表。转中从事史，仍迁别驾。历事八将，州部称之。

齐明帝为刺史，雅相器遇。及辅政，引详及裴叔业日夜与语，详辄不酬。帝以问叔业，叔业以告详。详曰：“不为福始，不为祸先。”由此微有忤。出为征虏长史、义阳太守。

及南康王为荆州，详为西中郎司马、新兴太守。梁武帝起兵，长史萧颖胄同创大举，虑详不同，以告柳忱。忱曰：“易耳。近详求昏未之许，令成昏而告之，不忧立异。”于是以女

适其子夔。大事方建，西台以详为中领军，加散骑常侍、南郡太守。凡军国大事，颖胄多决于详。顷之颖胄卒，梁武弟始兴王憺留守襄阳，详乃遣使迎憺共参军国。迁侍中、尚书右仆射，寻授荆州刺史，详又固让于憺。

天监元年，征为侍中、车骑将军，封宁都县侯。详累让，乃更授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给亲信二十人，改封丰城县公。三年，迁湘州刺史。详善吏事，在州四载，为百姓所称。州城南临水有峻峰，旧传云“刺史登此山辄代”，由是历政莫敢至，详于其地起台榭，延僚属，以表损挹之志。后征为尚书左仆射、金紫光禄大夫，道病卒。上为素服举哀，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景。子亶嗣。

亶字世龙，齐永元末，父详为西中郎南康王司马，随府镇荆州，亶留都下，为东昏听政主帅。及崔慧景作乱，亶以捍御功，除骁骑将军。及梁武起兵，详与长史萧颖胄协同，密遣迎亶。亶乃赍宣德皇后令，令南康王纂承大统。建邺平，以亶为尚书吏部郎，俄迁侍中，奉玺于帝。

天监六年，累迁南郡太守。父忧解职，居丧尽礼，庐于墓侧，遗财悉推诸弟。八年，起为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服阕，袭封丰城县公。居州甚有威惠，为边人悦服。历都官尚书，迁给事中、右卫将军。累迁吴兴太守。在郡复有惠政，吏人图其像，立碑颂美焉。

普通五年，为中护军。六年，大举北侵，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帅谯州刺史湛僧智等自南道攻寿阳，未克而邃卒，乃加亶使持节代邃，与魏将河间王琛、临淮王彧等相拒，频战克捷。寻敕班师合肥，须堰成复进。七年夏，淮堰水盛，寿阳城将没，武帝复遣北道军元树帅彭宝孙、陈庆之等稍进。亶帅湛僧智、鱼弘、张澄等通清流涧将入淮、肥。魏军夹肥筑城出亶后，亶

与僧智还袭破之。进攻黎浆，贞威将军韦放自北道会焉。两军既合，所向皆降，凡降城五十二，获男女口七万五千人。诏以寿阳依前代置豫州，合肥镇改为南豫州，以亶为豫、南豫二州刺史，加都督。寿春久离兵荒，百姓多流散，亶轻刑薄赋，务农省役，顷之人户充复。卒于州镇。帝闻之，即日素服举哀，赠车骑将军，谥曰襄。州人夏侯简等表请为亶立碑置祠，诏许之。

亶美风仪，宽厚有器量，涉猎文史，能专对。宗人夏侯溢为衡阳内史，辞日，亶侍御坐，帝谓亶曰：“夏侯溢于卿疏近？”亶答云：“是臣从弟。”帝知溢于亶已疏，乃曰：“卿伧人，如何不辨族从？”亶对曰：“臣闻服属易疏，所以不忍言族。”时以为能。

亶历六郡三州，不为产业，禄赐所得，随散亲故。性俭率，居处服用充足而已，不事华侈。晚年颇好音乐，有妓妾十数人，并无被服姿容。每有客，常隔帘奏之，时谓帘为夏侯妓衣。子谊袭封丰城县公。

亶弟夔字季龙，位大匠卿，累迁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帅壮武将军裴之礼、直阁将军任思祖出义阳道，攻平静、穆陵、阴山三关，克之。时谯州刺史湛僧智围东豫州刺史元庆和于广陵，入其郛。魏将元显伯率军赴援，僧智逆击破之。夔自武阳出会僧智，断魏军归路。庆和于内筑栅自固，及夔至遂请降，凡降男女口万余人。显伯闻之夜遁，众军追虏二万余人，斩获不可胜数，由是义阳北道遂与魏绝。及郢州刺史元愿达降，诏改为北司州，以夔为刺史，兼督司州，封保城县侯。

中大通六年，为豫州刺史，加督。豫州积岁连兵，人颇失业，夔乃率军人于苍陵立堰，溉田千余顷，岁收谷百余万石，以充储备，兼赡贫人，境内赖之。夔兄亶先经此任，至是夔又

居焉，兄弟并有恩惠于乡里。百姓歌曰：“我之有州，频得夏侯。前兄后弟，布政优优。”夔在州七年，远近多附之，有部曲万人，马二千匹，并服习精强，为当时之盛。性奢豪，后房伎妾曳罗绮饰金翠者百数。爱好人士，不以贵位自高，文武宾客常满坐，时亦以此称之。卒于州，谥曰桓。子譔嗣，官至太仆卿。

譔弟譔，少粗险薄行，常停乡里，领其父部曲，为州助防。刺史贞阳侯明引为府长史。明被魏囚，复为侯景长史。景反，譔前驱济江，顿兵士林馆，破邸第及居人富室，子女财货尽略有之。明在州有四妾章、于、王、阮，并有国色。明被魏囚，其妾并还都第，譔至破第纳焉。

鱼弘，襄阳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从征讨，常为军锋。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尝谓人曰：“我为郡有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人庶尽。丈夫生如轻尘栖弱草，白驹之过隙。人生但欢乐，富贵在何时。”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翫车马，皆穷一时之惊绝。有眠床一张，皆是蹙柏，四面周匝，无一有异，通用银镂金花寿福两重为脚。

为湘东王镇西司马，述职西上，道中乏食，缘路采菱，作菱米饭给所部。弘度之所，后人觅一菱不得。又于穷洲之上，捕得数百猕猴，膊以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资食复振。逢敕迎瑞像，王令送像下都，弘率部曲数百，悉衣锦袍，赫奕满道，颇为人所慕。涂经夏首，李抗数其为人，抗舅元法僧闻之，杖抗三百。后为新兴、永宁太守，卒官。

吉士瞻字梁容，冯翊莲勺人也。少有志气，不事生业。时征士吴苞见其姿容，劝以经学，因诵鲍照诗云：“竖儒守一经，未足识行藏。”拂衣不顾。年逾四十，忽忽不得志，乃就江陵

卜者王先生计禄命，王生曰：“君拥旄杖节非一州，后一年当得戎马大郡。”及梁武起兵，义阳太守王抚之、天门太守王智逊、武陵太守萧强等并不从命，镇军萧颖胄遣士瞻讨平之。齐和帝即位，以为领军司马。士瞻少时尝于南蛮府中掷博，无裨褻露，为齐辈所侮。及平鲁休烈军，得绢三万疋，乃作百裨，其外并赐军士，不以入室。以军功，除辅国将军、步兵校尉。建康平，为巴东相、建平太守。

初，士瞻为荆府城局参军，浚万人仗库防池，得一金革钩，隐起镂甚精巧。篆文曰：“锡尔金钩，且公且侯。”士瞻娶夏侯详兄女，女窃以与详，详喜佩之。及是革命，详果封侯，而士瞻不锡茅土。

天监二年，入为直合将军，历位秦、梁二州刺史，加都督。后为太子右卫率，又出为西阳、武昌二郡太守。在郡清约，家无私积。始士瞻梦得一积鹿皮，从而数之，有十一领。及觉喜曰：“鹿者禄也，吾当居十一禄乎。”自其仕进所莅已九，及除二郡，心恶之，遇疾不肯疗。普通七年卒于郡，赠左卫将军，谥曰胡子。子琨时在戎役，闻问一踊而绝，良久乃苏。不顾军制，辄离所部，遂以孝闻。诏下旌异。

蔡道恭字怀俭，南阳冠军人也。父那，宋益州刺史。

道恭少宽厚有大量，仕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加辅国将军。梁武帝起兵，萧颖胄以道恭素着威略，专相委任。齐和帝即位，为右卫将军。出为司州刺史。梁天监初，论功封汉寿县伯，进号平北将军。

三年，魏围司州，时城中众不满五千人，食裁半岁。魏军攻之，昼夜不息，乃作大车载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堑。道恭堑内列艨艟斗舰以待之。魏人不得进，又潜作伏道以决堑水，道恭载土屯塞之。相持百余日，前后斩获不可胜计。魏大造梯

冲，攻围日急。道恭用四石乌漆大弓射，所中皆洞甲饮羽，一发或贯两人，敌人望弓皆靡。又于城内作土山，多作大稍，长二丈五尺，施长刃，使壮士执以刺魏人。魏军甚惮之，将退。会道恭疾笃，乃呼兄子僧勰、从弟灵恩及将率谓曰：“吾所苦势不能久，汝等当以死固节，无令吾没有遗恨。”又令取所持节授僧勰曰：“稟命出疆，既不得奉以还朝，方欲携之同逝。可与棺柩相随。”众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转急。

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赴援，景宗不前。至八月，城内粮尽，魏克之。赠镇西将军，并寻购丧槨。八年，魏许还道恭丧，其家以女乐易之。葬襄阳。传国至孙固，早卒，国除。

杨公则字君翼，天水西县人也。父仲怀，为宋豫州刺史殷琰将。琰叛，辅国将军刘勉讨琰，仲怀力战，死于横塘。公则随父在军，年未弱冠，冒阵抱尸，号哭气绝良久。勉命还仲怀首。公则敛毕，徒步负丧归乡里，由此著名。

后梁州刺史范柏年板为宋熙太守、领白马戍主。时氏贼李乌奴攻白马，公则矢尽粮竭，陷于寇，抗声骂贼，乌奴壮之，宴与同事。公则伪许而图之，谋泄，单马逃归。齐高帝下诏褒美。除晋寿太守，在任清洁自守。迁扶风太守，母忧去官。雍州刺史陈显达起为宁朔将军，复领太守。顷之，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构乱，公则进讨。事平，迁武宁太守，百姓便之。入为前军将军。

和帝为荆州刺史，公则为西中郎中兵参军。及萧颖胄协同梁武，以公则为辅国将军，领西中郎谘议参军，率兵东下。和帝即位，授湘州刺史。梁武军次沔口，公则率湘府之众会于夏口。时荆州诸军悉受公则节度，虽萧颖达宗室之贵亦隶焉。郢城平，武帝命众军即日俱下，公则受命先驱。江州既定，连旌

东下，直造建邺。公则号令严明，秋豪不犯，所在莫不赖焉。

大军至新林，公则自越城移屯领军府垒北楼，与南掖门相对。尝登楼望战，城中遥见麾盖，纵神锋弩射之，矢贯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则曰：“虏几中吾脚。”谈笑如初。东昏夜选勇士攻公则栅，军中惊扰。公则坚卧不起，徐命击之，东昏军乃退。公则所领多是湘溪人，性懦怯，城内轻之，以为易与，每出荡，辄先犯公则垒。公则奖励军士，克获更多。及城平，城内出者或被剥夺，公则亲率麾下，列陈东掖门，卫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由公则营焉。进号左将军，还镇南藩。

初，公则东下，湘部诸郡多未宾从，及公则还州，然后诸屯聚并散。天监元年，进号平南将军，封宁都县侯。湘州寇乱累年，人多流散。公则轻刑薄敛，顷之户口充复。为政虽无威严，然励己廉慎，为吏人所悦。湘俗单门多以赂求州职，公则至皆断之，所辟皆州郡着姓。武帝班下诸州以为法。

三年，征中护军。代至，乘二舸便发，送故一无所取。迁卫尉卿。时朝廷始议北侵，公则威名素着，至都，诏假节，先屯洛口。公则受命将发，遭疾，谓亲人曰：“昔廉颇、马援以年老见遗，犹自力请用。今国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驱，方于古人，见知重矣。虽临涂疾苦，岂可僂俛辞事。马革还葬，此吾志也。”遂强起登舟，至洛口，寿春士女归降者数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长史石荣等前锋接战，即斩石荣，逐北至寿春，去城数十里而返。疾笃，卒于师。武帝深痛惜之，即日举哀，谥烈侯。

公则为人敦厚慈爱，居家笃睦，视兄子过于己子，家财悉委焉。性好学，虽居军旅，手不辍卷，士大夫以此称之。

子瞽嗣，有罪国除。帝以公则勋臣，特听庶长子眺嗣。眺固让历年，乃受。

邓元起字仲居，南郡当阳人也。少有胆干，性任侠，仕齐为武宁太守。梁武起兵，萧颖胄与书招之，即日上道，率众与武帝会于夏口。齐和帝即位，拜广州刺史。中兴元年，为益州刺史，仍为前军。建康城平，进号征虏将军。天监初，封为当阳县侯，始述职焉。

初，梁武之起，益州刺史刘季连持两端。及闻元起至，遂发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士略开门以待。先时蜀人多逃亡，至是竟出投元起，皆称起义应朝廷。元起在道久，军粮乏绝，或说之曰：“蜀郡政慢，若检巴西一郡籍注，因而罚之，所获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谏曰：“使君前有严敌，后无继援，山人始附，于我观德。若纠以刻薄，人必不堪。众心一离，虽悔无及。膺请出图之，不患资粮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人上军资米，俄得三万斛。

元起进屯西平，季连始婴城自守。时益州兵乱既久，人废耕农，内外苦饥，人多相食，道路断绝。季连计穷。会明年武帝使赦季连罪，许之降，季连即日开城纳元起，元起送季连于建康。

元起以乡人庾黔娄为录事参军，又得荆州刺史萧遥欣故客蒋光济，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娄甚清洁，光济多计谋，并劝为善政。元起之克季连也，城内财宝无所私，劝恤人事，口不论财色。性能饮酒，至一斛不乱，及是绝之，为蜀土所称。元起舅子梁矜孙性轻脱，与庾黔娄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城中称有三刺史，节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娄而政迹稍损。

在政二年，以母老乞归供养，诏许焉。征为右卫将军，以西昌侯萧藻代之。时梁州长史夏侯道迁以南郑叛，引魏将王景胤、孔陵，攻东、西晋寿，并遣告急。众劝元起急救之。元起

曰：“朝廷万里，军不卒至，若寇贼浸淫，方须扑讨，董督之任，非我而谁？何事匆匆便相催督。”黔娄等苦谏之，皆不从。武帝亦假元起节、都督征讨诸军，将救汉中。比是，魏已攻克两晋寿。

萧藻将至，元起颇营还装，粮储器械略无遗者。萧藻入城，求其良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马为。”藻恚，醉而杀之。元起麾下围城，哭且问其故。藻惧曰：“天子有诏。”众乃散。遂诬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诏减邑之半，封松滋县侯。故吏广汉罗研诣阙讼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让藻曰：“元起为汝报讎，汝为讎报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贬藻号为冠军将军。赠元起征西将军，给鼓吹，谥忠侯。

罗研字深微，少有材辩。元起平蜀，辟为主簿，后为信安令。故事置观农谒者，围桑度田，劳扰百姓。研请除其弊，帝从之。鄱阳忠烈王恢临蜀，闻其名，请为别驾。及西昌侯藻重为刺史，州人为之惧，研举止自若。侯谓曰：“非我无以容卿，非卿无以事我。”齐苟儿之役，临汝侯嘲之曰：“卿蜀人乐祸贪乱，一至于此。”对曰：“蜀中积弊，实非一朝。百家为村，不过数家有食，穷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缚之使，旬有二三。贪乱乐祸，无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鸡，一母之豕，床上有百钱布被，甑中有数升麦饭，虽苏、张巧说于前，韩、白按剑于后，将不能使一夫为盗，况贪乱乎？”

大通二年，为散骑侍郎。嗣王范将西，忠烈王恢谓曰：“吾昔在蜀，每事委罗研，汝遵而勿失。”范至，复以为别驾，升堂拜母，蜀人荣之。数年卒官。蜀士以文达者，唯研与同郡李膺。

膺字公胤，有才辩。西昌侯藻为益州，以为主簿。使至都，武帝悦之，谓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对曰：“今胜昔。”

问其故，对曰：“昔事桓、灵之主，今逢尧、舜之君。”帝嘉其对，以如意击席者久之。乃以为益州别驾。着益州记三卷行于世。

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随王板元起为从事别驾，庾荜坚执不可，元起恨之。及大军至都，荜在城内甚惧。城平，而元起先遣迎荜，语人曰：“庾别驾若为乱兵所杀，我无以自明。”因厚遗之。少时又尝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门造之乞，元起有稻几二千斛，悉以施之，时人称其二者有大度。元起初为益州，过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馆，不肯出。元起拜请同行，母曰：“汝贫贱家儿忽得富贵，讵可久保。我宁死此，不能与汝共入祸败。”及至巴东，闻蜀乱，使蒋光济筮之遇蹇，喟然叹曰：“吾岂邓艾而及此乎。”后果如筮。子铿嗣。

张惠绍字德继，义阳人也。少有武干，仕齐为竟陵横桑戍主。母丧归乡里。闻梁武帝起兵，乃自归，累有战功。武帝践阼，封石阳县侯，位骁骑将军、直合、左细仗主。时东昏余党数百人窃入南、北掖门，夜烧神兽门，害卫尉张弘策。惠绍驰率所领赴战，贼乃散走。迁太子右卫率，以军功累增爵邑。历位卫尉卿，左卫将军，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在州和理，吏人亲爱之。征还为左卫将军，加通直散骑常侍，甲仗百人，直卫殿中。卒，谥曰忠。

子澄嗣。累有战功，与湛僧智、胡绍世、鱼弘并为当时骁将。历官卫尉卿，太子左卫率。卒官，谥曰愍。

冯道根字巨基，广平鄆人也。少孤，家贫，佣赁以养母。行得甘肥，未尝先食，必遽还以遗母。年十三，以孝闻。郡召为主簿，不就，曰：“吾当使封侯庙食，安能为儒吏邪。”

年十六，乡人蔡道班为湖阳戍主，攻蛮锡城，反为蛮困。道根救之、匹马转战，提双剑左右奋击，杀伤甚多，道班以免，

由是知名。

齐建武末，魏孝文攻陷南阳等五郡。明帝遣太尉陈显达争之，师入沟口，道根说显达曰：“沟水急，不如悉弃船于鄴城，方道步进。”显达不听，道根犹以私属从军。及显达败夜走，赖道根指路以全。寻为沟口戍副。

以母丧还家。闻梁武帝起兵，乃谓所亲曰：“金革夺礼，古人不避，扬名后世，岂非孝乎。”因率乡人归武帝，隶于王茂，常为前锋。武帝即位，为骁骑将军，封增城县男。

天监二年，为南梁太守，领阜陵城戍。初到阜陵，修城隍，远斥候，如敌将至者。众颇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战，此之谓也。”修城未毕，魏将党法宗、傅竖眼率众二万，奄至城下，道根堑垒未固，城中众少，莫不失色。道根命开城门，缓服登城，选精锐二百人出与魏军战，败之，魏军因退。迁辅国将军。

六年，魏攻钟离，武帝诏豫州刺史韦叡救之。道根为叡前驱，至徐州，建计据邵阳洲，筑垒掘堑逼魏城。道根能走马步地，计马足以赋功，城隍立办。及淮水长，道根乘战舰断魏连桥，魏军败绩。进爵为伯，改封豫宁县。八年，拜豫州刺史，领汝阴太守。为政清简，境内安之。累迁右卫将军。

道根性谨厚，木讷少言，为将能检御部曲。所过村陌，将士不敢虏掠。每征伐终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主自鉴功之多少，吾将何事。”武帝尝指道根示尚书令沈约，美其口不论勋。约曰：“此陛下之大树将军也。”历处州郡，和理清静，为下所怀。在朝廷虽贵显，而性俭约，所居宅不修墙屋，无器服侍卫，入室则萧然如素士之贫贱者。当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微时不学，既贵粗读书，自谓少文，常慕周勃之器量。

十六年，复为豫州。将行，武帝引朝臣宴别道根于武德殿，

召画工使图其形，道根踧踖谢曰：“臣所可报国家，唯余一死，但天下太平，恨无可死之地。”豫部重得道根，人皆喜悦。武帝每称曰：“冯道根所在，能使朝廷不复忆有一州。”

居州少时遇疾，乞还。朝廷征为散骑常侍、左军将军。卒于官。是日，輿驾春祠二庙，及出宫，有司以闻。帝问中书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对曰：“昔柳庄寝疾，卫献公当祭，请尸曰：‘有臣柳庄，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闻其死，请往。’不释祭服而往，遂以禭之。道根虽未为社稷臣，亦有劳王室，临之礼也。”帝即驾幸其宅，哭之甚恻。谥曰威。子怀嗣。

康绚字长明，华山蓝田人也。其先出自康居。初，汉置都护，尽臣西域，康居亦遣侍子待诏河西，因留不去，其后遂氏焉。晋时陇右乱，迁于蓝田。绚曾祖因为苻坚太子詹事，生穆。穆为姚萇河南尹。宋永初中，穆率乡族三千余家入襄阳之岷南，宋为置华山郡蓝田县，寄立于襄阳，以穆为秦、梁二州刺史。未拜，卒。绚伯元隆、父元抚，并为流人所推，相继为华山太守。

绚少倜傥有志气，仕齐为华山太守，推诚抚循，荒余悦服。梁武起兵，绚举郡以应。天监元年，封南阳县男，除竟陵太守。累迁太子左卫率，甲仗百人，与领军萧景直殿内。绚身長八尺，容貌绝伦，虽居显职，犹习武艺。帝幸德阳殿戏马，敕绚马射，抚弦贯的，观者悦之。其日，上使画工图绚形，遣中使持以问绚曰：“卿识此图不？”其见亲如此。

时魏降人王足陈计，求堰淮水以灌寿阳。足引北方童谣曰：“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为激沟，并灌钜野泽。”帝以为然，使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暹视地形，咸谓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帝弗纳，发徐、扬人率二十户

取五丁以筑之。假绉节、都督淮上诸军事，并护堰作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嶼石，依岸筑土，合脊于中流。十四年四月，堰将合，淮水漂疾，复决溃。众患之。或谓江、淮多蛟，能乘风雨决坏崖岸，其性恶铁。因是引东西二冶铁器，大则釜鬲，小则鍬锄，数千万斤沉于堰所，犹不能合。乃伐树为井干，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合。武帝愍之，遣尚书右仆射袁昂、侍中谢举假节慰劳，并加蠲复。是冬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帝遣赐以衣裤。

十一月，魏遣将杨大眼扬声决堰，绉命诸军撤营露次以待之。遣其子悦挑战，斩魏咸阳王府司马徐方兴，魏军小却。十五年四月，堰成，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洁，俯视邑居坟墓，了然皆在其下。或谓绉曰：“四渎天所以节宣其气，不可久塞，若凿湫东注，则游波宽缓，堰得不坏。”绉然之，开湫东注。又纵反间于魏曰：“梁所惧开湫。”魏人信之，果凿山深五丈，开湫北注。水日夜分流，湫犹不减。其月，魏军竟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魏寿阳城戍稍徙顿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冈垄。

初，堰起徐州界，刺史张豹子谓己必尸其事。既而绉以佗官来监作，豹子甚惭，由是谮绉与魏交通。帝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绉。寻除司州刺史，领安陆太守。

绉征还，豹子不修堰，至其秋，淮水暴长，堰坏，奔流于海，杀数万人。其声若雷，闻三百里。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祖暅坐下狱。绉在州三年，大修城隍，号为严整。

普通元年，除卫尉卿，未拜卒。輿驾即日临哭，谥曰壮。绚宽和少喜惧，在朝廷见人如不能言，号为长厚。在省每寒月，见省官有褴缕者，辄遣遗以繻衣，其好施如此。子悦嗣。

昌义之，历阳乌江人也。少有武干，为冯翊戍主。梁武帝为雍州，因事帝，帝亦厚遇之。及起兵，板为辅国将军、军主。每战必捷。

天监元年，封永丰侯，累迁北徐州刺史，镇钟离。四年，大举北侵，临川王宏督众军向洛口，义之为前军，攻魏梁城戍，克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诏班师。魏中山王元英乘势追蹶，攻没马头等城。城内粮贮，魏悉移归北，议者咸谓无复南向。帝曰：“此必进兵，非其实也。”乃遣修钟离城，敕义之为战守备。是冬，英果率众数十万围钟离，冲车毁西墉。时城中众纔三千，义之督帅，随方抗御，前后杀伤万计，魏军死者与城平。

六年，帝遣曹景宗、韦叡率众二十万救焉，大破魏军。义之率轻兵追至洛口而还。以功进号军师将军，再迁都督、南充州刺史。坐以禁物出蕃，为有司所奏免。

十三年，累迁左卫将军。是冬，帝遣太子右卫率康绚督众军作荆山堰，魏将李昙定大众逼荆山，扬声决堰。诏假义之节救绚，军未至，绚等已破魏军。魏又遣大将军李平攻硖石，义之又率朱衣直合王神念救之。魏克硖石，义之班师，为有司所奏，帝以其功臣不问。

十五年，授北徐州刺史。义之不知书，所识不过十字。性宽厚，为将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改封营道县侯。征为护军将军，卒于官。帝深痛惜之，谥曰烈。子宝景嗣。

论曰：永元之季，虽时主昏狂，荆、雍二州，尚未有衅。武皇迹缘家酷，首唱孟津之师，王茂等运接昌期，自致勤王之

举。若非天人启期，岂得若斯之速乎。其隆名显级，亦各风云之感会也。元起勤乃胥附，功惟辟土，劳之不图，祸机先陷。冠军之贬，于罚已轻，梁之政刑，于斯为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启，年之不永，不亦宜乎。张惠绍、冯道根、康绚、昌义之攀附之始，其功则未。及群盗焚门，张以力战自着。钟离、邵阳之逼，冯、昌劳效居多。浮山之役，而康绚实典其事。互有厥劳，宠进宜矣。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实兴，退舍而决，岂人事乎，其天道也。

南史卷五十六

列传第四十六

张弘策 庾域 郑绍叔 吕僧珍 乐蔼

弘策幼以孝闻，母尝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强为进粥，弘策乃食母所余。遭母忧，三年不食盐菜，几至灭性。兄弟友爱，不忍暂离。虽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

弘策与梁武帝年相辈，幼见亲狎，恒随帝游处。每入室，常觉有云气，体辄肃然，弘策由此特加敬异。建武末，与兄弘胄从武帝宿，酒酣，移席星下，语及时事。帝曰：“天下方乱，舅知之乎？冬下魏军方动，则亡汉北。王敬则猜嫌已久，当乘间而作。”弘策曰：“敬则张两赤眼，容能立事？”帝曰：“敬则庸才，为天下唱先尔。主上运祚尽于来年，国权当归江、刘。而江甚隘，刘又闇弱，都下当大乱，死人如乱麻。齐之历数自兹亡矣。梁、楚、汉当有英雄兴。”弘策曰：“瞻乌爰止，于谁之屋？”帝笑曰：“光武所云，‘安知非仆’。”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请定君臣之分。”帝曰：“舅欲戮邓晨乎？”

是冬，魏军攻新野，齐明帝密诏武帝代曹武监雍州事。弘策闻之心喜，谓帝曰：“夜中言当验。”帝笑曰：“且勿多言。”弘策从帝西行，仍参帷幄，身亲劳役，不惮辛苦。齐明帝崩，

遗诏以帝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为录事参军，带襄阳令。帝观海内方乱，有匡济之心，密为储备。谋猷所及，唯弘策而已。

时帝长兄懿罢益州还，为西中郎长史、行郢州事。帝使弘策到郢，陈计于懿曰：“昔晋惠庸主，诸王争权，遂内难九兴，外寇三作。方今丧乱有甚于此，六贵争权，人握王宪，制主画敕，各欲专成。且嗣主在宫本无令誉，媠近左右，蜂目忍人。一居万机，恣其所欲，岂肯虚坐主诺，委政朝臣。积相嫌贰，必大诛戮。始安欲为赵伦，形迹已露，蹇人上天，信无此理。且性甚猜狭，徒取祸机，所可当轴，江、刘而已。祐怯而无断，暄弱而不才，折鼎覆餗，跂踵可待。萧坦胸怀猜忌，动言相伤。徐孝嗣才非柱石，听人穿鼻。若隙开衅起，必中外土崩。今得外藩，幸图身计。及今猜防未生，宜召诸弟，以时聚集。郢州控带荆、湘，西注汉、沔。雍州士马，呼吸数万。时安则竭诚本朝，时乱则为国翦暴，如不早图，悔无及也。”懿闻之变色，心未之许。

及懿遇祸，帝将起兵，夜召弘策、吕僧珍入定议，旦乃发兵。以弘策为辅国将军、军主，领万人督后部事。及郢城平，萧颖达、杨公则诸将皆欲顿军夏口，帝以为宜乘胜长驱，直指建邺，弘策与帝意合。又访宁朔将军庾域，域又同。即日上道，凡矶浦、村落，军行宿次，立顿处所，弘策预为图，皆在目中。城平，帝遣弘策与吕僧珍先往清宫，封检府库。于时城内珍宝委积，弘策申勒部曲，秋毫无犯。迁卫尉卿，加给事中。天监初，加散骑常侍，封洮阳县侯。弘策尽忠奉上，知无不为，交友故旧，随才荐拔，缙绅皆趋焉。

时东昏余党孙文明等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文明又尝梦乘马至云龙门，心惑其梦，遂作乱。帅数百人，因运荻炬束仗，得入南、北掖门，至夜烧神兽门、总章观，入卫尉府，弘策踰

垣匿于龙厩，遇贼见害。贼又进烧尚书省及阁道云龙门，前军司马吕僧珍直殿省，帅羽林兵邀击不能却。上戎服御前殿，谓僧珍曰：“贼夜来是众少，晓则走矣。”命打五鼓。贼谓已晓，乃散，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张氏亲属啜食之。帝哭之恸，曰：“痛哉卫尉！天下事当复与谁论？”诏赠车骑将军，谥曰闵侯。

弘策为人宽厚通率，笃旧故。及居隆重，不以贵地自高，故人宾客接之如布衣，禄赐皆散之亲友。及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缅嗣。

缅字符长，年数岁，外祖中山刘仲德异之曰：“此儿非常器，非止为张氏宝，方为海内令名也。”齐永元末兵起，弘策从武帝向都，留缅襄阳，年始十岁，每闻军有胜负，忧喜形于颜色。及弘策遇害，缅丧过于礼，武帝每遣喻之。服阕，袭封洮阳县侯。起家秘书郎，出为淮南太守。时年十八，武帝疑其年少，未闲吏事，遣主书封取郡曹文案，见其断决允惬，甚称赏之。再迁云麾外兵参军。

缅少勤学，自课读书，手不辍卷。有质疑者，随问便对，略无遗失。殿中郎缺，帝谓徐勉曰：“此曹旧用文学，且雁行之首，宜详择其人。”勉举缅充选。顷之，为武陵太守，还拜太子洗马、中舍人。缅母刘氏以父没家贫，葬礼有阙，遂终身不居正室，不随子入官府。缅在郡所得俸禄不敢用，至乃妻子不易衣裳，及还都，并供之母振遗亲属。虽累载所蓄，一朝随尽，缅私室常闾然如贫素者。

累迁豫章内史。缅为政任恩惠，不设钩距，吏人化其德，亦不敢欺。故老咸云“数十年未有也”。

后为御史中丞，坐收捕人与外国使斗，左降黄门，兼领先职，俄复旧任。缅居宪司，推绳无所顾望，号为劲直。武帝乃遣图其形于台省，以励当官。迁侍中，未拜卒，诏便举哀。昭

明太子亦往临哭。

缅抄后汉、晋书众家异同为后汉纪四十卷，晋抄三十卷，又抄江左集未及成，文集五卷。缅弟缵。

缵字伯绪，出继从伯弘籍。武帝舅也，梁初赠廷尉卿。缵年十一，尚武帝第四女富阳公主，拜驸马都尉，封利亭侯。召补国子生。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身長七尺四寸，眉目疏朗，神采爽发。武帝异之，尝曰：“张壮武云‘后八世有逮吾者’，其此子乎。”缵好学，兄缅有书万余卷，昼夜披读，殆不辍手。秘书郎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不数十日便迁任。缵固求不徙，欲遍观阁内书籍。尝执四部书目曰：“若读此毕，可言优仕矣。”如此三载，方迁太子舍人，转洗马，中舍人，并掌管记。

缵与琅邪王锡齐名。普通初，魏使彭城人刘善明通和，求识缵与锡。缵时年二十三，善明见而嗟服。累迁尚书吏部郎，俄而长兼侍中，时人以为早达。河东裴子野曰：“张吏部有喉唇之任，已恨其晚矣。”子野性旷达，自云年出三十不复诣人。初未与缵遇，便虚相推重，因为忘年之交。大通中，为吴兴太守，居郡省烦苛，务清静，人吏便之。

大同二年，征为吏部尚书。后门寒素一介者，皆见引拔，不为贵门屈意，人士翕然称之。负其才气，无所与让。定襄侯祗无学术，颇有文性，与兄衡山侯恭俱为皇太子爱赏。时缵从兄谧、聿并不学问，性又凡愚。恭、祗尝预东宫盛集，太子戏缵曰：“丈人谧、聿皆何在？”缵从容曰：“缵有谧、聿，亦殿下之衡、定。”太子色惭。或云缵从兄聿及弼愚短，湘东王在坐，问缵曰：“丈人二从聿、弼艺业何如？”缵曰：“下官从弟虽并无多，犹贤殿下之有衡、定。”举坐愕然，其忤物如此。

五年，武帝诏曰：“缵外氏英华，朝中领袖，司空已后，名冠范阳。可尚书仆射。”缵本寒门，以外戚显重，高自拟伦，而诏有“司空范阳”之言，深用为狭。以朱异草诏，与异不平。初，缵与参掌何敬容意趣不协，敬容居权轴，宾客辐凑，有过诣缵，缵辄距不前，曰：“吾不能对何敬容残客。”及是迁，为让表曰：“自出守股肱，入居衡尺，可以仰首伸眉，论列是非者矣。而寸衿所滞，近蔽耳目，深浅清浊，岂有能预。加以矫心饰貌，酷非所闲，不喜俗人，与之共事。”此言以指敬容也。在职议南郊御乘素辇，适古今之衷。又议印绶官若备朝服，宜并着绶。时并施行。

改为湘州刺史，述职经涂，作南征赋。初，吴兴吴规颇有才学，邵陵王纶引为宾客，深相礼遇。及纶作牧郢蕃，规随从江夏。遇缵出之湘镇，路经郢服，纶饯之南浦。缵见规在坐，意不能平，忽举杯曰：“吴规，此酒庆汝得陪今宴。”规寻起还，其子翁孺见父不悦，问而知之，翁孺因气结，尔夜便卒。规恨缵恻儿，愤哭兼至，信次之间又致殒。规妻深痛夫、子，翌日又亡。时人谓张缵一杯酒杀吴氏三人，其轻傲皆此类也。

至州务公平，遣十郡慰劳，解放老疾吏役，及关市戍逻、先所防人，一皆省并，州界零陵、衡阳等郡有莫徭蛮者，依山险为居，历政不宾服，因此向化。益阳县人作田二顷，皆异亩同颖。在政四年，流人自归，户口增十余万，州境大宁。晚颇好积聚，多写图书数万卷，有油二百斛，米四千石，佗物称是。

太清二年，徙授领军，俄改雍州刺史。初闻邵陵王纶当代己为湘州，其后更用河东王誉。缵素轻少王，州府候迎及资待甚薄。誉深衔之。及至州，誉遂托疾不见缵，仍检括州府庶事，留缵不遣。会闻侯景寇建邺，誉当下援。湘东王时镇江陵，与缵有旧，缵将因之以毙誉兄弟。时湘东王与誉及信州刺史桂阳

王慥各率所领入援台，下硖至江津，誉次江口，湘东王届郢州之武城。属侯景已请和，武帝诏罢援军。誉自江口将旋湘镇，欲待湘东至，谒督府，方还州。缵乃贻湘东书曰：“河东戴檣上水，欲袭江陵；岳阳在雍，共谋不逞。”江陵游军主朱荣又遣使报云：“桂阳住此欲应誉、察。”湘东信之，乃凿船沈米，斩缵而归。至江陵收慥杀之。荆、湘因构嫌隙。

缵寻弃其部曲，携其二女，单舸赴江陵。湘东遣使责让誉，索缵部下，仍遣缵向雍州。前刺史岳阳王察推迁未去镇，但以城西白马寺处之。会闻贼陷台城，察因不受代。州助防杜岸给缵曰：“观岳阳不容使君，使君素得物情，若走入西山义举，事无不济。”缵以为然。因与岸兄弟盟，乃要雍州人席引等于西山聚众。乃服妇人衣，乘青布舆，与亲信十余人奔引等。杜岸驰告察，察令中兵参军尹正等追讨。缵以为赴期，大喜，及至并禽之。缵惧不免，请为沙门，名法绪。察袭江陵，常载缵随后，逼使为檄，固辞以疾。及军退败，行至澧水南，防守缵者虑追兵至，遂害之，弃尸而去。元帝承制，赠开府仪同三司，谥简宪公。

元帝少时，缵便推诚委结，及帝即位，追思之，尝为诗序云：“简宪之为人也，不事王侯，负才任气。见余则申旦达夕，不能已已。怀夫人之德，何日忘之。”缵着鸿宝一百卷，文集二十卷。

初，缵之往雍州，资产悉留江陵。性既贪婪，南中货贿填积。及死，湘东王皆使收之，书二万卷并捷还斋，珍宝财物悉付库，以粽蜜之属还其家。

次子希字子颜，早知名，尚简文第九女海盐公主。承圣初，位侍中。缵弟绾。

绾字孝卿，少与兄缵齐名。湘东王绎尝策之百事，绾对阙

其六，号为百六公。位员外散骑常侍、中军宣城王长史。迁御史中丞。武帝遣其弟中书舍人绚宣旨曰：“为国之急，唯在执宪直绳，用人之本，不限升降。晋、宋时，周闵、蔡廓兼以侍中为之，卿勿疑是左迁。”时宣城王府望重，故有此旨焉。大同四年元日，旧制仆射中丞坐位东西相当，时绾兄缵为仆射，及百司就列，兄弟并导驺分趋两陛，前代未有，时人荣之。出为豫章内史，在郡述制旨礼记正义，四姓衣冠士子听者常数百人。

八年，安成人刘敬宫挟袄道，遂聚党攻郡，进寇豫章，刺史湘东王遣司马王僧辩讨贼，受绾节度。旬月间，贼党悉平。

十年，复为御史中丞。绾再为宪司，弹纠无所回避，豪右惮之。时城西开士林馆聚学者，绾与右卫朱异、太府卿贺琛递述制旨礼记中庸义。太清三年，为吏部尚书，宫城陷，奔江陵，位尚书右仆射。魏克江陵，朝士皆俘入关，绾以疾免，卒于江陵。

次子交，字少游，尚简文第十一女定阳公主。承圣二年，官至秘书丞，掌东宫管记。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也。少沈静，有名乡曲。梁文帝为郢州，辟为主簿，叹美其才，曰：“荆南杞梓，其在斯乎。”加以恩礼。长沙宣武王为梁州，以为录事参军，带华阳太守。时魏军攻围南郑，州有空仓数十所，域手自封题，指示将士曰：“此中粟皆满，足支二年。但努力坚守。”众心以安。军退，以功拜羽林监。及长沙王为益州，域随为怀宁太守。罢任还家，妻子犹事井臼，而域所衣大布，余奉专充供养。母好鹤唳，域在位营求，孜孜不怠，一旦双鹤来下，论者以为孝感所致。

永元初，南康王板西中郎谘议参军，母忧去职。梁武帝举兵，起为宁朔将军，领行选。武帝东下，师次杨口，和帝遣御

史中丞宗夬劳军。域乃讽夬曰：“黄钺未加，非所以总率侯伯。”夬反，西台即授武帝黄钺。萧颖胄既都督中外诸军事，论者谓武帝应致笏，域争不听，乃止。郢城平，域及张弘策议与武帝意同，即命众军便下，域谋多被纳用。霸府初开，为谘议参军。

天监初，封广牧县子、后军司马。出为宁朔将军、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长史夏侯道迁降魏，魏袭巴西，域固守。城中粮尽，将士皆齧草供食，无有离心。魏军退，进爵为伯。于时兵后人饥，域上表振贷，不待报辄开仓，为有司所纠。上迁域西中郎司马、辅国将军、宁蜀太守。卒于官。子子舆。

子舆字孝卿，幼而歧嶷。五岁读孝经，手不释卷。或曰：“此书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谓不多。”齐永明末，除州主簿。时父在梁州遇疾，子舆奔侍医药，言泪恒并。长沙宣武王省疾见之，顾曰：“庾录事虽危殆，可忧更在子舆。”寻丁母忧，哀至辄呕血，父戒以灭性，乃禁其哭泣。梁初为尚书郎。

天监三年，父出守巴西，子舆以蜀路险难，启求侍从，以孝养获许。父迁宁蜀，子舆亦相随。父于路感心疾，每痛至必叫，子舆亦闷绝。及父卒，哀恸将绝者再。奉丧还乡，秋水犹壮。巴东有淫预，石高出二十许丈，及秋至，则纔如见焉，次有瞿塘大滩，行旅忌之，部伍至此，石犹不见。子舆抚心长叫，其夜五更水忽退减，安流南下。及度，水复旧，行人为之语曰：“淫预如襍本不通，瞿塘水退为庾公。”初发蜀，有双鸠巢舟中，及至又栖庐侧，每闻哭泣之声，必飞翔檐宇，悲鸣激切。

欲为父立佛寺，未有定处。梦有僧谓曰：“将修胜业，岭南原即可营造。”明往履历，果见标度处所，有若人功，因立精舍。居墓所以终丧，服阕，手足枯挛，待人而起。仍布衣蔬

食，志守坟墓。叔该谓曰：“汝若固志，吾亦抽簪。”于是始仕。虽以嫡长袭爵，国秩尽推诸弟。累迁兼中郎司马。

大通二年，除巴陵内史，便道之官，路中遇疾。或劝上郡就医，子舆曰：“吾疾患危重，全济理难，岂可贪官，陈尸公廨。”因勒门生不得辄入城市，即于渚次卒。遗令单衣衾履以敛，酒脯施灵而已。

郑绍叔字仲明，荥阳开封人也。累世居寿阳。祖琨，宋高平太守。

绍叔年二十余，为安丰令，有能名。后为本州中从事史。时刺史萧诞弟湛被诛，台遣收诞，兵使卒至，左右惊散，绍叔独驰赴焉。诞死，侍送丧柩，众咸称之。到都，司空徐孝嗣见而异之，曰“祖逖之流也”。

梁武帝临司州，命为中兵参军，领长流。因是厚自结附。帝罢州还都，谢遣宾客，绍叔独固请愿留。帝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佗涂。”固不许。于是乃还寿阳。刺史萧遥昌苦要引，绍叔终不受命。遥昌将囚之，乡人解救得免。及帝为雍州，绍叔间道西归，补宁蛮长史、扶风太守。东昏既害朝宰，颇疑于帝。绍叔兄植为东昏直后，东昏遣至雍州，托候绍叔，潜使为刺客。绍叔知之，密白帝。及植至，帝于绍叔处置酒宴之，戏植曰：“朝廷遣卿见图，今日闲宴，是见取良会也。”宾主大笑。令植登城隍，周观府署，士卒器械，舟舫戎马，莫不富实。植退谓绍叔曰：“雍州实力，未易图也。”绍叔曰：“兄还具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绍叔请以此众一战。”送兄于南岷，相持恸哭而别。续复遣主帅杜伯符亦欲为刺客，诈言作使，上亦密知，宴接如常。伯符惧不敢发。上后即位，作五百字诗具及之。

初起兵，绍叔为冠军将军，改骁骑将军，从东下。江州平，

留绍叔监州事，曰：“昔萧何镇关中，汉祖得成山东之业；寇恂守河内，光武建河北之基。今之九江，昔之河内，我故留卿以为羽翼。前途不捷，我当其咎，粮运不继，卿任其责。”绍叔流涕拜辞，于是督江、湘粮运无阙乏。

天监初，入为卫尉卿。绍叔少孤贫，事母及祖母以孝闻，奉兄恭谨。乃居显要，粮赐所得及四方遗饷，悉归之兄室。忠于事上，所闻纤豪无隐。每为帝言事，善则曰：“臣愚不及，此皆圣主之策。”不善，则曰：“臣智虑浅短，以为其事当如是，殆以此误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亲信之。母忧去职。绍叔有至性，帝常使人节其哭。顷之，封营道县侯，复为卫尉卿。以营道县户凋弊，改封东兴县侯。

三年，魏围合肥，绍叔以本号督众军镇东关。事平，复为卫尉。既而义阳入魏，司州移镇关南，以绍叔为司州刺史。绍叔至，创立城隍，缮兵积谷，流人百姓安之。性颇矜躁，以权势自居，然能倾心接物，多所举荐。士亦以此归之。

征为左卫将军，至家疾笃，诏于宅拜授，舆载还府。中使医药，一日数至。卒于府舍。帝将临其殡，绍叔宅巷陋，不容舆驾，乃止。诏赠散骑常侍、护军将军，谥曰忠。绍叔卒后，帝尝潜然谓朝臣曰：“郑绍叔立志忠烈，善必称君，过则归己，当今殆无其比。”其见赏惜如此。子贞嗣。

吕僧珍字符瑜，东平范人也。世居广陵，家甚寒微。童儿时从师学，有相工历观诸生，指僧珍曰：“此儿有奇声，封侯相也。”事梁文帝为门下书佐。身長七尺七寸，容貌甚伟，曹辈皆敬之。文帝为豫州刺史，以为典签，带蒙令。帝迁领军将军，补主簿。祆贼唐宇之寇东阳，文帝率众东讨，使僧珍知行军众局事。僧珍宅在建阳门东，自受命当行，每日由建阳门道，不过私室。文帝益以此知之。司空陈显达出军沔北，见而呼坐，

谓曰：“卿有贵相，后当不见减，深自努力。”

建武二年，魏军南攻，五道并进。武帝帅师援义阳，僧珍从在军中。时长沙宣武王为梁州刺史，魏军围守连月，义阳与雍州路断。武帝欲遣使至襄阳，求梁州问，众莫敢行。僧珍固请充使，即日单舸上道。及至襄阳，督遣援军，且获宣武王书而反，武帝甚嘉之。

东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要僧珍与共事。僧珍知不久当败，竟弗往。武帝临雍州，僧珍固求西归，得补邵令。及至，武帝命为中兵参军，委以心膂。僧珍阴养死士，归之者甚众。武帝颇招武猛，士庶响从，会者万余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将起数千间屋为止舍。多伐材竹，沈于檀溪，积茅盖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独悟其指，因私具橦数百张。及兵起，悉取檀溪材竹，装为船舰，葺之以茅，并立办。众军将发，诸将须橦甚多，僧珍乃出先所具，每船付二张，争者乃息。

武帝以僧珍为辅国将军、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大军次江宁，武帝使僧珍与王茂率精兵先登赤鼻逻。其日，东昏将李居士来战，僧珍等大破之，乃与茂进白板桥。垒立，茂移顿越城，僧珍守白板。李居士知城中众少，直来薄城。僧珍谓将士曰：“今力不敌，不可战，亦勿遥射。须至堑里，当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堑，僧珍分人上城，自率马步三百人出其后，内外齐击，居士等应时奔散。及武帝受禅，为冠军将军、前军司马，封平固县侯。再迁左卫将军，加散骑常侍，入直秘书省，总知宿卫。

天监四年，大举北侵，自是僧珍昼直中书省，夜还秘书。五年旋军，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

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武帝欲荣以本州，乃拜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见士大夫迎送过礼，平心率下，不私亲戚。兄

弟皆在外堂，并不得坐。指客位谓曰：“此兖州刺史坐，非吕僧珍床。”及别室促膝如故。从父兄子先以贩葱为业，僧珍至，乃弃业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国重恩，无以报效，汝等自有常分，岂可妄求叨越。当速反葱肆耳。”僧珍旧宅在市北，前有督邮廨，乡人咸劝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岂可徙官廨以益吾私宅乎。”姊适于氏，住市西小屋临路，与列肆杂。僧珍常导从鹵簿到其宅，不以为耻。

在州百日，征为领军将军，直秘书省如先。常以私车辇水洒御路。僧珍既有大勋，任总心膺，性甚恭慎。当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气鞠躬，对果食未尝举箸。因醉后取一甘食，武帝笑谓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进。”禄俸外，又月给钱十万，其余赐赉不绝于时。

初，武帝起兵，攻郢州久不下，咸欲走北。僧珍独不肯，累日乃见从。一夜，僧珍忽头痛壮热，及明而颞骨益大，其骨法盖有异焉。

十年，疾病，车驾临幸，中使医药日有数四。僧珍语亲旧曰：“吾昔在蒙县热病发黄，时必谓不济。主上见语，‘卿有富贵相，必当不死’。俄而果愈。吾今已富贵，而复发黄，所苦与昔政同，必不复起。”竟如言卒于领军官舍。武帝即日临殡，赠骠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忠敬。武帝痛惜之，言为流涕。子淡嗣。

初，宋季雅罢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侧。僧珍问宅价，曰“一千一百万”。怪其贵，季雅曰：“一百万买宅，千万买邻。”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贺，署函曰“钱一千”。阖人少之，弗为通，强之乃进。僧珍疑其故，亲自发，乃金钱也。遂言于帝，陈其才能，以为壮武将军、衡州刺史。将行，谓所亲曰：“不可以负吕公。”在州大有政绩。

乐蔼字蔚远，南阳涇阳人，晋尚书令广之六世孙也。家居江陵。方颐隆准，举动酝藉。其舅雍州刺史宗悫尝陈器物，试诸甥侄。蔼时尚幼，而无所取，悫由此奇之。又取史传各一卷授蔼等，使读毕言所记。蔼略读具举，悫益善之。

齐豫章王嶷为荆州刺史，以蔼为骠骑行参军，领州主簿，参知州事。嶷尝问蔼城隍风俗、山川险易，蔼随问立对，若案图牒，嶷益重焉。州人嫉之，或谮蔼廨门如市，嶷遣覘之，方见蔼闭合读书。后为大司马记室。

永明八年，荆州刺史巴东王子响称兵反，及败，焚烧府舍，官曹文书一时荡尽。齐武帝见蔼，问以西事，蔼占对详敏，帝悦，用为荆州中从事，敕付以修复府州事。蔼还州，缮修廨署数百区，顷之咸毕。豫章王嶷薨，蔼解官赴丧，率荆、湘二州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为西中郎，以蔼为谘议参军。萧颖胄引蔼及宗夬、刘坦任以经略。

天监初，累迁御史中丞。初，蔼发江陵，无故于船得八车辐，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迁焉。性公强，居宪台甚称职。时长沙宣武王将葬，而车府忽于库失油络，欲推主者。蔼曰：“昔晋武库火，张华以为积油万石必然，今库若灰，非吏罪也。”既而检之，果有积灰，时称其博物弘恕。

二年，出为平越中郎将、广州刺史。前刺史徐元瑜罢归，遇始兴人士反，逐内史崔睦舒，因掠元瑜财产。元瑜走归广州，借兵于蔼，托欲讨贼，而实谋袭蔼。蔼觉诛之。寻卒于官。

蔼姊适征士同郡刘虬，亦明识有礼训。蔼为州，迎姊居官舍，三分禄秩以供焉，西土称之。子法才。

法才字符备，幼与弟法藏俱有美名。沉约见之曰：“法才实才子。”为建康令，不受奉秩，比去将至百金，县曹启输台库。武帝嘉其清节，曰“居职若斯，可以为百城表矣”。迁太

舟卿，寻除南康内史。耻以让奉受名，辞不拜。历位少府卿，江夏太守，因被代，表求便道还乡。至家，割宅为寺，栖心物表。寻卒。法藏位征西录事参军，早亡。

子子云，美容貌，善举止。位江陵令，元帝承制，除光禄卿。魏克江陵，众奔散，呼子云。子云曰：“终为虏矣，不如守以死节。”遂仆地，卒于马蹄之下。

论曰：张弘策醇厚慎密，首预帝图，其位遇之隆，岂徒外戚云尔。至如太清板荡，亲属离贰，缙不能协和蕃岳，克济温、陶之功；而苟怀私怨，以成衅隙之首。风格若此，而为梁之乱阶，惜乎！庾域、郑绍叔、吕僧珍等，或忠诚亮荇，或恪勤匪懈，缔构王业，皆有力焉。僧珍之肃恭禁省，绍叔之勤诚靡贰，盖有人臣之节矣。蔼虽异帷幄之勋，亦赞云雷之业，其当官任事，宠秩不亦宜乎。

南史卷五十七

列传第四十七

沈约 范云

秦末有沉逞，征丞相不就。汉初，逞曾孙保封竹邑侯。保子遵自本国迁居九江之寿春，官至齐王太傅，封敷德侯。遵生骠骑将军达，达生尚书令干，干生南阳太守弘，弘生河内太守勔，勔生御史中丞奋，奋生将作大匠恪，恪生尚书关内侯谦，谦生济阳太守靖，靖生戎。戎字威卿，仕为州从事，说降剧贼尹良，汉光武嘉其功，封为海昏县侯，辞不受，因避地徙居会稽乌程县之余不乡，遂家焉。顺帝永建元年，分会稽为吴郡，复为吴郡人。灵帝初平五年，分乌程、余杭为永安县，吴孙皓宝鼎二年，分吴郡为吴兴郡。晋太康三年，改永安为武康县，复为吴兴武康人焉。虽邦邑屡改，而筑室不迁。

戎子酆字圣通，位零陵太守，致黄龙芝草之瑞。第二子仲高，安平相，少子景河间相，演之、庆之、昙庆、怀文其后也。仲高子鸾字建光，少有高名，州举茂才，公府辟州别驾从事史。时广陵太守陆稠，鸾之舅也，以义烈政绩显名汉朝，复以女妻鸾，早卒。又直字伯平，州举茂才，亦有清名，卒。子瑜、仪俱少有至行。瑜十岁、仪九岁而父亡，居丧毁瘠，过于成人。外祖会稽盛孝章，汉末名士也，深加忧伤，每抚慰之，曰：

“汝并黄中英爽，终成奇器，何遽逾制自取殄灭邪。”三年礼毕，殆至灭性，故兄弟并以孝着。瑜早卒。仪字仲则，笃学有雅才，以儒素自业。时海内大乱，兵革并起，经术废弛，士少全行。而仪淳深隐默，守道不移，风操贞整，不妄交纳，唯与族子仲山、叔山及吴郡陆公纪友善。州郡礼请，二府交辟，公车征，并不屈，以寿终。子曼字符禅，左中郎、新都都尉、定阳侯，才志显于吴朝。子矫字仲桓，以节气立名，仕为立武校尉、偏将军。孙皓时，有将帅之称。吴平，为郁林、长沙二郡太守，不就。太康末卒。子陵字景高，晋元帝之为镇东将军，命参军事。子延字思长，颍川太守，始居县东乡之博陆里余乌村。延子贺字子宁，桓冲南中郎参军。

贺子警字世明，惇笃有行业，学通左氏春秋，家产累千金。后将军谢安命为参军，甚相敬重。警内足于财，为东南豪士，无进仕意，谢病归。安固留不止，乃谓曰：“沉参军，卿有独善之志，不亦高乎。”警曰：“使君以道御物，前所以怀德而至，既无用佐时，故遂饮啄之愿尔。”还家积载，以素业自娱。前将军王恭镇京口，与警有旧好，复引为参军。手书殷勤，苦相招致，不得已而应之。寻复谢去。子穆夫字彦和，少好学，通左氏春秋。王恭命为前将军主簿，谓警曰：“足下既执不拔之志，高卧东南，故屈贤子共事，非吏职婴之也。”

初，钱唐人杜灵字子恭，通灵有道术，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执在三之敬。警累世事道，亦敬事子恭。子恭死，门徒孙泰、泰弟子恩传其业，警复事之。隆安三年，恩于会稽作乱，自称征东将军，三吴皆响应。穆夫在会稽，恩以为余姚令。及恩为刘牢之所破，穆夫见害。先是穆夫宗人沈预与穆夫父警不协，至是告警及穆夫弟仲夫、任夫、预夫、佩夫，并遇害。唯穆夫子深子、云子、田子、林子、虔子获全。田子、

林子知名。

田子字敬光，从武帝克京城，进平建邺，参镇军事，封营道县五等侯。帝北伐广固，田子领偏师与龙骧将军孟龙符为前锋。龙符战没，田子力战破之。及卢循逼都，帝遣田子与建威将军孙季高海道袭破广州，还除太尉参军、淮陵内史，赐爵都乡侯。义熙八年，从讨刘毅。十一年，从讨司马休之，除振武将军、扶风太守。十二年，武帝北伐，田子与顺阳太守傅弘之各领别军，从武关入，屯据青泥。姚泓将自御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乃率步骑数万，奄至青泥。田子本为疑兵，所领裁数百，欲击之。傅弘之曰：“彼众我寡，难可与敌。”田子曰：“师贵用奇，不必在众。”弘犹固执，田子曰：“众寡相倾，势不两立，若使贼围既固，人情丧沮，事便去矣。及其未整，薄之必克，所谓先人有夺人之志也。”便独率所领，鼓噪而进。贼合围数重，田子乃弃粮毁舍，躬勒士卒，前后奋击，贼众一时溃散，所杀万余人，得泓伪乘舆服御。武帝表言其状。长安既平，武帝燕于文昌殿，举酒赐田子曰：“咸阳之平，卿之功也，即以咸阳相赏。”即授咸阳、始平二郡太守。

大军既还，桂阳公义真留镇长安，以田子为安西中兵参军、龙骧将军、始平太守。时赫连勃勃来寇，田子与安西司马王镇恶俱出北地御之。初，武帝将还，田子及傅弘之等并以镇恶家在关中，不可保信，屡言之。帝曰：“今留卿文武将士、精兵万人，彼若欲为不善，政足自灭耳。勿复多言。”及俱出北地，论者谓镇恶欲尽杀诸南人，以数十人送义真南还，因据关中反叛。田子乃于弘之营内请镇恶计事，使宗人敬仁于坐杀之，率左右数十人自归义真。长史王修收杀田子于长安稿仓门外，是岁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也。武帝表天子以田子卒发狂易，不深罪

也。

林子字敬士，少有大度，年数岁，随王父在京口，王恭见而奇之，曰“此儿王子师之流也。”尝与众人共见遗宝，咸争趋之，林子直去不顾。年十三，遇家祸，既门陷祆党，兄弟并应从诛，而沉预家甚强富，志相陷灭，林子兄弟沈伏山泽，无所投厝。会孙恩屡出会稽，武帝致讨，林子乃自归陈情，率老弱归罪请命，因流涕哽咽，三军为之感动。帝甚奇之，乃载以别船，遂尽室移京口，帝分宅给焉。

林子博览众书，留心文义，从克京城，进平都邑。时年十八，身長七尺五寸。沈预虑林子为害，常被甲持戈，至是林子与兄田子还东报讎。五月夏节日至，预政大集会，子弟盈堂。林子兄弟挺身直入，斩预首，男女无论长幼悉屠之，以预首祭父祖墓。及帝为扬州，辟为从事，领建熙令，封资中县五等侯。从伐慕容超，平卢循，并着军功。后从征刘毅，参太尉军事。复从讨司马休之。武帝每征讨，林子辄推锋居前。时贼党郭亮之招集蛮、晋，屯据武陵，武陵太守王镇恶出奔。林子率军讨之，斩亮之于七里涧而纳镇恶。武陵既平，复讨鲁轨于石城，轨弃众走襄阳，复追蹙之。襄阳既定，权留守江陵。

武帝伐姚泓，复参征西军事，加建武将军，统军为前锋，从汴入河。伪并州刺史、河东太守尹昭据蒲阪，林子于陕城与冠军檀道济同攻蒲阪，龙骧王镇恶攻潼关。姚泓闻大军至，遣伪东平公姚绍争据潼关。林子谓道济曰：“潼关天阻，所谓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屈，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也。及其未至，当并力争之。若潼关事捷，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及至，绍举关右之众，设重围，围林子及道济、镇恶等。道济议欲度河避其锋，或欲弃捐輜重还赴武帝。林子按剑曰：“下官今日之事，自为将军办之。然二三君子或同业艰难，或

荷恩罔极，以此退挠，亦何以见相公旗鼓邪。”塞井焚舍，示无全志。率麾下数百人，犯其西北。绍众小靡，乘其乱而薄之，绍乃大溃，俘虏以千数，悉获绍器械资实。时诸将破贼皆多其首级，而林子献捷书至，每以实闻。武帝问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师，本有征无战，岂可复增张虜获，以示夸诞。昔魏尚以盈级受罚，此亦后乘之良辙也。”武帝曰：“乃所望于卿也。”

初，绍退走，还保定城，留伪武卫将军姚鸾精兵守险，林子衔枚夜袭，即屠其城，剿鸾而坑其众。绍复遣抚军将军姚赞将兵屯河上，林子连破之。绍又遣长史姚伯子等屯据九泉，凭河固险，以绝粮援。武帝复遣林子累战大破之，即斩伯子，所俘获悉以还绍，使知王师之弘。绍志节沈勇，林子每战辄胜，白武帝曰：“姚绍气盖关右而力以势屈，但恐凶命先尽，不得以衅齐斧尔。”寻绍疽发背死。武帝以林子之验，乃赐书嘉美之。于是赞统后军复袭林子，林子御之，连战皆捷。

帝至阆乡，姚泓扫境内兵屯峽柳。时田子自武关北入，屯军蓝田，泓自率大众攻之。帝虑众寡不敌，遣林子步自秦岭以相接援。比至，泓已破走。田子欲穷追，进取长安，林子止之曰：“往取长安，如指掌尔。复克贼城，便为独平一国，不赏之功也。”田子乃止。

林子威震关中，豪右望风请附。帝以林子、田子绥略有方，频赐书褒美，并令深慰纳之。长安既平，姚氏十余万口西奔陇上，林子追讨至寡妇水，转斗至槐里。大军东归，林子领水军于石门以为声援。还至彭城，帝令林子差次勋勤，随才授用。

文帝出镇荆州，议以林子及谢晦为蕃佐。帝曰：“吾不可顿无二人，林子行则晦不宜出。”乃以林子为西中郎中兵参军，领新兴太守。林子以行役久，士有归心，乃深陈事宜。并言：

“圣王所以戒慎祗肃，非以崇威立武，实乃经国长毗。宜广建蕃屏，崇严宿卫。”武帝深相酬纳。俄而谢翼谋反，帝叹曰：“林子之见，何其明也。”

文帝进号镇西，随府转，加建威将军、河东太守。时武帝以方隅未静，复欲亲戎，林子固谏。帝答曰：“吾辄当不复自行。”帝践阼，以佐命功，封汉寿县伯，固让不许。永初三年卒，追赠征虏将军。元嘉二十五年，谥曰怀。少子璞嗣。

璞字道真，童孺时神意闲审。文帝召见，奇璞应对，谓林子曰：“此非常儿也。”初除南平王左常侍，文帝引见，谓之曰：“吾昔以弱年出蕃，卿家以亲要见辅，今日之授，意在不薄。王家之事，一以相委。勿以国官乖清涂为罔罔也。”元嘉十七年，始兴王浚为扬州刺史，宠爱殊异，以为主簿。时顺阳范晔为长史行州事，晔性颇疏，文帝谓璞曰：“范晔性疏，必多不同，卿腹心所寄，当密以在意。彼行事，其实卿也。”璞以任遇既深，所怀辄以密启，每至施行，必从中出。晔政谓圣明留察，故深更恭慎，而莫见其际也。在职八年，神州大宁，人无谤黷，璞有力焉。二十二年，范晔坐事诛，时浚虽曰亲览，州事一以付璞。浚年既长，璞固求辞事。以璞为浚始兴国大农，累迁淮南太守。

三十年，元凶弑立，璞以奉迎之晚见杀。有子曰约，其制自序大略如此。

约十三而遭家难，潜窜，会赦乃免。既而流寓孤贫，笃志好学，昼夜不释卷。母恐其以劳生疾，常遣减油灭火。而昼之所读，夜辄诵之，遂博通群籍，善属文。济阳蔡兴宗闻其才而善之，及为郢州，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兴宗常谓其诸子曰：“沉记室人伦师表，宜善师之。”及为荆州，又为征西记室，带厥西令。

齐初为征虏记室，带襄阳令，所奉主即齐文惠太子。太子入居东宫，为步兵校尉，管书记，直永寿省，校四部图书。时东宫多士，约特被亲遇，每旦入见，景斜方出。时王侯到宫或不得进，约每以为言。太子曰：“吾生平懒起，是卿所悉，得卿谈论，然后忘寝。卿欲我夙兴，可恒早入。”迁太子家令。后为司徒右长史、黄门侍郎。时竟陵王招士，约与兰陵萧琛、琅邪王融、陈郡谢朓、南乡范云、乐安任昉等皆游焉。当世号为得人。

隆昌元年，除吏部郎，出为东阳太守。齐明帝即位，征为五兵尚书，迁国子祭酒。明帝崩，政归冢宰，尚书令徐孝嗣使约撰写遗诏。永元中，复为司徒左长史，进号征虏将军、南清河太守。

初，梁武在西邸，与约游旧。建康城平，引为骠骑司马。时帝勋业既就，天人允属。约尝扣其端，帝默然而不应。佗曰又进曰：“今与古异，不可以淳风期万物。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今童儿牧竖悉知齐祚之终，且天文人事表革运之征，永元以来，尤为彰着。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历然在记。天心不可违，人情不可失。”帝曰：“吾方思之。”约曰：“公初起兵樊、沔，此时应思。今日王业已就，何所复思。昔武王伐纣，始入人便曰吾君。武王不违人意，亦无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气序，比于周武，迟速不同。若不早定大业，稽天人之望，脱一人立异，便损威德。且人非金石，时事难保，岂可以建安之封，遗之子孙。若天子还都，公卿在位，则君臣分定，无复异图。君明于上，臣忠于下，岂复有人方更同公作贼。”帝然之。约出，召范云告之，云对略同约旨。帝曰：“智者乃尔暗同，卿明早将休文更来。”云出语约，约曰：“卿必待我。”云许诺。而约先期入，帝

令草其事。约乃出怀中诏书并诸选置，帝初无所改。俄而云自外来，至殿门不得入，徘徊寿光合外，但云“咄咄”。约出，云问曰：“何以见处？”约举手向左，云笑曰：“不乖所望。”有顷，帝召云谓曰：“生平与沈休文群居，不觉有异人处，今日才智纵横，可谓明识。”云曰：“公今知约，不异约今知公。”帝曰：“我起兵于今三年矣，功臣诸将实有其劳，然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

梁台建，为散骑常侍、吏部尚书，兼右仆射。及受禅，为尚书仆射，封建昌县侯。又拜约母谢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吏部尚书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俄迁左仆射。天监二年，遭母忧，舆驾亲出临吊，以约年衰，不宜致毁，遣中书舍人断客节哭。起为镇军将军、丹阳尹，置佐史。服阕，迁侍中、右光禄大夫，领太子詹事，奏尚书八条事。迁尚书令，累表陈让，改授左仆射，领中书令。寻迁尚书令，领太子少傅。九年，转左光禄大夫。

初，约久处端揆，有志台司，论者咸谓为宜。而帝终不用，乃求外出，又不见许。与徐勉素善，遂以书陈情于勉，言己老病，“百日数旬，革带常应移孔；以手握臂，率计月小半分”。欲谢事，求归老之秩。勉为言于帝，请三司之仪，弗许，但加鼓吹而已。

约性不饮酒，少嗜欲，虽时遇隆重，而居处俭素。立宅东田，瞩望郊阜，常为郊居赋以序其事。寻加特进，迁中军将军、丹阳尹，侍中、特进如故。十二年卒官，年七十三，谥曰隐。

约左目重瞳子，腰有紫志，聪明过人，好坟籍，聚书至二万卷，都下无比。少孤贫，约干宗党得米数百斛，为宗人所侮，覆米而去。及贵不以为憾，用为郡部传。尝侍宴，有奴婢师是齐文惠宫人，帝问识座中客不？曰：“唯识沉家令。”约伏地

流涕，帝亦悲焉，为之罢酒。约历仕三代，该悉旧章，博物洽闻，当世取则。谢玄晖善为诗，任彦升工于笔，约兼而有之，然不能过也。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射势，颇累清谈。及居端揆，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勤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用事十余年，未常有所荐达，政之得失，唯唯而已。

初，武帝有憾于张稷，及卒，因与约言之。约曰：“左仆射出作边州刺史，已往之事，何足复论。”帝以为约昏家相为，怒约曰：“卿言如此，是忠臣邪！”乃鞶归内殿。约惧，不觉帝起，犹坐如初。及还，未至床，凭空顿于户下，因病。梦齐和帝剑断其舌，召巫视之，巫言如梦。乃呼道士奏赤章于天，称禅代之事，不由己出。先此，约尝侍宴，会豫州献栗，径寸半。帝奇之，问栗事多少，与约各疏所忆，少帝三事。约出谓人曰：“此公护前，不让即羞死。”帝以其言不逊，欲抵其罪，徐勉固谏乃止。及疾，上遣主书黄穆之专知省视，穆之夕还，增损不即启闻，惧罪，窃以赤章事因上省医徐奘以闻，又积前失。帝大怒，中使谴责者数焉，约惧遂卒。有司谥曰“文”，帝曰“怀情不尽曰隐”，故改为隐。

约少时常以晋氏一代竟无全书，年二十许，便有撰述之意。宋泰始初，征西将军蔡兴宗为启，明帝有敕许焉。自此踰二十年，所撰之书方就，凡一百余卷。条流虽举，而采缀未周。永明初遇盗，失第五帙。又齐建元四年被敕撰国史，永明二年又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五年春又被敕撰宋书，六年二月毕功，表上之。其所撰国史为齐纪二十卷。天监中，又撰梁武纪十四卷，又撰迳言十卷，谥例十卷，文章志三十卷，文集一百卷，皆行于世。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悟，而独得胸衿，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尝问周

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约也。

子旋，字士规，袭爵，位司徒右长史，太子仆。以母忧去官，因蔬食辟谷，服除，犹绝粳粱。终于南康内史，谥曰恭。集注迥言，行于世。旋弟趋字孝鲤，亦知名，位黄门郎。旋卒，子寔嗣。寔弟众。

众字仲师，好学，颇有文词。仕梁为太子舍人。时梁武帝制千文诗，众为之注解。与陈郡谢景同时召见于文德殿，帝令众为竹赋。赋成奏之，手敕答曰：“卿文体翩翩，可谓无忝尔祖。”

累迁太子中舍人，兼散骑常侍，聘魏，还为骠骑庐陵王谘议参军。侯景之乱，表求还吴兴召募故义部曲以讨贼，梁武许之。及景围台城，众率宗族及义附五千余人入援都，军容甚整，景深惮之。梁武于城内遥授太子右卫率。台城陷，众乃降景。景平，元帝以为司徒左长史。魏克江陵，见虜，寻亦逃归。

陈武帝受命，位中书令。帝以众州里知名，甚敬重之，赏赐超于时辈。性吝啬，财帛亿计，无所分遗。自奉甚薄，每朝会中，衣裳破裂，或躬提冠履。永定二年，兼起部尚书，监起太极殿。恒服布袍芒屨，以麻绳为带，又囊麦饭铧以噉之，朝士咸共诮其所为。众性狷急，因忿恨，遂历诋公卿，非毁朝廷。武帝大怒，以众素有令望，不欲显诛，因其休假还武康，遂于吴中赐死。

范云字彦龙，南乡舞阴人，晋平北将军汪六世孙也。祖璩之，宋中书侍郎。云六岁就其姑夫袁叔明读毛诗，日诵九纸。陈郡殷琰名知人，候叔明见之，曰“公辅才也”。

云性机警，有识具，善属文，下笔辄成，时人每疑其宿构。父抗为郢府参军，云随在郢。时吴兴沉约、新野庾杲之与抗同

府，见而友之。

起家郢州西曹书佐，转法曹行参军。俄而沉攸之举兵围郢城，抗时为府长流，入城固守，留家属居外。云为军人所得，攸之召与语，声色甚厉。云容貌不变，徐自陈说。攸之笑曰：“卿定可儿，且出就舍。”明旦又召云令送书入城内，饷武陵王酒一石，犊一头；饷长史柳世隆鲙鱼二十头，皆去其首。城内或欲诛云，云曰：“老母弱弟，悬命沉氏。若其违命，祸必及亲。今日就戮，甘心如荠。”世隆素与云善，乃免之。

后除员外散骑郎。齐建元初，竟陵王子良为会稽太守，云为府主簿。王未之知。后克日登秦望山，乃命云。云以山上有秦始皇刻石，此文三句一韵，人多作两句读之，并不得韵；又皆大篆，人多不识，乃夜取史记读之令上口。明日登山，子良令宾僚读之，皆茫然不识。未问云，云曰：“下官尝读史记，见此刻石文。”乃进读之如流。子良大悦，因以为上宾。自是宠冠府朝。王为丹阳尹，复为主簿，深相亲任。时进见齐高帝，会有献白乌，帝问此何瑞，云位卑最后答，曰：“臣闻王者敬宗庙则白乌至。”时谒庙始毕，帝曰：“卿言是也。感应之理，一至此乎。”

子良为南徐州、南兖州，云并随府迁，每陈朝政得失于子良。寻除尚书殿中郎。子良为云求禄，齐武帝曰：“闻范云谄事汝，政当流之。”子良对曰：“云之事臣，动相箴谏，谏书存者百有余纸。”帝索视之，言皆切至，咨嗟良久，曰：“不意范云乃尔，方令弼汝。”

子良为司徒，又补记室。时巴东王子响在荆州，杀上佐，都下匈匈，人多异志。而豫章王疑镇东府，多还私邸，动移旬日。子良筑第西郊，游戏而已。而梁武帝时为南郡王文学，与云俱为子良所礼。梁武劝子良还石头，并言大司马宜还东府，

子良不纳。梁武以告云。时廷尉平王植为齐武帝所狎，云谓植曰：“西夏不静，人情甚恶，大司马讵得久还私第？司徒亦宜镇石头。卿入既数，言之差易。”植因求云作启自呈之。俄而二王各镇一城。

文惠太子尝幸东田观获稻，云时从。文惠顾云曰：“此刈甚快。”云曰：“三时之务，亦甚勤劳，愿殿下知稼穡之艰难，无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谢之。及出，侍中萧缅先不相识，就车握云手曰：“不谓今日复见说言。”

永明十年使魏，魏使李彪宣命，至云所，甚见称美。彪为设甘蔗、黄甘、粽，随尽复益。彪笑谓曰：“范散骑小复俭之，一尽不可复得。”使还，再迁零陵内史。初，零陵旧政，公田奉米之外，别杂调四千石。及云至郡，止其半，百姓悦之。深为齐明帝所知，还除正员郎。

时高、武王侯并惧大祸，云因帝召次曰：“昔太宰文宣王语臣，言尝梦在一高山上，上有一深坑，见文惠太子先坠，次武帝，次文宣。望见仆射在室坐御床，备王者羽仪，不知此是何梦，卿慎勿向人道。”明帝流涕曰：“文宣此惠亦难负。”于是处昭胄兄弟异于余宗室。

云之幸于子良，江祐求云女婚姻，酒酣，巾箱中取剪刀与云，曰：“且以为娉。”云笑受之。至是祐贵，云又因酣曰：“昔与将军俱为黄鹄，今将军化为凤皇，荆布之室，理隔华盛。”因出剪刀还之，祐亦更姻他族。及祐败，妻子流离，每相经理。

又为始兴内史，旧郡界得亡奴婢，悉付作；部曲即货去，买银输官。云乃先听百姓志之，若百日无主，依判送台。又郡相承后堂有杂工作，云悉省还役，并为帝所赏。郡多豪猾大姓，二千石有不善者，辄共杀害，不则逐之。边带蛮俚，尤多盗贼，前内史皆以兵刃自卫。云入境，抚以恩德，罢亭候，商贾露宿，

郡中称为神明。

迁广州刺史、平越中郎将。至任，遣使祭孝子南海罗威唐颂、苍梧丁密顿琦等墓。时江柘姨弟徐艺为曲江令，柘深以托云。有谭俨者，县之豪族，艺鞭之，俨以为耻，至都诉云，云坐征还下狱，会赦免。

初，梁武为司徒祭酒，与云俱在竟陵王西邸，情好欢甚。永明末，梁武与兄懿卜居东郊之外，云亦筑室相依。梁武每至云所，其妻常闻跽声。又尝与梁武同宿顾暠之舍，暠之妻方产，有鬼在外曰：“此中有王有相。”云起曰：“王当仰属，相以见归。”因是尽心推事。及帝起兵，将至都，云虽无官，自以与帝素款，虑为昏主所疑，将求入城，先以车迎太原孙伯翳谏之。伯翳曰：“今天文显于上，灾变应于下，萧征东以济世雄武，挟天子而令诸侯，天时人事，宁俟多说。”云曰：“此政会吾心，今羽翮未备，不得不就笼槛，希足下善听之。”及入城，除国子博士，未拜，而东昏遇弑。侍中张稷使云衔命至石头，梁武恩待如旧，遂参赞谟谋，毗佐大业。仍拜黄门侍郎，与沉约同心翊赞。俄迁大司马谘议参军，领录事。

梁台建，迁侍中。武帝时纳齐东昏余妃，颇妨政事，云尝以为言，未之纳。后与王茂同入卧内，云又谏，王茂因起拜曰：“范云言是，公必以天下为念，无宜留惜。”帝默然。云便疏令以余氏赉茂，帝贤其意而许之。明日，赐云、茂钱各百万。及帝受禅，柴燎南郊，云以侍中参乘。礼毕，帝升辇谓云曰：“朕之今日，所谓慎乎若朽索之馭六马。”云对曰：“亦愿陛下日慎一日。”帝善其言，即日迁散骑常侍、吏部尚书。以佐命功，封霄城县侯。

云以旧恩，超居佐命，竭诚翊亮，知无不为。帝亦推心仗之，所奏多允。云本大武帝十三岁，尝侍宴，帝谓临川王宏、

鄱阳王恢曰：“我与范尚书少亲善，申四海之敬。今为天下主，此礼既革，汝宜代我呼范为兄。”二王下席拜，与云同车还尚书下省，时人荣之。帝尝与云言及旧事，云：“朕司州还，在三桥宅，门生王道牵衣云，‘闻外述图讖云，齐祚不久，别应有王者。官应取富贵’。朕斋中坐读书，内感其言而外迹不得无怪，欲呼人缚之，道叩头求哀，乃不复敢言。今道为羽林监、文德主帅，知管钥。”云曰：“此乃天意令道发耳。”帝又云：“布衣时，尝梦拜两旧妾为六宫，有天下，此姬已卒，所拜非复其人，恒以为恨。”

其年，云以本官领太子中庶子。二年，迁尚书右仆射，犹领吏部。顷之，坐违诏用人，免吏部，犹为右仆射。

云性笃睦，事寡嫂尽礼，家事必先谘而后行。好节尚奇，专趋人之急。少与领军长史王暕善，云起宅新成，移家始毕，暕亡于官舍，尸无所归，云以东厢给之。移尸自门入，躬自营殓，招复如礼，时人以为难。及居选官，任寄隆重，书牒盈案，宾客满门，云应答如流，无所壅滞，官曹文墨，发撻若神，时人咸服其明瞻。性颇激厉，少威重，有所是非，形于造次，士或以此少之。初，云为郡号廉洁，及贵重，颇通馈遗；然家无蓄积，随散之亲友。

武帝九锡之出，云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医徐文伯视之。文伯曰：“缓之一月乃复，欲速实时愈，政恐二年不复可救。”云曰：“朝闻夕死，而况二年。”文伯乃下火而壮焉，重衣以覆之。有顷，汗流于背即起。二年果卒。帝为流涕，即日舆驾临殡，诏赠侍中、卫将军，礼官请谥曰宣，敕赐谥曰文。有集三十卷。子孝才嗣。

孙伯翳，太原人，晋秘书监盛之玄孙。曾祖放，晋国子博士、长沙太守。父康，起部郎，贫常映雪读书，清介，交游不

杂。伯翳位终骠骑鄱阳王参军事。

云从父兄缜。

缜字子真。父蒙，奉朝请，早卒。缜少孤贫，事母孝谨。年未弱冠，从沛国刘瓛学，瓛甚奇之，亲为之冠。在瓛门下积年，恒芒屨布衣，徒行于路。瓛门下多车马贵游，缜在其间，聊无耻愧。及长，博通经术，尤精三礼。性质直，好危言高论，不为士友所安。唯与外弟萧琛善，琛名曰口辩，每服缜简诣。年二十九，发白皤然，乃作伤暮诗、白发咏以自嗟。

仕齐位尚书殿中郎。永明中，与魏氏和亲，简才学之士以为行人，缜及从弟云、萧琛、琅邪颜幼明、河东裴昭明相继将命，皆著名邻国。

时竟陵王子良盛招宾客，缜亦预焉。尝侍子良，子良精信释教，而缜盛称无佛。子良问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贵贫贱？”缜答曰：“人生如树花同发，随风而堕，自有拂帘幌坠于茵席之上，自有关篱墙落于粪溷之中。坠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粪溷者，下官是也。贵贱虽复殊途，因果竟在何处。”子良不能屈，然深怪之。退论其理，着神灭论。以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形者神之质，神者形之用。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神之于质，犹利之于刀，形之于用，犹刀之于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舍利无刀，舍刀无利。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此论出，朝野譁哗。子良集僧难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着论讥缜曰：“呜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灵所在。”欲杜缜后对。缜又对曰：“呜呼王子！知其祖先神灵所在，而不能杀身以从之。”其险诣皆此类也。子良使王融谓之曰：“神灭既自非理，而卿坚执之，恐伤名教。以卿之大美，何患不至中书郎，而故乖刺为此，可便毁弃之。”缜大笑曰：

“使范缜卖论取官，已至令仆矣，何但中书郎邪。”

后为宜都太守。性不信神鬼，时夷陵有伍相庙、唐汉三神庙、胡里神庙，缜乃下教断不祠。后以母忧去职。居于南州。

梁武至，缜墨绶来迎。武帝与缜有西邸之旧，见之甚悦。及建康城平，以缜为晋安太守，在郡清约，资公禄而已。迁尚书左丞，及还，虽亲戚无所遗，唯饷前尚书令王亮。缜在齐时，与亮同台为郎，旧相友爱。至是亮摈弃在家，缜自以首迎武帝，志在权轴，而所怀未满，亦怏怏，故私相亲结，以矫于时。竟坐亮徙广州。在南累年，追为中书郎，国子博士，卒。文集十五卷。

子胥字长才，传父业，位国子博士，有口辩。大同中，常兼主客郎，应接北使，卒于鄱阳内史。

论曰：齐德将谢，昏虐君临，喋喋黔黎，命悬晷刻。梁武抚兹归运，啸召风云。范云恩结龙潜，沉约情深惟旧，并以兹文义，首居帷幄，追踪乱杰，各其时之遇也。而约以高才博洽，名亚董、迁，末迹为蹶，亦凤德之衰乎。缜婞直之节，着于终始，其以王亮为尤，亦不足非也。

南史卷五十八

列传第四十八

韦叡 裴邃

叡事继母以孝闻。祖征累为郡守，每携叡之职，视之如子。时叡内兄王愷、姨弟杜恽并有乡里盛名，祖征谓叡曰：“汝自谓何如愷、恽？”叡谦不敢对。祖征曰：“汝文章或小减，学识当过之。然干国家，成功业，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为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饶，往者多以贿败，叡虽幼，独以廉闻。

宋永光初，袁顓为雍州刺史，见而异之，引为主簿。顓到州，与邓琬起兵，叡求出为义成郡，故免顓之祸。累迁齐兴太守，本州别驾，长水校尉，右军将军。齐末多故，欲还乡里，求为上庸太守。

俄而太尉陈显达、护军将军崔慧景频逼建邺，人心惶骇。西土人谋之，叡曰：“陈虽旧将，非高人才，崔颇更事，懦而不武。天下真人，殆兴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结于梁武。及兵起檄至，叡率郡人伐竹为筏，倍道来赴，有众二千，马二百匹。帝见叡甚悦，抚几曰：“佗日见君之面，今日见君之心，吾事就矣。”师克郢、鲁，平加湖，叡多建策，皆见用。

大军发郢，谋留守将，上难其人。久之，顾叡曰：“弃骐

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为江夏太守，行郢州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垂十万，闭垒经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积尸于床下，而生者寝处其上，每屋盈满。馱料筒隐恤，咸为营理，百姓赖之。

梁台建，征为大理。武帝即位，迁廷尉，封都梁子。天监二年，改封永昌，再迁豫州刺史，领历阳太守。魏遣众来伐，馱率州兵击走之。

四年侵魏，诏馱都督众军。馱遣长史王超宗、梁郡太守冯道根攻魏小岷城，未能拔。馱巡行围栅，魏城中忽出数百人陈于门外，馱欲击之。诸将皆曰：“向本轻来，请还授甲而后战。”馱曰：“魏城中二千余人，闭门坚守，足以自保。今无故出人于外，必其骁勇，若能挫之，其城自拔。”众犹迟疑，馱指其节曰：“朝廷授此，非以为饰，韦馱之法，不可犯也。”乃进兵，魏军败，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进讨合肥。

先是右军司马胡景略至合肥，久未能下，馱案行山川，曰：“吾闻‘汾水可以灌平阳’，即此是也。”乃堰肥水。顷之堰成水通，舟舰继至。魏初分筑东西小城，夹合肥。馱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将杨灵胤帅军五万奄至，众惧不敌，请表益兵。馱曰：“贼已至城下，方复求军。且吾求济师，彼亦征众。‘师克在和’，古人之义也。”因战，破之，军人少安。

初，肥水堰立，使军主王怀静筑城于岸守之，魏攻陷城，乘胜至馱堤下。军监潘灵佑劝馱退还巢湖，诸将又请走保三釜。馱怒曰：“将军死绥，有前无却。”因令取伞扇麾幢树之堤下，示无动志。馱素羸，每战不尝骑马，以板舆自载，督励众军。魏兵凿堤，馱亲与争。魏军却，因筑垒于堤以自固。起斗舰高与合肥城等，四面临之。城溃，俘获万余，所获军实，无所私焉。初，胡景略与前军赵祖悦同军交恶，志相陷害，景略一怒，

自啮其齿，齿皆流血。叡以将帅不和，将致患祸，酌酒自劝景略曰：“且愿两武勿复私斗。”故终于此役得无害焉。

叡每昼接客旅，夜算军书，三更起张灯达曙，抚循其众，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争归之。所至顿舍修立，馆宇藩篱墉壁皆应准绳。

合肥既平，有诏班师，去魏军既近，惧为所蹶。叡悉遣辎重居前，身乘小舆殿后，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军而还。于是迁豫州于合肥。

五年，魏中山王元英攻北徐州，围刺史昌义之于钟离，众兵百万，连城四十余。武帝遣征北将军曹景宗拒之。次邵阳洲，筑垒相守，未敢进。帝怒，诏叡会焉，赐以龙环御刀，曰：“诸将有不用命者斩之。”叡自合肥径阴陵大泽，过涧谷，辄飞桥以济师。人畏魏军盛，多劝叡缓行。叡曰：“钟离今凿穴而处，负户而汲，车驰卒奔，犹恐其后，而况缓乎。”旬日而至邵阳。初，帝敕景宗曰：“韦叡卿乡望，宜善敬之。”景宗见叡甚谨。帝闻曰：“二将和，师必济矣。”叡于景宗营前二十里，夜掘长堑，树鹿角，截洲为城，比晓而营立。元英大惊，以杖击地曰：“是何神也！”景宗虑城中危惧，乃募军士言文达、洪骐麟等赍敕入城，使固城守，潜行水底，得达东城。城中战守日苦，始知有援，于是人百其勇。

魏将杨大眼将万余骑来战，大眼以勇冠三军，所向皆靡。叡结车为阵，大眼聚骑围之。叡以强弩二千一时俱发，洞甲穿中，杀伤者众。矢贯大眼右臂，亡魂而走。明旦，元英自率众来战，叡乘素木舆，执白角如意以麾军，一日数合，英甚惮其强。魏军又夜来攻城，飞矢雨集。叡子黯请下城以避箭，叡不许。军中惊，叡于城上厉声呵之乃定。

魏人先于邵阳洲两岸为两桥，树栅数百步，跨淮信道。叡

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庐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钊等为水军。会淮水暴长，叡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贼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从而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间，桥栅尽坏。道根等皆身自搏战，军人奋勇，呼声动天地，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元英脱身遁走。魏军趋水死者十余万，斩首亦如之，其余释甲稽颡乞为囚奴犹数十万。叡遣报昌义之，义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叫曰“更生！更生！”帝遣中书郎周舍劳军于淮上。叡积所获于军门，舍观之，谓叡曰：“君此获复与熊耳山等矣。”以功进爵为侯。

七年，迁左卫将军，俄为安西长史、南郡太守。会司州刺史马仙琕自北还军，为魏人所蹙，三关扰动。诏叡督众军援焉。叡至安陆，增筑城二丈余，更开大堑，起高楼。众颇讥其示弱，叡曰：“不然，为将当有怯时。”是时，元英复追仙琕，将复邵阳之耻，闻叡至乃退，帝亦诏罢军。

十三年，为丹阳尹，以公事免。十四年，为雍州刺史。初，叡起兵乡中，客阴双光泣止叡，叡还为州，双光道候。叡笑曰：“若从公言，乞食于路矣。”饷耕牛十头。叡于故旧无所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与假板县令，乡里甚怀之。

十五年，拜表致仕，优诏不许。征拜护军，给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尝忤视，武帝甚礼敬之。性慈爱，抚孤兄子过于己子，历官所得禄赐，皆散之亲故，家无余财。后为护军，居家无事，慕万石、陆贾之为，因画之于壁以自玩。时虽老，暇日犹课诸儿以学。第三子棱尤明经史，世称其洽闻。叡每坐使棱说书，其所发擿，棱犹弗之逮。武帝方锐意释氏，天下咸从风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与众俯仰，所行略如佗日。

普通元年，迁侍中、车骑将军，未拜，卒于家，年七十九。遗令薄葬，敛以时服。武帝即日临器甚恻，赠车骑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谥曰严。

叡雅有旷世之度，莅人以爱惠为本，所居必有政绩。将兵仁爱，士卒营幕未立，终不肯舍，井灶未成，亦不先食。被服必于儒者，虽临阵交锋，常缓服乘舆，执竹如意以麾进止，与裴邃俱为梁世名将，余人莫及。

初，邵阳之役，昌义之甚德叡，请曹景宗与叡会，因设钱二十万官赌之。景宗掷得雉，叡徐掷得卢，遽取一子反之，曰“异事”，遂作塞。景宗时与群帅争先启之捷，叡独居后，其不尚胜率多如是，世尤以此贤之。

叡兄纂、阐，并早知名。纂仕齐位司徒记室、特进，沉约尝称纂于上曰：“恨陛下不与此人同时，其学非臣辈也。”阐为建宁县，所得俸禄百余万，还家悉委伯父处分，乡里宗事之位通直郎。

叡子放字符直，身長七尺七寸，腰带八围，容貌甚伟。袭封永昌县侯，位竟陵太守。在郡和理，为吏人所称。

大通元年，武帝遣兼领军曹仲宗等攻涡阳，又以放为明威将军，总兵会之。魏大将军费穆帅众奄至，放军营未立，麾下止有二百余人。放从弟洵骁果有勇力，单骑击刺，屡折魏军，洵马亦被伤不能进，放胄又三贯矢。众皆失色，请放突去。放厉声叱之曰：“今日唯有死尔。”乃免胄下马，据胡床处分。士卒皆殊死战，莫不一当百，逐北至涡阳。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将军李奖、乞伏宝、费穆等五万人来援，放大破之。涡阳城主王纬以城降。魏人弃诸营垒，一时奔溃。众军乘之，斩获略尽，禽穆弟超并王纬送建邺，还为太子右卫率。

中大通二年，徙北徐州刺史。卒于镇，谥曰宣侯。

放性弘厚笃实，轻财好施，于诸弟尤雍穆。每将远别及行役初还，常同一室卧起，时比之三姜。初，放与吴郡张率皆有侧室怀孕，因指为昏姻。其后各产男女，未及成长而率亡，遗嗣孤弱，放常赠恤之。及为北徐州，时有贵族请昏者，放曰：“吾不失信于故友。”及以息岐娶率女，又以女适率子，时称放能笃旧。子粲。

粲字长倩，少有父风，好学仗气，身長八尺，容观甚伟。初为云麾晋安王行参军，后为外兵参军兼中兵。时颖川庾仲容、吴郡张率前辈才名，与粲同府，并忘年交好。及王为皇太子，粲自记室迁步兵校尉，入为东宫领直，后袭爵永昌县侯，累迁左卫率，领直。粲以旧恩，任寄绸密，虽居职累徙，常留宿卫。颇擅权诞倨，不为时辈所平。右卫朱异尝于酒席厉色谓粲曰：“卿何得已作领军面向人！”大同中，帝尝不豫，一日暴剧，皇太子以下并入侍疾，内外咸云帝崩。粲将率宫甲度台，微有喜色，问所由那不见办长梯。以为大行幸前殿，须长梯以复也。帝后闻之，怒曰：“韦粲愿我死。”有司奏推之，帝曰：“各为其主，不足推。”故出为衡州刺史。皇太子出饯新亭，执粲手曰：“与卿不为久别。”久之，帝复召还为散骑常侍。

还至庐陵，闻侯景作逆，便简阅部下，倍道赴援。至豫章，即就内史刘孝仪共谋之。孝仪曰：“必如此，当有敕，安可轻信单使，妄相惊动。或恐不然。”时孝仪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贼已度江，便逼宫阙，水陆阻断，何暇有报；假令无敕，岂得自安。韦粲今日何情饮酒。”即驰马出，部分将发。会江州刺史当阳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分麾下配第八弟助、第九弟警为前军。粲驰往见大心曰：“上游蕃镇，江州去都最近，殿下情计，实宜在先。但中流任重，当须应接，不可阙镇。今宜张军声势，移镇盆城，遣偏将赐随，于事便足。”大心然之，

遣中兵柳昕帅兵二千随粲。粲悉留家累于江州，以轻舸就路。至南洲，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礼亦帅步骑万余人至横江。粲即送粮仗给之，并散私金帛以赏其战士。

先是，安北鄱阳王范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与其世子嗣帅江西之众赴都，屯于张公洲，待上流诸军。至是，之高遣船度仲礼，与粲合军进屯新林王游苑。粲建议推仲礼为大都督，报下流众军。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乃云：“柳节下已是州将，何须我复鞭板。”累日不决。粲乃抗言于众曰：“今同赴国难，义在除贼，所以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捍边疆，先为侯景所惮。且士马精锐，无出其前。若论位次，柳在粲下，语其年齿，亦少于粲，直以社稷之计，不得复论。今日贵在将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旧齿，岂应复挟私以阻大计。粲请为诸君解释之。”乃单舸至之高营切让之。之高泣曰：“吾荷国荣，自应帅先士卒，顾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谓众议已定，无俟老夫尔。若必有疑，当剖心相示。”于是诸将定义，仲礼方得进军。次新亭，贼列阵于中兴寺，相持至晚各解归。

是夜，仲礼入粲营部分众军，旦日将战，诸将各有据守。令粲顿青塘，当石头中路。粲虑栅垒未立，贼争之，颇为忌惮，谓仲礼曰：“下官才非御侮，直欲以身徇国，节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亏丧。”仲礼曰：“青塘立营，迫近淮渚，欲以粮储船乘尽就迫之。此事大，非兄不可。若疑兵少，当更差军相助。”粲帅所部水陆俱进。时昏雾，军人失道，比及青塘，夜已过半，垒栅至晓未合。景登禅灵寺门，望粲营未立，便率锐卒来攻。军败，乘胜入营，左右高冯牵粲避贼，粲不动，兵死略尽，遂见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构、从弟昂皆战死，亲戚死者数百人。贼传粲首阙下，以示城内。简文闻之流涕，谓御史中

丞萧恺曰：“社稷所寄，唯在韦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阵。”诏赠护军将军。元帝平侯景，追谥忠贞。

子谅，以学业为陈始兴王叔陵所引，为中录事参军兼记室。叔陵败，伏诛。放弟正。

正字敬直，位襄陵太守。初，正与东海王僧孺善，及僧孺为吏部郎，参掌大选，宾友故人莫不倾意，正独澹然。及僧孺摈废，正复笃素分，有踰曩日，论者称焉。卒于给事黄门侍郎。子载。

载字德基，少聪慧，笃志好学。年十二，随叔父棱见沛国刘显，显问汉书十事，载随问应无疑滞。及长，博涉文史，沉敏有器局。仕梁为尚书三公郎。

侯景之乱，元帝承制，以为中书侍郎。寻为寻阳太守，随都督王僧辩东讨侯景。景平，历位琅邪、义兴太守。陈武帝诛王僧辩，乃遣周文育袭载，载婴城自守。载所属县卒，并陈武旧兵，多善用弩，载收得数十人，系以长锁，令所亲监之，使射文育军。约曰：“十发不两中者死。”每发辄中，所中皆毙，相持数旬。陈武帝闻文育军不利，以书喻载以诛王僧辩意，并奉梁敬帝敕，敕载解兵。载得书，乃以众降。陈武帝引载恒置左右，与之谋议。

徐嗣徽、任约等引齐军济江，据石头城，帝问计于载。载曰：“齐军若分兵先据三吴之路，略地东境，则时事去矣。今可急于淮南即侯景故垒筑城，以通东道转输，别令轻兵绝其粮运，使进无所虏，退无所资，则齐将之首，旬日可致。”帝从之。

永定中，位散骑常侍、太子右卫率。天嘉元年，以疾去官。载有田十余顷，在江乘县之白山，至是遂筑室而居，屏绝人事，吉凶庆吊，无所往来，不入篱门者几十载。卒于家。载弟鼎。

鼎字超盛，少通晓，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仕梁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遭父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殆将灭性。服阕，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乱，鼎兄昂于京口战死，鼎负尸出，寄于中兴寺，求棺无所得。鼎哀愤恸哭，忽见江中有物流至鼎所，窃异之，往视乃新棺也，因以充敛。元帝闻之，以为精诚所感。

侯景平，司徒王僧辩以为户曹属。累迁中书侍郎。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妣汭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禅，拜黄门侍郎。太建中，以廷尉卿为聘周使，加散骑常侍。后为太府卿。

至德初，鼎尽货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尔。”

初，鼎之聘周也，尝遇隋文帝，谓曰：“观公容貌，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愿深自爱。”及陈亡，驿召入京，授上仪同三司，待遇甚厚，每公宴，鼎恒预焉。性简贵，虽为亡国之臣，未尝俯仰当世。时吏部尚书韦世康兄弟显贵，隋文帝从容谓鼎曰：“世康与公远近？”对曰：“臣宗族南徙，昭穆非臣所知。”帝曰：“卿百代卿族，岂忘本也。”命官给酒肴，遣世康请鼎还杜陵。鼎乃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余世，并考论昭穆，作韦氏谱七卷示之，欢饮十余日乃还。时兰陵公主寡，上为之求夫，选亲卫柳述及萧瑛等以示鼎，鼎曰：“瑛当封侯，而无贵妻之相；述亦通显，而守位不终。”上曰：“位由我尔。”遂以主降述。上又问鼎，诸儿

谁为嗣位。答曰：“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上笑曰：“不肯显言乎？”

开皇十三年，除光州刺史，以仁义教导，务弘清静。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常为劫盗。鼎于都会时谓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贼。”因条其徒党奸谋逗遛，其人惊惧，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还去，妾盗珍物，于夜逃亡，寻于草中为人所杀。主家知客与妾通，因告客杀之。县司鞫问，具得奸状，因断客死。狱成，上于鼎，鼎览之，曰：“此客实奸，而不杀也。乃某寺僧眩妾盗物，令奴杀之，赃在某处。”即放此客，遣人掩僧，并获赃物。自是部内肃然，咸称其神，道无拾遗。寻追入京，顷之，而卒于长安，年七十九。正弟棱。

棱字威直，性恬素，以书史为业，博物强记，当世士咸就质疑。位终光禄卿。着汉书续训三卷。棱弟黯。

黯字务直，性强正，少习经史，位太府卿。侯景济江，黯屯六门，寻改为都督城西面诸军。时景于城外起东西二土山，城内亦应之，简文亲自负土，哀太子以下，躬执畚鍤。黯守西土山，昼夜苦战。以功授轻车将军，加持节，卒于城内。

初，黯为太仆卿，而兄子粲为左卫率，黯以故常怏怏，谓人曰：“韦粲已落骅骝前，朝廷是能用才不？”识者颇以此窥之。

裴邃字深明，河东闻喜人，魏冀州刺史徽之后也。祖寿孙，寓居寿阳，为宋武帝前军长史。父仲穆，骁骑将军。

邃十岁能属文，善左氏春秋。齐东昏践阼，始安王萧遥光为扬州刺史，引邃为参军。遥光败，邃还寿阳，会刺史裴叔业以寿阳降魏，邃遂随众北徙。魏宣武帝雅重之。仕魏为魏郡太守。魏遣王肃镇寿阳，邃固求随肃，密图南归。梁天监初，自

拔南还，除后军谘议参军。邃求边境自效，以为庐江太守。

五年，征邵阳洲，魏人为长桥断淮以济，邃筑垒逼桥，每战辄克，于是密作没突舰。会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舰径造桥侧，进击，大破之。以功封夷陵县子。

迁广陵太守，与乡人共入魏武庙，因论帝王功业。其妻甥王篆之密启梁武帝云：“裴邃多大言，有不臣迹。”由是左迁始安太守。邃志立功边陲，不愿闲远，乃致书于吕僧珍曰：“昔阮咸、颜延有二始之叹，吾才不逮古人，今为三始，非其愿也，将如之何！”后为竟陵太守，开置屯田，公私便之。再迁西戎校尉、北梁秦二州刺史，复开创屯田数千顷，仓廩盈实，省息边运，人吏获安。乃相率饷绢千余匹，邃从容曰：“汝等不应尔，吾又不可逆。”纳其二匹而已。入为大匠卿。

普通二年，义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入魏，魏军来援，以邃为信武将军，督众军讨焉。邃深入魏境，出其不意。魏所署义州刺史封寿据檀公岨，邃击破之，遂围其城。寿请降，义州平。除豫州刺史，加督，镇合肥。

四年，大军北侵，以邃督征讨诸军事，先袭寿阳，攻其郛，斩门而入，一日战九合，为后军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绝拔还。于是邃重整兵，收集士卒，令诸将各以服色相别。邃自为黄袍骑，先攻拔狄丘、颍城、黎浆，又屠安成、马头、沙陵等戍。明年，略地至汝、颍间，所在响应。魏寿阳守将长孙承业、河间王元琛出城挑战，邃临淮叹曰：“今日不破河间，方为谢玄所笑。”乃为四甄以待之。令直阁将军李祖怜伪遁以引承业，承业等悉众追之，四甄竞发，魏众大败，斩首万余级。承业奔走，闭门不敢复出。

在军疾笃，命众军守备，送丧还合肥。寻卒，赠侍中、左卫将军，进爵为侯，谥曰烈。

邃沉深有思略，为政宽明，能得士心，居身方正，有威重。将吏惮之，少敢犯法。及卒，淮、肥间莫不流涕，以为邃不死，当大辟土宇。子之礼嗣。

之礼字子义，美容仪，能言玄理。为西豫州刺史。母忧居丧，唯食麦饭。邃庙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郁茂。范云庙在三桥，蓬蒿不翦。梁武帝南郊，道经二庙，顾而叹曰：“范为已死，裴为更生。”大同初，都下旱蝗，四篱门外桐柏凋尽，唯邃墓犬牙不入，当时异之。历位黄门侍郎。

武帝设无遮会，舞象惊，排突陛卫，王公皆散，唯之礼与散骑常侍臧盾不动。帝壮之，以之礼为壮勇将军、北徐州刺史，盾兼中领军将军。

之礼卒于少府卿，谥曰壮。子政，承圣中位给事黄门侍郎。魏克江陵，随例入长安。

之高字如山，邃兄中散大夫髦之子也。颇读书，少负意气，常随叔父邃征讨，所在立功，甚为邃所器重，戎政咸以委焉。

寿阳之役，邃卒于军所，之高隶夏侯夔平寿阳，仍除梁郡太守，封都城县男。时魏汝阴来附，敕之高应接，仍除颍州刺史。父忧还都，起为光远将军，令讨平阴陵盗，以为谯州刺史。

侯景之乱，之高为西豫州刺史，率众入援。南豫州刺史鄱阳嗣王范命之高总督江右援军诸军事，顿张公洲。柳仲礼至横江，之高遣船舸迎致仲礼，与韦粲等俱会青塘。及城陷，之高还合肥，与鄱阳王范西上。元帝遣召之，以为侍中、护军将军，到江陵。

时之高第六弟之悌在侯景中。或传之悌斩侯景，元帝使兼中书舍人黄罗汉报之高，之高竟无言，直云：“贼自杀贼，非之高所闻。”元帝深嗟其介直。承制除特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恭。

子畿，官至太子右卫率。魏克江陵，力战死之。

之高第五弟之平字如原，少倜傥有志略，以军功封费县侯。承圣中，累迁散骑常侍、太子詹事。陈文帝初，除光禄大夫、慈训宫卫尉，并不就。乃筑山穿池，植以卉木，居处其中，有终焉志。天康元年卒，谥曰僖子。子忌。

忌字无畏，少聪敏，有识量，颇涉史传，为当时所称。侯景之乱，招集勇力，乃随陈武帝征讨。及陈武帝诛王僧辩，僧辩弟僧智举兵据吴郡，陈武帝遣黄他攻之，不能克。命忌勒部下精兵，自钱唐直趣吴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军至，轻舟奔杜瓮，忌入据吴郡。陈武帝嘉之，表授吴郡太守。

天嘉五年，累迁卫尉卿，封东兴县侯。及华皎称兵上流，宣帝时为录尚书辅政，尽命众军出讨，委忌总知中外城防诸军事。宣帝即位，改封乐安县侯。历位都官尚书。及吴明彻督众北伐，诏忌以本官监明彻军。淮南平，授豫州刺史。忌善于绥抚，甚得人和。及明彻进军彭、汴，以忌为都督，与明彻俱进。吕梁军败，见囚于周，授上开府。隋开皇十四年，卒于长安，年七十三。之高第十二弟之横。

之横字如岳，少好宾游，重气侠，不事产业。之高以其纵诞，乃为狭被蔬食以激厉之。之横叹曰：“大丈夫富贵，必作百幅被。”遂与僮属数百人于芍陂大营田墅，遂致殷积。梁简文在东宫，闻而要之，以为河东王常侍。迁直合将军。

侯景之乱，隶鄱阳王范讨景，景济江，仍与范世子嗣入援台城。城陷，退还合肥。侯景遣任约逼晋熙，范令之横下援。未及至，范薨，之横乃还。时寻阳王大心在江州，范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袭盆城，之横斩思立而拒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横与兄之高归元帝，位廷尉卿、河东内史，随王僧辩拒侯景。景退，迁东徐州刺史，封豫宁侯。又随僧辩破景，景东奔，僧

辩命之横与杜弼入守台城。及陆纳据湘州叛，又隶僧辩南讨，斩纳将李贤明，平之。又破武陵王于峡口。还除吴兴太守，乃作百幅被以成其志。

魏克江陵，齐遣上党王高涣挟贞阳侯明攻东关。晋安王承制，以之横为徐州刺史，都督众军，出守蕲城。之横营垒未周，而齐军大至，兵尽矢穷，遂于阵没。赠司空，谥曰忠壮。子凤宝嗣。

论曰：韦、裴少年励操，俱以学尚自立，晚节驱驰，各着功于戎马。观馥制胜之道，谓为魁梧之杰，然而形甚羸瘠，身不跨鞍，板舆指麾，隐如敌国，其器分有在，隆名岂虚得乎。遂自效边疆，盛绩克举，其志不遂，良可悲夫。二门子弟，各著名节，与梁终始，克荷隆构。“将门有将”，斯言岂曰妄乎。

南史卷五十九

列传第四十九

江淹 任昉 王僧孺

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人也。父康之，南沙令，雅有才思。淹少孤贫，常慕司马长卿、梁伯鸾之为，不事章句之学，留情于文章。早为高平檀超所知，常升以上席，甚加礼焉。

起家南徐州从事，转奉朝请。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随景素在南兖州。广陵令郭彦文得罪，辞连淹，言受金，淹被系狱。自狱中上书曰：

昔者，贱臣叩心，飞霜击于燕地；庶女告天，振风袭于齐台。下官每读其书，未尝不废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论，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见疑，贞而为戮，是以壮夫义士伏死而不顾者以此也。下官闻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谓徒虚语，乃今知之。伏愿大王暂停左右，少加矜察。

下官本蓬户桑枢之人，布衣韦带之士，退不饰诗书以惊愚，进不买声名于天下。日者，谬得升降承明之阙，出入金华之殿，何尝不局影凝严，侧身局禁者乎。窃慕大王之义，复为门下之宾，备鸣盗浅术之余，豫三五贱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顾以颜色，实佩荆卿黄金之赐，窃感豫让国土之分矣。常欲结纆伏

剑，少谢万一，剖心摩踵，以报所天。不图小人固陋，坐贻谤缺，迹坠昭宪，身限幽圜，履影吊心，酸鼻痛骨。下官闻亏名为辱，亏形次之，是以每一念来，忽若有遗；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沉阴，左右无色，身非木石，与狱吏为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下官虽乏乡曲之誉，然尝闻君子之行矣：其上则隐于帘肆之间，卧于岩石之下；次则结绶金马之庭，高议云台之上；退则虜南越之君，系单于之颈。俱启丹册，并图青史。宁争分寸之末，竞锥刀之利哉！下官闻积毁销金，积谗摩骨，远则直生取疑于盗金，近则伯鱼被名于不义。彼之二才，犹或如是，况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将之耻，绛侯幽狱，名臣之羞，史迁下室，至如下官，当何言哉。夫以鲁连之智，辞禄而不反，接舆之贤，行歌而忘归，子陵闭关于东越，仲蔚杜门于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虚，罪得其实，亦当钳口吞舌，伏匕首以殒身，何以见齐鲁奇节之人，燕赵悲歌之士乎。

方今圣历钦明，天下乐业，青云浮洛，荣光塞河，西泊临洮、狄道，北距飞狐、阳原，莫不寢仁沐义，照景饮醴，而下官抱痛圜门，含愤狱户，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则梧丘之魂不愧于沉首，鹄亭之鬼无恨于灰骨。景素览书，即日出之。寻举南徐州秀才，对策上第，再迁府主簿。

景素为荆州，淹从之镇。少帝即位，多失德，景素专据上流，咸劝因此举事。淹每从容进谏，景素不纳。及镇京口，淹为镇军参军，领南东海郡丞。景素与腹心日夜谋议，淹知祸机将发，乃赠诗十五首以讽焉。会东海太守陆澄丁艰，淹自谓郡丞应行郡事，景素用司马柳世隆。淹固求之，景素大怒，言于选部，黜为建安吴兴令。

及齐高帝辅政，闻其才，召为尚书驾部郎、骠骑参军事。

俄而荆州刺史沉攸之作乱，高帝谓淹曰：“天下纷纷若是，君谓何如？”淹曰：“昔项强而刘弱，袁众而曹寡，羽卒受一剑之辱，绍终为奔北之虏，此所谓‘在德不在鼎’，公何疑哉。”帝曰：“试为我言之。”淹曰：“公雄武有奇略，一胜也；宽容而仁恕，二胜也；贤能毕力，三胜也；人望所归，四胜也；奉天子而伐叛逆，五胜也。彼志锐而器小，一败也；有威无恩，二败也；士卒解体，三败也；搢绅不怀，四败也；悬兵数千里而无同恶相济，五败也。虽豺狼十万，而终为我获焉。”帝笑曰：“君谈过矣。”

桂阳之役，朝廷周章，诏檄久之未就。齐高帝引淹入中书省，先赐酒食，淹素能饮啖，食鹅炙垂尽，进酒数升讫，文诰亦办。相府建，补记室参军。高帝让九锡及诸章表，皆淹制也。齐受禅，复为骠骑豫章王疑记室参军。

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与司徒左长史檀超共掌其任，所为条例，并为王俭所驳，其言不行。淹任性文雅，不以著述在怀，所撰十三篇竟无次序。又领东武令，参掌诏策。后拜中书侍郎，王俭尝谓曰：“卿年三十五，已为中书侍郎，才学如此，何忧不至尚书金紫。所谓富贵卿自取之，但问年寿何如尔。”淹曰：“不悟明公见眷之重。”

永明三年，兼尚书左丞。时襄阳人开古冢，得玉镜及竹简古书，字不可识。王僧虔善识字体，亦不能识，直云似是科斗书。淹以科斗字推之，则周宣王之前也。简殆如新。

少帝初，兼御史中丞。明帝作相，谓淹曰：“君昔在尚书中，非公事不妄行，在官宽猛能折衷。今为南司，足以振肃百僚也。”淹曰：“今日之事，可谓当官而行，更恐不足仰称明旨尔。”于是弹中书令谢朓、司徒左长史王绩、护军长史庾弘远，并以托疾不预山陵公事。又奏收前益州刺史刘俊、梁州刺

史阴智伯，并赃货巨万，辄收付廷尉。临海太守沈昭略、永嘉太守庾昙隆及诸郡二千石并大县官长，多被劾，内外肃然。明帝谓曰：“自宋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

累迁秘书监，侍中，卫尉卿。初，淹年十三时，孤贫，常采薪以养母，曾于樵所得貂蝉一具，将鬻以供养。其母曰：“此故汝之休征也，汝才行若此，岂长贫贱也，可留待得侍中着之。”至是果如母言。

永元中，崔慧景举兵围都，衣冠悉投名刺，淹称疾不往。及事平，时人服其先见。

东昏末，淹以秘书监兼卫尉，又副领军王莹。及梁武至新林，淹微服来奔，位相国右长史。天监元年，为散骑常侍、左卫将军，封临沮县伯。淹乃谓子弟曰：“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平生言止足之事，亦以备矣。人生行乐，须富贵何时。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以疾迁金紫光禄大夫，改封醴陵伯，卒。武帝为素服举哀，谥曰宪。

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云为宣城太守时罢归，始泊禅灵寺渚，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淹探怀中得数尺与之，此人大恚曰：“那得割截都尽。”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自尔淹文章蹶矣。又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凡所著述，自撰为前后集，并齐史十志，并行于世。尝欲为赤县经以补山海之阙，竟不成。子蔦嗣。

任昉字彦升，乐安博昌人也。父遥，齐中散大夫。遥兄遐字景远，少敦学业，家行甚谨，位御史中丞、金紫光禄大夫。永明中，遐以罪将徙荒裔，遥怀名请诉，言泪交下，齐武帝闻

而哀之，竟得免。

遥妻河东裴氏，高明有德行，尝昼卧，梦有五色采旗盖四角悬铃，自天而坠，其一铃落入怀中，心悸因而有娠。占者曰：“必生才子。”及生昉，身長七尺五寸，幼而聪敏，早称神悟。四岁诵诗数十篇，八岁能属文，自制月仪，辞义甚美。褚彦回尝谓遥曰：“闻卿有令子，相为喜之。所谓百不为多，一不为少。”由是闻声藉甚。年十二，从叔晷有知人之量，见而称其小名曰：“阿堆，吾家千里驹也。”昉孝友纯至，每侍亲疾，衣不解带，言与泪并，汤药饮食必先经口。

初为奉朝请，举兖州秀才，拜太学博士。永明初，卫将军王俭领丹阳尹，复引为主簿。俭每见其文，必三复殷勤，以为当时无辈，曰：“自傅季友以来，始复见于任子。若孔门是用，其入室升堂。”于是令昉作一文，及见，曰：“正得吾腹中之欲。”乃出自作文，令昉点正，昉因定数字。俭拊几叹曰：“后世谁知子定吾文！”其见知如此。

后为司徒竟陵王记室参军。时琅邪王融有才俊，自谓无对当时，见昉之文，恍然自失。以父丧去官，泣血三年，杖而后起。齐武帝谓昉伯遐曰：“闻昉哀瘠过礼，使人忧之，非直亡卿之宝，亦时才可惜。宜深相全譬。”遐使进饮食，当时勉励，回即欧出。昉父遥本性重槟榔，以为常饵，临终尝求之，剖百许口，不得好者，昉亦所嗜好，深以为恨，遂终身不尝槟榔。遭继母忧，昉先以毁瘠，每一恸绝，良久乃苏，因庐于墓侧，以终丧礼。哭泣之地，草为不生。昉素强壮，腰带甚充，服阕后不复可识。

齐明帝深加器异，欲大相擢引，为爱憎所白，乃除太子步兵校尉，掌东宫书记。齐明帝废郁林王，始为侍中、中书监、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封宣城郡

公，使昉具草。帝恶其辞斥，甚愠，昉亦由是终建武中位不过列校。

昉尤长为笔，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昉起草即成，不加点窜。沈约一代辞宗，深所推挹。永元中，纡意于梅虫儿，东昏中旨用为中书郎。谢尚书令王亮，亮曰：“卿宜谢梅，那忽谢我。”昉惭而退。未为司徒右长史。

梁武帝克建邺，霸府初开，以为骠骑记室参军，专主文翰。每制书草，沉约辄求同署。尝被急召，昉出而约在，是后文笔，约参制焉。

始梁武与昉遇竟陵王西邸，从容谓昉曰：“我登三府，当以卿为记室。”昉亦戏帝曰：“我若登三事，当以卿为骑兵。”以帝善骑也。至是引昉符昔言焉。昉奉笺云：“昔承清宴，属有绪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谑。岂谓多幸，斯言不渝。”盖为此也。梁台建，禅让文诰，多昉所具。

奉世叔父母不异严亲，事兄嫂恭谨。外氏贫阙，恒营奉供养。禄奉所收，四方饷遗，皆班之亲戚，即日便尽。性通脱，不事仪形，喜愠未尝形于色，车服亦不鲜明。

武帝践阼，历给事黄门侍郎，吏部郎。出为义兴太守。岁荒民散，以私奉米豆为粥，活三千余人。时产子者不举，昉严其制，罪同杀人。孕者供其资费，济者千室。在郡所得公田奉秩八百余石，昉五分督一，余者悉原，儿妾食麦而已。友人彭城到溉、溉弟洽从昉共为山泽游。及被代登舟，止有绢七匹，米五石。至都无衣，镇军将军沈约遣裙衫迎之。

重除吏部郎，参掌大选，居职不称。寻转御史中丞、秘书监。自齐永元以来，秘阁四部，篇卷纷杂，昉手自雠校，由是篇目定焉。

出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边幅，率然曳杖，徒行邑郭。人

通辞讼者，就路决焉。为政清省，吏人便之。卒于官，唯有桃花米二十石，无以为敛。遗言不许以新安一物还都，杂木为棺，浣衣为敛。阖境痛惜，百姓共立祠堂于城南，岁时祠之。武帝闻问，方食西苑绿沉瓜，投之于盘，悲不自胜。因屈指曰：“昉少时常恐不满五十，今四十九，可谓知命。”即日举哀，哭之甚恸。追赠太常，谥曰敬子。

昉好交结，奖进士友，不附之者亦不称述，得其延誉者多见升擢，故衣冠贵游莫不多与交好，坐上客恒有数十。时人慕之，号曰任君，言如汉之三君也。在郡尤以清洁著名，百姓年八十以上者，遣户曹掾访其寒温。尝欲营佛斋，调枫香二石，始入三斗，便出教长断，曰：“与夺自己，不欲贻之后人。”郡有蜜岭及杨梅，旧为太守所采，昉以冒险多物故，实时停绝，吏人咸以百余年未之有也。为家诫，殷勤甚有条贯。陈郡殷芸与建安太守到溉书曰：“哲人云亡，仪表长谢。元龟何寄，指南何托？”其为士友所推如此。

昉不事生产，至乃居无室宅。时或讥其多乞贷，亦随复散之亲故，常自叹曰：“知我者亦以叔则，不知我者亦以叔则。”既以文才见知，时人云“任笔沉诗”。昉闻甚以为病。晚节转好着诗，欲以倾沉，用事过多，属辞不得流便，自尔都下士子慕之，转为穿凿，于是有才尽之谈矣。博学，于书无所不见，家虽贫，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及卒后，武帝使学士贺纵共沉约勘其书目，官无者就其家取之。所着文章数十万言，盛行于时。东海王僧孺尝论之，以为“过于董生、扬子。昉乐人之乐，忧人之忧，虚往实归，忘贫去吝，行可以厉风俗，义可以厚人伦，能使贪夫不取，懦夫有立”。其见重如此。

有子东里、西华、南容、北叟，并无术业，坠其家声。兄弟流离不能自振，生平旧交莫有收恤。西华冬月着葛帔練裙，

道逢平原刘孝标，泫然矜之，谓曰：“我当为卿作计。”乃着广绝交论以讥其旧交曰：

客问主人曰：“朱公叔绝交论，为是乎，为非乎？”主人曰：“客奚此之问？”客曰：“夫草虫鸣则阜螽跃，雕虎啸而清风起，故氛氲相感，雾涌云蒸，嚶鸣相召，星流电激。是以王阳登则贡公喜，罕生逝而国子悲。且心同琴瑟，言郁郁于兰茝，道协胶漆，志婉变于埴簏。圣贤以此镂金板而铸盘盂，书玉牒而刻钟鼎。若乃匠石辍成风之妙巧，伯牙息流波之雅引，范、张款款于下泉，尹、班陶陶于永夕。骆驿从横，烟霏雨散，巧历所不知，心计莫能测。而朱益州汨彝叙，粤谟训，捶直切，绝交游，视黔首以鹰鹯，媿人灵于豺虎。蒙有猜焉，请辩其惑。”

主人听然曰：“客所谓抚弦徽音，未达燥湿变响，张罗沮泽，不睹鸿雁高飞。盖圣人握金镜，阐风烈，龙骧螭屈，从道污隆。日月连璧，赞璽璽之弘致，云飞雷薄，显棣华之微旨。若五音之变化，济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于赤水，谟神睿以为言。至夫组织仁义，琢磨道德，欢其愉乐，恤其陵夷，寄通灵台之下，遗迹江湖之上，风雨急而不辍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贤达之素交，历万古而一遇。逮叔世人讹，狙诈飙起，溪谷不能踰其险，鬼神无以究其变，竞毛羽之轻，趋锥刀之末。于是素交尽，利交兴，天下蚩蚩，鸟惊雷骇。然利交同源，派流则异，较言其略，有五术焉：

“若其宠均董、石，权压梁、窦，雕刻百工，炉锤万物，吐嗽兴云雨，呼吸下霜露，九域耸其风尘，四海叠其熏灼。靡不望影星奔，藉响川鹭。鸡人始唱，鹤盖成阴，高门旦开，流水接轸，皆愿摩顶至踵，隳胆抽肠。约同要离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是曰势交，其流一也。

“富埒陶、白，货巨程、罗，山擅铜陵，家藏金穴，出平

原而联骑，居里闲而鸣钟。则有穷巷之宾，绳枢之士，冀宵烛之未光，邀润屋之微泽。鱼贯鳧踊，飒沓鳞萃，分雁鹜之稻粱，沾玉斝之余沥。衔恩遇，进款诚，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贿交，其流二也。

“陆大夫宴喜西都，郭有道人伦东国，公卿贵其籍甚，搢绅羨其登仙。加以顛颐蹙頞，涕唾流沫，骋黄马之剧谈，纵碧鸡之雄辩。叙温燠则寒谷成暄，论严苦则春丛零叶，飞沉出其顾指，荣辱定其一言。于是有弱冠王孙，绮纨公子，道不挂于通人，声未遒于云阁，攀其鳞翼，丐其余论，附骥驥之旄端，轶归鸿于碣石。是曰谈交，其流三也。

“阳舒阴惨，生灵大情，忧合欢离，品物恒性。故鱼以泉涸而响沫，鸟因将死而鸣哀。同病相怜，缀河上之悲曲，恐惧置怀，昭谷风之盛典，斯则断金由于湫隘，刎颈起于苫盖。是以伍员濯漑于宰嚭，张王抚翼于陈相。是曰穷交，其流四也。

“驰鹜之俗，浇薄之伦，无不操权衡，执纤纆，衡所以揣其轻重，纆所以属其鼻息。若衡不能举，纆不能飞，虽颜、冉龙翰凤翮，曾、史兰熏雪白，舒、向金玉泉海，卿、云黼黻河汉，视若游尘，遇同土梗，莫肯费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若衡重锱铢，纆微影撇，虽共工之搜慝，驩兜之掩义，南荆之跋扈，东陵之巨猾，皆为匍匐委蛇，折枝舐痔。金膏翠羽将其意，脂韦便辟导其诚。故轮盖所游，必非夷、惠之室，包苴所入，实行张、霍之家。谋而后动，芒豪寡忒。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凡斯五交，义同贾鬻，故桓谭譬之于闾阖，林回谕之于甘醴。夫寒暑递进，盛衰相袭，或前荣而后悴，或始富而终贫，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约而今泰。循环翻覆，迅若波澜，此则徇利之情未尝异，变化之道不得一。由是观之，张、陈所以凶终，萧、朱所以隙末，断焉可知矣。而翟公方规规然勒门以箴客，

何所见之晚乎？然因此五交，是生三衅：败德殄义，禽兽相若，一衅也；难固易携，讎讼所聚，二衅也；名陷饕餮，贞介所羞，三衅也。古人知三衅之为梗，惧五交之速尤，故王丹威子以覆楚，朱穆昌言而示绝，有旨哉！有旨哉！

“近世有乐安任昉，海内髦杰，早馆银黄，夙昭人誉。遭文丽藻，方驾曹、王，英跼俊迈，联衡许、郭。类田文之爱客，同郑庄之好贤。见一善则盱衡扼腕，遇一才则扬眉抵掌。雌黄出其唇吻，朱紫由其月旦。于是冠盖辐凑，衣裳云合，辘辘击鞞，坐客恒满。蹈其阒阒，若升阙里之堂，入其隩隅，谓登龙门之阪。至于顾眄增其倍价，翦拂使其长鸣，黜组云台者摩肩，趋走丹墀者叠迹。莫不缔恩狎，结绸缪。想惠、庄之清尘，庶羊、左之徽烈。及瞑目东粤，归骸洛浦，繡帐犹悬，门罕渍酒之彦，坟未宿草，野绝动轮之宾。藐尔诸孤，朝不谋夕，流离大海之南，寄命瘴疠之地。自昔把臂之英，金兰之友，曾无羊舌下泣之仁，宁慕邠成分宅之德。呜呼！世路嶮歧，一至于此！太行孟门，岂云鏃绝。是以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弃之长鹜。独立高山之顶，欢与麋鹿同群，嗷嗷然绝其雾浊，诚耻之也，诚畏之也。”到溉见其论，抵几于地，终身恨之。

昉撰杂传二百四十七卷，地记二百五十二卷，文章三十三卷。东里位尚书外兵郎。

王僧孺字僧孺，东海郟人也。魏卫将军肃八世孙也。曾祖雅，晋左光禄大夫、仪同三司。祖准之，宋司徒左长史。父延年，员外常侍，未拜卒。

僧孺幼聪慧，年五岁便机警，初读孝经，问授者曰：“此书何所述？”曰：“论忠孝二事。”僧孺曰：“若尔，愿常读之。”又有馈其父冬李，先以一与之，僧孺不受，曰：“大人未见，不容先尝。”七岁能读十万言，及长笃爱坟籍。家贫，

常佣书以养母，写毕讽诵亦了。

仕齐为太学博士，尚书仆射王晏深相赏好。晏为丹阳尹，召补功曹，使撰东宫新记。司徒竟陵王子良开西邸，招文学，僧孺与太学生虞羲、丘国宾、萧文琰、丘令楷、江洪、刘孝孙并以善辞藻游焉。而僧孺与高平徐夔俱为学林。文惠太子欲以为宫僚，乃召入直崇明殿。会薨，出为晋安郡丞，仍除候官令。建武初举士，为始安王遥光所荐，除仪曹郎，迁书侍御史，出为钱唐令。初僧孺与乐安任昉遇于竟陵王西邸，以文学会友，及将之县，昉赠诗曰：“唯子见知，唯余知子，观行视言，要终犹始。敬之重之，如兰如芷，形应影随，曩行今止。百行之首，立人斯着，子之有之，谁毁谁誉。修名既立，老至何遽，谁其执鞭，吾为子御。刘略班艺，虞志荀录，伊昔有怀，交相欣勩。下帷无倦，升高有属，嘉尔晨登，惜余夜烛。”其为士友推重如此。

梁天监初，除临川王后军记室，待诏文德省。出为南海太守。南海俗杀牛，曾无限忌，僧孺至便禁断。又外国舶物、高凉生口岁数至，皆外国贾人以通货易。旧时州郡就市，回而即卖，其利数倍，历政以为常。僧孺叹曰：“昔人为蜀部长史，终身无蜀物，吾欲遗子孙者，不在越装。”并无所取。视事二岁，声绩有闻。诏征将还，郡中道俗六百人诣阙请留，不许。至，拜中书侍郎，领著作，复直文德省。撰起居注、中表簿，迁尚书左丞，俄兼御史中丞。僧孺幼贫，其母鬻纱布以自业，尝携僧孺至市，道遇中丞鹵簿，驱迫坠沟中。及是拜日，引驺清道，悲感不自胜。顷之即真。

时武帝制春景明志诗五百字，敕沉约以下辞人同作，帝以僧孺为工。历少府卿，尚书吏部郎，参大选，请谒不行。出为仁威南康王长史、兰陵太守，行府、州、国事。初，帝问僧孺

妾媵之数，对曰：“臣室无倾视。”及在南徐州，友人以妾寓之，行还，妾遂怀孕。为王典签汤道愍所纠，逮诣南司，坐免官，久之不调。友人庐江何炯犹为王府记室，僧孺乃与炯书以见其意。后为安成王参军事，镇右中记室参军。

僧孺工属文，善楷隶，多识古事。侍郎全元起欲注素问，访以砭石。僧孺答曰：“古人当以石为针，必不用铁。说文有此砭字，许慎云：‘以石刺病也。’东山经：‘高氏之山多针石。’郭璞云：‘可以为砭针。’春秋：‘美疢不如恶石。’服子慎注云：‘石，砭石也。’季世无复佳石，故以铁代之尔。”

转北中郎谘议参军，入直西省，知撰谱事。先是，尚书令沈约以为“晋咸和初，苏峻作乱，文籍无遗。后起咸和二年以至于宋，所书并皆详实，并在下省左户曹前厢，谓之晋籍，有东西二库。此籍既并精详，实可宝惜，位宦高卑，皆可依案。宋元嘉二十七年，始以七条征发，既立此科，人奸互起，伪状巧籍，岁月滋广。以至于齐，患其不实，于是东堂校籍，置郎令史以掌之。竞行奸货，以新换故，昨日卑细，今日便成士流。凡此奸巧，并出愚下，不辨年号，不识官阶。或注隆安在元兴之后，或以义熙在宁康之前。此时无此府，此时无此国。元兴唯有三年，而猥称四、五，诏书甲子，不与长历相应。校籍诸郎亦所不觉，不才令史固自忘言。臣谓宋、齐二代，士庶不分，杂役减阙，职由于此。窃以晋籍所余，宜加宝爱”。武帝以是留意谱籍，州郡多离其罪，因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乃广集众家，大搜群族，所撰十八州一百一十六郡，合七百一十二卷。凡诸大品，略无遗阙，藏在秘阁，副在左户。及弼子太宰参军匪之、匪之子长水校尉深世传其业。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曰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

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普通二年卒。

僧孺好坟籍，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与沈约、任昉家书埒。少笃志精力，于书无所不睹，其文丽逸，多用新事，人所未见者，时重其富博。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文集三十卷，两台弹事不入集，别为五卷；及东宫新记并行于世。

虞羲字士光，会稽余姚人，盛有才藻，卒于晋安王侍郎。丘国宾，吴兴人，以才志不遇，著书以讥扬雄。萧文琰，兰陵人。丘令楷，吴兴人。江洪，济阳人。竟陵王子良尝夜集学士，刻烛为诗，四韵者则刻一寸，以此为率。文琰曰：“顿烧一寸烛，而成四韵诗，何难之有。”乃与令楷、江洪等共打铜钵立韵，响灭则诗成，皆可观览。刘孝孙，彭城人，博学通敏，而仕多不遂，常叹曰：“古人或开一说而致卿相，立谈间而降白璧，书籍妄耳。”徐夔，高平人，有学行。父荣祖位秘书监，尝有罪系狱，旦日原之，而发皓白。齐武问其故，曰：“臣思愆于内，而发变于外。”当时称之。

论曰：二汉求士，率先经术，近代取人，多由文史。观江、任之所以效用，盖亦会其时焉。而淹实先觉，加之以沉静；昉乃旧恩，持之以内行。其所以名位自毕，各其宜乎。僧孺硕学，而中年遭蹶，非为不遇，斯乃穷通之数也。

南史卷六十

列传第五十

范岫 傅昭 孔休源 江革 徐勉 许懋 殷钧

岫幼而好学，早孤，事母以孝闻。外祖颜延之早相题目，以为中外之宝。蔡兴宗临荆州，引为主簿。及蔡将卒，以岫贫乏，遗旨赐钱二十万，固辞拒之。

仕齐为太子家令。文惠太子之在东宫，沈约之徒以文才见引，岫亦预焉。岫文虽不逮约，而名行为时辈所与。博涉多通，尤悉魏、晋以来吉凶故事。约常称曰：“范公好事该博，胡广无以加。”南乡范云谓人曰：“诸君进止威仪，当问范长头。”以岫多识前代旧事也。

迁国子博士。岫长七尺八寸，姿容奇伟。永明中，魏使至，诏妙选朝士有辞辩者，接使于界首，故以岫兼淮阴长史迎焉。入为尚书左丞。丁母忧，居丧过礼。朝廷频起，并不拜。朝廷亮其哀款，得终丧制。出为安成内史，创立钧折行仓，公私弘益。征黄门侍郎，兼御史中丞，吏将送一无所纳。永元末，为辅国将军、冠军晋安王长史，行南徐州事。梁武帝平建邺，承制征为尚书吏部郎，参大选。天监五年，为散骑常侍、光禄大夫，侍皇太子，给扶。累迁祠部尚书，金紫光禄大夫。卒官。

岫恭敬严恪，进止以礼，自亲丧后，蔬食布衣以终身。每

所居官，恒以廉洁著称。为长城令时，有梓材巾箱，至数十年，经贵遂不改易。在晋陵唯作牙管笔一双，犹以为费。所着文集、礼论、杂仪、字训行于世。二子褒、伟。

傅昭字茂远，北地灵州人，晋司隶校尉咸七世孙也。祖和之，父淡，善三礼，知名宋世。淡事宋竟陵王诞，诞反坐诛。

昭六岁而孤，哀毁如成人，为外祖所养。十岁，于朱雀航卖历日，雍州刺史袁顓见而奇之。顓尝来昭所，昭读书自若，神色不改。顓叹曰：“此儿神情不凡，必成佳器。”司徒建安王休仁闻而悦之，固欲致昭。昭以宋氏多故，遂不往。或有称昭于廷尉虞愿，乃遣车迎昭。时愿宗人通之在坐，并当时名流。通之贻昭诗曰：“英妙擅山东，才子倾洛阳，清尘谁能嗣，及尔遘遗芳。”太原王延秀荐昭于丹阳尹袁粲，深见礼，辟为郡主簿，使诸子从昭受学。会明帝崩，粲造哀策文，乃引昭定其所制，昭有其半焉。粲每经昭户，辄叹曰：“经其户寂若无人，披其帷其人斯在，岂非名贤。”寻为总明学士、奉朝请。

齐永明中，累迁尚书仪曹郎。先是御史中丞刘休荐昭于齐武帝，永明初，以昭为南郡王侍读。王嗣帝位，故时臣隶争求权宠，唯昭及南阳宗夬保身而已，守正无所参入，竟不罹祸。明帝践阼，引昭为中书通事舍人。时居此职者，皆权倾天下，昭独廉静无所干豫，器服率陋，身安粗粝。常插烛板床，明帝闻之，赐漆合烛盘，敕曰：“卿有古人之风，故赐卿古人之物。”累迁尚书左丞。

梁武帝素重昭，梁台建，以为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兼御史中丞。天监三年，兼五兵尚书，参选事。四年即真。历位左户尚书，安成内史。郡自宋来，兵乱相接，府舍称凶。每昏旦间，人鬼相触，在任者鲜以吉终。及昭至，有人夜见甲兵出，曰：“傅公善人，不可侵犯。”乃腾虚而去。有顷风雨总至，

飘郡听事入隍中，自是郡遂无患，咸以昭贞正所致。郡溪无鱼，或有暑月荐昭鱼者，昭既不纳，又不欲拒，遂餒于门侧。郡多猛兽为害，常设槛阱，昭曰：“人不害猛兽，猛兽亦不害人。”乃命去槛阱，猛兽竟不为害。

历秘书监，太常卿，迁临海太守。郡有蜜岩，前后太守皆自封固，专收其利。昭以周文之囿，与百姓共之，大可喻小，乃教勿封。县令尝饷栗，置绢于薄下，昭笑而还之。普通五年，为散骑常侍、金紫光禄大夫。

昭所莅官，常以清静为政，不尚严肃。居朝廷，无所请谒，不畜私门生，不交私利。终日端居，以书记为乐，虽老不衰。博极古今，尤善人物，魏、晋以来，官宦簿阍，姻通内外，举而论之，无所遗失，世称为学府。性尤笃慎，子妇尝得家饷牛肉以进昭，昭召其子曰：“食之则犯法，告之则不可。取而埋之。”其居身行己，不负閭室，类皆如此。后进宗其学，重其道，人人自以为不逮。卒，谥曰贞。

长子谓，位尚书郎，湘东王外兵参军。谓子准有文才，梁宣帝时，位度支尚书。

昭弟映字徽远，三岁而孤。兄弟友睦，修身励行，非礼不动。始昭之守临海，陆倕饷之，宾主俱欢，日暮不反。映以昭年高，不可连夜极乐，乃自往候接，同乘而归。兄弟并已斑白，时人美而服焉。及昭卒，映丧之如父，年踰七十，哀戚过礼，服制虽除，每言辄恻。天监中，位乌程令，卒于太中大夫。子弘。

孔休源字庆绪，会稽山阴人，晋尚书冲之八世孙，冲即开府仪同三司愉之世父也。曾祖遥之，宋尚书水部郎。父佩，齐通直郎。

休源十一而孤，居丧尽礼，每见父手所写书，必哀恻流涕

不能自胜，见者莫不为之垂泣。后就吴兴沉麟士受经，略通大义。州举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谓同坐曰：“董仲舒、华令思何以尚此，可谓后生之准的也。观此足称王佐之才。”琅邪王融雅相友善，乃荐之于司徒竟陵王，为西邸学士。

梁台建，与南阳刘之遴同为太学博士，当时以为美选。休源初到都，寓于宗人少府孔登。曾以祠事入庙，侍中范云一与相遇，深加褒赏，曰：“不期忽覩清颜，顿祛鄙吝，观天披雾，验之今日。”后云命驾到少府，登便拂筵整带，谓当诣己，备水陆之品。云驻箸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膳，止有赤仓米饭，蒸鲍鱼。云食休源食，不举主人之馔。高谈尽日，同载还家。登深以为愧。尚书令沈约当朝贵显，轩盖盈门，休源或时后来，必虚襟引接，处之坐右，商略文义。其为通人所推如此。

武帝尝问吏部尚书徐勉求一有学艺解朝仪者，为尚书仪曹郎，勉曰：“孔休源识见清通，详练故事，自晋、宋起居注，诵略上口。”武帝亦素闻之，即日除兼尚书仪曹郎。时多所改作，每逮访前事，休源即以所诵记随机断决，曾无疑滞。吏部郎任昉常谓之为“孔独诵”。

迁建康狱正，平反辩析，时罕冤人。后有选人为狱司者，帝常引休源以励之。除中书舍人。后为尚书左丞，弹肃礼闱，雅允朝望。时周舍撰礼疑义，自汉、魏至于齐、梁，并皆搜采，休源所有奏议，咸预编录。再迁长兼御史中丞，正色直绳，无所回避，百僚惮之。

后为晋安王长史、南郡太守，行荆州府州事。帝谓曰：“荆州总上流冲要，义高分陕，今以十岁儿委卿，善匡翼之，勿惮周昌之举也。”乃敕晋安王曰：“孔休源人伦仪表，汝年尚幼，当每事师之。”寻始兴王憺代镇荆州，复为憺府长史，太守、行府事如故。在州累政，甚有政绩，平心决断，请托弗行。

帝深嘉之。历秘书监，复为晋安王府长史、南兰陵太守，别敕专行南徐州事。休源累佐名蕃，甚得人誉，王深相倚仗，常于中斋别施一榻，云“此是孔长史坐”，人莫得预焉，其见敬如此。历都官尚书。

普通七年，扬州刺史临川王宏薨，武帝与群臣议代居州任者，时贵戚王公咸望迁授。帝曰：“朕已得人，孔休源才识通敏，实应此选。”乃授宣惠将军、监扬州事。休源初为临川王行佐，及王薨而管州任，时论荣之。神州都会，簿领殷繁，休源剖断如流，傍无私谒。

中大通二年，加金紫光禄大夫。在州昼决辞讼，夜览坟籍。每车驾巡幸，常以军国事委之。昭明太子薨，有敕夜召休源入宴居殿与群公参定谋议，立晋安王纲为皇太子。自公卿珥貂插笔奏决于休源前，休源怡然无愧，时人名为兼天子。四年，卒，遗令薄葬，节朔荐蔬菲而已。帝为之流涕，顾谢举曰：“孔休源居职清忠，方欲共康政道，奄至陨没，朕甚痛之。”举曰：“此人清介强直，臣窃为陛下惜之。”谥曰贞子。

休源风范强正，明练政体，常以天下为己任。武帝深委仗之。累居显职，性缜密，未尝言禁中事。聚书盈七千卷，手自校练。凡奏议弹文勒成十五卷。

长子云章颇有父风，位东扬州别驾。少子宗范聪敏有识度，位中书郎。

江革字休映，济阳考城人也。祖齐之，宋都水使者，尚书金部郎。父柔之，齐尚书仓部郎，有孝行，以母忧毁卒。

革幼而聪敏，早有才思，六岁便解属文。柔之深加赏器，曰：“此儿必兴吾门。”九岁丁父艰，与第四弟观同生，少孤贫，傍无师友，兄弟自相训勸，读书精力不倦。十六丧母，以孝闻。服阕，与观俱诣太学，补国子生，举高第。齐中书郎王

融、吏部郎谢朓雅相钦重。朓尝行还过候革，时大寒雪，见革弊絮单席，而耽学不倦，嗟叹久之，乃脱其所着襦，并手割半毡与革充卧具而去。司徒竟陵王闻其名，引为西邸学士。

弱冠举南徐州秀才。时豫章胡谐之行州事，王融与谐之书令荐革。谐之方贡琅邪王泛，便以革代之。仆射江祐深相引接，祐为太子詹事，启革为丞。祐时权倾朝右，以革才堪经国，令参掌机务，诏诰文檄皆委以具。革防杜形迹，外人不知。祐诛，宾客皆罹其罪，革独以智免。除尚书驾部郎。

中兴元年，梁武帝入石头，时吴兴太守袁昂据郡拒义不从，革制书与昂，于坐立成，辞义典雅，帝深赏叹之，令与徐勉同掌书记。建安王为雍州刺史，表求管记，以革为征北记室参军，带中庐令。与弟观少长共居，不忍离别，苦求同行。以观为征北行参军，兼记室。时吴兴沈约、乐安任昉与革书云：“比闻雍府妙选英才，文房之职，总卿昆季，可谓馭二龙于长途，骋骐驎于千里。”途次江夏，观卒。革在雍州，为府王所礼，款若布衣。

后为建康正，频迁秣陵、建康令，为政明肃，豪强惮之。历中书舍人，尚书左丞，晋安王长史、寻阳太守，行江州府事。徙庐陵王长史，太守、行事如故。以清严为属城所惮。时少王行事，多倾意于签帅，革以正直自居，不与典签赵道智坐。道智因还都启事，面陈革堕事好酒，以琅邪王昙聪代为行事。南州士庶为之语曰：“故人不道智，新人佞散骑，莫知度不度，新人不如故。”迁御史中丞，弹奏豪权，一无所避。

后为镇北豫章王长史、广陵太守。时魏徐州刺史元法僧降附，革被敕随府王镇彭城。城既失守，革素不便马，泛舟而还。途经下邳，为魏人所执。魏徐州刺史安丰王延明闻革才名，厚加接待。革称脚疾不拜，延明将害之，见革辞色严正，更加敬

重。时祖暄同被拘繫，延明使暄作欹器漏刻铭，革唾骂暄曰：“卿荷国厚恩，已无报答，乃为虏立铭，孤负朝廷。”延明闻之，乃令革作丈八寺碑并祭彭祖文，革辞以囚执既久，无复心思。延明将加捶扑，革厉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不能杀身报主，今日得死为幸，誓不为人执笔。”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给脱粟三升，仅余性命。会魏帝请中山王元略反北，乃放革及祖暄还朝。上大宴，举酒劝革曰：“卿那不畏延明害？”对曰：“臣行年六十，死不为夭，岂畏延明。”帝曰：“今日始见苏武之节。”于是以为太尉临川王长史。

时帝惑于佛教，朝贤多启求受戒。革精信因果，而帝未知，谓革不奉佛法，乃赐革觉意诗五百字，云：“唯当勤精进，自强行胜修，岂可作底突，如彼必死囚。以此告江革，并及诸贵游。”又手敕曰：“果报不可不信，岂得底突如对元延明邪。”革因乞受菩萨戒。

时武陵王纪在东州，颇骄纵，上以臧盾性弱，不能匡正，召革慰遣，乃除武陵王长史、会稽郡丞，行府州事。革门生故吏家多在东，闻革应至，并赆持缘道迎候。革曰：“我通不受饷，不容独当故人筐篚。”至镇唯资公俸，食不兼味。郡境殷广，辞讼日数百，革分判辩析，曾无疑滞，人安吏畏，百城震恐。琅邪王骞为山阴令，赃货狼籍，望风自解。府王惮之。每侍燕，言论必以诗、书，王因此耽学好文。典签沈炽文以王所制诗呈武帝，帝谓仆射徐勉曰：“革果称职。”乃除都官尚书。将还，赠遗无所受，送故依旧订舫，革并不纳，唯乘台所给一舸。舸艘偏欹，不得安卧。或请济江徙重物以迕轻舸，革既无物，乃于西陵岸取石十余片以实之。其清贫如此。

寻监吴郡，时境内荒俭，劫盗公行。革至郡唯有公给仗身二十人，百姓皆惧不能静寇，革反省游军尉，百姓逾恐。革乃

广施恩惠，盗贼静息。

武陵王出镇江州，乃曰：“我得江革文，得革清贫，岂能一日忘之，当与其同饱。”乃表革同行。除南中郎长史、寻阳太守。征入为度支尚书。好奖进闾阎，为后生延誉，由是衣冠士子翕然归之。时尚书令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每朝宴恒有褒贬，以此为权贵所疾。乃谢病还家，除光禄大夫，优游闲放，以文酒自娱。卒，谥曰强子。有集二十卷行于世。革历官八府长史，四王行事，三为二千石，傍无姬侍，家徒壁立，时以此高之。长子行敏早卒，次子德藻。

德藻字德藻，好学，美风仪，身長七尺四寸。性至孝，事亲尽礼。与异产昆弟居，恩惠甚笃。涉猎经籍，善属文。仕梁为尚书比部郎，以父忧去职。服阕后，容貌毁瘠，如居丧时。

及陈武帝受禅，为秘书监，兼尚书左丞。寻以本官兼中书舍人。天嘉中，兼散骑常侍，与中书郎刘师知使齐，着北征道里记三卷。还除太子中庶子。迁御史中丞，坐公事免。后自求宰县，补新渝令。政尚恩惠，颇有异绩。卒于官，文帝赠散骑常侍。文笔十五卷。子椿亦善属文，位尚书右丞。

德藻弟从简，少有文情，年十七，作采荷调以刺何敬容，为当时所赏。位司徒从事中郎。侯景乱，为任约所害。子兼叩头流血，乞代父命，以身蔽刃，遂俱见杀，天下痛之。

徐勉字修仁，东海郟人也。祖长宗，宋武帝霸府行参军。父融，南昌相。

勉幼孤贫，早励清节。年六岁，属霖雨，家人祈霁，率尔为文，见称耆宿。及长好学，宗人孝嗣见之叹曰：“此所谓人中之骥驥，必能致千里。”又尝谓诸子曰：“此人师也，尔等则而行之。”年十八，召为国子生，便下帷专学，精力无怠。同时侪辈肃而敬之。祭酒王俭每见，常目送之，曰：“此子非

常器也。”每称有宰辅之量。射策甲科，起家王国侍郎，补太学博士。时每有议定，勉理证明允，莫能贬夺，同官咸取则焉。

迁临海王西中郎田曹行参军，俄徙署都曹。时琅邪王融一时才俊，特相慕悦，尝请交焉。勉谓所亲曰：“王郎名高望促，难可轻霏衣裾。”融后果陷于法，以此见推识鉴。累迁领军长史。

初与长沙宣武王游，梁武帝深器赏之，及武帝兵至建邺，勉于新林谒见，帝甚加恩礼，使管书记。及帝即位，拜中书侍郎，进领中书通事舍人，直内省。迁临川王后军谘议、尚书左丞。自掌枢宪，多所纠举，时论以为称职。

天监三年，除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吏部郎，参掌大选。迁侍中。时师方侵魏，候驿填委。勉参掌军书，劬劳夙夜，动经数旬，乃一还家。群犬惊吠，勉叹曰：“吾忧国忘家，乃至于此。若吾亡后，亦是传中一事。”

六年，除给事中、五兵尚书，迁吏部尚书。勉居选官，彝伦有序。既闲尺牍，兼善辞令，虽文案填积，坐客充满，应对如流，手不停笔。又该综百氏，皆避其讳。尝与门人夜集，客有虞嵩求詹事五官。勉正色答云：“今夕止可谈风月，不宜及公事。”故时人服其无私。天监初，官名互有省置，勉撰立选簿奏之，有诏施用。其制开九品为十八班，自是贪冒苟进者以财货取通，守道沦退者以贫寒见没矣。

后为左卫将军，领太子中庶子，侍东宫。昭明太子尚幼，敕知宫事，太子礼之甚重，每事询谋。尝于殿讲孝经，临川王宏、尚书令沈约备二傅，勉与国子祭酒张充为执经，王莹、张稷、柳愷、王暕为侍讲。时选极亲贤，妙尽人誉。勉陈让数四，又与沉约书，求换侍讲，诏弗许，然后就焉。旧扬、徐首迎主簿，尽选国华中正，取勉子崧充南徐选首。帝敕之曰：“卿寒

士，而子与王志子同迎，偃王以来未之有也。”勉耻以其先为戏，答旨不恭，由是左迁散骑常侍，领游击将军。

后为太子詹事，又迁尚书右仆射，詹事如故。时人间丧事多不遵礼，朝终夕殡，相尚以速。勉上疏曰：“礼记问丧云：‘三日而后敛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顷来不遵斯制，送终之礼，殡以期日。润屋豪家，乃或半晷。衣衾棺槨，以速为荣。亲戚徒隶，各念休反。故属纆纆毕，灰钉已具。忘狐鼠之顾步，媿燕雀之徊翔，伤情灭理，莫此为大。且人子承衾之时，志懣心绝，丧事所资，悉关他手。爱憎深浅，事实难原。如覩视或爽，存没违滥，使万有一，怨酷已多，岂若缓其告敛之辰，申其望生之冀。请自今士庶宜悉依古，三日大敛。如其不奉，加以纠绳。”诏可其奏。

又除尚书仆射、中卫将军。勉以旧恩，继升重位，尽心奉上，知无不为。爰自小选迄于此职，常参掌衡石，甚得士心。禁省中事，未尝漏泄，每有表奏，辄焚草稿。博通经史，多识前载。齐世王俭居职已后，莫有逮者。朝仪国典，昏冠吉凶，勉皆预图议。

初，勉受诏知撰五礼，普通六年功毕，表上之曰：

夫礼以安上化人，弘风训俗，经国家，利后嗣者也。唐、虞、三代，咸必由之。在乎有周，宪章尤备，因殷革夏，损益可知。虽复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经文三百，威仪三千，其大归有五，即宗伯所掌典礼，吉为上，凶次之，宾次之，军次之，嘉为下也。故祠祭不以礼，则不齐不庄；丧纪不以礼，则背死忘生者众；宾客不以礼，则朝覲失其仪；军旅不以礼，则致乱于师律；冠昏不以礼，则男女失其时。为国修身，于斯攸急。洎周室大坏，王道既衰，官守斯文，日失其序。暴秦灭学，扫地无余。汉氏郁兴，日不暇给，犹命叔孙于外野，方知帝王之

为贵。末叶纷纶，递有兴毁。及东京曹褒，南宫制述，集其散略，百有余篇。虽写以尺简，而终阙平奏。其后兵革相寻，异端互起，章句既沦，俎豆斯辍。方领矩步之容，事灭于旌鼓，兰台石室之典，用尽于帷盖。至乎晋氏，爰定新礼，苟顛制之于前，摯虞删之于末。既而中原丧乱，罕有所遗，江左草创，因循而已。厘革之风，是则未暇。

伏惟陛下睿明启运，先天改物，拨乱惟武，经俗以文。作乐在乎功成，制礼弘于业定。伏寻所定五礼，起齐永明二年，太子步兵校尉伏曼容表求制一代礼乐。于时参议，置新旧学士十人，止修五礼，谘禀卫将军丹阳尹王俭，学士亦分住郡中，制作历年，犹未克就。及文宪薨，遗文散逸，又以事付国子祭酒何胤，经涉九载，犹复未毕。建武四年，胤还东山，齐明帝敕委尚书令徐孝嗣，旧事本末，随在南第。永元中，孝嗣于此遇祸，又多零落。当时鸠集所余，权付尚书左丞蔡仲熊、骁骑将军何佟之共掌其事。时礼局住在国子学中门外，东昏之时，频有军火，其所散失，又踰太半。天监元年，佟之启审省置之宜，敕使外详。时尚书参详，以天地初革，庶务权舆，宜俟隆平，徐议删撰。欲且省礼局，并还尚书仪曹。诏旨云：“礼坏乐缺，故国异家殊，实宜以时修定，以为永准。”于是尚书仆射沈约等参议，请五礼各置旧学士一人，人各自举学士二人相助，抄撰其中。有疑者依前汉石渠、后汉白虎，随源以闻，请旨断决。乃以旧学士右军记室参军明山宾掌吉礼，中军骑兵参军严植之掌凶礼，中军田曹行参军兼太常丞贺瑒掌宾礼，征虏记室参军陆琏掌军礼，右军参军事司马駸掌嘉礼，尚书右丞何佟之总参其事。佟之亡后，以镇北谘议参军伏暹代之。后又以暹代严植之掌凶礼。暹寻迁官，以五经博士缪昭掌凶礼。复以礼仪深广，记载残缺，宜须博论，共尽其致，更使镇军将军丹

阳尹沉约、太常卿张充及臣三人同参厥务，臣又奉别敕总知其事。未又使中书侍郎周舍、庾于陵二人复豫参知。若有疑义，所掌学士当职先立议，通谘五礼旧学士及参知各言同异，条牒启闻，决之制旨。疑事既多，岁时又积，制旨裁断，其数不少。莫不网罗经诰，玉振金声。凡诸奏决，皆载篇首，具列圣旨，为不刊之则。宁孝宣之能拟，岂孝章之足云。

五礼之职，事有繁简，及其列毕，不得同时。嘉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七日上尚书，合十有二帙，一百一十六卷，五百三十六条。宾礼仪注以天监六年五月二十日上尚书，合十有七帙，一百三十三卷，五百四十五条。军礼仪注以天监九年十月二十九日上尚书，合十有八帙，一百八十九卷，二百四十条。吉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日上尚书，合二十有六帙，二百二十四卷，一千五条。凶礼仪注以天监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尚书，合四十有七帙，五百一十四卷，五千六百九十三条。大凡一百二十帙，一千一百七十六卷，八千一十九条。又列副秘阁及五经典书各一通，缮写校定，以普通五年二月始获洗毕。

窃以撰正履礼，历代罕就，皇明在运，厥功克成。周代三千，举其盈数，今之八千，随事附益。质文相变，故其数兼倍，犹如八卦之爻，因而重之，错综成六十四也。臣以庸识，谬司其任，淹留历稔，允当斯责。兼勒成之初，未遑表上，实由才轻务广，思力不周，永言惭惕，无忘寤寐。自今春舆驾将亲六师，搜寻军礼，阅其条章，靡不该备，可以悬诸日月，颁之天下者矣。诏有司案以遵行。

寻加中书令，勉以疾求解内任，诏不许，乃令停下省，三日一朝，有事遣主书论决。患脚转剧，久阙朝覲，固陈求解，诏许疾差还省。

勉虽居显职，不营产业，家无畜积，奉禄分贍亲族之贫乏

者。门人故旧或从容致言，勉乃答曰：“人遗子孙以财，我遗之清白。子孙才也，则自致鞶鞶；如不才，终为佗有。”尝为书戒其子崧曰：

吾家本清廉，故常居贫素。至于产业之事，所未尝言，非直不经营而已。薄躬遭逢，遂至今日，尊官厚禄，可谓备之。每念叨窃若斯，岂由才致，仰藉先门风范及以福庆，故臻此尔，古人所谓“以清白遗子孙，不亦厚乎”。又云“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详求此言，信非徒语。吾虽不敏，实有本志，庶得遵奉斯义，不敢坠失。所以显贵以来，将三十载，门人故旧，承荐便宜，或使创辟田园，或劝兴立邸店；又欲触舳运致，亦令货殖聚敛。若此众事，皆距而不纳。非谓拔葵去织，且欲省息纷纭。

中年聊于东田开营小园者，非存播艺以要利，政欲穿池种树，少寄情赏。又以郊际闲旷，终可为宅，悦获悬车致事，实欲歌哭于斯。慧日、十住等既应营昏，又须住止。吾清明门宅无兼容处，所以尔者，亦复有以。前割西边施宣武寺，既失西厢，不复方幅，意亦谓此逆旅舍尔，何事须华。常恨时人谓是我宅。古往今来，豪富继踵，高门甲第，连闼洞房，宛其死矣，定是谁室？但不能不为培塿之山，聚石移果，杂以花卉，以娱休沐，用托性灵。随便架立，不存广大，唯功德处小以为好，所以内中逼促，无复房宇。近修东边儿孙二宅，乃藉十住南还之资，其中所需，犹为不少。既牵挽不至，又不可中途而辍，郊间之园，遂不办保，货与韦黯，乃获百金。成就两宅，已消其半。寻园价所得，何以至此？由吾经始历年，粗已成立，桃李茂密，桐竹成阴，滕陌交通，渠畎相属。华楼迴榭，颇有临眺之美，孤峰丛薄，不无纠纷之兴。读中并饶苻役，湖里殊富芰莲。虽云人外，城阙密迩，韦生欲之，亦雅有情趣。追述此

事，非有吝心，盖是事意所至尔。忆谢灵运山家诗云：“中为天地物，今成鄙夫有。”吾此园有之二十载，今为天地物。物之与我，相校几何哉。此直所余，今以分汝营小田舍，亲累既多，理亦须此。且释氏之教，以财物谓之外命。外典亦称“何以聚人曰财”。况汝常情，安得忘此。闻汝所买湖熟田地，甚为舄鹵，弥复可安，所以如此，非物竞故也。虽事异寝丘，聊可髣佛。孔子曰：“居家理事，可移于官。”既已营之，宜使成立，进退两亡，更贻耻笑。若有所收获，汝可自分贍内外大小，宜令得所，非吾所知，又复应沾之诸女尔。汝既居长，故有此及。

凡为人长，殊复不易，当使中外谐缉，人无间言，先物后己，然后可贵。老生云：“后其身而身先。”若能尔者，更招巨利。汝当自勗，见贤思齐，不宜忽略以弃日也。弃日乃是弃身，身名美恶，岂不大哉，可不慎欤！今之所敕，略言此意。政谓为家以来，不事资产，暨立墅舍，似乖旧业，陈其始末，无愧怀抱。兼吾年时朽暮，心力稍单，牵课奉公，略不克举，其中余暇，裁可自休。或复冬日之阳，夏日之阴，良辰美景，文案间隙，负杖蹑履，逍遥陋馆，临池观鱼，披林听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求数刻之暂乐，庶居常以待终，不宜复劳家间细务。汝交关既定，此书又行，凡所资须，付给如别。自兹以后，吾不复言及田事，汝亦勿复与吾言之。假使尧水汤旱，岂如之何。若其满庾盈箱，尔之幸遇，如斯之事，并无俟令吾知也。记云：“夫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今且望汝全吾此志，则无所恨矣。

第二子悱卒，痛悼甚至，不欲久废王务，乃为答客以自喻焉。普通末，武帝自算择后宫吴声、西曲女妓各一部，并华少，赉勉，因此颇好声酒。禄奉之外，月别给钱十万，信遇之深，

故无与匹。

中大通中，又以疾自陈，移授特进、右光禄大夫、侍中、中卫将军，置佐史，余如故。增亲信四十人。两宫参问，冠盖结轍。有敕每欲临幸，勉以拜伏有亏，频启停出，诏许之，遂停舆驾。及卒，帝闻而流涕。即日车驾临殡，赠右光禄大夫、开府仪同三司。皇太子亦举哀朝堂。有司奏谥“居敬行简曰简”，帝益“执心决断曰肃”，因谥简肃公。勉虽骨鯁不及范云，亦不阿意苟合，后知政事者莫及，梁世之言相者称范、徐云。

善属文，勤著述，虽当机务，下笔不休。常以起居注烦杂，乃撰为流别起居注六百六十卷，左丞弹事五卷。在选曹，撰选品三卷。齐时撰太庙祝文二卷。以孔、释二教殊途同归，撰会林五十卷。凡所着前后二集五十卷，又为人章表集十卷。

大同三年，故佐史尚书左丞刘览等诣阙陈勉行状，请刊石纪德，即降诏立碑于墓焉。

悱字敬业，幼聪敏，能属文，位太子舍人，掌书记。累迁洗马，中舍人，犹管书记。出入宫坊者历稔。以足疾出为湘东王友，俄迁晋安内史。

许懋字昭哲，高阳新城人，魏镇北将军允九世孙也。五世祖询，晋征士。祖珪，宋给事中，著作郎，桂阳太守。父勇慧，齐太子家令，冗从仆射。

懋少孤，性至孝，居父忧执丧过礼。笃志好学，为州党所称。十四入太学，受毛诗，旦领师说，晚而覆讲，坐下听者常数十百人，因撰风雅比兴义十五卷，盛行于时。尤明故事，称为仪注学。

起家后军豫章王行参军，转法曹。举秀才，迁骠骑大将军仪同中记室。文惠太子闻而召之，侍讲于崇明殿。后兼国子博士，与司马褫同志友善。仆射江祐甚推重之，号为经史笥。

梁天监初，吏部尚书范云举懋参详五礼，除征西鄱阳王谘议参军，兼著作郎，待诏文德省。时有请会稽封禅者，武帝因集儒学士草封禅仪，将行焉，懋建议独以为不可。帝见其议，嘉纳之，由是遂停。十年，转太子家令。凡诸礼仪，多所刊正。以足疾，出为始平太守，政有能名，加散骑常侍，转天门太守。中大通三年，皇太子召与诸儒录长春义记。四年，拜中庶子。是岁卒。撰述行记四卷，有集十五卷。子亨。

亨字亨道，少传家业，孤介有节行。博通群书，多识前代旧事，甚为南阳刘之遴所重。梁太清初，为西中郎记室，兼太常丞。侯景之乱，避地郢州。会梁邵陵王自东至，引为谘议参军。王僧辩之袭郢州，素闻其名，召为仪同从事中郎。迁太尉从事中郎，与吴兴沉炯对掌书记，府政朝务，一以委之。晋安王承制，授给事黄门侍郎。

陈武帝受禅，为太中大夫，领大著作，知梁史事。初僧辩之诛也，所司收僧辩及其子顓尸，于方山同坎埋瘞，至是无敢言者，亨以故吏抗表请葬之。与故义徐陵、张种、孔奂等相率以家财营葬，凡七柩，皆改窆焉。

光大中，宣帝入辅，以亨贞正有古人风，甚相钦重，常以师礼事之。及到仲举之谋出宣帝，宣帝问亨，亨劝勿奉诏。宣帝即位，拜卫尉卿。卒于官。

亨初撰齐书并志五十卷，遇乱亡失。后撰梁史，成者五十八卷。梁太清之后，所制文笔六卷。子善心，位尚书度支侍郎。

殷钧字季和，陈郡长平人，晋荆州刺史仲堪五世孙也。曾祖元素，宋南康相，坐元凶事诛。元素娶尚书仆射琅邪王僧朗女，生子宁早卒，宁遗腹生子叡，亦当从戮，僧朗启孝武救之得免。叡有口辩，司徒褚彦回甚重之，谓曰：“诸殷自荆州以来无出卿。”叡敛容答曰：“殷族衰悴，诚不如昔，若此旨为

虚，故不足降，此旨为实，弥不可闻。”仕齐历司徒从事中郎。叡妻琅邪王奂女，奂为雍州刺史，启叡为府长史。奂诛，叡亦见害。

钧九岁以孝闻，及长，恬静简交游，好学有思理，善隶书，为当时楷法。南乡范云、乐安任昉并称美之。梁武帝与叡少故旧，以女永兴公主妻钧，拜驸马都尉。历秘书丞，在职启校定秘阁四部书，更为目录。又受诏料检西省法书古迹，列为品目。累迁侍中，东宫学士。

自宋、齐以来，公主多骄淫无行，永兴主加以险虐。钧形貌短小，为主所憎，每被召入，先满壁为殷叡字，钧辄流涕以出，主命婢束而反之。钧不胜怒而言于帝，帝以犀如意击主碎于背，然犹恨钧。

自侍中出为王府谏议，后为明威将军、临川内史。钧体羸多疾，闭合卧理，而百姓化其德，劫盗皆奔出境。尝禽劫帅，不加考掠，和言诘责。劫帅稽颡乞改过，钧便命遣之，后遂为善人。郡旧多山疟，更暑必动，自钧在任，郡境无复疟疾。

母忧去职，居丧过礼，昭明太子忧之，手书诫喻。服阕，为散骑常侍，领步兵校尉，侍东宫。改领中庶子，后为国子祭酒。卒，谥贞。二子构、渥。钧宗人芸。

芸字灌蔬，倜傥不拘细行，然不妄交游，门无杂客。励精勤学，博洽群书。幼而庐江何宪见之，深相叹赏。天监中，位秘书监、司徒左长史。后直东宫学士省，卒。

论曰：范懋宾之德美，傅茂远之清令，孔休源之政事，江休映之强直，并加之以学植，饰之以文采，其所以取高时主，岂徒然哉。徐勉少而励志，发愤忘食，修身慎行，运属兴王，依光日月，致位公辅，提衡端执，时无异议，为梁氏宗臣，信为美矣。许懋业艺，以经笥见推，亨怀道好古，以博览归誉，

其所以折议封禅，求葬僧辩，正直存焉，岂唯文义而已。古人云“仁者有勇”，斯言近之。殷钧德业自居，又加之以政绩，文质斌斌，亦足称也。